

現代中國小說選

第二集

文藝創作

現代中國小說選
第二集

盛京書店發行

康德九年四月十日 印刷
康德九年五月十日 發行

滿文·現代中國小說選 第二集

編輯人 趙 鈞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二八號

發行人 閣 郁 周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二八號

印刷人 龍 上 米 造

奉天市鐵西區裕工街一段四一號

奉天市鐵西區裕工街一段四一號

印刷所 出版印刷株式會社滿洲支社

自

不許
複製
定價每冊國幣三圓

送料金二十錢

發行所 奉天市一心街五段二八號 圖書 盛 京 書 店

電話四一二九四七番
振替奉天五六〇一番

配給所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電話二二九二番六九〇五番
振替新京三二六〇番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電話二二九二番六九〇五番
振替新京三二六〇番

現代中國小說選 第二集 目次

茅 盾

略傳.....二

一個女性.....三

自 殺.....三五

擬「浪花」.....五四

有志者.....六二

穆 時 英

略 傳.....八六

黑牡丹.....八七

夜.....九九

沈從文

略 傳.....一一二

十四夜間.....一一三

夫 婦.....一二二

八駿圖……………一三三

如葵……………一六二

葉紹鈞

略傳……………一九八

秋……………一九九

病夫……………二〇七

小妹妹……………二二四

遺腹子……………二三二

微波……………二四四

鄭振鐸

略傳……………二六四

元蔭嫂的墓前……………二六五

王榆……………二七七

春蘭與秋菊……………二八九

病室……………三〇四

三年……………三一三

茅 盾

略傳	二
一個女性	三
自殺	三五
擬「浪花」	五四
有志者	六二

茅盾略傳

原名沈雁冰，浙江省桐鄉縣人，北京大學文科卒業，現代中國文壇健將，一九二七年發表他的三部曲小說動搖幻滅追求，極爲一時所稱戴，曾主編過小說月報，長篇小說有蝕，虹，子夜，三人行，路，多角關係等。

短篇有春蠶，烟雲集宿莽等。

一個女性

一

十四歲的一年，瓊華從初級中學畢業了。她永遠不能忘記行畢業禮那一天；她永遠不能忘記她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時那一片狂熱的鼓掌聲；並且她也永遠不會忘記從此以後就有多少討的俏的青年男子想盡方法要接近她，幾個膽大的竟直捷了當寫了「請你看我够不够朋友」的信來。

對於這些糾纏，瓊華是不知道畏懼，也不覺得厭惡，也無所謂高興。她只覺得好玩。她的幼稚而天真的心坎中，飽貯着青春的朝露，使她的所見所聞都蒙上一層緋色。她不大相信——竟可以說是不大理會得，世上當真有凶險的人，當真有悲慘的事。自然她也感覺到那些追隨在她左右前後的人們是抱有某種熱望的，然而她深信他們沒有惡意，正像她自己在花叢中追逐一隻彩蝶，動機只是愛美而好玩罷了。和她友好的某女伴常常說男子們可恨。說他們像貪婪的蒼蠅似的釘在一個女子是爲了自私的醜陋的心腸。是把那女子當作玩物；瓊華雖然口頭上不反駁，心裏卻不以爲然。她覺得這樣的存想。是自己心中先有了渣滓。但她也不很滿意那和她自己一樣有若干男子圍繞着的張小姐的態度。尤其使她不滿的，是張小姐有一次批評那位憎恨男性的女伴，竟說她是因爲沒有男子愛，纔發此貌似激語的議論，愛？怎樣纔算是愛呢？有男子愛，是值得驕傲的麼？難道一個女子必須要個男子來愛麼？是不

是每一個女子注定了總有一個男子來愛？小兩歲的瓊華，對於這些問題是向來不理會的；她只覺得多少青年男子很小心慇懃很恭順謙卑地追隨她，並不是一件怎樣不樂意的事。

如果男子們不是那樣的小心恭順，瓊華或者會贊同她的女伴的意見，或者也許會同情於張小姐的態度；那時，她會更像一個現代人——現代的女性，而且分有了現代女性的苦悶和幽怨。但巧而又不巧的是瓊華出身於木鎖的望族；命注定了該受周圍五十里內的青年男子的崇拜。父親是在野的名流在本地的小環境內還有相當的聲望。父親因為沒有兒子，自小即把瓊華男裝；母親因為渴望生一個男兒，直到如今也還諱說瓊華是女性。瓊華自己向來就不大理會是男是女；直到畢業禮那天的教堂裏把她的少女的靈魂從世紀式的夢幻裏覺醒過來，她這纔感到了幾分自身的真實，然而新的體認和舊的夢幻隨即又湮和了，成爲現在的她。

父親酒後喜歡發議論；那時候，就來了盧騷，福耳特，羅蘭夫人，貞德，花木蘭，還有左良玉，——父親時常口誤，說成了左良玉，——這一串人名，便和夏天的急雨似的向瓊華臉上直洒。父親雖然把瓊華男裝，卻又喜歡對她講中外古今的女英雄；但瓊華所醉心的，卻是盧騷，「復歸於自然」成爲她的中心信仰。她覺得男子追隨女性是「自然」。女子呢，親熱的面之坦白的和男子周旋，也是「自然」；兩者都不足怪。

就是抱了這樣的見解和態度，瓊華很悠閒地度了十四五的芳年，一切都是又光明又甜蜜。

圍繞着瓊華的一夥中，有一個比她大兩歲的少年；很溫恂的人兒，但是很和別的少年合不來。瓊華常常看見他漲紅了臉，怒目疾顧，像一匹被追害了的野獸正，在那裏伺隙反噬；而此時周圍的五六張惡意的笑嘴裏便用了更撩撥的調子齊聲高喊着：

「遺產，遺產！哈，遺產兄，遺產先生！」

瓊華也時常附和地笑着，雖然不很明白這個諱名的來歷，並且她也從沒叫過一次「遺產」。可是她又覺得爲了一個諱名和人家嘔氣，「遺產先生」也未免太認真一點兒。有一天，少年們演戲想把戲，不知是誰說了句很輕薄的話，「遺產先生」忿然跳起來，眼睛裏閃着挑戰的紅光，拳兒握得緊緊的。嘲笑着的嘴巴都閉緊了，也用了輕蔑和敵視的眼光回答。瓊華不能再笑了；在衆目睽睽的形勢下，她有些可憐這位被呼爲「遺產」的少年了。她直覺知道並不見得十分討厭的諱名後面一定有些傷心史，够使一個驕傲自尊的青年心裏作痛。

「你們看見過青蛙，小小的青蛙發脾氣麼？沒有？那是值得看看的哪！哈，哈，哈！」

一個姓黃的聲音從威脅的沉默中透出來，於是少年們又都哄然笑了。瓊華看見那被侮辱者的臉色轉成灰白，看見他的眼眶邊有些紅了，看見他的嘴角微微下垂。但突然又用了驚人的力量縮緊來，眼睛睜得更大些，全面部耀出自克的不屈的光彩來。一種強烈的同情心也在瓊華心中發動她溫宛的然而

嚴肅的說：

「不要再開玩笑了罷。倒好像大家故意和張先生爲難似的。彥英先生，也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這幾句話使得張彥英的臉色平靜下去了，但當他看見那些少年們的嘴角上仍然掛着冷冷的輕笑，而且沒有一個人對他看一眼，說一句抱歉的話，他的血便又往上冒；他很恭敬的對瓊華行一個鞠躬禮，凜凜然走了出去，再也不管身後的斷斷續續的冷笑。」

瓊華惘然看着這位受傷者的孤獨的背影，很替他不平了；她霍地站起來追到張彥英身邊，輕輕的說：

「至少我是並沒存心嘲笑你，況且我也不知道他們嘲笑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張先生，難道你不能多坐一下？」

「楊小姐，感謝你的好意；我不妨對你談談我自己的歷史，但是我決意從今天起不願再見他們那一夥人兒！現在楊小姐，再會！」

又很恭敬的點一下頭，這位傲氣的然而傷心的青年便自堅決的走了。

第二天，瓊華在家裏接受了張彥英的訪問。在十多分鐘的談話以後，瓊華這纔知道「遺產」的諱名無非因爲張彥英是「遺腹子」；一些惡意的謠言家更說他是不知什麼地方抱來的「棄兒」；這在素重「身家清白」的鄉間便彷彿是犯了大罪，人人得而唾罵之。彥英憤慨地結束着說：

「在這裏，姨太太，童養媳，都看做良風美俗；丈夫在外邊宿娼，妻子在家裏偷漢，生了的兒子因爲有名義上的父母，社會便不以爲怪；然而我……」

瓊華的忽然面頰，打斷了彥英的話頭；她，這位天真的小姐，一向在美幻的仙鄉裏做夢，何嘗想到現實人生真有那樣的醜惡。但也因爲她是那樣的天真，所以倒也並沒嗔怒這位也還不過是泛泛之交的張彥英的太失檢點的話語。

「然而你——怎樣？」瓊華垂下眼光，輕聲的問。

「我，一個孤兒，即使是不知什麼地方抱來的棄兒，也該和私生子有同樣的權利罷？然而我，沒有。我是到處受侮辱！」

這聲音略帶些咽，但隨即轉爲高亢，接下去說：

「在小學校的時候，我早已受過這樣的待遇來了；那時我知道我的同學大都是些什麼家庭裏的人我看輕他們。我用了比他們的更強烈些的輕蔑支撐着自己。現在是全鎮的所謂有教育的優秀分子也來玩小學生的把戲了；我也將用十倍百倍千倍千萬倍的對於他們的輕蔑來支撐我自己！他們最願意見的，大概是我的沮喪而哭泣罷！可是我永遠忍住了淚眼，我用忿恨報答！」

「希望他們只是一時的開玩笑。張先生，你看來不是麼？」

「我也曾經這麼希望着。但是那個何求已經公開的和我說過了。他說——楊小姐，請恕我的話語

太率直——他說，老張，你要我們不叫你「遺產」，就趕快離開我們這圈子。趕快離開了密司楊。」

瓊華心裏一跳。密司楊？不就是她自己麼？這也關連着她麼？她尋求意義似的看了張彥英一眼，可是那坦白的面孔告訴她不是撒謊。

「是的，何求是這麼說着。黃胖子話更難聽了。我幾乎打他一個耳光。他們那卑劣的心腸！威嚇對於我是無用的，可是楊小姐，今天我特來告別了。」

瓊華不置可否的點一下頭，沒有說話。另一些事在她腦子裏旋轉。一個很糲糊的觀念在那裏要求她認識，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那裏要求她接受。她的少女心靈第一次感到了所謂煩悶。也是第一次被揭了來體察現實人生的醜惡。

「我立刻要離開這個地方；不是爲了他們的造謠侮辱威脅，卻是爲了我自己的將來。」

「哦，所以你說是來告別麼？」

「是，永久的告別！如果這裏算是我的故鄉，我將永遠這故鄉；我永遠離開了這裏可憎可恨可鄙的一切；我也將永遠離開這裏僅有的我的永遠的尊敬和所愛；我將悄悄的離開，像一個亡命客。我只讓兩個人知道，楊小姐你，和我的媽媽！」

突然彥英的聲音又帶些咽塞了。他想起母親十多年來含辛茹苦的生活所指望者，就是他，然而現在她將不再看見她的兒子了；縱使是暫時分離，對於早衰的母親也該是難堪的罷。彥英本來還有許多

話要對瓊華說，但現在有這驕地闖來的排解不開的悲哀壓在心上，他不能再多說了。伊白了瓊華一眼，默然垂下頭去，忍受那最難堪的悲哀的暗嚙。

「你到什麼地方去呢？難道就永久不回來麼？」

在片刻的沉默後，瓊華找出了這一句話。

裴英搖了搖頭，且隨即站起來慨然說道：

「沒有了！已造孽為一個人，我是未必回來；但即當回來，那也差不多等於作客，那也該是風景不殊，人為已非渥；那時你們都該已換了新環境了；我是決意和這個不容我的故鄉永別了。但隨這不容我的故鄉對於尊貴的人兒能够永遠愛護着麼？」

行了聖殿的半鞠如禮，裴英昂然走了。當他走時，他的頭看了送他出來的伊一眼，輕聲的說：

「密爾：永別了；但願我所逃避的故鄉能够永遠愛護你——愛你！」

三

被呼為「遺產」的裴英雖然已經走了，但「遺產」的聲浪還常常在聖殿耳邊響，伊聽着裴英那一夥人還不肯放棄他們視為笑諷的材料。

瓊華却有些討厭他們這種太無聊的玩笑。她對於這等戲侮辱者，不但有同情，並且也很感激着；在他的告別的談話中，她學到了人生學校中的一課新書了。雖然她的平靜天真的處女心被一課新書所

煩擾，然而她願意。她已經承認學習這樣的新書是必要。同時她也不免慨嘆：人生原來竟是這樣的醜惡麼？圍繞在她左右的人們竟是這樣的鬼域可怕麼？「復歸於自然」只是一句空話麼？古來的聖哲叫我們愛人類，但是張彥英却憎恨人類，爲的他不能從社會得到公平，這樣的見解是合理的麼？她都得不到解答。她也曾經問過父親，不料父親却笑她傻氣，說是像她那樣小小的年紀不應該就有這種樣的思想。

但無論如何，張彥英關於他自己身世的幾句話早已是粘在瓊華腦膜上不消滅了。她彷彿由這幾句短短的話裏窺見了社會矛盾，而且這幾句短短的話也啓發了她的社會觀察的途徑。她漸漸感得了家鄉的小環境裏到處染着不合理和不可解。可是第一次把這駭人聽聞的意見出之於口；也還是爲了張彥英。那一次因爲少年們又提起「遺產」的話頭，瓊華便很替張彥英分辯了幾句。她並沒多說只引用了那天彥英自己說的話語。可是已經把四五張嘴都噤了起來。他們都是本地的望族，自然不能承認這個意見。然而也因爲他們究竟都是「尊重」瓊華的，不好發作，只有素來不得瓊華喜歡的尖刻的黃胖子似笑非笑的說了這麼一句：

「楊小姐，替一個男子辯護，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的！」

當時瓊華並沒理會這句話。十多天以後，他聽見一些奇怪的流言了；來告訴她的正是那個何求。

「有一些人暗中搗鬼呢！密司楊光景你自己是不會聽到的。我已經把那個造謠的人狠狠地罵了

一頓了。我警告他：不許再到你這裏。」

何求很賣弄的說：他的圓臉兒上露出十二分討好的意思。

「是什麼謠言呢？我簡直毫無頭緒。」

瓊華遲疑地追問。陰鬱驟然掩上了她的心，她彷彿看見翕翕地閃動的鬼魅的黑影，她不願看，然而有一種不可說的力又在她心中鼓勵她正視這黑影。

「謠言總是謠言。關於密司的謠言又總是那種關於密司的謠言。造謠的人自然是卑鄙的小人，可是密司楊，你以後頂好不要提到「遺產」，犯不着袒護這個沒有根底的小子！」

「張彥英和他什麼相干？」

瓊華切進來似的急問。

何求可乎一怔，他睜大了眼睛看着瓊華是有半分鐘，然後又似笑非笑的把一對眼睛擠成了兩條細縫，這襯托在他的場鼻梁旁邊，構成了非常滑稽的形容。他慢吞吞的說：

「謠言就是說到你和『遺產』呢！剛才我不是說過麼？關於密司的謠言。密司楊，你大可不必追究。反正造謠的人已經不敢再放半個屁，我懲治的够他受！」

瓊華很了然似的微微一笑，也不打算再多問再多說了；她略一領首，便旋轉腳跟要走，可是何求又近前一步很鬼崇的說：

「然而，密司楊，你不可不知道造謠的是誰。像這樣不光明的人，是應該認清楚了時時刻刻提防的。你身邊的人兒中很有些壞人。」

瓊華站住了；第二次感到陰影的壓迫。感情上她真真不願再聽，但理智強迫她去認識這些陰影。

「就是那黃胖子！」何求加足一句。

瓊華默然點頭，謝何求的好意，但也不讓他再說話，竟匆匆的走了。雖然她平日對於這個何求頗為淡淡，此時却也感激他；不是感激他所自誇的懲治造謠者，而是感激他也教她一課新書。

她心頭沉重的去國家去，覺得不切事物上的神色漸漸消褪，不知道什麼時候都換上了灰色了。她開始重新考慮那被憎恨男性的女伴的意見，以為也有片面的理由了；她又想到張小姐對付男子的態度，她又比較着追隨在身后的三五個少年對於自己的態度，她努力想得一個結論，但終於她迷失在複雜矛盾中。

第二天她悶在家中，一個名叫李芳的少年也來訪問了。這一位頗長機警的少年在隨便談了十多分鐘以後，到底也轉入了「謠言」問題上。他很懇切的說：

「造作那些不利於女士的流言，的黃胖子和何求都有份，不過黃胖子的話更難聽。」

他也忠告瓊華須得對於這些人留神；但他居然不說張彥英的壞話，他反而稱讚瓊華還有志氣。

「你看他們造這些謠言是什麼用意？」

瓊華突然問。看定了李芳的烏溜溜的眼睛。

「啊，這個，這個，誰知道呢。我們不好說他們存什麼惡意，可是，密司楊，你看，他們就是這樣的無聊，不知輕重的人！」

瓊華覺得這句話也還中聽。她素來不喜歡專說別人壞話，把別人說成一錢不值的那樣的人。而昨天煩擾她的問題至此也像得了個結論：人們即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無邪氣，却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陰險鬼祟。

於是絳色的彩霞又在她眼前飄浮。她走了李芳以後，瓊華的心上忽又陰暗起來。何求也講謊！然而他居然先來報告呢！這豈是僅僅的無聊，不知輕重？如果把何求已經先來獻過殷勤這件事，也對李芳說了，不知他還有什麼批評！人到底還是這樣的陰險鬼祟？她於天真而靈上並沒懷疑到李芳，然而她不能不感到自己四面都是陰森森的魔鬼。

她冥想別人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感覺。爲什麼總沒聽得別人說起過也有那樣幽暗的包圍？她記起了有一次張小姐談到報紙上幾個女子的凶悍無行。張小姐便說是男子教壞了女子，原來女子是天真純潔的；也許當真這話有幾分合理罷？難道自己也終於不免被教壞？想到這裏，瓊華很擔心自己，彷彿眼前有一個大黑坑張開了香噴的大嘴在等候她跌下去。她忍不住要哭了。

然後她又想起了父親有一次對她講起歷史上的英雄，曾經很慨歎的說：歷史上很少全始全終的英雄，就爲的往往半途害於婦人女子之手。

爲什麼女子的張小姐和男子的父親會有如此不同的議論？究竟是誰教壞了誰？瓊華直覺到還是張小姐的意見對些。她忽然又想到張小姐有一次說她「太少閱歷」；什麼是「閱歷」？許就是她自己近來所謂「學了一課新書」。她覺得應該去找張小姐談一回了。

在鎖外的古微園內，瓊華遇到了張小姐，因爲還是初秋，這個半公園式的園子裏很有些人，張小姐和一個男同伴在豆棚下喝茶；看見了瓊華就很神秘的一笑，迎上來拉她到較靜的角落裏問道：

「只你一個人來？」

瓊華微笑着頭，同時感到這句話來勢突兀。

「有幾句正經話告訴你。近來外邊說得你不好聽呢！我知道全是謠言，但是你當真替身家不清白的張太太辯護過麼？」

瓊華透了一口氣，頗有些後悔這一來了，但也不能不答：

「我只說他即使是不知什麼地方抱來的孩子，也不應當侮辱他。」

「但是，我的好小姐人家就造也謠呢！」

「我也知道一些，有人告訴我黃胖子。」

張小姐擺出很可憐瓊華的樣子瞟了一眼，但看見瓊華只微微一笑，沒有作聲，就趕快接着說：

「豈止他一個人呢！所有你的男朋友都有份。雖然不好說他們是共同造謠，至少是附和者；我親耳聽得的。」

「李芳也在內？」

瓊華直捷的迫切的追問了。

「他也是個附和的人。所以小妹妹，我常說你得十分留神。你不要太高興有那些少年們追隨你；他們當面恭維你，可是轉過背去又在說你的壞話呢！或者他們還要在你面前互相攻訐，討你的歡喜。可是這個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瓊華忽然縱聲哭起來。她感得有一種異樣的荒涼的悲哀兜上她心頭，如果此時她是在母親膝前，她一定要放聲哭了；但站在這位頗有幸災樂禍意味的俏媚的張女士前，她只能借狂笑來發洩胸中的悵鼻。她本就預備着有許多話要對張小姐說，但現在什麼都不願意說了，現在她只想逃回家去。她驟然感得人類是比想像中的陰險還要陰險些。她分明看見在她身旁憧憧往來的都是些魔鬼，都是在你跟前獻媚而轉過背去笑你，說不定眼前的張小姐也在內。

「張姊姊，謝謝你的美意。可是你有朋友在那邊，請自便罷我們再會。」

笑定了後，瓊華很有禮貌的說，就飄然自去。

她坐在一棵僻靜的槐樹下沉思。她並不忿忿於別人的欺騙她，是一些更大的問題在她腦海中迴響。對於人類的憎或愛的問題又浮上來了。她先想到人類是應該憎恨的，她決意從此不理那些少年。不理一切人，學張彥英的逃避。但是轉念後，又覺得除非逃避到棺材裏去，不然，人們還是要來找着使你受氣。而逃避到棺材裏也是她所不願意，並非爲的死是恐怖，却爲的死是醜惡。那麼，試來熱愛人類如何？她又覺得像豬獯一般喜歡在泥淖裏打滾喜歡受了鞭笞然後動的人類，是不配受熱愛的。她試想從父親說過的古聖先哲的理論中找一個解答，她又試想從自己特喜的盧騷的學說裏找一個解答，但是都沒有。對於這些學說，她本來僅是耳食，零零碎碎的，一知半解的；在當時隨便聽聽，似乎頗有會心，可是現在細按起來，只覺得空，空，空；她發狠地想道：這些也都是騙人的！

她的頭腦發脹了，她終於打算拋棄了這無結果的思索，逃回家去；忽然一條冰蠶冷冰冰的落在她頸際，使她全身一震。像是在思想上開了一條縫，她猛記起植物學上所說的蟲豸順應環境的天生的本能來了；一個新感念閃電似的在她腦膜上掠過：

「不憎也不愛，只是本能的生活着罷！即使圍繞在四週的都是魔鬼——也好，要從這些魔鬼那裏學習人生學校中的基本功課。」

四

除了父親和母親，魯蕪對一切人都看作「魔鬼」；她坦然在他們中間周旋，努力學習「魔鬼」的

功課。她學習他們的思想方式，他們的言語舉止，他們的小巧小智，他們的待人接物勾心鬭角。最初她也覺得幾分不自在，但十六歲的她容易改變過來的。所以不久就成了「青出於藍」。她自己鍛鍊成怎樣在衷心想笑的時候偏偏不笑，而在悲涼悽愴的時候反而狂笑；她學會了怎樣在可憎的人前晏然談笑；她又知道怎樣在人們的眉眼中猜測他們的內心的動機，怎樣在人們言語中尋求反面的意義。每天她藏過了她的「真我」，用她的私心鄙夷的「假我」對付人，然而這「假我」却幫助她在社會上高高的昇上去，她成了交際的明星，成了一鄉的女王！

但在靜夜獨坐的時候，瓊華卻只有冷笑。這是藐視的冷笑，也是得意的冷笑；是勝利者的冷笑，也是失敗者的冷笑。她想起從前以她膜拜光明待人，然而所得回答是欺騙，現在她以詐巧陰狠待人，可是人們的回答却是加倍的虔敬和崇拜。這不是正常的生活罷？然而這就是人人所願意所讚美所奉行的生活；這就是「真實的」人生！

「人類就是這麼一種賤貨呵，你無須給他美的和香的，你只須給他醜的和臭的。」

在痛快而又悲涼的緒情緒中，瓊華嘴角上堆着的冷笑似乎常常是這麼說。

有時她也反省：或許自己太走遠了一步？或許時間久了成爲性習，無意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的墮落？然而她立刻很堅決的自己不認了！她有充分的理由擁護自己的行爲，她又找不出自己的行爲的動機有一絲一毫的不對；叭兒狗喜歡咬人，就給她咬斃罷！

但假使瓊華也曾有一分鐘想到這樣不憎不愛的冷酷的生活對於自己究竟有什麼意思，那她或者要發生一些新的煩擾？但是對於十六歲的意氣憤激的少女，我們還不能希望這個。

父親偶而也憂慮着瓊華的性格的轉變。他不怕他的女兒「變壞」，他全權的自信着「他的」女兒是不會變壞的；他只憂愁着瓊華的「太早熟」。他自己在十六七時是渾渾噩噩的所以覺得十六歲的女孩子便那麼鍊達人情世故不是「壽相」。父親想到這裏，往往要抱怨他的夫人爲什麼捨不得瓊華出外讀書，以至初中畢業後登上了本地的交際社會。雖是這麼說，老頭兒看見瓊華成爲一個超群拔萃的女士，也未始不感着十分愉快。

瓊華是一天一天的往上昇。昔時追隨她的少年們現在是低低地伏他在腳邊了。他們現在十二分虔誠地崇拜她敬畏她，以前黃胖子敢因瓊華不大理睬他而怨恨，而甚自於敢借張彥英的事在背後造謠言但現在則黃胖子萬萬不敢了。他覺得瓊華的銳利的眼光能够燭照到他的心，使他不敢起絲毫欺罔的念頭，却又覺得這同時又很嫵媚的眼光能够熨平他的半分之半的怨意，使他絕對地屈伏絕對他崇拜。瓊華而是一顰一笑中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一鄉的女王！對於天真少女的瓊華少年們敢存「獲得」之想——這是個人本位主意的獲得；但對於女王的瓊華，少年們能完全伏在地上靜候她的「垂青」了。以前少年們在背後私談。還敢對於她有些不敬的游詞，但現在則「瓊華」成爲神聖的化身，誰敢有半分不敬的意思表露出來，誰就成了衆矢之的了。

只有頗長的李芳尚敢一望瓊華的項背。這在從前或者要引起多人的嫉妒，因而會造出一些謠言，但現在則够不上一望項背的少年們只能自嘆命運不佳，只能更虔誠地默禱佳運也來到自己頭上，即使只是瓊華的偶一顧盼也好。

張小姐身後追隨的，本來只有第二流以下的少年，現在連這第二流以下的羣衆也離開了她，把張小姐撇成很孤獨了。她只能曲意交好瓊華，希望撈回這麼一兩個，嫉妒的意思也是不敢存想。

雖則周圍的人們是那樣的改變了面目，而在瓊華的眼中心中，他們仍是一些魔鬼；不過從前是張牙舞爪攫噬的凶惡的魔鬼，而現在是陰柔乞憐，伺隙誘人的可憐相的魔鬼罷了，她並不希罕這些「魔鬼」的崇拜，但也不拒絕。她也知道那些「魔鬼」少年們對於她的崇拜是爲了某種目的，可是她並不驚異，也沒喜悅，她還是只有，笑。

他的十七歲初度，恰在三月豔陽天。不知道是什麼人造意，也不知道是什麼人附議，那一天的古微園中忽然齊集了本地的「裙屐少年」，——也還有些豪興猶在的老輩，爲這一鄉的女王上壽。父親和母親也彼他們的卑辭隆禮請了來，被包圍在衆口的詔誥中。瓊華自己呢，自然更是注意的焦點。在桃李的交蔭下，有二三老的少的在那裏切切私議；議的是什麼呢？是對於瓊華的頌讚！在圓卵石徑畔的小籬側，在半泓清水的金魚池邊，有人在那裏遙望，也爲的瓊華正從那邊珊珊而來。

「三月十七！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將永久成爲本地歷史上的佳節！」

李芳捉空兒對瓊華輕輕地這麼說：

瓊華的回答只是個令人難以捉摸的微笑。她的冷靜的少女心中卻像水面微風似的漾起一個新感觸。一生能有幾個三月十七！

「我希望明年，後年，大後年或者大大後年，將有另是一番風光的三月十七的佳節！」

李芳又輕輕的逗着說；他的機警的黑眼波在瓊華的頰上掠過，是十七歲的少女兒了都會迷亂。然而瓊華不動心。她用了莊嚴的然而婉曼的口吻針對着李芳的語意回答：

「也許還有幾個三月十七留給我，但都是今天那樣的一個；我不要別有一番風光的一個！」於是她很有禮意的對李芳一領首，便轉過去和另一個少年周旋。

那天晚上回到家裏時，母親對瓊華說：

「瓊兒，你這麼一點小年紀，轟動了那許多人來和你做壽，恐怕會折了你的福。」

「是他們自己要來；而且先前並沒有人說起呢。媽，你想，閻羅王自然見期向，未必會就折了我的福。」瓊華倚在母親肩頭豔笑地回答。

「你已經是十七歲了，我們還祇有你一個。醫生說你爸爸是酒後着急，可是究竟也傷了身體。瓊兒，但願明年此時我們家裏多一個人——你有一個心投意合的官人。」

瓊華低了頭不響。她並不是害羞，她是又感到了空虛的悲哀。她把臉印貼在母親的頸間，忍不住

要掉下眼淚來。她心裏說：「媽，你寶貝的女兒怕恐要使你失望呢。」她很想把自己的衷曲對母親訴說，很想這麼問：「媽，當你還是少女的時代，是不是也有那們多的魔鬼的？老了的媽大概不知道世界已經變得很壞！」

但終於只抬起頭來對母親微微一笑，一個字也沒有說。她決意深藏她的寂寞的悲哀，即使在母親愛的母親跟前，現在她還是不願意說。

五

然而有一個異樣的東西現在一天一天的在瓊華心中覺醒起來，給她多少的擾亂。

春去了，夏來到人間，原野染遍了綠色；往時瓊華最喜歡這一望無際的碧綠的海，但現在卻感到了淒慘，她恨蟬噪聒耳，她又嫌蓮英紅的太可憐。她渴望黃花的秋季。她夢想颯爽的秋氣將給她精神上的晶明安謐。可是秋天當真到了時，她又覺得太蕭瑟。秋的那種蕭殺的氣分。原和她的無憎亦無愛的情調有些相合，但現在她則以為太冷酷了。她暗地驚訝自己的變態，她要搜求這變態的所以然；夏和秋還是去年的夏和秋，本地的小環境還是去年的小環境，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沒改變；改變的只是她自己的心情。她漸漸的體察出來，是有一股不可抗的力在她心中作怪，但究竟是什麼力，是什麼性質的力，她還是不明白。

她的周圍也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一些改變；幾個常日追隨她的人兒忽然褪色似的不見了，這本不

是怎樣值得奇怪的事，她本來不希望；可是也不能說竟沒有像驟然短少了什麼東西似的異感。而況她自尊心也不免受了些損傷。她本來鄙夷這些人，這些魔鬼，但是受他們的崇拜既成了習慣；便覺得他們的忽然逃亡，是一種不敬的舉動了。瓊華也知道如此耿耿是沒有理由並且不值得，但在感情上終有些放不開。她疑惑自己是變得俚俗了，但自己分辯着：事情不是這麼簡單！漸漸的她又辨認出來，這還是那股不可抗的力的作怪。

只有李芳還照舊很熱誠的追隨在她左右，瓊華也照舊看待他是一個伶俐溫如的魔鬼。但是這魔鬼有一天卻說出幾句震撼着瓊華的心靈的話來了。大概是在瓊華家的會客室內，正談着一些相識者的近況的時候，這位李芳突然轉換了詞鋒問道：

「密司楊，你看，不是何求他們近來少見了麼？」

瓊華看着窗外零落的黃花，默然點頭。

「何求他們真是何求呵。」

李芳歌吟似的接着說。

回過臉來瓊華看了李芳一眼，似乎是等待下文。

「曾經，聽得眼小姐批評過一些接近她的男子來。說他們剛和她認識了做朋友，便打算着一步的要求；至多忍耐着守到三個月，便又望望然去之了——」

瓊華很有興味似的聽，着突然微微一笑，緊接上來說；

「這就是說明了你不是那樣的人？」

李芳心裏一跳。縱使他是十分機警，此時也不能立刻辦出瓊華的用意究竟怎樣。他很快的對瓊華看了一眼——幾乎可以說就是瞟了一眼，等待瓊華的下文。

沒有下文，只有沉默。

「密司楊，有些人喜歡說明自己，我卻願意自己讓別人來說明。有些人心裏所要的是甲，然而所說所行的卻偏偏是乙；也許是故意，但因此又會感到環境的拂逆。極聰明的人往往會做出這些矛盾的事來。張小姐有許多地方不足取，可是她知道自己心裏的要求是什麼，毫無掩飾的去尋覓，所以她沒有多大的精神上的苦悶。自然她是淺了一些，可是太深堪的人便會自己之不很明白的難以排解憂愁。」

李芳像是指定着什麼，然而又很閃爍的說。

「哦，所以我是那麼無憂無慮的；是不是做淺人反倒容易過活些？」

瓊華也閃爍地回答；同時又露出一個難以捉摸的微笑。她的心裏卻忍不住不這麼想：呵，這個機警的魔鬼窺見了我的心曲了。

「密司楊，你自己知道你這句話的正確意義。並且你自然也知道別人的意見剛剛和你這句話表面的意義相反呢。」

瓊華長笑了一聲，把話岔開去，再沒有機會給李芳拾取那掉落的問題來餵舌了。

晚上是很好的月色。瓊華獨坐在窗前，白天李芳的話，又在她心裏盤旋。她偶然毫無系統的思想：自己近來的變態，大概有多少人已經覺得了罷？內心的要求？什麼是自己的內心的要求啊！對於人類早已無憎亦無愛，還有什麼要求？然而近來心靈上的擾亂？難道這不可抗的動亂着的力，就是潛伏的內心的要求？瓊華不得不承認「是」，可是仍然不明白這要求是什麼？

月光瀉在她身上，便彷彿浸浴在冷泉裏一般，使她起了清涼之感。不僅是清涼，還帶着些淒愴的味兒來。她望着那一輪滿月，思想更飛得遠遠的。月亮裏果真有嫦娥麼？科學家說是已死的星球呢！自然是科學家的話合理些，但月亮有那樣感人的魔力，或者應該說牠有一個仙人的靈魂更恰當些罷？但嫦娥也太孤獨了，高高在上的，只有小小的白兔作伴侶。於是瓊華想起了月明之夜的歌詞。她記得曾經有人說這一篇歌詞的意境是從李義山的兩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發軔而來。該是不錯的罷？即使是高高在上做了神仙，也不能不感到寂寞的悲哀，也不能不想着愛。無能！愛！這神祕的東西！沒有愛的生活，即使是神仙，也不能不感到缺憾！愛，愛，愛啊！但是何處有愛呢？何處是愛呢？

瓊華忽然不自覺的掉下兩點眼淚來。風這樣的軟軟，月色是這樣的皎潔，夜是這樣的靜默，然而她，她，她是這樣的孤獨憂悵！在她的輕輕地顫動的胸脯下，有一顆溫暖的心，在這溫暖的心裏有甘

泉似的連珠似的話語要傾瀉出來；訴給月亮聽罷，月亮是太高了，聽不見；訴給風聽罷，風與體體地去了；²³訴給夜聽罷，夜板起了沈默的死臉不理睬？只要有一頭貓，一頭狗——便是一個蟲也好哪，她將擁抱著，訴說她的荒涼之感。然而什麼都沒有，她只能空虛的擁抱了自己的緊滿雪白的胸懷；她看自己的處女胸脯，處女的腰肢，突然顫顫部的血管轟轟地跳起來，臉上覺得了烘熱。驀地一句久已遺望的話從記憶的灰塵中跳出來：「主能有幾個三月十七！哦，一生只有一個十七的芳年！」

她的神經像通了電流似的敏活起來，但是閃閃地紛亂地沒有中心點。她想到了兒時的瑣事，想到了學校的畢業禮，想到了此後的一切一切，然後又回轉去想到了六七歲時所受的母親的愛。她猛然發見了一個新秘密：她比較着兒時的母親和現在的母親，沒有什麼分別，但她自己是不同了。她不能僅僅以母親的愛自足，她還需要一些別的愛。一句母親的話條又闖到她眼前：母親期望她及早有一個心投意合的他！呵，他，他，他是何等樣的人呢？在遼遠的他方？抑在左右前後的身旁？這個他就能安慰寂寞苦悶麼？這個他正在施施然來麼？如果他此時像夢幻似的突然出現，她一定得倒在他懷裏麼？但願他正在此時出現呀！

瓊華睜大了眼，癡望遠處的樹影。她想：這不會是什麼？這總該是他罷！爲什麼遲疑地不上前來？她偶然機械地想着，看着，突然那樹影幻化爲碩長的人形，像投射出的一顆石子似的直奔過來。呵原來是他他，李芳！「這個機警的魔鬼！」瓊華的下意識撥動了這一句話來，可是意識地她卻對投奔

過來的幻影說：「你就是安慰我的淒涼的他麼？即使是你呵，我也將接受！」她張開了兩臂要去擁抱這幻影，然而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孤獨幽怨的她自己。

瓊華頹然伏在窗櫺上，忍受那初覺醒的戀愛的磨折。

終於她又較爲清醒地反省着：生活沒有愛是難堪的罷？但愛的不可分離的伙伴卻又是憎呢！爲了愛，便是憎亦較爲可耐麼？人們畢竟不是那樣的不能愛而且亦不屑憎麼？人們未必竟是魔鬼罷？當眞自己是學得太壞，變成了太冷酷麼？如果自己不是那樣的冷酷，或者人們亦不會像自己所見的那樣壞罷？從前學習着如何不憎不愛，結果豈不是止成了憎？現在該學習着如何去愛麼？該去試試愛李芳麼？如果他不是怎樣的不值得愛！

瓊華偷偷地輕輕地在自己手背上印了一個吻，似乎這就是部分的李芳。

但在白晝時，剛毅和冷酷又支配了瓊華。她仍是那種儼然的態度，機巧的令人不可捉摸的顰笑。在人們跟前周旋。她第一眼看見李芳時，也覺得心裏一動，但「習慣的力」隨即將她挺直，她還是以前的她，給李芳以落落難合，雖然在靜夜的深閨，她又自悔白晝的言行，她又幽怨地渴望愛的撫慰，可是第二天又在人前時，她仍舊讓剛毅和冷酷支配她，毫無掙扎。

「究竟何者是我的真我呢？是晚上的脆弱的渴求愛的慰安的我，抑是白晝的冷酷猶傲的獨往獨來的我？」

瓊華在獨自的時候，常常這麼問；可是她看來她終於是無法解決這本身的矛盾了。

六

這矛盾苦悶的心情下，瓊華像做夢似的又度過了半個月；「雙十」那一天，父親喝多了酒，獨睡在書房裏，不知怎的忽然火燒起來。待到瓊華他們發覺了時，書房的門窗邊都已經冒出黑煙。母親發癩似的喊着，幾次要衝進書房去，都被家下的女僕下死勁拖了回來。瓊華用長凳撞開了書房門，從濃煙中鑽到父親榻邊，却見父親的下半身還擱在榻沿，頭倒植在地板上，面目已經焦黑。瓊華驚號了一聲，撲在父親屍身上，便失了知覺。

瓊華被救醒來時，看見母親躺在地上狂噬，看見亂闖闖的不知有多少人，在前前後後的跑着嚷着紅光是看不見了，焦臭的氣味充滿了全空間。雖只燒去了書房，然而父親已經死了。

父親的喪事剛完，母親便病倒在床上。在幾天之內，母親是老了十年。瓊華也突然消瘦，臉上的處女紅早已消失了。反是她的左上頰受了一點小灼傷，現在有指頭般大的紅疤。並且這太強烈的悲傷的襲擊又將她變成了麻木。她每天坐在母親的病榻旁常是呆呆地瞪視；她不但忘記了笑，並且也忘記了哭。

母親的病只是不輕不重的纏綿着；她不能一刻離開瓊華。然後第一次的冰雪到來時，母親的病突然轉重。經濟的壓迫也漸漸感得了。親戚故舊，早已疏遠；便是那追隨瓊華最勤的李芳也有許久時候

不見了瓊華的，驟然喪失了愛嬌，使得這個「有耐心」的少年也終於絕望。

誰會從豐裕跌落到貧乏，從高貴跌落到式微，那他對於世態淒涼的感覺，大概要加倍的深切罷。瓊華想起半年前尚被尊爲一鄉的「女王」，現在則連普通的女子都不如，到處受人冷淡，受人奚落，似乎正因爲從前他們的崇拜太過當，所以現在要來加倍的取償；想到了這一切！瓊華便連憂慮母親病況的心情也減少了，只忿忿的要報復。兀坐在母親的病榻旁，聽着母親的斷斷續續的囁語，瓊華常常冥想將來如何報復那些無恥不義的人們；她時常想的很遠，很興奮，便恍惚已經回到昔日的尊榮，恍惚她正在大聲痛罵那些戰慄地俯伏在她腳邊的人們。可是現實的鏡子突然一動，瓊華照見自己已是那樣的憔悴可怕，已經失却了顛倒男子的魔力，便又渾身冰冷，低嘆了一聲，忍不住癡癡地落淚了。

她也時常放開一步想：從前將他們當作魔鬼，現在纔知道他們還不配，他們只是些蛆蟲。和蛆蟲們嘔氣，真是何苦來呢！於是她悟澈了一切似的心地開朗起來，她想到母親的病不久總可全愈，想到自己如何在社會上安身立命，想到如何到一個更人更開明環境裏追求高遠雄偉的憧憬，「高飛遠走去罷，剩這些蛆蟲們在糞窖裏攪爭！」可是她的猖傲的本性也在此時反攻，她覺得就如此輕輕放過太便宜了那些蛆蟲；她寧願再辱沒自己一次，再做一次「糞窖」中的「女王」給蛆蟲們一個嚴厲的教訓，然後丟手。

但無論如何，總須先得母親病愈。一切希望，一切計畫，都得等母親病愈了，然後有實現的可能。瓊華每天去找醫藥，照例是下列的一串質問：怎麼昨天的藥喫了也不見效？怎麼還是昏迷不醒？怎麼只

是出冷汗？怎麼只是囁著要撥家？怎麼……怎麼……怎麼。

醫生的回答却只是同樣的一句。

「楊小姐，貧堂的病，十天八天是不會好的；今天下午我再到府上來診視，換一種藥試試罷。」

在母親生病期內，瓊華家中的來客就只有這位醫生。待到過了舊新年，便連這位醫生的腳跡也不常見了。長日的醫藥費的負擔，早已感得太重，但也還勉強支持可是舊年關的債務的挪逼使得瓊華不得不尅減到這方面了。陳債和新欠，容易地將這一鄉的望族推倒。家中的老女僕曾經對瓊華這麼說：

「許多陳債都不是我們自己的，都是老爺替人家擔保受累下來的。老爺在的時候，從沒見他們來要過，怎麼現在一齊都來追討了！瓊小姐不要理他們！就是那些新欠也可以說幾句好看話，拖延過年關的。」

但是瓊華太高傲了，不能接受這個實際的忠告。她變賣了產業，應付這些債務；當她將錢票擲在那些滿堆着笑容的白癡樣的臉前的時候，她便覺得這是對於無恥的蛆蟲們施行了千分之幾的報復！

「我並沒像你們所猜想的那樣可憐，頹唐，沒落；我永遠是高傲的，我永遠鄙夷你們！」

綴在瓊華嘴角的冷笑似乎這麼說；這時爲了太興奮，她的瘦削的臉上突然昇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閃閃地放光，她還是不平凡，還能顛倒衆生，還有復仇的資格。

醫生不常來，母親的病反倒漸漸好起色了。瓊華的眼前又架起粉紅色的希望。春的氣息吹入瓊華

的心坎，她的臉上又回復了迷人的朝霞；她的會被火傷的左鬢，現在又是烏黑黑地，而在黑髮與粉頰間的一粒紅疤更增加了幾分撩人的妖媚。雖然瘦削了些，可是別有一種清奇的美，儼然不同凡俗。

三月十七又更近來了。母親已能起床。瓊華爲的要表示她並未沒落。也爲的要實現她計畫中的報復，便又常常出外。她的再現於社會，就如一個彗星，引起了大眾的新的注目。人們像忘記了過去的種種似的漸漸地又圍繞在她四周了。可是已經沒有尊敬崇拜的意味，只是好奇，只是侮狎。

在瓊華呢，也感得了一種異樣；舊日的裙屐少年大多數不見了，一半是離開了本地，一半是已有所屬，躲在新房裏了。現在圍繞她的，只是舊日的第二流以下的人物；這「降格」的感念，也很煩惱了瓊華，而況復仇的意志又在心中沸騰着。所以她比從前更加高傲，幾乎有些近於暴躁了。

一些大不敬的話語也常在人們嘴邊響：

「看哪，她還是那麼驕傲，咄！」

「這叫做。人苦不自知！她的名流父親是燒死了，她的家產也完了，她只是個人播弄的孤女罷了；大家還給她一點面子，她反倒更加狂妄！」

「其實那怪瘦的猴子臉也引不起人們發狂了，真是可笑！」

「她也和她的父親一樣，只靠從前的虛名過日子了；哈，哈！」

「……………」

這是私議，瓊華也微有所聞；即使聽不到，她也能够在他們的眼光中看出來。她倒並不激怒。她早已看透了他們，她只想得一個機會狠狠的報復一下，便踢開他們。她預計要在三月十七日舉行報復終於三月十七日珊珊地來了。可是沒有古微園中的不期而會。瓊華在古微園中徜徉，雖然也遇見了幾個人，但都只佯笑着向她點頭，敷衍了幾句，便懶懶的走開。去年的事，好像他們都已忘却。瓊華突然認識她是完全失敗了。過去的豪華不會再來，因為今年是今年，不是去年了！

七

從古微園中回來，瓊華便病了。這是長期的悲傷辛苦憤怒的總爆發。病中高熱時的謔語只是一句話「我們搬了家呀，離開這蕩筭！」

母親把僅存的幾個現錢都用作瓊華的醫藥費。高熱期雖然度過，病褥的纏綿又開始了；醫生說，這是「女兒癆！」

母親聽着變了臉色，嘴唇也發抖。瓊華却悽慘地一笑。她現在是當真厭倦了這罪惡的世界，她祈望早些死；她勸母親不必為她的病多化錢，她是無望了。她也常想到自己死後的母親將更孤獨，爲了可憐的母親她應該求活；可是她想不出一條路給自己勇敢地活着。她沒有勇氣再在這罪惡的世間孤身奮鬥了。

於是久已退隱的戀愛的覺醒又在她的創痛的心中漾動了。如果有一個他哪！只要還有一個他，便

一切都不同了罷？然而上帝吝惜這個他！

夏來了又去；新秋的爽氣似乎把瓊華刺激起幾分精神來。她時常倚了枕頭望着窗外的秋色，時常起了無數的冥想。她更多的想着過去。最遼遠的過去，也被她挖了出來。一幕久已遺忘的故事驚地再現出來。張彥英的勇毅果決的面孔像魔術裏的月亮似的放大起來，塞滿了她的房間。呵，這個逃避故鄉的少年，近來可安好？他的最後的一句話，此時突然跳出在瓊華的心上；「密司楊，永別了；但願不容我的故鄉，但願我所逃避的故鄉，能够永遠永遠地尊敬你愛護你！」真料不到這一句誠摯的祝福到現在却成了悽慘的反諷呀！瓊華聽得耳管裏轟轟然響起來，她又看見天花板在她頭頂旋轉；然後她又看見張彥英的面相從窗外飛來，從天花板上飛來，從卓上，從她的藥碗裏飛來，都聯成一長串，像頸飾似的掛在他眼前；他又看見這些面相都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不容我的故鄉現在也不容你了呵！我們是同命者，我們曾經相憐，現在讓我們相愛罷！」

瓊華鬆了口氣，一切幻境，都歸消滅。但是她心頭却感到一種溫暖。她又想起張彥英告別時的另一句話：「我將悄悄的離開，像一個亡命客；我只讓兩個人知道，楊小姐和我的媽媽！」

這就是戀愛的表示麼？他深藏着這個愛？是的，他一定深藏着這個愛到現在！這個奇特的少年在這兩年一定是爲了這深藏的愛而奮鬥呀！瓊華十分自信的想着。她深信這個少年不久將回來，回到她身邊。她深信這便是上帝賜給的他。她又深信自己過去的種種似乎都和張彥英直接間接有關，這便是所

謂命運罷！

於是希望的火又從冷灰裏復燃了；瓊華要母親去探聽張家的消息，這纔知道張彥英的母親也在春闈出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瓊華不失望，她深信張彥英一定會回來的。不是他曾經說過麼；「沒有把自己造成一個人，我是未必回來；」現在過了三年了該已造成了罷？

瓊華隱藏她的歡喜在盼望中。她早晨從喜鵲嘴裏聽取好音；她又在月明之夜暗禱；她看見木芙蓉花開的很早而鼓舞，她又暗傷寒風將吹零了衆芳。她覺得人自然的流轉就是她自己的命運的節奏，她從每一個鮮明的色彩裏看出自己的將到的幸運她又從每一張樹葉的飄落聲感到了陰影的襲迫。她從秋盼到冬，從灑灑的白露盼到凜凜的嚴霜，她只是永久的自信的靜默的期待着。

終於冰和雪又包圍了這大地。瓊華的胸中却貯滿着熾炭似的熱望，羞紅了她的雙頰，又刺戟她不能睡眠；她終夜張開了期待的倦眼，望着神秘的黑暗；她看見一點一點的火星在滿房裏遊蕩，黃的綠的飄帶在她床裏舞蹈；她又聽得窸窣的足音，遠遠的近來；近來；直到她房門外。「那不是他終於來了麼？」她喘息的思想，心在胸膛裏狂跳。然後她又聽得響亮混亂的雜聲一時並作，似乎屋頂就在她頭上倒塌。

這樣的直到天明，她覺得眼睛裏像塞進一塊熾炭那樣的燥澀，舌尖僵硬的像一塊木片。冷汗溼透了衣服；於是在艱苦的喘息後，她勉強有幾分鐘的朦朧。

醫生悄悄地對母親下警告。老女僕也時常背過了瓊華在母親面前搖頭。但神聖的期待還在瓊華心中跳躍。她並沒留心到滿面陰暗的母親近來偷偷地忙著的一些事。

那一天突然燠熱。瓊華從上午起就有些昏譎她直了眼睛。只反覆的說著：「逃避呀……這些蛆蟲……這糞窖……我是專等候着你來。」在她的昏眊的眼前，展開了過去生活的全景，都顛倒錯亂地閃閃地迸竄。」

「瓊華兒，醒一醒呀，媽在你旁邊。」

母親抱住了瓊華噙着眼淚低聲喚。

瓊華像是清醒了些。她呻吟了一聲，慢慢地閉上她的枯澀的眼睛；突然又出驚地睜開來，睜得怪大的。她看見兒時玩弄的一個小洋娃娃很大的從屋角裏閃出來，向左右顧盼，像是一個滿腔心事的
人。扎拉，扎拉。那邊又跳出一個女形的洋娃娃來，那正是先前出來那一個的配偶，他們攜了手，
向着瓊華慢慢的踱過來。瓊華認識他們正是自己兒時常常替他們舉行結婚禮的那一對。現在他們慢慢的踱過來，更加近了，更加大了，直到成爲兩個大人，赫然站在瓊華面前。瓊華舉起微抖的手來，正待招呼這兩位，驀地認出那男的一個却正是張彥英。於是一陣奇突的暈眩便擊中了她。

母親看見瓊華的手指向空抓着，眼睛翻了白，忍不住驚喊過來，老女僕也跑進來。她們抱住了瓊華叫喚。外面此時正騰起一片寒風，捲出三三兩兩的雪花來。

雪是無聲地飛舞，室中的兩個老婦人是哀歎地垂淚，瓊華還是若斷若續地譫囁着。

八

下午，瓊華又像是清醒了些了；她靜了些了，時時睜開眼來，她看見室內的人形物件都有一圈淡暈，而且閃閃地搖擺。她聽得有一些聲音在遠遠地遠遠地喚着；她還有想聽一聽清楚的意識，可是那聲音在倏地一曳近的時候，又遠遠地遠遠地飄開去了。她又彷彿覺得自己的頭髮被揪着，臂中被掐着，然後母親的聲音，突然像尖針一般刺醒了她；

「瓊兒，張先生來看你了，張彥英先生！」

「張彥英！他他麼！」

瓊華的殘餘的生命力。就像閃雷似的攙集注射在這三個字上；她的眼前發現了輪廓分明的含愁的兩龐，正是期待得那麼久的他；而且旁邊並沒有另一個她！

一個微笑浮上瓊華的嘴角，她的蒼白的兩頰又泛了出紅潮，她美妙再瞬一瞬，然後慢慢的闔了眼皮，像春困的少女，軟倒在母親的懷裏了。

自 殺

大家都說瓊華小姐近來愈加幽靜了，簡直有點兒近於怪僻。

整天躲在她的小臥室內，除是喫飯時間，決不輕易出來。而即使是吃飯時間的偶一露臉，也只有嘴唇邊常在寂寞的笑影表示她並沒生氣，說話是照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熱鬧的晚飯席上，也並不見得稍稍的活潑。她的溫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飯碗裏，有時表哥的一句談話會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並且很天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話語還是沒有的。有時她被逗引着不得不開口了，那也是和老財迷用錢一般，十分吝嗇，只要一個字是够表示意思時，她決不肯用到兩個。表哥時常打趣她，說這樣的言語是『電報體』；姑母却稱讚她能够不像時下新女子那樣的噪聒。但不論是打趣，是讚許，環小姐所聊以代替回答的，依舊是滿腔心事似的微微一笑而已。

女僕們常常把環小姐躲在房裏做些什麼事，作爲閒譚的資料。聽見了這樣的議論時，姑母總是呵斥道：「不要多嘴！環小姐是在房裏看書寫字呢，」於是這位老姑母便要回到已故的兄弟，她的老眼前就要浮現出被書籍糾纏到臉黃肌瘦的好兄弟的影子；於是她就要移動龍鍾的身體，走到環小姐房裏，看看她的心疼的姪女兒是不是當真在那裏太勞神的看書寫字。而當她看見環小姐很眷困似的從床上起來迎接她，並且看見枕邊也沒有什麼花花綠綠封面的書籍，這位老太太便很放心了，往往沒有坐到十分鐘，又搖搖擺擺走了出來。「讓她靜靜兒的歇一會罷。」老姑母常常是這麼自言自語着離開了環小姐。

有兩個孩子揪住了裙角的表嫂，也時常抽空到環小姐房裏來一次。她照例很疲乏似的將自己擱在

環小姐常坐的藤椅裏，噙了一口氣，便帶笑的說：「真真喫勿消。啊，厭氣得來！」這是她的開場白。於是便接着報賬式的家務的敘述：阿大，阿二，要做夏衣；昨天剛送過了王府上老太太的壽禮，明又是李家人小姐的「好日子」；說不定後天就會碰着四姑老爺的癱子父親的喪事——醫生早已斷定他難過明天的黃昏。「黃郎中惟有喫定病人陰時候死，是頂頂準！」表嫂一面說，一面照例翻弄那亂堆在桌面的幾本書。環小姐總是靜默的聽着，直到表嫂又噓一口氣，作他的刻板文章似的結論：「故所以我格書包末，一塔括子還仔先生勸。」有時表嫂背誦她的家務剛到一半，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或是聽得孩子們的哭聲，那就要改變了她的結論的形式：「有仔家務，看書末，直頭看弗進。」此時環小姐往往看着表嫂的俏媚的背影，輕輕的說：「不看也好。看了徒亂人意罷哩！」

除了姑母和表嫂，更常到環小姐房裏的，是女僕阿金。她每天要進來掃地，請吃飯；她應該比別人更明瞭環小姐的「深閨」生活。所以每逢女僕們在廚房裏議論到環小姐的時候，阿金的意見是很有權威的。然而不幸，阿金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只能消極的否認老太太所謂「環小姐是在看書寫字」；她沒有一次，至少在最近半個月內，看見環小姐拏過書本子拈過筆。雖然早上去掃地的時候，間或發見一些小紙片，撕成了細長條，亂丟在書桌腳邊。彷彿是寫過字的，但是阿金也會破工夫把這些紙條拚湊起來，才知道並非字，却是些不成名目的圖畫。其中有幾個頗像人面。

在無結果的議論以後，阿金總是搖着頭說：「環小姐實在是在怪小姐！」

也許表哥的猜測最近；似有一天，偶然和夫人談起了環小姐，他曾經說：「看那樣子，有點兒近於所謂煩悶，」不過，爲什麼煩悶呢？那是不但表嫂全屬茫然，表哥也覺得難下一轉語了。環小姐誠然是父母雙亡，無家可歸，然而姑母那樣的疼愛她，表哥是從小一處長大的伴侶，表嫂又是十二分的賢明，姑母的家就是環小姐的家亦既有二十年之久，何至現在忽然感到異樣呢？所以環小姐而果真有煩悶，表哥和表嫂是有理由可以斷定絕對不是起於身世飄零的感觸。

「大概是想着俚自家格終身大事。」表嫂在他丈夫面前又曾提示過這樣的意思。然而仔細一想，還是不對。姑母和表哥都允許環小姐的婚姻可以自由；姑母早已把粧奩預備得十分周到，只要環小姐有意中人，立刻結婚也是不難的。而況環小姐自己並非是出閨門的舊式小姐，和男女朋友同去游湖一類的交際，原來是常有的，僅僅是最近半個月來她自己願意禁閉在臥室內，拒絕了一切游玩的邀請。所以環小姐忽然冷寂是難解的；但也因爲是難解，並且誰也不能負這責任，便只有好事的女僕們作爲閒譚的資料，主人方面的空氣是始終無所謂緊張。

白晝去了，又是黃昏。環小姐坐在電燈光下，左手托住了頭，讓自己浮泛在雜念中。四壁睡眠一樣的靜，襯出對面傳來的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環小姐有點憎恨這些太快樂的笑聲，然而未始不想聽聽道太快樂的內容。雜念却不肯從命，極無賴的糾纏著。幾個很清脆的字，似乎是表嫂的口吻，已經撞在環小姐腦膜上。但又忽然消失了。她的意識界充滿了許多別的說不明白的物事，絕對排斥外來的

新印象。而在這些紛亂的說不明白的事物中，又有一件什麼東西在那裏奮力掙扎，像是硬要出頭。終於透露出來了，乃是一句很面熟的話「環，我們望這裏走。」

窗外吹來一陣涼風，掃去了環小姐身上的躁熱，便恍惚已在飛來峯下的石洞裏。依舊是那一句「環，我們望這裏走」在耳邊響，很細，然而很分明。從手腕上起來一點輕微的麻痒又擴散到她胸前，她禁不住心跳了。驀地有一個少年男子在她眼前了，捏着她的手腕，懇求似的看着她。心更跳得快，臉上也熱烘烘了，她覺得有一條強壯的臂膊，圍到她腰間，她猛然喊出一聲「噯唷！」這異樣的聲浪剛震動她的耳膜，便什麼都沒有了，依然在她的小臥室內，依然獨坐在電燈光下。

手腕上仍舊麻痒，而且加劇；一個花腳蚊子，肚子已經通紅，十分費力似的從環小姐的嫩皮膚裏拔出了牠的長嘴巴，就很大方的飛走了。環小姐目送這蚊子，直到牠消失在暗隙中她忽然覺得這小小的飛蟲彷彿就是猶如幻覺中的男子，半個月前的某一日曾經激動她的處女的靈魂，然而很大方的走了以後，也就不知去向，撇下她在孤寂怨艾中。環小姐低低的嘆了口氣，換右手來支著頭。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早已低下去，低下去，現在只有一片冷淡的寂靜。從遠處來的若斷續的義憤似的蛙聲又很像替她訴不平。

環小姐悄然站在窗前了。那邊舞臺左近，在霧氣一般的薄光的籠罩下，透出隱隱的喧聲。這一邊，是環湖的山峯了，黑森森地站着，像守夜的巨人。還有，疏疏落落閃閃不定的，是湖濱的許多別

靈的燈火。人間是美麗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環小姐痛心地理想，這都於她無分。她已是破碎不全的人，她再不能恬適地享用寶貴的青春，美麗的世間對於她反成了毒辣的嘲諷。她只能自己關閉在房裏，一遍一遍的溫理心靈上的重告。

這秘密的負擔，時時刻刻壓迫她，使她不得不逃入孤獨。每逢許多人在一處談笑，忽然所有的舌頭都停止了時，環小姐便覺得自己成爲衆目的焦點，並且那些尙帶有笑痕的嘴角又似乎都在說：「我們全知道你的事！」平時最親熱的朋友也變了樣子。他們和環小姐說話的時候，總喜歡笑；而這笑環小姐都明白的辦得出不是好意的。他們又常談論相識者或不相識者的戀愛事情，環小姐也看出來都是指桑罵槐的譏諷自己。她像一匹膽怯的兔子，只能躲在窩裏了，她讀小說消磨如年的長日，然而小說的作者又似乎都知道她的秘密，掣她作爲模特兒。幸而姑母和表哥嫂好像還沒知道她的事，不然……

環小姐轉過身來，忍不住滴下兩點眼淚。世間太美麗，而她的命運太殘酷；一想這快樂的人生於她無分，她更覺得人生是值得留戀了。失足的事誠然早已過去，便是造成這終身遺恨的對那間的歡娛，也成爲過去；但永不能過去的，是別人的惡意的臉和嘴。他將在嘲諷與冷漠中摸索她的生活的旅程；想到這裏，環小姐的眼淚更接連的滾出來。她倒退幾步，仆在床裏，緊緊的抱着枕頭。幾乎放聲哭起來了！她的被悲哀揉碎了的心，努力掙扎似的突突地跳，像是一疊聲叫着：「自殺！自殺！自殺！」

她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個不得已的念頭，但每逢傷心，這可詛咒的兩個字已經是一定要在她心上打一個來回。並且不知道又在什麼時候已經替她定下了走這條末路的日期；那便是姑母他們也知道了她的秘密的一天。她下意識的承認這是當然的歸來，惟一的解決；但想起了自己奄化以後，世界還是這麼美麗，還是有這麼多的愉快的人兒在安然享受，並且還有這麼多的人兒，甚至也有她平日所鄙夷的人兒，在那里議論她的短長，嘲笑，唾罵，憐憫——即使是憐憫也覺得不堪忍受；那她又以為自殺還是不够，不够！但她願世界立刻燬滅，但願孽火把她自己，一切人，一切物，一切悲的樂的記憶，全都燒了個無蹤無跡。

她忿然跳起來，睜大了哭紅的眼睛，向房裏狼顧。她的本就平凡的臉現在倒因嗔怒而新生一種撩人的風姿。她很快的走到書桌前，開了左邊的抽屜，從一個精緻的小匣子裏取出一支鑰匙，再開了右邊的抽屜，這里有一束一束的舊信，幾張照片，和一隻長方形赭色袋鼠皮女子用的文件夾。她揭開文件夾，把微微發抖的手指伸進去，從很隱秘的一格裏掏出一張像片來，嗤的一聲，便撕碎了。於是像用完了一身的力氣，她長呻一聲，就落在坐椅裏，頹喪的低垂了頭。眼淚又慢慢的迸出來，落在她的手背。似乎喫了一驚，她抬起頭來，惘然看着電燈現在她的眉梢忽又飽含了悽悵的氣分了，她追悔剛才的舉動太粗暴，太沒有理由。

「何必怪着他呢！」

這變反省着，她拾起那張撕破的照片，很溫柔的拚合起來，鋪在膝頭，像一個母親撫愛她的被錯實了的小寶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裏的人親一個吻。她愛他，她將永久愛他！有什麼理由恨他呢？

飛入石洞中的經驗，雖然是她現在的痛苦的根源，然而將永遠是她青春歷史中最寶貴的一頁呢！以後在旅館內的幾次狂歡，也把她的青春期點綴得很有異彩了。她臉上一陣烘熱，覺得有一種蠕動的甜味從心頭散布到全身，惘然想：

「總之，是不能單怪他的。自己那時不也是很動情麼？但是，人是那樣的人，地是那樣的地，誰敢說一定不跌進去？況且石壁洞上的佛像可以作證，那時自己並沒過分荒唐，還沒被肉感的誘惑衝激到不知所以；那時雖則做夢似的任憑他撫摸親嘴，然而他的最後一步的要求是被毅然拒却了的。第二天還要到他旅館裏，自然是大大的不該，可是天曉得，鬼趕在我背後，怎麼也熬不住不去！」

她想出當時的心情來了。兩個力在牽扯她。一個是說不明白的，然而難抵抗的，在摧促她去；別一個是很分明的道德觀念，則阻止她。渾身的血液都擁護前者去了，而在她腦子的一角却有個冷冷的東西爲後者助威。但是終於到旅館裏，因爲有一句話把道德觀念說服了：昨天既已把神聖的肉體全部獻給他的手和口，所以今天的吝惜是沒有意義。

就爲的有這一念，她陷進得愈深，到底吮盡了歡喜果面的糖衣，嘗着了中心的苦味了。當她第三次到旅館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他們中間的經過就此告終，而她一個人的

悲劇從此開頭。

環小姐低聲嘆了口氣，把破照片又放進文件夾，走到窗前，癡望天空。稀薄的幾朵白雲間浮出一輪滿月，似乎飛快的在跑，却又始終似乎在老地位。神祕地映着眼的許多星，像是一羣孩子在那里鬧哄哄的交譚。涼風成片的吹來，又宛然是蒼天的雜感。環小姐愕然看着。思想更亂而且更忙了：自己的行爲，果然是太魯莽了麼？糊裏糊塗跌進了泥淖，完全是自己的不好麼？她所愛的人，真是個要不得的騙子麼？他就是偷得了處女的清白却還要撒下一篇大謊來叫人死心塌地想念着，那樣極頂的壞人麼？他的行動都是預定的詭計麼？他留下的那封信也是宿構，而且說不定已經騙過許多人麼？那樣懇摯纏綿的文字竟會是虛偽的誑話麼？那樣俊偉可愛的人兒竟會是騙子麼？難道自己這樣的不用，連騙子都認不出來麼？難道自己當真陷於所謂性煩悶，做夢似的就把自己的一生燬了麼？

「不是的！」她堅決的在心裏叫，「全都不是的哪！比自己輕率得多的女伴也沒有碰到這樣的事呢。他不是壞人，他的走是不得已，他捨棄一己的快樂，要爲人類而犧牲，他是磊落的大丈夫。雖然像他那樣負有重任的人是不應當很草率的就和人戀愛，然而他不是說過的麼？他也是血肉做的人，他也有熱情，他也不能抵抗肉的誘惑。」環小姐想起確是自己引誘他來擁抱，便很害羞似的把兩手遮掩了面孔。她又深悔那時爲什麼不立刻去找着他，跟他到火裏水裏，到天涯海角。於是一個新的希望忽然撥動了她的心；如果他能回來呢？有一個爲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的男子做愛人，該可以自做了

罷。

「可是照他信裏所說，他未必有活着回來的希望了。他的使命是永遠的奮鬥，不到死，不能離開他的崗位；因此他說他只好一個人去，不願他所愛的女子陪着去作無謂的犧牲。」

黑影又遮上了她的心。但是既已確認自己的處女清白並不是胡濫給一個不值得愛戀的男子，她便覺得心靈上的重負是除去了；她自笑從前爲什麼竟見不及此，却像犯了罪似的終天苦悶。她很應該很不愧怍地對人家公開她的祕密；她戀愛一個男子，她把全身心都給了他，但是爲了更神聖的事業，他很勇敢的離開她了。這豈不是最光明最崇貴的事！

她還可以在這美麗世界的愉快人兒中間心安理得的笑幾聲。

在自慰的粉紅色霞彩中，在黑夜的神祕的擁抱中，環小姐做了許多快意的夢，她夢見大家肅然恭聽她講自己的初戀，稱讚她的愛人是真正的前進青年；她又夢見愛人回來，胸前掛滿了榮耀的寶星。神祕的夜去了，又是現實的白晝。耀眼的陽光和嘈雜的人聲，都使得環小姐又出奇的心怯；昨夜入睡時的勇氣是逃走了，信仰是動搖了。她依舊在各人臉上看出侮蔑與諷諷。她又不得不自己禁閉在房裏了。

她看着開紙解悶，可是本埠瓊閣裏就滿載着男子的薄倖，每一個四方的鉛字也像是在那里扳起臉罵她。扔下了報紙，她拿起一本舊小說；舊小說所表現的，又無非是「癡情女子負心郎，」恰好替

她寫照。再換新小說來看，那就更嘔氣了；她看見自己是被縛得赤裸裸地作了悲劇的主角，看見自己爲命運所播弄的掌中物，猶如落在頑童手中的小飛蟲。

她丟了書本子，躺在床上，努力要不想。她呆呆地望着天空的灰色雲，猜擬牠們的形態：這就像姑母的面孔，那是一匹白馬，而從後方遠遠的奔馳來的，不很像一列火車麼？「是的，當然是火車，」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這一方一方的，不是車窗是什麼？而且，而且，窗洞裏透出人頭來了！」像是毛邊紙上的一滴水，那人頭的輪廓漸漸放大，放大，並且像是準對着環小姐奔過來，愈加近，愈加人，愈加人，愈加近；待到環小姐認明白正是她的愛人的時候，突然和漏了光的照片似的模糊了，消失了。

環小姐的眼皮慢慢重起來，只留有一條細縫看着，終於完全閉合了。但是她還在想；也許他正在火車上，也許他今天又到來了，也許我出門去就忽然遇見他，也許他正在從前約會的地方耐心地等着，也許……環小姐輕輕飄飄的翻了個身，便已經出了臥房，並且不被什麼人看見就一直到了從前約會過幾次的花木掩映的湖濱了。湖水像銀的小鏡子，有一個人坐在石欄上。正是他哪！環小姐撲在他肩上，急促的說：

「啊，你回來了！」

「回來了。」

「自然是回來和我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我們快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你不是薄倖的男子，你不是騙子。」

「不是騙子，但也不是你的丈夫。」

「可是我們已經——」

「已經發生關係？然而最好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不是你的丈夫，只是你一度的情人。你依然年青，你依然可以使一個愛你的人得到快樂，多量的快樂，比我們經驗過的要多上好幾倍的快樂！」

她不能回答，只抱住了他的頭頸，低聲的哭。

「你應該享受生活的快樂。雖然有過一個情人，你仍舊可以從另一個男子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快樂。假定我已經死了——」

「現在你並沒死。」

「我現在就要死！」

他說着便扭轉身體向湖裏跳。環小姐驚叫着抱住他；果然抱住了，但只是她自己床上的一個枕頭。冷汗已經滲透了她的羅衫，一陣風來，吹的她發抖。

環小姐驚惶地回顧，惟恐有人來偷窺了她的夢中秘密。沒有什麼人，但是像隔了一層板的一個聲音正喊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的心臟往下一沉，便作痛的劇跳。該不至於就是表嫂罷；也不像尖

嘴刻薄的金小姐。更不是……環小姐苦痛地機械地推想着。突然那聲音又來了，她這才認出原來是和風送來遠處的蟬噪。

她坐在窗前回憶那可愛而又可恨的夢境。她以爲這不是好兆。但想到夢裏的他的幾句話原來就是留別信裏所已有的，便又覺得這個妖夢其實是不足怪。「他這意見，當真是合理的麼？」環小姐較爲安詳的推敲着。「當真可以不算什麼一回事麼？我已經不是故我，已經喪失了我之所以爲我的最寶貴的資格，已經是破碎的白璧，難道這都可以不算一回事，都可以忘記得乾乾淨淨麼？然而我還是我，並沒缺少了什麼。我的確還能夠給愛我者以一切的快樂，無量的快樂。只要能夠完全忘記那是多麼好！便算是自己不能忘記，只要永不給別人知道，那又算多麼好！他的信裏允許我絕對祕密，他說他就要走進墳墓去，在他一方面，這祕密是永久葬在墳墓裏了，在我這方面，永久埋藏在心的深處。這就準定是不會有第三人知道麼？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

於是環小姐眼前又飄浮着粉紅色的希望，幻想的空中樓閣一層一層疊起來，她將——並且一定可以，深藏着青春期的第一次狂歡的祕密在遺忘的角落裏，坦然享受這美麗世界的一切愉快。可怕的是這美麗的世界却又同時屬於許多第三者。

「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只是當真有把握麼？」

她不敢說一定有。許多的第三者——無聊的第三者，惡意的第三者，永遠忙着窺探別人的祕密，

永遠準備着冷笑別人的第三者。都一齊湧現在環小姐眼前了。她深恨這第三者，她攥兩手握著臉，咬緊了牙關。她深信自己有充分的權利在這快樂的世界過活，人家沒有半分的理由可以使她不活，但是他們的鬼蜮的力量，却使她不能快樂的活；可恨的第三者呀，她祈求天疫把他們一齊掃滅！

詛咒，憤恨，失望，幫助環小姐把可畏的太現實的白雲消磨了去。

晚飯的時候，表嫂忽然說要去看新到的「馬振華哀史」的電影了。她看着環小姐似乎徵求同意；她又惟恐別人不懂似的講起馬女士自殺的原因來。環小姐覺得每一個字就是一枝針，刺痛她的心。她偷看姑母和表哥的臉色，見得他們還是和平常一樣，這纔略覺胸口鬆了些。她竭力裝出不介意的神氣，微微的笑着，可是表哥的聲音又像鉛塊似的投在她的悸動的神經上；

「像這樣的事，其實不值得編做影戲。社會裏天天演着馬振華式的悲劇。沒有人知道便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受騙的女子便也不肯自殺了。」

表哥驀然發了這樣的議論。環小姐猛覺得眼前一片黑；坐着的椅子也作怪的變軟了，像一堆棉花，將她陷下去，陷下去，一直的陷下去。幸而表哥的譚話隨即滑進了另一方向，並且，環小姐自覺得始終沒有一個眼風在她臉上掠過，不然，她一定暈倒了。

「既然嫂嫂喜歡去看，我就陪你去罷。」

環小姐努力迸出這幾個字來。卓面突然寂靜了。大家覺得出乎意外；環小姐今天居然有興致。表

嫂的嘴上拋出一個感謝的微笑。環小姐也輕輕的一笑，心裏慶幸自己的策略居然奏了微效。至少是這
個門裏的人並沒懷疑她！

在影戲院裏也碰到幾個熟人，環小姐細看她們的面孔，分析她們的話語；她們都還坦白，沒有譏
諷的眼光，惡意的微笑。「看來她們並不知道我的事，」環小姐看着電影中的幽會，心裏想。她確定
自己的愛人是絕對能守秘密的，她也想不出僅僅兩次的密會有什麼痕跡落在別人眼裏。那和馮振華女
士的經驗完全不同呢！「過去的兩星期，真是神經過敏。這反叫人詫異，反叫人起疑罷。應該向人解
釋。」她就找機會說了好幾次；她是怕熱天的，到了夏季，常常要「病暑」。

她漸漸覺得一切第三者並非絕對的可憎，生活的路上還是充滿着光明。然而她也當真的漸漸「病
了。自然是「病暑。」整天價昏昏的想睡，時常發乾嘔，時常想吃這樣那樣，可是剛一上口便不覺得
不是從前那個味兒。

這反常的怪現象延長到一星期時；環小姐發現了個新秘密；每月規定要來一回的事是衍期了。「
真是——麼？」環小姐想着心悸。剛造成的一點希望立刻全都消散了。

那怎樣辦好呢？這不歡迎的小生命！這是沒有法子守秘密到底的。現在是連神祕溫柔的月夜也不
能給環小姐幾分美麗的幻覺了。白晝和黑夜趕逐似的飛快過去，環小姐覺得她是一步近一步的走向墳
墓向敗滅。而又是獨自的寂寞的走去，沒有安慰，沒有同情，甚至連痛恨也沒有。如果還有人痛恨她

總比虛空的冷淡好些罷；她很想要有一個母親；即使是最嚴厲的母親，她也將伏在母親的懷中哭一會，也將直訴自己的苦難，然後去死。可是沒有。母親去世的時候，她尚在襁褓；母親的音容笑貌；早已一點都記不起。在這世上，她沒有半個親人。姑母是他的保護者，表哥只是表哥。她想起表嫂沒有來的時候，表哥還不是僅僅的表哥，但現在早已成爲正式的表哥，不多不少只是一個表哥。

夜來了時，她坐在窗前，癡癡的望着蒼空的繁星。憂愁在她心裏煎熬，她的思想飛得遠遠的。遠遠的，徘徊在群星的中間。她看見南天升起一道紅光，她又看見紅光裏有她的愛人的面容，她又聽得他說：「想不到再度的結合就留下了這麼一個紀念。從我要你忘掉，現在我請你就培養大我們這紀念！」她知道這是他的靈魂深處的呼籲，大千世界都聽得他這呼籲，群星也點頭贊同着。

她斗然勇敢了，一條出路橫在她面前了。她將要對世界宣布自己的祕密，自己的決心，她將大無畏的站在社會面前，抱定了她的第一次愛的果實。

但是毀容的下弦月狡猾地對她映着眼，冷冷的笑，幽幽地說道：「空想！太好的空想！你這就能得到冷酷社會的容許麼？何況你又求遠辭別了人生的快樂。但如果有一个人來替你頂名義，那就不同了。你的最聰明的辦法是趕快找一個人來掩護你的過失。」

環小姐又躊躇起來。有兩條出路這就爲難了。永遠是各有利弊的兩條路，叫人難以決斷。星和月是這般的各執一詞聚訟着。只給了她更不可耐的煩躁。她果然忘記了笑，却也忘記了哭。這太大的問

題太強的震撼，把她弄成了麻木。

而況她又一天一天的消瘦。似乎那「秘密」已經再不能忍耐着不露臉了。對於這「瘦」，姑母也起了焦慮；她搖擺着龍鍾的身體到環小姐房裏坐了半小時，反覆的絮煩的說：

「環兒，你近來瘦了，你有病；告訴我姑媽，有什麼病？想什麼，要什麼；都告訴我，我叫他們弄來。環兒，你心上不快？嫂嫂有什麼話？阿金不周到？都告訴姑媽罷；我娘家就剩你一個了，你再有什麼三長四短，我到陰間怎樣見他們來！」

姑母的老眼也有些潮潤了。環小姐忍住了眼淚，只寂寞的假笑着，輕輕的搖頭。她很想說：「姑媽呀！你老人家是疼愛我的，因為你對着地下的死者負責；可是你還疼我麼，如果你知道我是已經有了你所痛恨的醜事？」然而她睜大了憂悵的眼睛，看着姑母的衰老的長臉，含糊地說些「沒有病哪，」「只不過天熱了不舒服，」「心上沒有什麼不快，」一類的話。她不肯，——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宣佈她的苦悶的秘密。

她知道姑母的愛惜她是爲了母族的死者，表哥是爲了姑母，表嫂是爲了表哥；他們都是爲了別一種原因，而不是爲了她本身。眞眞爲了她而愛她的，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去得遠遠，造成她現在的痛苦。如果這是命運麼？如果她是命定着不得好死麼？她願意在這個人面前死。然而他已經去得很遠，不知去向了。如果再有一個別的什麼人也能爲了她而愛她——只要再有這麼一個人呵，她也願

意死，願意在他面前傾吐自己苦悶的秘密，願意死在他的憤怒的拳下。

她亂地苦痛地想着，環小姐禁不住眼淚落下來她看着姑母的敲鐘的背影，心頭猶如絞着一般。

去嫂也來很巧妙的詢問環小姐有什麼「不樂意」。也說她瘦了；並且說，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請她原諒，請她直說，不要見外。環小姐全身抖戰着；她覺得這些隔膜撫慰比熱罵還難受，她又感到自己的反常的態度確已引起這一家門內猜測和不安，覺得偵察的眼睛是埋伏在她的四周了。現在是即使關閉在自己的房裏也不能得到片刻的自在。房外的每一聲小語，每一個足音，都使她驚悸得直跳起來。

一那聲聲然來的，不是死神的脚步声麼？你就這麼死了？你剛在青春的盛年，剛只喝着一滴快樂的酒，就在寂寞中默默地死。」

環小姐悲憤到幾乎發癲了。她不願死；只要還可以逃避，她決不願死。但現在似乎死是唯一的逃避處所了。挺身出來宣布自己的秘密。把冷笑唾罵都甘之一笑，如何？環小姐再三想來，沒有這麼多的勇氣；自殺所需要的勇氣還只是一時，而這却是長期。找另一個男子來做掩護麼？那也是未必竟有把握。況且這一類的事是性急不來的，萬一誤近了壞人，豈不是更糟？

她無端妒恨着她的女朋友了。她們每個人身後總跟着兩三個男性。她們不怕左右周旋的磨煩，許就是先見到有一日要用來作掩護罷？「所以我是只有自殺的一條路了，」環小姐絕望的想，「我就是

心腸太直，太好；現在這世界上，沒有好人立足的餘地！」

寶叔塔後一個小星閃著寒光。夜是越來越靜，充滿着死的氣息。環小姐下了決心，掣一條絲帶來掛在床柱上，同時簌簌地落著眼淚。腦筋像通了電似的敏活起來，把她短促的二十三年的生活一齊都搬了出來。她記起十七歲那年的新潮流怎樣激動了她的靈魂，怎樣渴望着新的光明，怎樣夢想着將來的幸福，怎樣慶幸自己的尚未訂婚，怎樣暗示給姑母和表哥她自己的婚姻要聽她自由，怎樣的半驚半喜地接近了男性，然而結果如此！她抖著手指把絲帶挽成一個環，心臟要裂開來似的發出淒絕的詛咒；哄騙呀，哄騙呀！一切都是哄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還不如無知無識，任憑他們作主嫁了人，至少沒有現在的苦悶，不會有現在的結局！至少不失為表嫂那樣一個安心滿意活着的人！

她站在床沿，全身發抖，眼睛裏充滿了血，她再不能想了，只有一個念頭在她的脹痛到要爆烈的頭腦裏疾轉：宣布那一些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惡！死就是宣布？她不讓自己猶豫似的將頭頸疾鑽入絲帶的環內，身體向外一側，兩腳便離了床沿。

同間，一個模糊得很的觀念忽又在她腦裏一動：應該還有出路，如果人膽地儘跟着潮流走，如果能夠應合這急遽轉變的社會的步驟。可是絲帶已經抽緊了，她的眼球開始凸出來，舌頭吐出施長，臉上轉成了青白色。

凸出的一對眼睛向前瞪視，似乎還想認明那能够和這動亂轉變的人生合拍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擬「浪花」

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一百二十四——三雙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

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下午四點多鐘再來接他。

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牀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的牌，剛剛輸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到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歡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小時的假；每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這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為二十來塊錢穩穩得手了，那裏知道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偏偏搖出個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審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和六歲的兩個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來縫棉衣。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兌了一百〇五塊的銅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種印花的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嶄」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相宜。

因為是這麼準備得充分的，所以車夫阿二從吳府出來就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阿二平日在吳府上疊的「柴堆」就跟那布店裏的陳列左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看價目，就帶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嘩嘩，小孩子做兩套棉衣，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比手比了他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够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布來，又加一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唔，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是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把眼光斜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賣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答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哼。

車夫阿二這可僵住了。他下意識的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的工錢；他算一算：如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歎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够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够；去年他買過，是七尺，然而今年他的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了不少呢

，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呢！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是要二塊二分多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懇商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放你半尺，你這才够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兩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會向吳先生轉借「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短縮了就把身材也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布店，他幾乎忘記了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去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皺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你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不明白了。

「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你十個銅板；——哦，老朋友了，貼你十二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去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悶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方面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在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起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三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六百個銅子！還是照錢麻子口裏的「市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鞋跟鬧鬧地敲着踏脚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脚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噫！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伙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脚板上。阿二憂悒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子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可就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脚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彩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議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

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沉；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樣一段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够，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

「先生，當真東西還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踱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嘆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着做一天吃一天，「只

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佔點小便宜？

「嗯，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蹣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囉——」嗯，他說：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的，會漲起九成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關口。你算算——」嗯，哦——我想起你前天兌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票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嗯，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噥噥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坐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爲什麼事情碰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就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有志者

一

睜開眼來，兩片嘴唇輕輕一鬆，就有一個煙圈兒從他嘴邊騰起，搖搖擺擺去了一段路，然後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轉彎好，得站住了轉一轉念頭，這當兒，那圈子一點一點擴大，那烟色也一點一點變淡起來，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沒有。

這不過是幾秒鐘間的事情，然而躺在那裏看着的他，却覺得很久。他第二次（略為有點性急）把嘴唇再那樣一鬆，這回是兩個烟圈兒出來了，廝趕着似的，一前一後，前面那一個在一尺路以內就服破了，後面那一個却趕過頭去，——去的很快，因為很快就來不及擴大，他一邊看着，一邊心裏就想着：這一個也許可以達到帳頂罷。——但是忽然像中了風，那烟圈兒一下子就消得毫無影踪。

他有點失望。再張嘴。可沒有煙圈兒，只有一團淡到幾乎看不見的口氣和烟的混血兒。於是下意識地把香烟屁股放在嘴角，用力吸一口屏住氣，打算如法泡製，這當兒，他夫人的腳步聲從房門外來了，——是夫人的脚步声，決不會錯。老是想拖着鞋皮——拖嚙拖嚙，他一聽見就會頭痛。他會立刻想到自己的腦髓攤平了成爲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過！而且，他好像已經是地板了，他看得見夫人鞋底粘着的煤屑，魚鱗，青菜梗。他忘記了製煙泡泡兒，忘記了有滿嘴的煙在那裏，煙噙住了。

喉嚨，咳，咳，咳！——他兩手捧住了腦袋，睜圓着一對恨極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攪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攪了我一身屎，不換件衣服怎麼成？」

他苦笑。夫人進來總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討厭他夫人屢屢進來，也是有理由的；他不寫這暑假的期間寫成一篇「創作」難道等開了校一星期二十小時的課，百來作文籙那時倒寫得成麼？難道因為阿大會撒尿，夫人要換衣，他就活生生「犧牲」了穩可以到手的「創作家」的頭銜麼？不成的！那怎麼對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經驗」，他的「天才」，他的五年來朝思暮想的一鳴驚人的大抱負大計畫！五年前他畢業的當兒，不是早已在師長和同學面前——簡直是全世界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結構「創」一部「麼」已經蹉跎了五年了呀！不成的！那個——簡直不成話！

然而夫人的進來總是有理由的，他只好苦笑。

然而更糟的是他夫人換衣服竟比他做文章還難。這個女人總是那麼拖拖沓沓！而且阿大又在下邊哭起來了。這孩子，哭門一開，起碼得二十分鐘，像母親。他忍無可忍似的從牀上跳起來發話道：

「嘩！你這人，阿大總是要撒尿，你總是要換衣服——噫，要換衣服呢，那——你不好把衣服多放幾件在下邊麼？」

「噯噯，只有你才想得周到呀！這已經是換到第三件了，這一早上！」

他夫人一面說，一面把一件淡灰色很短的單旗袍拎在手裏，相了一相，就披上身去，她扣好了人襟頭的鈕子，低頭看看，忽然自己笑起來，「從前就時行這麼短！」她自言自語，再扭過頭去看看後身。皇天在上！她穿一件衣服也像他做文章！他無可奈何地再往床上一躺，嘆口氣喃喃地說：

「哎，哎，總得有個書房——書房；沒有書房，產生不出——哎，偉大的——」

他沒有說完全，就覺得喉嚨頭梗住了。哇——哇——下邊的阿大却已由示威變成了開火。夫人趕快跑。到房門邊，她又回頭朝她丈夫看了一眼，像是含恨又像是安慰，輕聲說：

「何苦呢！暑假末，休息休息好啦！」

他皺了皺眉頭，不回答。「何苦呢！」他心裏也這麼說了一句，可是——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換衣服，當真比他的「事業」還重要麼？笑話！可是，可是，夫人這句「何苦呢」，近來常常掛在嘴頭了。真不應該！人家做老婆的，激勵丈夫，給丈夫安排着一個適宜於「創作」的環境，她呢，倒反打退堂鼓。氣數！而且——而且，她自己整天捧住個阿大，就好像人生的意義整個兒有了。「看我，五年前的計畫，理想，還不是一古腦兒收起？」她還這麼說呢！沒志氣！想不到她會變成這麼平凡的！「只好隨她去，然而害得我也平凡，却是不可恕的；」——他心裏流淚地說，點着了一枝香煙，又嘆氣。

這一回，他不製造烟泡泡兒，煙從口裏接連噴出來，又從他鼻孔裏；不多會兒，他的臉上罩滿了

一陣白煙，他在煙中看見了五年來的「過去」。他在煙中看見了新婚不久後的他夫人和他自己。夫人那時穿的正就是剛才換上的那件短得奇怪的淡灰色單旗袍，然而比現在美。

二

喫過午飯，阿大照例睡一覺了，夫人在樓下輕手輕腳料理些雜務，時時側着耳朵聽，窸窣窸窣的皮鞋在樓板上響到窗前又響回去。夫人聽了會兒，忍不住抿嘴笑，笑過了又皺眉頭。這樣難產的「創作」應當是好的罷？

忽然皮鞋聲窸窣地響到樓梯頭了。忽然又停住。夫人關心地朝樓梯那邊望了一眼，忽然皮鞋聲響下樓梯來了，丈夫臉上是一股心事。

夫人趕快迎上去，一個笑靨，低聲說：

「怎麼下來了？要什麼，你叫一聲就好啦，我老在這裏留心聽你。」

他搖了搖頭，朝他夫人臉上看着，似乎有話要說，但是眉頭輕輕一皺，就窸窣地走到客堂裏，那走法大有神經病的樣子。「輕些！阿大——」夫人跟在後面警告。他好像渾身一跳，就站住了，朝搖籃裏睡着的阿大看一眼，懶洋洋地坐到一張椅子裏去了。夫人跟到椅子邊，一手搭在他肩上，正想開口，他倒先說了，一個個字都像經過咬嚼：

「想來，想去，這——環境裏，斷乎——斷乎，寫不出，好創作。」

「那你就不用寫罷。暑假——」

「哎先來個『不用』不是辦法！」搖著頭，加強那『不是』的力量。

「那怎麼辦呢？衣服什麼的都搬到樓下來罷？」

夫人誠懇地說。眼睛看住她丈夫。一個停頓。他像是在沉吟，又像是在斟酌；然於，眉毛一挺，毅然決然了：

「怎麼辦麼？只有一個辦法！——嗯，衣服什麼的，不是主要；怎麼你會把衣服什麼的看成了主要？不然，不然！唯一的辦法是——嗯！我考慮過無數遍了，嗯，只有離開這環境，我——我到什麼山裏，什麼廟裏，聚精會神完成——完成我的創作！唯一的——唯一的辦法！」

夫人不回答，出神地看著一隻牆角。等了一會兒他不耐煩地說：

「不明白麼？你看不到這個必要罷？」

「曖。是的，是的！不過，不過；」她勉強笑了一笑。「不過我想起四年前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就已經要——要寫一部創作？你那時住在一隻廟裏，雖不是山裏，倒也跟山裏差不多，可是你那時老追著我說：寂寞呀，空虛兒，創不了作；你說我們一塊兒就好了，你那時不是說得很認真的麼？」

她說不下去了。她綳緊着臉輕聲笑，忽然掉落一對眼淚來，但是眼淚掛在面頰上，她倒真心的笑起來了。過去的追憶，似乎畢竟也還甜蜜。

他似乎有點窘。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急口地叫道：

「那，那，也不是我的錯呀；這個，此一時，彼一時呀！這個，不到一年，就有了他呀！」手指着搖籃裏睡着的阿大，却又頓着腳，「該死，該死，沒等我創了作，他就來了！所以這個環境，埋沒天才，非——非離開不可！」

夫人早已又笑不出了，看看他，又看看搖籃，趕快伸一條腿過去，脚尖踏住了搖籃邊輕輕搖了一搖，可是不來及了，阿大一雙小手已經狠命揉着他的小臉，這是要哭。夫人跑過去，一把抱了起來，已經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他覺得背上全是汗，洋紗短衫粘住了，就反過手去拎一拎空。

「不成！真不成！非得——非離開這環境不可！」他說着又嘆一口氣，便委委地閉正步走上樓去。

三

過了幾天，他居然獨個人住到廟裏去了。廟就是從前他戀愛「發祥」的那隻廟，可不在山裏，而在小小鄉鎮。他分了三分之一的家用——四十塊錢，預定要在這廟裏住上六個星期。

第一天是要佈置出一個適宜於「創作」的書房來，一眨眼便已經天暗。他也累了，朝一筆美字燈桌坐了會兒，聽聽窗外草裏的絡絲娘，自覺得「靈感」還沒來，就上床睡覺。

他有夢。當然是「創作」成功的夢。他讀過孫博翻譯的沉鐘。他知道劇中的鑄鐘匠亨利那口鐘就是「偉大的藝術」的象徵。他堅信着自己這見解，誰要說他解釋錯了，他就要吵架現在他夢中就看見他的「藝術的大鐘」居然成功，而且沒有掉在湖裏，却高高的掛在莊嚴華麗的鐘樓上。而且他親手拿着檀香的大杵，凜凜然撞這口「藝術的大鐘」了。

洪……洪……洪……

他夢中笑醒來還聽得這莊嚴的鐘聲在耳邊響。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頭放到嘴裏輕輕咬一下。不錯，他感覺得痛，他不是在夢中了！但是那鐘聲明明從窗外飛來：洪……洪……「當真和拜輪一樣，我一覺醒來就看見自己是文壇名人了麼？」他這樣想着，就趕快穿衣下床。這當兒，他的腦細胞一定是下了緊急全體動員令了；他平日讀過的一切外國文豪成功史都一齊湧現來了。他眼前突然來了大仲馬的豪華富麗些的“Monte-Cristo”他便立刻拿定主意他決不像大仲馬那樣做孟營君。他也許一星期請一次客——咳，在他的“Monte-Cristo”請一次客，然而決不讓比他次等的文人天天來揩油，而且也許他要養幾條狗防防賊，可決不能讓他的狗帶進半條野狗來幫着喫嚼。不，一百個一萬個不！他可不能像大仲馬那麼糊塗！

「不！」他跳下床在那破碎的方磚上頓一脚。像踏着了火磚似的，他的腳立刻縮起來，雙手抱住了。他還沒有穿襪子，破方磚刺痛了腳底心了。他抱着痛腳倒在床裏，無端的哈哈大笑。

洪……洪……洪……鐘聲還是一句句響着。

他揉着那隻痛定了的脚，漸漸想這是廟裏的老和尚撞大殿上那口鐘罷，便覺得有點掃興，於是穿上襪子，蹣着鞋皮，小小心心踏在那些破碎的方磚上，推開了一扇窗，他就喚小和尚打臉水。

到亂草野花的石階上站了一會兒，他就信步踱出廟門來了。一邊蹣着，一邊就心裏打起算盤來。廟裏一個半月的租錢——不，香金，去了十塊。茶水燈火在內。倘使帶一份齋，那麼按日三角大洋，三三得九，一三是三，三五十五，——哦哦，該是十三塊五角罷，當然輕而易舉，但是但是——他是爲「創作」而來的，用腦的，總不成餐餐豆腐青菜會產生出雄偉濃豔的作品，他不能吃素；好在鎮上有的小館子，新鮮的魚蝦，肥嫩的雞鴨，每天化上——唉，小鎮裏的物價總不至於貴到那兒去。他挺了胸脯，覺得自己的思慮真是周密之至。

「不過這會兒是早飯呀，該吃點什麼好呢？」走近了市廛的時候，他猛可地這麼想起。他站住了向街上街張望着，原來有小館子也有帶賣點心的茶館。他就自然而然地跑進了茶館去。「按照衛生，早上不宜葷腥油膩，品一會茗提提神是好的，」——他給自己的行動解剖出堅實的學理。

然而因爲茶，他就想到咖啡。對不起，他在家裏並不是每天早上都有咖啡喝的，——不，簡直一星期一次也沒有。不過此番是大規模地來潛心「創作」，應當備一點咖啡。對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全仗了二萬幾千杯咖啡？

「哎，哎，怎麼從前就忘記了呢！損失！天大的損失！不然我的傑作早已產生了，何待今日！」
捧着茶杯的他這樣想就喝了一口，同時他又喊了一客蔥花豬油燒餅和一客肉饅頭。

四

夫人將他指定要的黑咖啡買好寄了來時，已經是在廟裏的第四個黃昏，三天來他的生活很有秩序，早上吃茶，半小時，午午睡覺，要是碰到鬧汛，那就費掉一個鐘頭也還算幸氣。餘下的時間就是攤好原稿紙坐了下去。捧着腦袋構思了一會兒，好像「靈感」還沒來，便點起一枝香煙催一催，坐着抽煙又好像不得勁，便躺到床上去，也照例製些煙泡泡兒；於是再坐到原稿紙面前去，再捧着頭，再點着煙，再到床上躺一會。這是刻板的。有例外，便是在兩枝香煙中間偶然不回到原稿紙面前去，而到房外那亂草天井中躡這麼一刻鐘二十分。

這樣秩序整然過了三天，原稿紙撕掉過十幾張，但是攤在書桌上的原稿紙依然只標著一個大大的「」字。

這怪不得他麼！夫人還沒把黑是啡寄來呢！這個責任自然是夫人負的！

然而現在黑咖啡終於寄到了，他的腦細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緊急動員令。他一面在美孚燈上燒咖啡一面就把生平聽到過的外國大文豪的軼事一古腦兒想起：司各德一個早晨要寫二三萬字呢！丹農雪烏白天騎馬遊玩，晚上開夜工，二十萬言的小說也不過一星期就脫稿呢！——「哈哈，咖啡咖啡萬歲！」

他不期然喊出了口。

那一晚，他開了第一次夜工。

似乎黑咖啡當真有點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紙前不到十分鐘，便覺得文思洶湧，彷彿那未來的「傑作」的全部機構驀地聳現在他腦子裏：「哈，原來早已成熟了在那裏！」——他夾忙中還能自己評讚了一句。他像大將出陣似的擡起袖子，提起筆來，就準備把那「原來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紙上去。他奮筆寫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然而，幹麼了？腦袋裏「早已成熟了的」東西忽然逃走！真有那樣沒耐心多等一會兒的！

於是他不能不捧着腦袋了，不能不擱筆了。約莫又是十分鐘。他聽得絡絲娘在窗外草堆裏刮拉刮拉，多麼有勁，他又聽得金鈴子吉令令地彈着金琴。他腦子裏的「傑作」的形體漸漸又顯形。他眼睛裏閃着光芒，再奮起他的 Fountain pen 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地腿上來了一錐，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紅血！就在這當兒腦子裏的東西就又逃走。

現在他覺到佔有這書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無數的蚊子，吶喊着向他進攻。他趕快朝桌子底下看一看，原來蚊煙香已經被他自己踏熄了。這一定是剛才第一次文思洶湧時他不知足之蹈之闖下了的小亂子，他只好再擱筆了。再燒起一盤蚊煙香，於是第二杯咖啡。

照例第二次的東西總得差些，黑咖啡也不能例外自居。他苦苦地要把霧一樣的腦膜上的影象捉到

紙上去，然而每次只捉得一點點兒。而且那些影象真是世界上最膽怯的東西。絡絲娘的刮拉刮拉，金鈴子的吉令令，都是够嚇牠們立刻逃走。第一次的黑咖啡召了牠們來時，牠們可還不是這樣的小姑娘似的！

不過還有第三第四杯黑咖啡。

不過第三第四杯黑咖啡的效力一定還得依次更差些！

而且美孚燈也要宣告罷工了，燈焰突突地跳，跳一跳便小一些。

他的一雙眼睛也有點不聽指揮，他輕輕嘆一口氣站起身來，看看原稿紙，還是第一張，十來行極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煙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的時候，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來的第一次「靈感」沒有全數留住。怪不得人家說漢字應當廢除呢！要不是爲的筆畫太多，聒攔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像豈不是全可以移在紙上麼？——至少是大部！他這樣想着，翻一個身。

「聽說西洋的大文豪，比如伊伯尼茲，從來不作興自己動筆的；他們有女打字的。他們擎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說，女打字就嚟嚟地打在紙上。對呀，說比寫快，打字又跟說一樣快，那自然靈感逃不走！要自己寫，還要寫那樣麻漢的漢字，真太不像話呢！——他一面搔着腿背上背上的蚊蟲疤，一面這麼想着，覺得有點悲哀了。」

但是再翻一個身，他的悲哀便又變爲憤怒。都是受了生活壓迫的緣故使他不得不在暑假「創作」，使他不得不來在這草窠被虜受蚊蟲叮，而且使他沒有女打字員！要是他此番當真還是「創」不成作，那責任該當由「生活」由社會去負，他是被犧牲了的，他有什麼錯呢！

他詛咒又詛咒，終於在詛咒中睡了去。

五

以後是他歷試西洋大文豪們各種各樣寫作習慣的時期。

因爲第一次開夜工的成绩太壞，他就不敢再學巴爾扎克。——這一位巴老先生好個結實的身體呵！

聽說他的頭頸就比別人粗，頭髮跟馬鬃似的，身材又高又大，有水牛般的精力。我怎麼學得了他呢！而且他的書房裏一定沒有蚊子！——他感傷地想着，不免也帶便恨到他爹娘爲什麼不把他生的又高又大些。但是他不能不「創作」。而「創作」又必須有「方法」，於是他就想到了司各德。這位先生脚有點跛，身體似乎差些，他是早上寫文章的。對了，早上，喫早飯之前，古哲說的什麼「平旦之氣。」

他決定主意要起早了，雖然起早也並不容易預定是六點鐘，可是睡眠之神偏偏讓他七點鐘醒來。

「哦，得有一個鬧鐘呵！」他打着呵欠想。也照黑咖啡的老例叫夫人寄一個罷，不成！家裏沒有鬧鐘，得現買。買買恐怕又得好幾天。而且夫人不肯買也還成問題呢！上次寄黑咖啡就已經嘮嘮叨叨說上半車子話，說家裏剩的幾個錢算算總不夠，阿大肚子不好也還沒有着醫生，糟糕！

然而他不是輕易地就屈服的人呵！一定得想法出個鬧鐘來。

那天從茶館裏用過早飯回廟的時候，他就跟廟裏的老和尚商量，請他每天早上六點鐘權充個「報曉頭陀」。

「哦——六點鐘麼，出家人沒有自鳴鐘呀。」老和尚懶洋洋地說。

他搔了搔頭皮，心裏想還是叫夫人買個鬧鐘寄來罷，但一轉念，就歪着腦袋問道：「你每天是什麼時候起來的？」

「我麼？頭鷄啼就打坐念經了。」老和尚一對鷄婆眼直釘住了他的臉。

「好好，就是頭鷄啼罷——頭鷄啼來叫我！」他把問題解決。

爲的是要劃一時代，這天白天裏他就爽性不創作。他躺在床上噴了幾個煙圈兒以後，猛地又想起何不同時學一次丹農雪鳥，總該也有點益處，他當然有沒一匹駿馬，但鄉下人有的是牛，一頭黃牛或水牛想來也使得。

於是在上午就出發了。離廟不到一百步，就有田。綠油油一片。可是不見牛呵！他用了寫實主義作家實地視察的勇氣跑過了三四道田塍，果然望見遠遠地近一條小河處聳露起一隻牛角。他禁不住心裏一喜，腳下就更有了勁了；他一口氣奔了好大段的路，整個牛都看見了，然而糟啦，一個不識趣的鄉下人剛剛牽那條牛到水車邊，看樣子是要上工了。等到他趕到跟前時，那牛早已很馴良地在盤着水車

，牛臉上付大眼罩。

「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礙我創作天才的自由發展呵！」他這樣想着，沒精打采走着回頭路。肚子倒餓起來了，田裏可又沒有小飯館。

但是這一點挫折只使他更加堅決。午飯後他換了個方向去找，居然有了三四條，黃牛水牛全有，都不在工作時間，騎在大樹根下乘風涼。他和看守的鄉下孩子辦了個交涉，兩個銅子騎一騎。什麼都化點木錢，他很懂得；可不是他創作成了後他也不能讓書店裏欠版稅？

他把那幾條牛一條一條都騎過。他騎的不很在行，然而他滿意。騎到最後一頭，那是黃牛——的時候，猛地他覺得「靈感」來了，他預定的小說人物之一，可巧也是個牧童什麼的，驟然從他腦子裏跳出來，活龍活現站在那裏。「哈哈！」他狂笑了一聲滾下牛背，搓搓手，然而，筆呀，紙呀，工具都不在手裏，他再搓搓手，掃興地嘆口氣。

不過無論如何他這次「擬丹農雪鳥」是成功了的。他在夕陽影中回到廟裏，必裏是愉快的，充滿着希望的。照理他接着就該回那麼一個全夜工。因為丹農雪鳥的「方法」確確實實是那樣的。但是他為的已經「把一顆信仰心獻了司各德，」而且四肢百體也好像要不依，所以他用過夜飯後只把筆墨稿紙香煙，還有黑咖啡，都安排得整整齊齊，就放心睡覺了。

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做了夢沒有，總而言之，他恍惚滑下了黃牛背似的渾身一跳，

喫驚地睜眼來的當兒，一條太陽光正在他額角上游戲。他趕快從枕頭底下摸出錶來一看，他媽的！又是七點鐘多點兒。

他這一氣非同小可。「咳咳，一盤新計劃，又被破壞了！」——他穿着襪子的時候這麼說。而且，可惡的，老和尚可惡！幹麼他也要存心破壞我的創作計劃呢！」——披上鞋子的時候又氣沖沖地說。

等不及洗臉，他趕到一方丈一裏大聲叫道：

「呸！昨天談判好了的，你一早叫醒我怎麼你偏偏不叫呢！」

篤篤篤地老和尚起勁敲着木魚正做早課，只把眼皮拾起來朝他看了一下，嘴裏依然喃喃地念經。

旁邊的小和尚却連木魚也忘記敲了，烏溜溜兩隻眼睛只朝他頭上看到腳底。

禿——老和尚的木魚鐺子忽然敲到小和尚頭上了。禿禿！又連了兩記。老和尚不念經了，側過臉去。小和尚却漲破了喉嚨，「南無佛，南無法」的亂嚷起來。老和尚賭氣似的再敲了小和尚頭一記就喝道：

「你食懶！你不曾去叫罷！」

「哼哼，這樣大事件你交給一個小和尚怎麼成呢！」

「我叫的，叫的；」小和尚明白過來似的急口說，「他不醒呀，我叫的！」

「胡說八道！我沒有不醒的！大事情在我身上呢！」他氣得蹶腳。

「我叫的！我在窗外叫了半天，你不醒！」小和尚差一些要哭了。

「出家人不打誑語。先生，實在是你睡性好了點兒。」

老和尚望望小和尚，又望望他，慢吞吞的說。他氣得想不出回答。忽然他伸手到左口袋右口袋乃至褲子袋裏亂摸了一通，他是想摸出他的錶來給老和尚看看這早晚已經是什麼時候，因而他的預定計劃是燬了，這責任是該當誰負；然而錶沒有，錶忘記帶在身邊了。這兒，老和尚却又慢吞吞說：

「先生，莫怪叫不醒你。我們頭鷄啼起來，你剛剛有頭聰裏。」

「頭鷄啼，頭鷄啼麼？頭鷄啼約莫是幾點鐘呢？」他搔着頭皮。

「不知道是幾點鐘」老和尚閉着眼睛搖了搖頭，「寒鷄半夜啼，這會兒是熱天，頭鷄啼總在五更不到，四更過點兒。」

他聽得呆了，他媽的，頭鷄啼原來有那麼早的！怪不得司各德早飯之前能夠寫那麼兩萬字，想來他也是頭鷄啼起身的。得了，就是頭鷄啼罷。

「老和尚，你不知道我身上有大事呢！明天千萬頭鷄啼就來叫，叫不醒，打門，打門再不醒——哦哦——」他搔了搔頭皮，「總之一定要叫我醒就是！千萬不要忘記！」

現他知道頭鷄啼離天亮遠得很呢，他不能不預先佈置。他自己買了一罐子煤油，省得跟老和尚要添，惹氣，他不「擬丹農雪鳥」了，却睡了個中覺出去吃夜飯的時間提前一小時，六點正想起蚊煙香不多了，便又帶回一盒。他格外又想到頭鷄啼起來烏黑黑地給美孚燈加煤油不方便的，而且他也不能讓加煤油什麼的瑣事擾亂了他的「平旦之氣」，於是他趁天還沒黑就把美孚燈要了來，一看固然只有半肚子油，他就把牠加得滿滿地。也沒敢多點，只對着牠抽了一枝香煙，就趕快吹熄，上床睡覺。

然而也許因爲白天睡過中覺，也許因爲躊躇滿志，他倒睡不着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想想還有什麼應該先佈置好的沒有。什麼都妥當周密之至。只有一件：說不定老和尚跟小和尚自家倒睡過了頭這可不是玩的，他連忙爬起來，就那麼黑地裏——幸而星光好得很，摸過了大殿，到和尚房門外篤篤地敲了兩句。咳，咳，咳。是老和尚的聲音。再篤篤篤。「誰呀？」仍是老和尚的聲音。

「是我！喂，老和尚，頭鷄啼——」

「還早呢！」聲音裏帶點驚異。

「啊啊，這個，我知道的。我是特來關照你，不要錯過了頭鷄啼。」

「不會的！咳咳，——嚇——」

他這才放了心，照舊摸回去，却在大殿上看見一輪明月正從一塊烏雲裏鑽出來，天空還幾有紫白雲，此外是一色碧青他也不敢多賞玩，趕快回到自己房裏鑽進了蚊帳，便閉了眼睛。明天的事情要緊

，他不能再不睡。

但是愈想睡，偏不能睡。不睡倒也罷了，忽然腦膜上飄飄忽忽地移過了一些影象。那不是他那「創作」的「靈感」還會是別的不成？「怎麼來得這般早呢！太早了！等到頭鷄啼行不行？」——他拍着床帶幾分不願意的神氣自己對自己說。可是那些影象却作怪地愈來愈多，斷斷續續地，這個隱去了，那個却又顯出來，好比天上的浮雲。他簡直害了。末後他決定起身先來寫這麼一點再說。然而他剛坐起身來，那些影象却又模糊了。他喃喃地說了一句「還是等到頭鷄啼再來罷，」便又躺了下去。於是過不了多久他也就朦朧入睡。

這回是皇天保佑，他沒有睡得像死人似的。小和尚在窗外喊了第一聲時，他就矍然驚醒；第二聲喊得響些，他已經跳起身來忙道了一句。

下床來第一件事是點燈。第二件是燉咖啡。他看見燈焰四周有很大的一團暈。這暈在抖，抖一下好像大一些，有些金色和銀色的星在盤圍裏飛。他揉揉眼睛，伸一個懶腰。便覺得自己的腦袋也有點不大對，——昏昏的，又頗脹悶。他舉起雙手，用力在臉上抹一把，走到房外在石階上站了一會兒，天空的星星好像減少了，遠處樹梢白茫茫地，像掛着一層霧氣。他惘然定睛看着，足有四五分鐘之久，然後猛地驚覺了似的，轉身回房，便坐在他的「崗位」裏。

燈焰已經沒有暈了。他的腦袋也回復了常態。他左手的中指和食指抵住了太陽穴，頭微偏着，便

提起筆來；筆尖像尋食的鷄喙，剛要落到紙上，便又縮回，最後第五次這才啄到了，是兩個大字：「陶醉。」他這篇大作雖然核桃大的字還不滿一千，可是「故事」已經到了緊張關頭，一對不知從那裏跳出來的青年男女由「一見日成」——這四個字他得來全不費力，他曾經歸功於他的黑咖啡，——的經過，此時正坐在大樹下談心。得了，談心！他嘴唇噴的響了一聲，便很快地寫下去：「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沉吟。筆尖兒又從紙面縮起。筆尖兒再邊巡落到紙面的時候，噙着的咖啡放出絲絲的細聲音，他朝咖啡看了一眼，便毅然決然圈掉了一個「的」字，却在「中」字下寫了三個字：「的他們。」咖啡的聲音越來越響了。他把全句念了一遍，終於再添上個「倆」字，便趕快放下筆，捧起了咖啡杯子。

一口一口嚼着那熱咖啡的時候，他眼睛望着剛寫成的一句。字眼兒美麗，音調也好，特別是不能再增減一字——這是他平日給學生改作文簿的時候屢次提出來諄諄誨戒的，這都應當歸功於「平且之氣。」

咖啡以後，他要放手寫了。於是——「神秘的甜蜜的詩意，閃爍在她那一雙黑鑽石一般的美目裏：」一句。他滿意地鬆一口氣，忽然左手在桌子邊上拍一下，趕快加添了「白如雲石」四個字，左手再支着腦袋，又添了兩字：「黑如。」側着頭再看一遍，終於再改，成爲「……那一雙白的地方像雲石，黑的地方像黑鑽石的美目裏。」他覺得無可再改了，微微一笑，接着便要寫那男的。

這樣一字一字「鬥爭」過去，不知不覺滿了一張稿紙。應該再喝一杯咖啡了，但是肚子裏咕咕叫

起來，似乎說：要一些填得飽的。不成！還沒達到司各德的十分之一呢！肚子應該等一等而且「靈感」正在「油然而作雲」呢！

他左手揉着肚子，右手捉住「靈感」，依然一字一字「鬥爭」下去。可是肚子是講不通的，咕咕地越叫越響，不管那可憐的「靈感」嚇得戰戰地抖。「靈感」的線愈抖愈細，終於，一下子斷了，再也接不起。那剛是第三張原稿紙寫滿了一半的時候。

「該死，該死！」他擱下了筆，咬緊了牙關說。兩手交叉在胸前，朝美孚燈發誓。窗外透着魚肚白了，大殿裏傳來勻整的木魚聲。

燈了：這一回又不順利。然而他想想也不能太怪怨肚子，肚子原是不大講理的，肚子得用點東西喂，正像他的腦筋得用咖啡喂，爲什麼他昨天竟沒想到這一點呢？那是不是腦筋的責任？不要多抱怨腦筋罷，牠要招呼的事原就太多！應該讓牠專管「創作」，司各德「創作」的時候難道也要自家留心燈油、蚊烟香，乃至點心？這些雜務，一定有他家裏人代他用腦筋！

「哎呀！沒有安定的生活呵！生活是虛殺創作的！」他賭氣站起來，就跑出了房門。

七

預定的六個星期過到一半時，黑咖啡早已用盡，而他的錢袋也已空空。他寫給夫人要錢的信一連有三封，但只得了要求數目的三分之一——十塊大洋。夫人信上說：這十塊錢還是奔走了三天的結果

他還清了小飯館和茶店裏的欠賬，剩下的錢只够坐四等車。

他終於回家去了，手提柳條箱裏有「未完成的傑作」，肚子裏有海樣深的對於「生活」的仇恨。不！對於一切的仇恨，絲絲娘，金鈴子，不知名的野狗，老和尚小和尚的木魚聲——牠們都曾聯合起來打擾他，阻撓他「天才」的「自由發展」，當他依照「司各德方法」的時候。

而還有老鼠，也幾次破壞他的工作。他爲了「司各德方法」不得不備些點心，然而那可惡的老鼠竟有好幾次偷吃了一半多！他能發誓，司各德家裏有一定沒有那樣該死的老鼠！

然而他並不灰心。一來他「發見」了「司各德方法」頗合實用，二來他到底「創作」了四十多張原稿紙了，雖然是核桃大的字，雖然算字數也許五千還差點兒。要不是生活壓迫，他這次準定會完成他的「傑作」，——這個，他有確信。

「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

他和夫人見面的時候劈頭就這麼說了。看着他夫人似乎一時還不能領悟，他嘆了口氣解釋道，「一定要有司各德的生活，——有司法部的乾薪好掣，有舒服的住宅，不用自己加燈油，不用怕蚊子咬，也不用自己記住備點心，而點心也沒有老鼠來偷，——要這樣，才能够談到創作！」

「那麼，依我說，不創作也就罷了。」夫人寬慰他。

「噢噢！你——你——」他跳了起來大叫，「哎，你爲什麼總是那樣不堅決呀！喂，得堅決一些

，不行麼？還有明年呢？我不灰心呵！不過，先要把我的生活佈置好。能有司各德的那樣一半，哦，就是一半的一半罷，也就够了，我有把握！」

「於是他昂起頭想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微喟着說：

「難道社會就這樣不寶重一個意志堅決的天才麼？」

（選自泡沫）

穆 時 英

略傳……………八六

黑牡丹……………八七

夜……………九九

穆時英略傳

江蘇省江陰縣人。爲現代中國有希望的作家，他的南北極發表後。即爲文壇所注目，他的作風用語。都別有一格。因與友邦協力建設東亞新秩序，故就任上海國民新報社社長。於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被刺。卒年僅三十八歲，惜哉！中國文壇之大損失！著作有南北極。公墓等。

黑 牡 丹

「我愛那個穿黑的，細腰較高個兒的，」話從我的嘴裏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從髮根裏流到我嘴裏來，可是我的眼光卻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個舞娘了。

她鬢腳上有一朵白的康納馨，回過腦袋來時，我看見一張高鼻子的長臉，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聳在康納馨底下，長睫毛，嘴唇軟得發膩，耳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耳墜子，直垂到肩上一——西班牙風呢！可是我並不是愛那些東西，我是愛她坐在那兒時，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態，和鬢腳那兒的那朵憔悴的花，因為自個兒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

音樂一起來，舞場的每一個角上，都有人搶着向她走來，忽然從我後邊兒鑽出了一個穿晚禮服的男子，把她拉着舞到大夥兒裏邊去了。她舞着，從我前面過去，一次，兩次……在繫褶的襯衫上貼着她的臉，俯着腦袋，疲倦地，從康納馨旁邊看着人。在藍的燈下，那雙纖細的黑緞高跟兒鞋，跟着音符飄動着，那麼夢幻地，像是天邊的一道彩虹下邊飛着的烏鴉似地。第五次從我前面舞着過去的時候，『尼亞波立登之夜』在白光裏消逝了。我一支眼珠子看見她坐下來，微微地喘着氣，一支眼珠子看見那『晚禮服』在我身旁走過，生硬的漿褶襯衫上有了一點胭脂，在他的胸脯上紅得——紅得像什麼呢？祇有在吃着的時候，會有那種味覺的。

我高興了起來，像說夢話似地：『我愛這穿黑的，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動物和靜物的混血兒！』

她是那麼地疲倦，每一次舞罷回來，便托着腮靠在几上。

嘴裏的麥桿在酒裏浸鬆了，釣魚桿上的線似地浮到酒面來的時候，我搶到了她：她的腦袋在我的腦前俯着，她的臉貼着我的襯衫。她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很疲倦的樣子，』我俯下腦袋去，在寶塔形耳墜子上吹噓着。

耳墜子盪着……風吹着寶塔上風鈴的聲音。在我的臉下，她擦起她的臉來，瞧着我。那麼妖氣的，疲倦的眼光！S·O·S……S·O·S……！再過十秒鐘，我要愛上了那疲倦的眼光了。

『爲什麼不說話呢？』

『很疲倦的樣子。』

『坐到我車上來吧。』

跳完了那支曲子，她便拿了手提袋坐到我的車上。

『那麼疲倦的樣子！』

『還有點兒感冒呢。』

「爲什麼不在家裏休息一天呢？」

「捲在生活的激流裏，你知道的，喘過口氣來的時候，已經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來了。」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裏生活着的，脫離了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那麼深深地浸在奢侈裏，抓緊着生活，就在這奢侈裏，在
生活裏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機械地，用全速度向前衝刺着，我們究竟是有機體啊！……」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你也是很疲倦了的人啊！」

「從那兒看出來的？」

「從你笑的样子。」

「我們都該找一個好的驛站休息一下咧。」

「可不是嗎？」

她太息了一下。

我也抽着煙。

她也抽著煙，

她手托着下巴。

我脊梁靠著椅背。

我們就那麼地坐到了半夜；舞場散了的時候，和那些快樂的人們一同走到吹着暮春的晨風的街上，她沒問我的姓名，我也沒問她的。可是我卻覺得，壓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減了許多，因為我發覺了一個和我同樣地叫生活給壓扁了的人。

一個月以後，是一個禮拜六的上午，從紅藍鉛筆，打字機，通知書，速記裏鑽了出來，熱得一身汗，坐在公共汽車裏，身子給汽車顛着，看着街頭的風景線，一面：『今天下午應該怎麼地把自己個兒培養一下呢？』——那麼地想着，打算回去洗個澡，睡到五點鐘，上飯店去吃一頓豐盛的晚宴，上舞場裏去瞧一瞧那位和我一樣地被生活壓扁了的黑牡丹吧。

到了公寓門口，小鉛兵似的管門孩子把門拉開來：

『顧先生，下午休息了。』

『休息了。』

走到電梯裏，開電梯的：

「顧先生，下午預備怎麼玩一下吧。」

「預備玩一下。」

出了電梯，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對面的，在舞場裏做音樂師的菲律濱人。他搔了搔帽子：

「禮拜六啦！」

「禮拜六喇！」

可是禮拜六又怎麼呢？我沒地方去。對於給生活壓扁了的人，宇宙並不洪荒啊。

侍者給我開了門，遞給我一封信。我拆開看來：

「奇蹟呢！在我的小花圃裏的那朵黑牡丹忽然在昨天晚上又把憔悴了的花瓣豎起來了，那麼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明天是星期^尼，到我這兒來玩兩天吧。我們晚上可以露宿在草地上——你不知道，露宿是頂刺激的 Sport 呢。快來吧：——」

『聖五星五晨』

也不想睡了。洗了個澡，穿了條白色的高爾夫褲，戴了頂帽盔，也不外穿褂，便坐了街車往郊外聖五的別墅那兒駛去。閉上了眼珠子，我抽一支淡味的煙，想着他的白石的小築，他的一畦花園，露臺前的珠串似的紫羅蘭，葡萄架那兒的菓園香。……

聖五是一個帶些隱士風的人，從二十五歲在大學裏畢了業的那年，便和他的一份不算小的遺產一

同地在這兒住下來。每天喝一杯咖啡，抽兩支煙，坐在露臺上，優暇地讀些小說，花譜之類的書，黃昏時，獨自個兒聽着無線電播音，忘了世間，也被世間忘了一個羊皮書那麼雅致的紳士。很羨慕他的。每次在他的別墅裏消費了一個星期，就覺得在速度的生活裏奔跑着的人真是不幸啊。可是一到星期五，那白色的小屋子又向我微笑着招手了。

睜開眼來時，我已經到了郊外瀝青大道上。心境也輕鬆的夏裝似地爽朗起來。田原裏充滿着爛熟的菓子香，麥的焦香，帶着阿摩尼亞的輕風把我脊梁上壓着的生活的憂慮趕跑了。在那邊墳山旁的大樹底下，樹蔭裏騎着個在抽紙煙的農人。樹裏的蟬聲和太陽光一同地佔領了郊外的空間，是在米勒的田舍裏呢！

車在一條沙鋪的小徑前停下來。我從小徑裏走去，在那顆大柏樹下拐個灣，便看見了那一溜矮木棚，生滿着鬱金香的草地，在露臺上的聖五一聽見那隻蘇格蘭種的狼狗爬到木棚上叫便跳了下來，跑過來啦。

他緊緊地拉着我的手：「老顧，你好嗎？」

『你請我來聽你的黑牡丹嗎？』

忽然他眼珠子亮了起來：『黑牡丹。黑牡丹成了精呀！』

『瞎說。別是你看聊齋看出來的白日夢吧！』

「真的，回頭我仔仔細細的告訴你，真像聊齋裏的故事呢。從大前天起的，我推翻了科學的全部證據。」

我們走進了矮木柵，那座白色的小屋子向我說道：「老顧，你又來了嗎？」屋子的嘴張開了，一個穿黑旗袍的女子從裏邊走了出來。拎着隻噴水壺。那張臉怪熟的，像在那兒見過的似的。

「你瞧，這就是黑牡丹；我是叫你來瞧牡丹妖；不是瞧牡丹花的。」一面嚷着：「肖珠：顧先生來了！」拖着我跑到那女子前面，

西班牙風的長臉，鬢腳上有一朵白的康納馨，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納馨底下，「睫毛」一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墜子，直垂到肩上，嘴唇纒得發膩……（嘴唇上的胭脂透過禮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噯——」記起了一個月前那疲倦的舞娘。

她把手指在嘴上按了一按。

我明白；我微微的點了點頭。

「顧先生，請裏邊坐。我去灑了花就來。」

走到裏邊，坐在湘簾的陰影底下，喝着噴溢着泡沫的啤酒：

「聖五，你怎麼想起結婚的。」

「什麼想起結婚？異遇呢！」

「別說笑話了——」

「怎麼說笑話？真的是牡丹花妖呢？可是我現在不能說給你聽，她回頭就要進來的。她剛才不是把手指按着嘴嗎？她不許我告訴第三個人的。我今天晚上告訴你。」

吃也吃飽，談笑也談笑飽了的那天晚上，在星空底下，我們架起了珠羅紗的帳子，在帆布牀上躺下了，我便問他：

「究竟是怎麼樣回事呢？」

「我正想對你說。是人前天晚上，我也露宿在這兒。那晚上一絲風也沒有，祇有蚊子的叫聲風似地在帳子四面吹着。躺在牀上光流汗，腦袋上面，是那麼大的，靜悄的星空。躺了一會，心倒靜了下來，便默默地背着仲夏夜之夢，那活潑的合唱，一面幻想着那些鬱金香圍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紀的舞。忽然我聽見一個腳音悉悉地從沙鋪的小徑上走來，那麼輕輕地，踏在我的夢上面似地。我豎起身子來，那聲音便沒了。我疑心是在做夢。可是，下着細雨似地，悉！悉！一回兒那腳聲又來了！這回我聽出是一個女子的高跟兒鞋聲音。鬼！便睜着眼睛瞧，祇見木柵門那兒站着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兒裏邊。真的有鬼嗎？我剛伸手去拿電筒，便聽見呼的一聲，幽幽的，我的那隻獵狗，躍了過去，直跳出柵門外面。接着便是一聲嚇極了的叫聲，空氣裏直透過來，是一個女子的尖嗓子。那穿黑衣服的

人回過身去就跑，鮑勃直趕上去。我拿了電筒跳起來趕出去，鮑勃已經撲了上去，把那人撲倒在地上啦，一點聲音也沒的。那當兒我真的給嚇了一跳——別給撲死了，不是玩的！急著趕出去，吆喝着鮑勃，走到前面，拿電筒一照——真給整個兒的怔住了。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誰呢！一個衣服給撕破了幾塊的女子，在黑暗裏，大理石像似地，閉着眼珠子，長睫毛的影子遮著下眼皮，頭髮委在地上，鬢脚那兒還有朵白色的康納馨，臉上，身上，在那白肌肉上淌着紅的血，一支手按着胸脯兒，血從手下滴出來——很可愛的一個姑娘呢！鮑勃還按着她，在嗓子裏嗚嗚着，衝着我搖尾巴。我趕走了鮑勃，把她抱起來時，她忽然睜開眼來，微地喘着氣道：「快把我抱進去吧！」那麼哀求着的樣子……」

「她究竟是誰呢。」

「你別急，聽我講下去。到了裏邊，我讓她喝了點水，便問她：『你是誰？怎麼會鬧得這個模樣兒的？』她不回，就問我浴室在那兒。我告訴她在樓上，她便上去了。等了一個多鐘頭她下來了，嘴裏啣着一支煙，穿了我的睡衣。洗去了血跡，蓬鬆着的鬢脚上插着朵康納馨，在嘴角笑了一笑的那姑娘簡直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她走到我前面，噴了口煙。道：

「爲什麼養了那麼凶的一隻狼狗呢？」

「你究竟是誰呢？不說明白，我是不能留你住在這兒的。」

「你再不趕出來，我真要疑心自個兒是在非洲森林裏要叫狼給吃了——」那麼地在我的問題圍四面

劃着平行線。

「你究竟是誰呢？」逼着她劃一條切線。

「你瞧，這兒也給牠抓破了！」忽然撒開睡衣來，把一個抓破了胸兜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條傷痕放在我前面。窗外的星星一秒鐘裏邊就全數崩潰了下來，在我眼前放射着彗星的尾巴。我覺得自個兒是站在赤道線上。「給我塊綉紗吧！」

我便把自個兒的嘴當了綉紗。以後她就做了我的妻子。

『那麼你怎麼知道她是牡丹妖呢？』

『第二天她跟我說的。每天早上一起來，她就去給那株黑牡丹灑水的……』

我差一點笑了出來，可是猛的想起了下午按在嘴唇上的她的手指，我便忍住了笑。

早上醒來時，在我旁邊的是一隻空了的帆布牀，葡萄葉裏透下來的太陽光照得我一身的汗。擡起腦袋來。卻見黑牡丹坐在露臺上靜靜地抽着煙，臉上已經沒有了疲倦的樣子，給生活壓扁了的樣子。在早晨的太陽光裏正像聖五信裏說的，『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她的臉，在優逸的生活裏比一個月前豐腴多了。

那麼地想着，一翻身，忽然從牀上跌了下去。我爬起來時，她已經站在我旁邊：

『昨晚睡得好嗎？』

『昨天晚上聽聖五講牡丹妖的故事。』

『真的嗎？』她笑着，拉着我的胳膊走到裏邊兒去。『做牡丹妖，比做人舒服多着咧。』

『聖五呢？』

『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我們先吃早飯吧，不用等他。』

我到樓上洗了個澡，換了襯衣下時，露臺上已經擺了張小方几，上面擱了兩枚煎蛋，三片土司，一壺咖啡，在對面坐下了一朶黑牡丹。隔着那隻咖啡壺，她那張饒得發膩的嘴唇裏吃着焦黃色的土司吐着青色的，愉快的話：

『那天晚上是一個舞客強拉我上麗娃栗姐村去玩，他拚命地請我喝混合酒，他唱着那些流行曲，挑着我喜歡的曲子叫音樂師吹，可是他是那麼個討厭的中年人，他是把我當洋娃娃的……等他送我回去，故意把車繞着中山路走，在哥倫比亞路忽然停了下來的時候，看了他眼珠子裏的火光，我便明白了。我開了車門就逃下來；他拉住我的衣襟，一下子就撕破了。我跑着，穿着田野，從草叢中跳過去，從灌木叢裏鑽過去，衣服全撕破了，皮肉也擦破了，我不敢喊，怕他追了來。把氣力跑完了的時候，便跑到了這兒，在那沙鋪的小路上——』

『以後就碰到了聖五。』

『可是怎麼會變了牡丹妖的。』

『我愛上了這屋子，這地方，這靜，聖五又是個隱士風的紳士；我又是那麼疲倦，聖五硬要問我是誰，我便說是黑牡丹妖，他就信了。如果說是舞娘。他不肯信我的，也會把我當洋娃娃的。我什麼都不問，祇要能休息一下，我是這兒休息來的。這三天，我已經加了半磅咧。』便明朗地笑起來。

猛的生了急性消化不良症，吃下去的土司和煎蛋全沈澱在胃囊裏了。我覺得壓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面來啦，世界上少了一個被生活壓扁了的人咧。

下午，我走的時候，她跟我說：

『每個星期尾全消磨到這兒來吧。我永遠替你在這兒預備了一個舒適的牀鋪，豐盛的早飯，載滿了談笑的一隻露臺，和一顆歡迎的心呀。』

（嘴唇上的胭脂直透過腮印到我皮膚裏面——我的心臟也該染紅了。）

幸福的人啊！

生活瑣碎到像螞蟻。

又往生活裏走去，把那白石的小屋子，花園，露臺前的珠串似的紫羅蘭，葡萄架那兒的菓園香：

：扔在後邊兒。

可是真有一天會在半路上倒下來的啊！

夜

哀愁也沒有，歡喜也沒有——情緒的真空。

可是，那兒去哪？

江水嘩啦啦地往岸上撞，撞得一嘴白沫子的回去了。夜空是暗藍的，月亮是大的，江心裏的黃月亮是彎曲的，多角形的。從浦東到浦西，在江面上，月光直照幾里遠，把大月亮拖在船尾上，一隻小舢板在月光上駛過來了，搖船的生着銀髮。

江面上飄起了一聲海關鐘。

風吹着，吹起了水手服的領子，把烟蒂兒一彈彈到水裏

五月的夜呵，溫柔的溫柔的……

老是這麼的從這口岸到那口岸，歪戴着白水手帽，讓風吹着領子，擺着大褲管，夜遊神似地，獨自個兒在夜的都市裏踱着。古巴的椰子林裏聽過少女們叫賣椰子的歌聲，在馬德里的狹街上瞧披繡巾的卡門黑鬚上的紅花，在神戶的矮屋子裏喝着菊子夫人手裏的茶，可是他是孤獨的。

一個水手，家在那兒哪？家呵！

去吧？便走了，懶懶地。行人道上一對對的男女走着，街車裏一個小個子的姑娘坐在水手的中

間，拉車的堆着笑臉問他要不要玩姑娘，他可以拉他去……

哀愁也沒有，歡喜也沒有——情緒的真空。

真的是真空嗎？

喝點兒酒吧；喝醉了的人是快樂的——上海不是快樂的王國嗎？

一拐彎走進了一家舞場。

酒精的刺激味，側着肩膀頓着脚的水手的舞步，大鼓砰砰的敲着炎熱南方的情調，翻在地上的酒杯和酒瓶，黃澄澄的酒，濃冽的色情，——這些熟悉的，親切的老朋友們呵。可是那粗野的醉漢的笑聲是太響着點兒了！

在桌上坐下了，喝着酒。酒味他是知道的，像五月的夜那麼地醉人。大喇叭反覆地吹着：

我知道有這麼一天，

我會找到她，找到她，

我流浪夢裏的戀人。

舞着的人像沒了靈魂似地在音樂裏溶化了。他也想溶化在那裏邊兒，可是光覺得自家兒流不到那裏邊兒去，只是塑在那兒，因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緒的真空。

有幾個姑娘我早就忘了，

忘了她像黃昏時的一朵霞；

有幾個還留在我記憶裏，——

在水面，在烟裏，在花上，

她老對我說：

「瞧見沒？我在這裏。」

因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緒的真空，因為他是獨自個兒喝着酒是乏味的，因為沒一個姑娘伴着他……

右手那邊兒桌上有個姑娘坐在那兒，和半杯咖啡一同地。穿着黑褂子，束了條闊腰帶，從旁邊看過去，她有個高的鼻子，精緻的嘴角，長的眉梢和沒有擦粉的臉，手托着下巴兒，憔悴地。她的頭髮和鞋跟是寂寞的。

狠狠的抽了口烟，把漫手的烟蒂兒彈到她前面，等她回過腦袋來便像一個老練家似地，大手指一抹鼻翅兒，跟她點了點腦袋：就站起來走過去，她只冷冷地瞧着他，一張沒有表情的臉，眼珠子是節滿了風塵的，嘴唇抽多了烟，歪着點兒。

「獨自個兒嗎？」

不作聲，拿起咖啡來喝了點兒，從喝咖啡的模樣兒看來她是對於生，沒有眷戀，也沒有厭棄的人

可是她的視線是疲倦的。

「在等誰呢？」

一邊掏出烟來，遞給她一枝。她接了烟，先不說話，點上了烟，抽了一口，把烟噴出來，噴成了火柴，一邊折着火柴梗，一邊望着手裏的烟捲兒，慢慢兒的：

「等你那麼的一個男子哪。」

「你瞧着很寂寞的似的。」

「可不是嗎？我老是瞧着很寂寞的。」淡淡的笑了一笑，一下子那笑勁兒便沒了。

「爲什麼呢？這裏不是有響的笑聲和太濃的酒嗎？」

她只從烟裏邊望着他。

「還有太瘋狂的音樂呢！可是你爲什麼瞧着也很寂寞的！」

他只站了起來拉了她，向着那隻大喇叭，舞着。

舞着：這兒有那麼多的人：那麼熾亮的衣服，那麼香的威士忌，那麼可愛的娘兒們，那麼溫柔的旋律，誰的臉上都帶着笑勁兒，可是那笑勁兒像是硬堆上去的。

一個醉鬼猛的滑了一交，大夥兒鬨的一聲大笑，又是一交摔在地上，碰了旁人的腿，擡起腦袋來問：

「我的鼻子在那兒？」

他的夥伴把他拉了起來，他還一個勁兒嚷鼻子。

他聽見她在懷裏笑。

「想不到今兒會碰到你的，找你那麼姑娘找了好久了。」

「爲什麼找我那麼的姑娘呢？」

「我愛憔悴的臉色，給許多人吻過的嘴唇，黑色的眼珠子，疲倦的神情……」

「你到過很多的地方嗎？」

「有水的地方我全到過，那兒都有家。」

「也愛過許多女子了吧？」

「可是我在找著你那麼的一個姑娘哪。」

「所以你瞞著很寂寞的。」

「所以你也瞞著很寂寞的。」

他抱緊了點兒，她貼到他身上，便擡起腦袋來靜靜的瞞着他。他不懂她的眼光。那透明的眼光後邊兒藏著大海祕密，二十年的流浪。可是他愛那種眼光，他愛他自家兒明白不了的東西，

回到桌子上，便隔著酒杯儘瞧着她。

「你住那兒？」

「你問他幹嗎！」

「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問他幹嗎！我的名字太多了。」

「爲什麼全不肯告訴我？」

「過了今晚上我們還有會面的日子嗎？知道有我這麼個人就得啦，何必一定要知道我是誰呢。」

我知道有這麼一天，

我會找到她，找到她；

我流浪夢裏的戀人。

他一仰脖子乾了一杯，心境也爽朗起來啦。真是可愛的姑娘呵，猛的有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夥計，瞧見我的鼻子沒有？」原來是那醉鬼。

「你的鼻子留在家裏了，沒帶出來。」酒還在脖子那兒，給他一下子拍得咳嗽起來了。

「家？家嗎？」猛的笑了起來，瞧着那姑娘，一伸手，把她的下巴珂兒一擡：「你猜我的家在那

兒？」

她懶懶的把他的手拉開了。

「告訴你，我的家在我的鼻子裏邊，今兒我把鼻子留在家裏，忘了帶出來了。」

他的夥伴剛跑過來想拉他回去，聽他這麼一說就笑開啦。左手那邊兒桌上一個姑娘叫他逗得把一口酒全噴了。她卻擰起腦袋來望着他，憐憫地，像望着一個沒娘的孩子似的。他腿一拐，差點兒倒了下去，給他的夥伴扶住了。

「咱們回去吧。」

「行。」再會！手擺了一下，便——「我要回去了回家去了，回家去呵，」那麼地唱着，拐着腿跑到舞着的人們裏邊去啦，老撞在人家身上，撞着了就自家兒吆喝着口令，立正，敬禮。一回兒便混到那邊兒不見啦，可是他的嗓子還儘冒着，壓低了大喇叭壓低了笑聲。

「我要回去了，回家去了，回家去呵，」單調的，粗魯的，像壞了的留聲機似地響着。

她輕輕地太息了一下。

「都是沒有家的人呵！」

家在那兒哪？家呵！

喇叭也沒有，笛子也沒有，銅鈸也沒有，大鼓也沒有，一隻小提琴獨自個兒的低低地奏着憂鬱的調子。便想起了那天黃昏，在夏威夷靠着椰子樹，拉着手風琴看蒼茫的海和模糊的太陽。

又是一聲輕輕的太息，她不知怎麼的會顯着一種神經衰弱症患者的，頹喪的可是快慰的眼光。可

是一回兒便又是一張冷冷的他明白不了的臉啦。

「好像在那兒見過你的。」

「我也好像在那兒見過你似的，可是想不起來了。」

便默着喝酒。一杯，兩杯，三杯……酒精解不了愁的日子是有的。他的臉紅了起來，可是他的心卻沉重起來了。

「可以快樂的時候，就樂一會兒吧。」

她猛的站了起來，一隻手往他肩上一攔，便活潑地退到中間那片地板上，走了幾步，一回身，胳膊往腰裏一插，異樣地向他一笑，扮了個鬼臉，跳起探戈來啦。悉悉地接着轉了幾個身，又回到他懷裏，往後一彎腰，再往外轉過身子去，平躺在他胳膊上，左手攀着他的胸子。

緩慢的大鼓咚咚地。

她猛的腿一頓，腦袋靠到他胸部，笑着。

「我醉了。」

「找個地方兒睡去吧。」

她已經全身靠在他身上了，越來越沉重咧。走到門外，她的眼皮兒就闔上了，嘴上還掛着笑勁兒。在五月的夜風裏，她的衣服是單薄的。可是五月的夜呵，溫柔的，……溫柔的。

街上沒有一個人，默默地走着，走着。

到一家旅館裏，把她放到牀上，滅了燈，在黑暗裏邊站到窗前抽着煙，月光從窗口流進來，在地上，像一方塊的水。蔚藍的烟一圈圈的飛到窗外，慢慢兒的在夜色裏淡了，沒了。

「給我枝烟吧，」

拿了枝烟給她，她點上了也噴起烟來啦。烟蒂兒上紅的火閃耀着。平躺在牀上，把胳膊墊在腦袋下面，臉蒼白着。

他走到牀前，一支腳踏在牀上儘瞧着她，她只望着天花板。他把在嘴裏吸着的烟蒂兒吐在地上把她抱起來地湊到她嘴上吻着。他在自家兒的臉下瞧見了一雙滿不在乎的眼珠子，冷冷的。他把他的臉推開了，抽了口煙，猛的笑了起來，拿了煙蒂兒，拖着他的耳朵把一口煙全噴在他嘴裏了。拍一下他的臉。他抱着她走到鏡子前面，在鏡上呵了口氣，就在那霧氣上面用手指劃了顆心。她也呵了口氣，也劃顆心，再劃支箭把那顆心中在一塊兒，再掏出擦臉的粉來給添在上面，一順手就抹了他一臉。

說着笑，抱住了他的脖子，把臉貼着他的，兩條腿在他胳膊上亂顛。猛的他覺得自家兒的臉上溼了起來。瞧她時，卻見眼珠子給淚蒙住了。

「怎麼啦？」

「你明兒上那去？」

「我自家兒也不知道。得隨船走。」

「可是講他幹嗎？明天是明天！」

淚珠後邊兒透着笑勁兒，吻着他，熱情地。

※ ※ ※

他醒了回來，豎起了身子，瞧見睡在旁邊兒的那姑娘，想起昨晚上的事了。兩支高跟兒鞋跌在牀前。照手錶，錶沒卸下來，弄停啦。

他輕輕的爬下牀來，抽着烟穿衣服。把口袋裏錢拿出來，放一半在她枕頭邊，又放了幾枝烟一回頭瞧見了那鏡子，那鏡子上的兩顆心和一枝箭，便把還有一半錢也放下了，她卻睜開了眼來。

「走了嗎？」

他點了點頭。

她望着他，還是那副憔悴的，冷冷的神情。

「你怎麼呢？」

「我不知道。」

「你以後怎麼着呢？」

「我不知道。」

「以後還有機會再見嗎？」

「我不知道。」

便點上了煙抽着。

「再會吧。」

她太息了一下，說道：「記着我的名字吧，我叫茵蒂。」

他便走了，哼着：

「我知道有這樣一天。

我會找到你，找到你，

我流浪夢裏的姑娘！」

沈從文

略傳	一 一一 一一
十四夜間	一 一一 一一
夫婦	一 一一 一一
八駿圖	一 一一 一一
如霧	一 一一 一一

沈從文略傳

湖南人，曾過軍隊生活。爲中國多產作家，著作極多。描寫注重寫實，多爲自己的經歷，作風清幽而和諧。長篇小說有阿黑小史，一個女劇員生活。短篇沈從文子集，丑集，老實人，入伍後，八駿圖，月下小景，山鬼，長夏，青龍等。

十四夜間

十四有月亮，謝他天。沒有月，省得人閒許多事。沒有月，至少子高也沒有勇氣做這在人以為平常在他却算非凡的事情。

子高住在銅錢巷，出巷就是北河沿，吃了晚飯就去河沿走慢步，是近日的事，天氣熱，河溝裏的水已乾，一些風，吹來微臭的空氣。子高在河沿，一旁嗅着臭氣一旁低頭走，隨意看着坐車過路的車上人，頭上是白白的月。淡淡的悲哀，在肚中消化食的當兒，讓其在心上滋長，他不去制止。向南走到騎河樓，就回頭，一會兒，又到漢花園的橋上了。

一對從身邊擦過去的白衣裙女人，人是過去了，路上就只留下一些香。這些香，又像竟爲子高留下的一樣，因爲路上此時是無別個人。

子高就回頭。回頭時，一對白的影子走進銅錢巷去了。

「是個娼婦吧？」他心想。

其實，是個娼婦，或者不，在子高，沒有什麼法子來分別這兩種人的人格呢？在子高心中，總而言之是女人：女人就是掣來陪到男人睡，或者玩，說好一點便是愛。一種要錢的，便算娼；另一種，錢是要，但不一定直接掣，便算是比娼不同一類的人。前者有毛病，使人笑話的地方，也只不過爲了

她甘脆而已。或者，爲了她把關係全部維繫在金錢與性慾上面而已。不願意，但要錢來生活，不得不運用着某一類女人天賦的長處，去賣與人作樂，這是娼所造的罪。便是比娼高一等的時髦小婦人，就不會爲了虛榮或別的誘引獻身於男子的麼？一個男子他能想想他將一個女子的愛取得時所採的手段，他會承認女人無須去分出等項，只是一類的東西；她們是要活，是要精緻的享用，又無力去平空掙得錢，就把性慾裝飾到愛情上來換取，娼妓是如此，一般婦人也全是如此，過去既這樣，此時自己也就會覺到這是不正常的活法了。娼的意義，若是單在性慾近乎太顯然直接貿易所生的罪惡上，成立一般人對之卑視的觀念，這觀念在另一時期，會無形失去，可能的。目下的一般婦女，所謂時髦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在經濟方面，雖類於男子身上，十人之中可以找出有九個，另一個，則是可以得母家遺產。這類女子可恥的地方，實在比娼妓要更多，要女子想起這事羞恥幾乎是決不可能的事，也許以後永久也就沒有一個女人會將這種羞恥觀念提起吧。

娼是可恥的營生但一個平常女人其可恥的事情并不比娼婦爲少還是子高常想及的事。但是，此時子高却以爲自己也是可恥的。女人在天賦上就有許多美德儘男人受用，天下女人又是那麼多，自己不能去愛人，就是用少許的錢做一兩件關於人的買賣也是辦不到。懦弱到這樣就只單在一些永不會見到夢寐以意爲溫柔，不是可恥嗎？

「就讓一個流氓跟着這對女人走走吧，是娼婦則跟到她到家，做一個傻事，難道這就不算愛情嗎？」

然而女人已經去遠了，待到了高追進銅錢巷時已不能知女人去處了。依稀若有些餘香，在巷口徘徊，子高又回頭向騎河樓走去。

月亮更白了，還有好幾粒星子。風是有的，不大也不冷。

這樣的天氣，不知公園僻靜處，就有多少對情人在那兒假着臉龐說那心跳的話啊！

「初夏，盛夏，秋，秋天過去，河沿樹木不拘是槐是柳葉子就全得落去，冬天於是便到了。冬天一到，於是這年便算完事了……」

如今是初夏，這年已經就去了一半，且是一半好天氣，子高是在全無作爲的空想中度過了。

「來了麼？」子高見到夥計探頭望，就笑笑的望。

夥計今天樣子也忽神祕許多了，反微笑，微笑這東西，有時是當得說十句以上的話的。

「來了麼？」

仍然是微笑。

他忽然覺得對夥計不大好意思起來了。害羞的是今天自己的行爲，只好仍然低頭看石灣的盪。

「吳先生，要開水吧？」

「好吧，你就換一壺。」

誰知夥計原則還是帶來一把壺！夥計就走進來換了一壺水。水換了，要說什麼似的，不即走。夥計望各處，眼睛人大方四處溜。夥計望到子高的鐵床，枕頭套子才換過。牀上一些書，平時凌亂到不成樣子，此時也全不見了。若果夥計自信鼻子不算有毛病，今天房中就比平時香了點，回頭看書架，書架也像才整理一道。報紙全都摺成方形放在一塊兒。桌子上，那個煨牛奶的酒精爐子同小鉛鍋已經躲藏不見了。

「吳先生，今是特別收拾了一下，待客呀！」夥計想到這樣話，可不說。

子高見到夥計鬼靈精樣子，眼睛各處溜，心裏不受用。他也想到一句話，他就想到催夥計一句；再說一句第一遍的話。

夥計又望到子高微笑着，意思是要走。一隻脚剛踹到門外，第二隻脚就爲了高的話停住在房中了。「那人還不來麼？」這里添了那人兩個字，夥計覺悟了。

「快來了，別急，這是張姓夥計去叫的。吳先生，你也——」

話不必說完，用意全知道。夥計對於子高的行爲，有覺好笑的理由。夥計代寓中先生，叫女人來陪到睡，夜間來，到天亮又送回去，這是平常事。但是爲子高當差事，就忍不了要笑了。子高這樣子，那里像個叫私貨來陪睡覺的人？陪到女人睡，或是女人陪到睡，一個男子對於女人應當做些甚麼事，夥計就總疑心子高至多只聽人說過。夥計對子高，真不大放心。子高是不是也會像別一個先生

們，對於來此的女人，照例要做一些兒女事？這成爲問題！

子高心想這是自己太像孩子了，夥計對此就會有點嘲笑罷。自己最好的舉動，便是此時實應學一個人人，於此事，尤其應得裝得老成點，內行點，把一個幹練模樣做給夥計看，以後他才好做二次生意不爲人笑話。但是平素行爲已經給了夥計輕而易與的經驗，這時就再儼乎其然正經老成也不成。

這夥計，真是一個鬼，終於不怕唐突問了子高一句話：

「吳先生接過親了罷？」

哈，這是一個好機會！這是一個足以把自己尿脬身分吹得脹一點的機會，子高就學到壞說句識，說：「早已接過兩年了。」其實是鬼話，但夥計給這麼一下可把先時在心成爲問題的事情全給推翻了。夥計去了後，子高想着剛才的話獨是笑。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不期今夜來做這種事，自覺可憐的笑了。

歇一會，人還是不來！

子高出院中去。院子比房涼快點，有小小的風。「月圓人亦圓，」子高想起這麼一句詩，找不到出處，又像這是自己觸景得這五個字，前人并無說過的，但這五字不論是陶潛，是李白，是打油詩的單句，可極恰今夜。

月是在天的中央，時間是還不到十點，已略偏到西邊了。十四的月算不全圓，人可先圓了。

「如此的圓也不得算圓，同十四的月亮一樣吧。」

聽到河沿一個小小噴哪的嗚嗚喇喇聲，又是一面鼓，助着拍樣的敲打，子高知道這是幾個瞎子唱的。聽噴哪像是停在河沿一個地方吹了一陣後，鼓聲敲着稀疏的拍子又漸漸遠去了，子高仰頭望，初初只能看見一顆星。明河還不明，院中瓜架下垂的鬚葉，同在一種稀微涼風中打鞦韆，影子映到地上也不定。這算風清月白之夜吧。

「若來，」子高想，「就一同坐個這小小院子中，在月下，隨便談着話，從這中難道就找不出情人的趣味麼？」

只一個生生的女人坐一塊兒談着話，從這談話中，可以得到一種類乎情人相晤的味道。子高相信只是女人莫太俗。原是可以的。其實縱俗又何妨。在月下，就做點俗事，不是同樣有着可以咀嚼的回味麼？

不過，若來，第一句說什麼話，這倒有點爲難了。總不能都不說話。問貴姓是不大好吧。頂只是不必知道彼此的姓名；不問她，自己也莫讓這小婊子知道，這又不是要留姓名的故事，無端的來去，無端的聚成一起又分開，在生活中各人留下一點影子保留在心上就已够了，縱有這一夜，就算作是做夢，忽忽不及來打聽身世，也許更有意思吧。一來就坐下，不說話，是好，默默的，坐下一點鐘，兩點鐘，像熟人無說話必要，都找不出一句話可說，那更好。不過果真能够各人來在這極短極難

得的一夜來說一整夜的話，且在這白白月光下，來抱著，親着嘴，學子高所會作過的事，得一些新的經驗，總不算壞事！

子高想着眼前就有新鮮事，自己今天真是也來演劇了。

望她來，她不來，子高覺着有點急。

外面漸冷了。仍然轉房中，在燈下頭籌劃自己的行為與態度，比着榜的秀才還不安。

「吳先生，」在窗下，張夥計的聲音特別輕。聽到叫，使子高一驚。這「崑崙」打了一個知會後，就把門扯開，推一個人進房來。

用不着紅臉，在燈光下又不比白天。但子高，望到這雞兒頰邊飛了霞，自己的臉也就聽到發熱了。「怎麼樣？」夥計不敢再進房，就在窗下問。

「你去吧。」子高接着想起自己做主人的禮節時，便極力模擬大方說「請坐。」

人是坐下了，怯怯的，小鼠在人面前樣子的蜷縮。又似乎是在想把身子極力的縮小，少佔一點地，便少爲人望到。如子高所預計，這是一幕全啞劇，全無話可說。若是女子是老角，子高這時受窘一定了。如今攻守已變了方向，子高恰恰站在窘別人之列。不說話，就更是窘人之事。終於想起來客坐下以後第二道陣勢。

「喝一杯茶吧，」就倒一杯茶。

如所請，吃。不，先不吃，獸一會兒才慢慢伸手擎杯放到嘴邊去。

淡藍細麻紗夾衣，青的綢類裙，青的鞋。青的襪。子高是所腆，望人也只敢從肩以下望去的，怕是眼睛碰在一塊免不了紅臉。

女人喝了茶，似乎想起此來功課了，旋臉對子高。她看他詳細的看他，雖然怯怯的神氣還在，想說一句話，說不出，就舉手理髮。髮是剪得很短的，全像不很老實前後左右起蓬許多縷。子高雖不望別人，可知別人在望他，就有點忙亂，有點不自然，越欲鎮定越不成，褲袷撞撞也就望過去，女人見子高抬頭，讓目光接觸了一下，便又望別處去了。子高把髮望了又臉部，臉部又頸項，從肩順下到腰透過薄薄夾衫到肢上檢察，腰以下的髀，腿，腳，全像看一個石的雕像樣細致望盡了。

這麼算是一個頂長的時間。

女人不說話又喝一口茶，喝了茶，過細去望茶杯的雲紋。

子高又從下看上，忽然覺得心中有點燥，坐在對面五尺遠近的年青女人，他覺像他的妹子了。一眼望去女人的年齡，總不會到二十吧。妹子是十五，縱小也不會差許多了。

這樣嫖客遇到這樣私娼那是無法的。

女人還是感到此來的任務，仍然是先立起身來攏近子高的身邊。她把右手搭到子高肩上去，左手

向前圍。

心中跳着不同平常的速度的子高，仰起他的頭，她不避他了。當到兩人第二次眼光碰到一塊時，子高眼中含了淚。勉強笑，她也笑。她側了頭去佯傍，臉就盪着子高的面龐。各人都感覺到別的臉部的燒熱，子高的頸項，有些細頭髮在刷，發了癢，手就不知不覺向着那女人的腰下環成一根帶子了。

子高採取了最近不久到平安電影場見到一個悲劇主人公對他情婦的舉動，口同女人第一次膠合了。一方面，一個天真未泯的秘密賣淫人；一方面，一個未經情愛的怯小子兩人互相換了靈魂的一半。這又應算是一個頂長的時間。

到後，子高哭了。「哦，我的妹！」

女人取出條手巾，爲他擦着臉上的眼淚。繼着是用口，在那曾經爲淚所濕的地方反復接吻。

「我這人，是不值價的男人，誰個女人都用不着我的愛的。」

「你不高興我嗎？」她輕輕的說，說了臉又偎到子高的頰邊。

「我有甚麼不高興你這樣的好人呢，你使我傷心，」他不再說了。女人眼中也有淚。

他覺得，這時有個比處女還潔白的靈魂就在他身邊，他把擦着了，她呢？她遇到一個情人了。他是她的醫生，在往日，她的職業使她將身體送人去作踐，感情帶了傷，這時的他就是來察她的傷處的一個人。

是平常的事，世界上，就是北京城一個地方，這種事情隨時隨地就不知有許多！但是，仔細一點，可不平常的。雖然不是神秘，終究同平常是相反，本應她凡事由他，事實却是他凡事由她，她凡事作了主，把子高處置到一個溫柔夢裏去，讓月兒西沈了。

夫 婦

住到××村，以為可以從清靜中把神經衰弱症治好的璜，有一天，正吃到晚飯，對於過於注意到自己飲食的居停，所辦帶血的妙小雞感到束手，忽然聽到有人在外面喊，說是「看去看去，捉到一對東西！」喊的聲音非常迫促，真如出了大事，全村中人皆有非看看不可的聲勢，不知如何本來不甚愛看熱鬧的璜，也隨即放下了飯碗，手拿着竹筷，走到門外大塘邊看熱鬧去了。

出了門，還見到人向南跑，且急急傳語給路人說：

「在八道坡，在八道坡，非常好看的事！要去，就走，不要停了，恐怕不久會送到圍上去！」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是不得分明的，惟以意猜想，則既然是人人皆想一看，自然是一件有趣味的消息了。然而在鄉下，甚麼事即有趣，想來是不容易使城中人明白的。

他以爲或者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也想去看看了。

隨了那一旁走路一旁與路上人說話的的某甲，脚步忽忽過了一些平時所不經過的小山路走去，轉

灣後，見到小船上人的羣了。人的羣莫名其妙地包圍成一圈，究竟這事是甚麼事還是不能即刻明白。那某甲，彷彿極其奮勇的衝過去，把人用力掀開，原來這聰明人看到璜也跟來看，以為有應當把鄉下事情給城中客人看看的必需了，所以排除了其餘的人。鄉下人也似乎覺得這應給外客看看，着忙各閃開了。

一切展在眼前了。

看到所捉到的。原來是一對人，把看活野豬心情的璜分外失望了。

但許多人正因有璜來看，更對於這事本身多一種趣味了。人人皆用着彷彿「那城裏人也見到了」的語氣，互相作着會心的微笑，還有對了他近於奇怪的洋服襯衫感到新奇的鄉下婦人，作着「你城中穿這樣衣服的人也有這事麼」的疑問。璜雖知道這些鄉下人望到他的髮，望到他的皮鞋與起棧的薄絨褲，所感生興味正不下於纏縛着那兩人的事情，但仍然走近那被繩捆的人而前去了。

到了近身纔使他更嚇，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青男女。男女皆為鄉下人，皆年青，女的在衆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的流淚。不知是誰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這花幾幾乎是用藤縛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略動時那花冠即在空中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富有非常優美的好印象。

望到這情形，不必說話事情也分明了，這是屬於年青的人纔有的罪過。

某甲是聰明人，見到璜是「客」，卻仍然來為璜解釋這事。事情是這樣：有人過南山，在南山坳

裏，大草集旁發現了這一對。這年青人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誰看來也生氣的事情，所以發現這事的人，就聚了附近的漢子們把人捉來了。

捉來了，怎麼處置？捉的人可不負責了。

既然已經捉來，大概回頭總得把鄉長麻煩，坐堂審案，這事人人都這樣猜想。爲甚麼非一定捉來不可，被捉的與捉人的兩方面皆似乎不甚清楚。然而屬於流汗喘氣事自己無分，卻把人捉到這裏來示衆漢子們，這時對女人是儼然有一種滿足，超乎流汗喘氣以上的。婦女們走到這一對身邊來時，各用手指刮臉，表示這是可羞的事，這些人，不消說是不覺得天氣好就適宜於同男子作某種事情爲應當了。老年人則看了只搖頭，大概他們都把自己年青時代性情忘掉，有了兒女，風俗一類的言語是有提倡的必需了。

微微的晚風刮到璜的臉上，聽到山上有人吹笛，擡頭望天，天上有桃紅的霞，他心中就正想到風光若是詩，必定不能缺少一個女人。

他試問問被繩縛定如有所思垂了頭那男子，是甚麼地方來的人，總不是造孽。

男子先低頭已見到璜的黑色皮鞋了。鞋不是他所習見的東西，雖不忘眼前處境，也仍然肆意欣賞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褲過了。這時聽人問他，問的話不像審判官，就擡頭來望璜。人雖不認識，但這人已經看出璜是與自己同情的人了，把頭略搖，表示這事寬抑。

「你不是這地方人麼？」這樣問，另外就有人代爲答應，說決定不是。這說話的人自然是不至於錯誤的，因爲他認識的人比本地所住人還多。尤其是女人，打扮的樣子不與本村年青女人相同。他又知道全村女子姓名的。但在璜沒有來到以前，已經過許多人詢問，皆沒有得到回答。究竟是什麼地方人，那好事的人也說不出的。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青不到二十一歲，一身極乾淨的月藍麻布衣裳，臉上微紅，身體碩長，風姿不惡。身體的確有略與普通鄉下女人兩樣處，這時雖然在流淚，似乎全是爲了惶恐，不是爲羞恥。璜疑心或者這是兩個年青人背了家人的私奔事也不一定，就覺得這兩個年青人很可憐。他如何可以設法讓這人離開這一羣瘋子纔行。然而做居停主人的朋友進了城，此間團總當事人又不知是誰。並且在一羣民衆前面，或者真會作出比這時情形更愚蠢的事也不可知。這時這些人就并不覺得這管閒事的不合理。正這樣想已經就聽到有人提議了。

一個滿臉瘡痘再加上一個大酒糟鼻子的漢子，像纔喝了酒，把酒葫蘆放下來到這裏看熱鬧的樣子，用大而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在那裏自言自語，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一面拿荊條打，打够了再送到鄉長處去，他還以爲這樣處置是頂聰明合理的處置。這人不惜大聲的嚷着，擁護這希奇主張，若非另一個人扯了這漢子的髻頭，指點他有「城裏人」在此，說不定把話一說完，不必別人同意就會做他所想做的事。

另外有較之男子漢另有切齒意義，彷彿因爲女人竟這樣隨便同男子在山上好風光下睡覺，極其不甘心的婦女，雖不同意脫去衣褲卻贊成「撻。」

小孩子，聽到這話了，莫名其妙歡喜，即刻便競往各處找荊條，他們是另一時常常爲家中父親用打牛的條子把背抽得太多，所以對於打賊打野狗野貓一類事，分外感到趣味了。

璜看到這情形太不行了，正無辦法，恰在此時跑來一個在行伍中出身軍人模樣的人物。這人一來羣衆就起了騷動，大家爭告給這人事件的經過，且各把意見提出。大眾喊這人作練長，璜知道這必定是本村有實力的人物了，且不作聲，聽他如何處置。

行伍中人摹仿在城中所見到的營官閱兵神氣，眉皺着，不言不語，只憂鬱而莊嚴的望到衆人，隨後又看看周圍，璜也被他看到了，似乎因爲有「城中人」在，這漢子更非把身分拿出不可了，於時小孩子與婦人皆圍近到他身邊，成一圈，這漢子，就出乎衆人意料以外的喝一聲「站開！」

因這一喝各人皆踉踉跄跄退遠了。衆人都想笑又不敢笑。

這漢子，就用手從路旁扯得的一根狗尾草，拂那被委屈的男子的臉，用稅關中人盤詰行人的口吻問道：

「從那裏來的？」

被問的男子，略略沉默了一會，又望望那練長的臉，望到這漢子耳朵邊一粒痣。他說：

「我是審上的人。」

好像有了這一句口供已就夠了的練長，又用同樣的語氣問女人，他問她姓。

「你姓甚麼？」

那女子不答，擡頭望望審問她的人的臉，又望望橫。審差似的把頭下垂，看自己的腳，腳上的鞋繡得有雙鳳，是只有鄉中富人纔會穿的好鞋。這時有人在誇獎女人的腳的無賴男子。那練長，用同樣微帶輕薄的口吻問，

「你從那裏來的，不說我要派人送你到縣裏去。」

鄉下人照例怕見官，因為官這東西在鄉下人看來總是可怕的一種東西。

然而女人被綁到樹下，與男子捆在一處，好像沒有法，也不怕官了，她仍然不說話。

於是有人多嘴了說，「撻。」還是老辦法，因為這些鄉下人平時愛說謊，在任何時見官皆非大板子皮鞭竹條不能把真話說出，所以他們之中記得撻是頂方便的辦法，乘混亂中就說出了。

又有人說找磨石來，預備沉潭。這是恐嚇。

又有人說喂尿給男子吃，喂女子吃牛糞。這是笑謔。

完全是這類近於孩子氣的話。

聽到這些話的男女皆不做聲，不做聲則彷彿什麼也不怕。這使練長激動了，聲音放嚴厲了許多，

仍然用那先前別人說的恐嚇話復述於女人，又像說這完全是衆人意見，既然有了違反衆人的事，衆人的裁判是正當的，城裏做官的也無從反對。

女人搖著頭，輕輕的說：

「我是從審上來的人，過黃坡看親戚。」

聽到女人這樣說話的那男子，也怯怯的說話了，說：

「同路到黃坡。」

那問官就說：

「同逃？」

「不是。是同路。」

在「同路」不「同逃」的解釋上衆人皆知道這是因爲路上相遇始相好的意義，人家笑。

捉奸的鄉下人一個，這時纔從圍上趕來，正找不到練長，回來見到練長了，歡喜得如見大王報功。他用他那略略顯得狡滑的眼睛，望練長映着，笑瞇瞇的說怎樣，怎樣見到這一對無恥的年青在太陽下所做的事。事情的希奇自然是「青天白日」，因爲青天白日在本村人除了做工都應當打盹，別的似乎都不甚合理，何況所做的事更不是在外面做的事。

聽完這話，練長自然覺得這是應當供衆人用石頭打死的事了，他有了把握。在處置這一對男女以

前，他還想要多知道一點這人的身家，因為在方便中可以照習慣法律，罰這人一百串錢，或把家中一隻牛牽到局裏充公，他從中也多少叨一點光。有了這種思想的他，就仍然在那裏訊取口供，不羶厭煩，而且神氣也溫和多了。

在無可奈何中男子一切皆不能隱瞞了。

這人居然到後把男子的家中的情形完全知道了，財產也知道了，地位也知道了，家中人也知道了，得意的笑。誰知那被網捉的男子，到後還說了下面的話。他說他就是女子的親夫。雖是親夫婦，因為新婚不久，同返黃坡女家去看岳丈，走到這裏，看看天氣太好，兩人皆太覺得這時節需要一種東西了，於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風景，看山上的花。那時風吹來都有香氣，雀兒叫得人心曠，於是記起一些年青人應做的事，於是到後就被捉了。

到男子說完這話，衆人也彷彿從這男女中情形看出不是臨時匹配的兩個了。然而同時從這事上失了一種浪漫趣味的衆人，就更覺得這事非處罰不行了，對於罰款無分的，他們就仍然主張撻了再講。練長顯然也因為男子說出是真夫婦，成爲更澈底了的。

正因為是真實的夫婦，在青天白日下也不避人的這樣做了一些事情，反而更引起一種只有單身男子纔有的憤恨騷動，他們一面想望一個女人無法得到，一面卻眼看到這人的事情，無論如何將不答應的，也是自然的事了。

從頭至尾知到了這事的璜，先是也出於意外的一驚的，這時同練長來說話了，他要這練長，把這人放下纔是。恐過這話的練長，望到璜的臉，這人不願意表示自己是純粹鄉下人，就笑着，想伸手給璜捏。手沒有握成，他就在腳上搓自己那隻手，起了小小反感，說：

「先生，不能放。」

「爲甚麼？」

「我們要罰他，他欺侮了我們這一鄉。」

「做錯了事，陪陪禮，讓人家趕路好了。」

那糟鼻子在衆人中說：「那不行，這是我們的事。」雖無言語但見到了璜在爲罪人說話的男女，聽到糟鼻子的話，就開然和着，但當璜回過頭去找尋這反對的敵人時，糟鼻子把頭縮下，蹲到人背後抽烟去了。

糟鼻子一失敗，於是就有人附和了璜代罪人爲向練長說好話的人了，這中也有女人，就非常害怕「城裏人」那類平時極愛說閒話的中年婦人，可以證之爲長舌婦而無德的，其中還有知道璜是誰的，就扯了練長黑香雲紗的衣角，輕輕的告練長這是誰，聽到了話的練長，點着頭，心軟了，知道敲詐的事不行，但爲維持自己在衆人面前的身分，雖知道面前站得是老爺，也仍然裝着辦公事人神氣，說

「璜先生您對，不過我們鄉下的事我不能作主，還有團總。」

「我去見你團總，好不好？」

「那也好罷，我們就去，我是沒有甚麼的，只莫讓本鄉人說話就好了。」

練長的狡猾，璜早就看透了，說是要見團總，把事情推到團總身上去，他就跟了這人走，於是衆人閃開了，預備讓路。

他們同時把男女一對也帶去了，一羣人皆跟在後面看，一直把他們送到團總院子前，許多人還不會散去。

天色夜了。

從團總處交涉得到了好的結果，狡猾的練長在璜面前無所施其技藝，兩個年青的夫婦縛手繩子在團總的院中解脫了，那練長，作成賣人情的樣子，向那年青婦人說：

「你謝謝這先生，」

女人正在解除頭上鄉下人惡作劇爲纏上的一束花，聽到這話，就將花爲璜作揖。這花她并不棄去，拿在手裏，那男子見了，也照樣作揖，但并不向練長有所照應，練長借故走了，這事情就這樣喜劇的形式收場了。

璜伴送這兩個年青鄉下人出去，默無言語，從一些還不散去守在院外的愚蠢好事的人前過身，因爲是有了璜的原故，這些人纔不敢跟隨，他伴送他們到了上山路，站那到裏不走了，纔想到說話，問

他們肚中餓了沒有，兩人中男子說到黃坡趕得及夜飯，他又告璜這裏去黃坡只六里路，並不遠，雖天夜了，靠星光也可以走得他的岳家。說到星光時三人同時望天，天上有星子數粒，遠山一抹紫，夜景美極了，就真適宜於年青男女們當天作可笑的事。

璜說：「你們去好了，他們不會與你爲難了。」

男子說：「先生住在這裏，過幾天我來看你。」

女子說：「天保佑你這好先生。」

那一對年青夫婦就走了。

獨立在山脚小橋邊的璜，因微風送來花香，他忽覺得這件事可留一種紀念，想到還拿在女人手中的一束花了，遙遙的說：

「慢點走，慢點走，把你們那一束花丟到地下，給了我。」

那女人似乎笑着爲把花留在路旁，還在那裏等候了璜一會，見璜不上來，那男子就自己往回路走，把花送來了。

人的影子失落到小竹叢後了，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璜先生，坐到橋邊，嗅着這曾經在年青婦人頭上留過很希奇過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爲一種曖昧慾望輕輕動搖着。

八 駿 圖

「先生，您第一次來青島看海嗎？」

「先生，您要到海邊去玩，從草坪走去，穿過那片樹林子，就是海。」

「先生，您想遠遠的看海，瞧，草坪西邊，走過那個樹林子——那是黑松大楊樹，那是銀杏樹，從那個銀杏樹夾道上山，山頭可以看海。」

「先生，他們說，青島海比一切海都不同，比中國各地方海美麗。比北戴河呢，強過一百倍；您不到過北戴河嗎？那裏海水是清的。渾的？」

「先生，今天七月五號，日還有五天學校才上課。上了課，您們就忙了，應當先看看海。」

青島住宅區××山上，一座白色小樓房，樓下一個光線充足的房間裏，到地不過五十分鐘的，達士先生，正靠近窗眺望窗外的景致。看房子的聽差，一面爲來客收拾房子、整理被褥一面就同來客攀談。這種談話很顯然的是這個聽差希望客人對他得到一個好印象的。第一回開口，見達士先生笑笑不理會。順眼一看，瞅着房中那口小皮箱上面貼的那個黃色大輪船商標，覺悟達士先生是出過洋的人物了，因此就換口氣，要來客注意青島的海。達士先生那是笑笑的不說什麼，那聽差於是解嘲似的說，青島的海與其他地方的海如何不同，它很神祕，很不易懂。

分內事情作完後，這聽差拉着兩隻手，站在房門邊說：「先生，您叫我，您就按那個鈴。我名王，他們都叫我老王。先生，我的話您懂不懂？」

達士先生直到這個時候方開口說話：「謝謝你，老王。你說話我全聽得懂。」

「先生，我看過一本書，學校朱先生寫的，名叫投海，有意思。」這聽差老王那裏很得意的說着，笑迷迷的走了。天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

聽差出門後，達士先生便坐在窗前書桌邊，開始給他那個遠在兩千里外的美麗未婚妻寫信。

段段：我到青島了。來到了這裏，一切真同家中一樣。請放心，這裏吃的住的全預備好好的；這裏有個照料房子的聽差，樣子還不十分討人厭，很歡喜說話，且歡喜在說話時使用一些新名詞；一些與他生活不大相稱的新名詞。這聽差真可以說是個「準知識階級」；他剛剛離開我的房間。在房間幫我料理行李時，就為青島的海，說了許多好話。照我的猜想，這個人也許從前是個海濱旅館的茶房。他那派頭很像一個大旅館的茶房。他一定知道許多故事，記着許多故事。（真是我需要的一隻母牛。）我想當他作一冊活字典，在這裏兩個月把書翻個透熟。

我窗口正望着海，那東西，真有點迷惑人！可是您放心，我不會跳到海裏去的。假若到這裏久一點，認識了它，瞭解了它，我可不敢說了。不過我若一不小心失足掉到海裏去了，我一定還將努力向岸邊游來，因為那時我想起您，我不會讓海把我攔住，却儘你一個人孤孤單單。

達士先生打量捕捉一點窗外景物到信紙上，寄給遠地那個人看看，停住了筆，抬起頭來時窗外景色倏然入口。草坪樹林與遠海，襯托得如一幅動人的畫。達士先生於是又繼續寫道：

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對着一片草坪，那是經過一師精密的設計，用人工料理得如一塊美麗毯子的草坪，上面點綴了一些不知名的黃色花草，遠遠望去，那些花簡直是綉在上面。我想起家中客廳裏你作的那個小墊子。草坪盡頭有個白楊林，據總差說那是加拿大種白楊林。林盡頭便是一片大海，顏色彷彿時時刻刻皆在那裏變化；先前看着是深深藍色緞帶，這個時節却正如一塊銀子。

達士先生還想引用兩句詩，說明這遠海與天地的光色。一抬頭，便見着草坪裏有個黃色點子，恰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點黃色的地方。那是一個穿着淺黃顏色袍子女人的身影。那女人正預備通過草坪向海邊走去。隨即消失在白楊樹林裏不見了。人儼然走入海裏去了。

沒有一句詩能說明陽光下那種一剎即逝的微妙感印。

達士先生於是把寄給未婚妻的第一個信，用下面幾句話作了結束：

學校離我住處不算遠，估計有一里路，上課時，還得上一個小山頭，通過一個長長的橡樹夾道，山路上正開着野花，顏色黃澄澄的如金子。我歡喜那種不知名的黃花。

達士先生下火車時上午×點二十分。到地把住處安排好了，寫完信，就過學校教務處去接洽，同

教務處長商量暑期學校十二個鐘頭講演的分配方法。事很簡便的辦完了，就獨自一人跑到海濱一個小餐館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回到住處時，已是下午×點了。便又起始給那個未婚妻寫信，報告半天中經過的事情。

環瑗：我已經過教務處把我那十二個講演時間排定了。所有時間皆在上午十點前。有捌個講演，討論的問題，全是我在北京學校教過的那些東西。我不用預備就可以把它講得很好。另外我還擔任四點鐘現代中國文學，兩點鐘討論幾個現代中國小說家所代表的傾向。你想想得出，這些問題我上堂同他們討論時，一定能够引起他們的興味。今天五號，過五天方能够開學，我應當照我們約好的辦法，白天除了上堂上圖書館，或到海邊去散步以外，就來把所見所聞一一告訴你。我要努力這樣作。我一定使你每天可以接到我一封信，這信上有個我，與我在此所見社會的種種，小米大的也不會瞞你。

我現在住處是一座外表很可觀的樓房。這原是學校特別爲幾個遠地聘來的教授布置的。住在這一個房子裏一共有八個人，其餘七個人我皆不相熟。這裏住的有物理學家教授甲，生物學家教授乙，道德哲學家教授丙，史漢專家教授丁，以及六朝文學史專家教授戊等等。這些名流我還不會見面，過幾天我會把他們的神氣一一告訴你。我預備明天方過校長處去，我明天將到他那兒吃午飯。我猜想得到，這人一見我就會說：「怎麼樣，還可……？應當邀你那個來海邊看看！」

我要你來這裏不是害想思病，原就只是讓你休息休息，看看海。一個人看海，也許會跌到海裏去給大魚咬掉的。」暖暖，你說，我應如何回答這個人。

下車時我在車站外邊站了一會兒，無意中就見到一種貼在閱報牌上面的報紙。那報紙登載着關於我們的消息。說我們兩人快要到青島來結婚。還有許多事我們自己不知道的，也居然一行一行的上了版，印出給大家看了。那個作編輯的轉述關於我的流行傳說時，居然還附加着一個動人的標題，「歡迎周達士先生。」我真害怕這種歡迎。我擔心一會兒就會有人來找我，我應當有個什麼方法，同一切麻煩遠離這些，方有時間給你寫信，你試想想看，假若我這時正坐在桌邊寫信，一個不速之客居然進了我的屋子裏，猝然發問：「達士先生，你又在寫什麼戀愛小說！你一共寫了多少；是不是每個故事都是真的？都有意義？」這詢問真使人受窘！我自然沒有什麼可回答。然而一到第二天，他們仍然會寫出許多我料想不到的事情！他們會說：達士先生親口對記者說的。事實呢，他也許就從不見過我。

達士先生離開××時，與他的未婚妻暖暖說定，每天寫一個信回××。但初到青島第一天，他就寫了三個信。第三個信寫成，預備叫聽差老王去進學校郵筒裏去時，天已經快夜了。

達士先生在住處窗邊享受來到青島地方以後第一個黃昏。一面眺望窗外的草坪，——那草坪正被海上夕照烘成一片淺紫色。那種古怪色澤引起他一點回憶。

想起另外某一時，彷彿也有那麼一片紫色在眼底眩耀。那是幾面紫色的信箋，不會記錯。

他打開箱子，從衣箱底取出一個厚厚的雜記本子，就寶前餘光向那個書本尋覓一件東西。這上面保留了這個人一部分過去的生命。翻了一陣，果然的，一個「七月五日」標題的記事被他找出來了。

七月五日

一切都近於多餘。因為我走到任何一處皆將回憶所圍困。新的有什麼可以把我從泥沼裏拉出？

這世界沒有「新」，連煩惱也是很舊了的東西。

讀完這個，有一點茫然自失。大致身體為長途折磨疲倦了，需要一會兒休息。

可是達士先生一顆心却正準備到一個舊的環境裏散散步，他重新去念著那個二年前七月五日寄給南京的×請她代他過××去看看□的一個信稿。那個原信是用暗紫色紙張寫的，那個信發出時，也正是那麼一個悅人眼目的黃昏。

這幾個人的關係是×歡喜他，他却愛□，□呢，不討厭×。

當□聽人說。到×極愛達士先生時，□便說：『這真是好事情。』然而人類事情常常有其相左的地方，上帝同意的人不同意，人同意的命運又不同意。×終於懷著一點兒悲痛，嫁給一個會計師了。

×作了另外一個人的太太後，知道達士先生尚在無望無助中遺送歲月。便來信問達士先生，是不是要她作點什麼事。她很想為他效點勞。因為她覺得他雖不愛她，派她作點事，尚可藉此證明他還信任她。

。來信說得多委婉，多可憐！當時他被她一點點隱伏着的酸辛把心弄軟了，便寫了個信給×，托她去看看□。這個信不單是信任×，同時也就在告給×，莫用過去那點幻想折磨她自己。

×，你信我已見到了，一切都懂。一切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我們總莫過分去勉強。我希望我們皆多有一分理智，能够解去愛與憎的纏縛。

聽說你是很柔順貞靜作了一個人的太太，這消息使熟人極快樂。……死去了的人，死去了的日子，死去了的事，假若還能折磨人，都不應當留在人心上來受折磨；所以不是一個善忘的人企想「幸福」，最先應當學習的就是善忘。我近來正在一種逃遁中生活，希望從一切記憶圍困中逃遁。與其儘回憶把自己弄得十分軟弱。還不如保留一個未來的希望較好。

謝謝您在來信上提到那些故事，恰恰正是我討厭一切寫下的故事的時節。一個人應當去生活，不應當儘去想像生活！若故事真如您稱讚的那麼好，也不過只證明這個拏筆的人，很願意去一切生活裏生活，因為無用無能，方轉而來虐待那一隻手罷了。

您可以寫小說，因為很明顯的事，您是個能够把文章寫得比許多人還好的女子。若沒有這點自信，就應當聽一個朋友忠厚老實的意見。家庭生活一切過得極有條理，拏筆本不是必需的行為。爲你自己設想可不必拏筆，爲了讀者，你不能不拏筆了。忘了自己的得失成敗，來做一點事情。我聽人說到你預備去當看護，實際上您的長處可以當許多男子受傷靈魂的看護，後者職務實在比

你去侍候病人還精細在行。你不覺得您寫點文章比掉換繃帶方便些？您需要一點自覺，一點自信。

我不久或過××來，我想看看那「我極愛她她可毫不理我」的□。三年來我一切完了。我看看她，若一切還依然那麼沉悶，預備回鄉下去過日子，再不想麻煩人了。我應當保持一種沉默，到鄉下生活十年，把最重要的一段日子費去。×，您若是個既不缺少那點好心也不缺少那種空閒的人，我請您去爲我看看她。我等候您一個信。您隨便給我一點見她以後的報告，對於我都應當說是今年來最難得的消息。

再過兩年我會不會那麼活着？

一切人事皆在時間下不斷的發生變化。第一，這個×去年病死了。第二，這個□如今已成達士先生的未婚妻。第三，達士先生現在已不大看得懂那點日記與那個舊信上面所有的情緒。

他心想：人這種東西够古怪了，許能相信過去，誰能知道未來？舊的，我們忘掉它。一定的，有人把一切舊的皆已忘掉了，却剩下某時某地一個人微笑的影子還不能夠忘掉。新的，我們以爲是對的，我們想保有他，且誰能在這個人間保有什麼？

在時間對照下，達士先生有點茫然自失的樣子。先是在窗邊癡着，到後來笑了。目前各事彷彿已安排對了。一個人應知足，應安分。天慢慢的黑下來，一切那麼靜。

環環：

暑期學校按期開了學。在校長歡迎宴席上，他似莊似諧把遠道來此講學的稱爲「千里馬」；一則是人人皆嚇嚇大名，二則是不怕路遠。假若我們全是千里馬，我們現在住處，便應當稱爲「馬房」了！

我意思同校長稍稍不同。我以為幾個人所住的房子，應當稱爲「天然療養院」，方能名實相符。你信不信？這裏的人從醫學觀點看來，皆好像有一點病。（在這裏我首有個醫生資格！）我不說過我應當極力逃避那些麻煩我的人嗎？可是，結果相反，三天以來同住的七個人，有六個人已同我很熟習了。我有時與他們中一個兩個出去散步，有時他們又到我屋子裏來談天，在短短時期中我們便發生了很好的友誼。教授了，丙，己，戊尤其同我要好。便因爲這種友誼，我診斷他們是個病人。我說的一點不錯，這不是笑話。這些教授中至少有兩個人還有點兒瘋狂，便是教授乙同教授丙。

我很覺得高興，到這裏認識了這些人，從這些專家方面，學了許多應學的東西。這些專家年齡有的已經五十四歲，有的還只三十左右。正彷彿他們一生所有的只是專門知識，這些知識有的同「歷史」或「公式」不能分開，因此爲人顯得很莊嚴，很老成。但這就同人性有點衝突，有點不大自然。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小說作家，年齡同事業，從這些專家看來，大約應當屬於「浪漫派」。

。正因為他們是一古典派，所以對我這個「浪漫派」發生了興味，發生了友誼。我相信他們的談話，一面在檢察他們的健康，一面也就解除了他們的「意結」。這些專家有的兒女已到大學三年級，早在學校裏給同學寫情書談戀愛了，然而木人的心，竟還是天真爛漫。這些人雖富於學識，却不會享受過什麼人生。便是一種心靈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我從這兒得到一點珍貴知識，原來十多年來大家叫喊着「戀愛自由」這個名詞，這些過渡人物所受的刺激，以及在這種刺激之下。藏了多少悲劇，這悲劇又如何普遍存在。

瑗瑗，你以為我說的太過分了是不是。我將把這些可尊敬的朋友神氣，一個一個慢慢的寫出來給你看。

達士

教授甲把達士先生請到他房裏去喝茶談天，房中布置在達士先生腦中留下那麼一些印象：

房中小桌上放了張全家福的照片，六個胖孩子圍繞了夫婦兩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帳裏，有個白布枕頭，上面綉着一點藍花。枕旁放了一個舊式扣花抱兜。一個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艷詩。大白麻布蚊帳裏掛一幅半裸體的香煙廣告美麗女畫。

窗台上放了個紅色保腎丸小瓶子，一個魚肝油瓶子，一貼頭痛膏。

教授乙同達士先生到海邊去散步。一隊穿着新式浴衣的青年女子迎面而來，切身走過。教授乙回身看了一下那個女子的後身，便開口說：

「真希奇，這些女子，好像天生就什麼事都不必做，就只那麼玩下去，你說是不是？」

「上海女子完全不怕冷。」

「寶隆醫院的看護，十六元一月，新新公司的賣貨員，四十塊錢一月，假若她們並不存心抱獨身

主義，在貨棧邊相攸的機會，你覺不覺得比病房中機會要多一些？」

「我不瞭解劉半農的意思。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全笑他。」

走到沙灘盡頭時，兩人便越馬路到了跑馬場。場中正有人調馬。達士先生想同敦、乙穿過跑馬場由公園到山上去。敦、乙發表他的意見，認為那條路太遠，海灘邊潮水盡退，倒不如濕砂上走走有意思些。於是兩人仍回到海灘邊。

達士先生說：

「你怎不同夫人一塊來？家裏在河南，在北京？」

「小孩子讀書實在也麻煩，三個都在南開嗎？」

「家鄉很好。從不回家，其實把太太接出來也不怎麼費事；怎麼不接出來？」

「那也很好，一個人過獨身生活，實在可以說是洒脱，方便。但是，有時候不寂寞嗎？」

「你覺得上海比北京好？奇怪。一個二十來歲的人，若想胡鬧，應當稱讚上海。若想念書，除了北京往那裏走。你覺得上海可以——？」

那一隊青年女子，恰好又從浴場南端走回來。其中一個穿着件紅色浴衣，身材豐滿高長，風度異常動人，赤着兩隻腳，經過處，濕砂上便留下一列美麗的脚印。教授乙低下頭去，從女人一個脚印上拾起一枚閃放真珠光澤的小蚌螺殼，用手指輕輕的拂拭着殼上粘附的砂子。

「達士先生，你瞧，海邊這個東西真美麗。」

達士先生不說什麼，只是微笑着，把頭掉向海天一方，眺望着天際白帆與烟霧。

道德哲學教授丙，從住處附近山中散步回到宿舍，差役老王在門前交給他一個紅喜帖，「先生，有酒喝！」教授丙看看喜帖是上海×先生寄來的。過達士先生房中談閒天時，就說起×先生。

「達士先生，您寫小說我有個故事給您寫。民國十二年，我在杭州大學教書，與×先生同事。這

這個人您一定聞名已久。這是個從近十年以來有戲劇性過了好一陣熱鬧日子的人物！這×先生當時住在西湖邊上，租了兩間小房子，與一個姓□的愛人同住。各自佔據一個房間，各自有一鋪床。兩人日裏共同吃飯，共同散步，共同作事讀書，只在晚上不共同睡覺。據說這個叫作「精神戀愛」。×先生爲了闡發這種精神戀愛的好處，同時還著了一本書，解釋它，提倡它，性行爲在社會引起糾紛既然特別多，性道德又是許多學者極熱烈高興討論的問題。當時倘若有隻公雞，在雞身邊，還能作出一種無動於中的閹雞樣子，也會爲青年學者注意。至於一個公人，能够如此；自然更引人注意，成爲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了，社會本是那麼一個凡事皆浮在表面上的社會，因此×先生在他那分生活上，便自然有一種偉大的感覺，日子過得彷彿很充實。分析一下，也不過是佛教不淨觀，與儒家貞操說兩種鬼在那裏作祟罷了。

「有朋友問×先生，你們過日子怪清閒，家裏若有個小孩，不熱鬧些罷？」×先生把那朋友看得很不在眼似的說，嘩，先生，你真不瞭解我。我們戀愛那裏像一般人那種獸性；你真是——有限不識泰山。你不看過我那本書嗎。他隨即送了那朋友一本書。」

「到後丈母娘從四川省遠遠的跑來了，兩夫婦不得不讓出一間屋子給丈母娘住。兩人把兩鋪床移到一個房中去，并排放下。另一朋友知道了這件事，就問道，×先生如今主張會變了？×先生聽到這種話，非常生氣的說，哼，你把我當成畜生！從此不再同那個朋友來往。」

「過了二年，那丈母娘感覺生活太清閒，那麼過日子下去實在有點寂寞，希望作外祖母了。同兩夫婦一面吃飯，一面便用說笑話口氣發表意見，以為家中有個小孩子，麻煩些同時也一定可以熱鬧些。兩夫婦不待老母親把話說完，同聲齊嚷起來：娘，你真是無辦法。怎不看看我們那本書？兩夫婦皆把丈母娘當成老頑固，看來很可憐。以為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除了想兒女為她養孩子含飴弄孫以外，真再也沒有什麼高尚理想可言！」

「再過一陣，女的害了病；害了一種因貧血而起的某種病。×先生陪她到醫生處去診病。醫生原認識兩人，在病牀報告單上稱女的為×太太，兩夫婦皆不高興，勒令醫生另換一紙片，改為□小姐。醫生一看病人，已知道了病因所在，是在一對理想主義者，為了那點違反人性的理想把身體弄糟了。要它好，簡便得很，發展獸性自然會好！醫生有作醫生的義務，就老老實實把意見告給×先生。×先生聽完，一句話不說，拉了女的就走。女的還不明白是怎麼會事。×先生說，這傢伙簡直是一個流氓，一個瘋子，那裏配作醫生。後來且同別人說，這醫生太不正經，一定靠賣春藥替人墮胎討生活。我要上衙門去告他。公家應當用法律取締這種壞蛋，不許他公然在社會上存在，方是道理。」

「於是女人改醫生服中藥，貝母當歸煎劑吃了無數，延纏半年，終於死去了。×先生在女的墳頭立了一個紀念碑，石上刻字：我們的戀愛，是神聖純潔的戀愛！當時的社會是不大吝惜同情的，自然承認了這件事。凡朋友們不同意這件事的，×先生就覺得這朋友很卑鄙醜濁，不瞭解人間戀愛可以作

到如何神聖純潔與美麗，永遠不再同那個朋友往來。

「今天我却接到這個喜帖，才知道原來×先生八月裏在上海又要同上海交際花結婚了，有意思。潮流不同了，現在一定不再那個了。」

達士先生聽完了這個故事，微笑着問教授丙：

「丙先生，我問您，您的戀愛觀怎麼樣？」

教授丙把那個紅喜帖摺疊成一個老豬頭。

「我沒有戀愛觀，我是個老人了，這些事應當是兒女們的玩意兒了。」

達士先生房中牆壁上掛了個希臘愛神照像片，教授丙負手看了又看，好像想從那人理石胸體上凹下處凸出處尋覓些什麼，發現些什麼。到把目光離開相片時，忽然發問：

「達士先生，您班上有個×××，是不是？」

「真有這樣一個人。您怎麼認識她？這個女孩子真是班上頂美……」

「她是我的內姪女。」

「哦，您們是親戚！」

「這孩子還聰敏，書讀得不壞，」說着。教授丙把視線再度移到牆頭那個照片上去，心不在乎的問道：「達士先生，這照片是從希臘人的雕刻照下的嗎？」這種詢問似乎不必回答，達士先生很明

白。

達士先生心想，「丙先生倒有眼睛，認識美。」不由得來一個會心微笑。

兩人於是同時皆有一個苗條圓熟的女孩子影子，在印象中晃着。

教授丁邀約達士先生到海邊去坐船。乳白色的小游艇，支持了白色三角形小帆，順着微風，向作寶石藍顏色鏡平放光的海面滑去。天氣明朗而溫柔。海浪輕輕的拍着船頭和船舷，船身略側，向前滑去時輕盈得如同一隻掠水的小燕兒。海天盡頭有一點淡紫色的煙子。天空正有白鳥三五，從容向遠海飛去。這點光景恰恰像達士先生另外一個記載裏的情形。便是那隻船，也如當前的這隻船。有一點兒稍稍不同，就是坐在達士先生對面的一個人，不是醫生，卻換了一個哲學教授丁。

兩人把船繞着小青島去。討論着當年若墨醫生與達士先生尚未討論結果的那個問題，——女人，一個永遠不能結束定論的議題！

教授丁說：

「大概每個人皆應當有一種轄治，方能像一個人，不管受神的，受鬼的，受法律的，受醫生的，受金錢的，受名譽的，受牙痛的，受腳氣的，必需有一點從外而來或由內而發的限制，人才能够像一個人。一個不受任何拘束的人，表面看來極其自由，其實他做什麼也不成功。因為他不是個人。他無拘束，同時也就不會有多少氣力。」

「我現在若一點兒不受拘束，一切欲望皆苦不了我，一切人事我不管，這決不是個好現象。我有时想着就害怕。我明白，我自己居然能够活下去，還得感謝社會給我那一點拘束。若果沒有它，我就自殺了。」

「若墨醫生同我在這隻小船上的座位雖相差不多，我們又同樣還不結婚。可是，他討厭女人，他說：一個女人在你身邊時折磨你的身體，離開你身體時又折磨你的靈魂。女子是一個詩人想像的上帝，是一個浪子官能的上帝。他口上儘管討厭女人，不久却把一個雙料上帝弄到家中作了太太，在裙子下討生活了。我一切恰恰同他相反。我對女人，許多女人皆發生興味，那些肥的，瘦的，有點兒裝模作樣或是勢利淺浮的，似乎只因她們是女子，有女子的好處，也有女子的弱點，我就永遠不討厭她們。我不能說出若墨醫生那種警句，却比他更瞭解女子。許多討厭女子的人，皆在很隨便情形下同一個女子結了婚。我呢，我歡喜許多女人，對女人永遠傾心，我却再也不會同一個女人結婚。」

「照我的哲學崇虛論來說，我早就應當自殺了。然而到今天還不自殺，就虧得這個世界上尚有一些女人。這些女人我皆很情慾的愛着她們。我在那種想像荒唐中瘋人似的愛着她們。其中有一個我尤其傾心，但我却極力制止我自己的行為。始終不讓她知道我愛她。我若讓她知道了，她也許就會嫁給我。我不預備這一着。我逃避這一着。我只想等到她有了四十歲，把那點女人極重要的光彩大部分已失去時，我再去告她，她失去的，在我心上還好好的存在。我爲的是愛她，爲的很情慾的愛她，總

覺得單是得到了她還不成，我便儘她去嫁給一個明明白白一切皆不如我的人，使她同那男子在一處消磨盡這個美麗生命。到了她本身已衰老時，我的愛一定還新鮮而活潑。

「您覺得怎麼樣，達士先生？」

達士先生有他的意見：

「您的打算還仍然同若墨醫生差不多。您並不是在那裏創造哲學，不過是在那裏被哲學創造罷了。您同許多人一樣，放遠期限，表示遠見與人膽，且以爲將來必可對本翻利。但是您的眼放得太遠了，我爲您擔心。這種投資我並無反對理由，因爲各人有各人耗費生命的權利和自由，這正同我打量投海，覺得投海是一種幸福時，您不便干涉一樣。不過我若是個女人，對於您的計劃，可並無多少興味。您有哲學，却缺少常識。您以爲您到了那個年齡，腦子尚能有如今這樣充滿幻想，且以爲女子到了四十歲，也還會如十八歲時那麼多情善感。這真是糊塗。我敢說您必輸到這上面。您若有興味去看一本關於××的書籍，您會覺得您那哲學必需加以小小修改了。您愛她，得給她。這是自然的道理。您愛她，使她歸您，這還不够，因爲時間威脅到您的愛，便想違反人類生命的秩序，而且說這一切皆爲女人着想。我看看這同東身纏腳一樣，不大自然，有點殘忍。」

「你以爲這個事太不近情，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皆可聽憑自己意志建築一座禮拜堂，供奉自己所信仰的那個上帝。我所造的神龕，我認爲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神龕。這事由你看來，這麼辦耗費也許

人一點，可是戀愛原本就是一種奢侈的行爲。這世界正因爲吝嗇的人太多了，所以凡事皆做不好。我覺得吝嗇原屬於愚蠢。一個人想把自己人格放光，照耀藍空，眩人眼目如金星，愚蠢人決做不出。」

「您想這麼作是中了戲劇的毒。您能這麼作可以說是很有演劇的天才。我承認您的聰明。」

「你說對了。我是在演劇。很大膽的把角色安排下來，我期待的就正在全劇進行中很出衆，然而近人情，到重要時忽然一轉，尤其驚人。」

達士先生說：

「說得對。一個人若真想把自己全生活放在熱鬧緊張場面上發展，放在一種變態的不自然的方法中去發展，從一個藝術家眼裏看來，沒有反對的道理。一切藝術原皆不容許平凡。不過仍然用演戲取譬，你想不到時間太久了一點，您那個女角，能不能支持得下去？世界上儘有許多女人在某一小時具有爲詩人與浪子拜倒那個上帝的完美，但決不能持久。您承認她們到某一時會把生命光彩失去，却不想想一個表面失去了光彩的女人，還剩下一些什麼東西。」

「那您意思怎麼樣？」

「愛她，得到她。愛她，一切給她。」

「愛她，如何能長久得到她？一切給她，什麼是我？若沒有我，怎麼愛她？」

達士先生知道教授是個結了婚後一年又離婚的人，想明白他對於這件事的意見同感想。下面是

教授成的答案：

女人，多古怪的一種生物！你若說「我的神，我的王后，你瞧，我如何崇拜你！讓莎士比亞的胸襟爲一個女人而碎罷，同我來接一個吻！」好辭令。可是那地方若不是戲台，却只是一個客廳呢？你將聽到一種不大自然的聲音，（她們照例演戲時還比較自然，）她們回答你說：「不成，我並不愛你。」好這事也就那麼完結了。許多男子就那麼離開了他的愛人，男的當然便算作失戀。過後這男子事業若不大如意，名譽若不大好，這些女人將那麼想：「我幸好不會上當。」但是，另外某種男子，也不想作莎士比亞，說不出那麼雅致動人的話說。他要的只是機會。機會許可他傍近那個女子身邊時，他什麼空話都不必說，就默默的吻了女人一下。這女子在驚慌失措中，也許一伸手就打了他一個耳光。然而男子不作聲，却索性抱了女子，在那小小嘴唇上吻個一分鐘。他始終沒有說話，不爲行爲加以解釋。他知道這時節本人不在議會，也不在課室。他只在作一件事！結果，沉默了。女人想：「他已吻過我了。」同時她還知道了接吻對於她毫無什麼損失。到後。她成了他的妻子。這男人同她過日子過得好，她十年內就爲他養了一大羣孩子，自己變成一個中年胖婦人；男子不好，她會解釋：這是命。

是的，女人也有女人的好處。我明白她們那些好處，上帝創造她們時並不十分媽虎，既給她們一個精致柔軟的身體，又給她們一種知足知趣的性情，而且更有意思，就是同時還給她們創造一大羣自作多情又癡又笨的男子，因此有戀愛小說，有詩歌，有失戀自殺，有——結果便是女人在社會上居然

佔據一種特殊地位，彷彿凡事皆少不了女人。

我以為這種安排有一點錯誤。從我本身起始，想把女人的影響，女人的牽制，尤其是同過家庭生活那種無趣味的牽制，在擺得開時乘早擺開，我就這樣離了婚。

達士先生向草坪望着，「老王，老坪中那黃花叫什麼名？」

老王不會聽到這句話，不作聲。低頭作事。

達士先生又說：「老王，那個從草坪裏走來看庚先生的女人是什麼人？」

聽差老王一面收拾書桌一面也舉目從窗口望去，「××女子中學教書先生。長得很好是不是？」說着，又把手向樓上指指。輕聲的說：「快了，快了。」那意思似乎在說兩人快要訂婚，快要結婚。

達士先生微笑着：「快什麼了？」

達士先生書桌上有本老舍作的小說，老王隨手翻了那麼一下，「先生，這是老舍作的，你借我這本書看看好不好？怎麼這本書名叫離婚？」

達士先生好像很生氣的說：

「怎麼不叫離婚？我問你，老王。」

樓上電鈴忽響，大約住樓上的教授，也在窗口望見了草坪裏通過向宿舍走來的女人了，呼喚聽差預備一點茶。

一個從××寄過青島的信——

達士先生：

你給我爲歷史學者致授辛畫的那個小影，我已見到了。你一定把它放大了點。你說到他向你說的話，真不大像他平時爲人。可是我相信你畫他時一定很忠實。你那枝筆可以擔保你的觀察正確。這個速寫同你給其他先生們的速寫一樣，各自有一種風格，有一種躍然紙上的動人風格，我讀他時非常興奮。不過我希望你……，因爲你應當記得着，你把那些速寫寄給什麼人。教授辛簡直是個瘋子。

你不說宿舍裏一共有八個人嗎？怎麼始終不肯給我第七個是誰。你難道半個月以來還不同他相熟？照我想來這一定也有點原因。好好的告給我。

天保佑你。

媛 媛

達士先生每當關着房門，記錄這些專家的風度與性格到一個本子上去時；便發生一種感想：「沒有我這個醫生，這些人會不會發瘋？」其實這些人永遠不會發瘋，那是很明白的。並且發不發瘋也並非他注意的事情，他還有許多必需注意的事。

他同情他們，可憐他們，因爲他自以爲是個身心健康的人。他預備好好的來把這些人物安排在一個劇本裏，這自以爲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還將爲他們指示出一條道路，就是凡不能安身立命的中年

人，應勇敢走去的那條道路。他把這件事，描寫得極有趣味的寄給那個未婚妻去看。

但這個醫生既感覺在爲人類盡一種神聖的義務，發現了七個同事中有六個心靈皆不健全，便自然引起了注意另外那一種健康人的興味。事情說來希奇，另外那個人竟似乎與他「無緣。」那人的住處，恰正在達士先生所住房間的樓上，從××大學歡迎宴會的機會中，那人因同達士先生座位相近，×校長短短的介紹，他知道那是經濟學者汝受夷。除此以外，就不能再找機會使兩人成爲朋友了。兩人不能相熟自然有個原因。

達士先生早已發現了。原來這個人精神方面極健康，七個人中祇有他當真不害什麼病。這件事得從另外一個人來證明，就是有一個美麗女子常常來到寄宿舍，拜訪經濟學者庚。

有時兩人在房子裏盤桓，有時兩人就在窗外那個銀杏樹夾道上散步。那來客看樣子約有二十五六歲，同時看來也可以說只有二十來歲。身材面貌皆在中人以上。最使人不容易忘記，就是一雙詩人常說「能說話能聽話」的那種眼睛。也便是這一雙眼睛，因此使人估計她的年齡，容易發生錯誤。

這女人既常常來到宿舍，且到來以後，從不聞一點聲息，彷彿兩人只是默默的對坐着，看情形兩個人感情很好。達士先生既注意到這兩個女人，又無從與他們相熟，因此在某一時節，便稍稍濫用一個作家的特權，於一瞥之間從女人所得的印象裏，想像到這個女子的出身與性格，以及目前同教授庚的關係。

識。

這女子或畢業於北京的國立大學，所學的是歷史，對詩詞具有興味，因此詞章知識不下於歷史知識。

這女子在家庭中或為長女。家中一定是個紳士們閥，家庭教育良好，中學教育也極好。從×大學極史系畢業後，就來到××女子中學教書，每星期約教十八點鐘課，收入約一百元左右，在學校中很受同事與學生敬愛，初來時，且間或還會有一個冒險的，不大知趣的，山東籍國文教員，給她一種不甚得體的慫恿。然而那一種端靜自重的外表，却制止了這男子野心的擴張。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北京方面每天皆有一個信給她，這件事從學校同事看來，便是「有了主子」的證明，或是一個情人，或是一個好友，便因為這通信，把許多人的幻想消滅了。這種信從上禮拜起始不再寄來，原來那個寫信人致授庚已到了青島，不必再寫什麼信了。

這女人從不放聲大笑，不高聲說話，有時與致授庚一同出門，也靜靜的走去，除了腳步聲音便毫無聲響，致授庚與女人的沉默，證明兩人正愛着，而且貼骨貼肉如火如茶的愛着。惟有在這種證明中，兩個人才能够如此沉靜。

女人的特點是一雙眼睛，它彷彿總時時刻刻警告人，提醒人。你看她，它似乎就在說：『要小心一點，不要那麼看我。』一個熟人在她面前說了點放肆話，有了點不莊重行動，它也不過那麼看看。這種眼光能制止你行爲的過分，同時又儼然在獎勵你手足的撒野。它可以使俏皮角色誠實穩重，不敢胡

來亂爲，也能使老實人發生幻想，貪圖進取。它彷彿永遠有一種羞怯之光；這個光既代表貞潔，同時也充滿了情欲。

由於好奇，或由於與好奇差不多的原因，達士先生願意有那麼一個機會，多知道一點點這兩人的關係。因爲照他的觀察來說，這兩人的關係一定不大平常，其中有問題。有故事。再則女的那一部分靜實在吸引着他，使他覺得非多知道她一點不可。而且彷彿那女人的眼光，在達士先生腦子裏，已經起了那麼一種感覺：『先生，我知道你是誰。我不討厭你。到我身邊來，認識我，崇拜我，你不是個胡塗人，你明白，這個情形是命定的，非人力所能抗拒的。』這是一種挑戰，一種沉默的挑戰。然而達士先生却無所謂。他不過有點兒好奇罷了。

那時節，正是國內許多刊物把達士先生戀愛故事加以種種渲染，引起許多人發生興味的時節。這個女人必知道達士先生是個什麼人，知道達士先生行將同誰結婚，還知道許多達士先生也不知道的事，就是那種失去真實性的某一種鋪排的極其動人的謠言。

達士先生來到青島的一切見聞，皆告訴給那個未婚妻，上面事情同一點感想，却保留在一個日記本子上。

達士先生有時獨自在大草坪散步，或從銀杏夾道上山去看海，有三四次皆與那個經濟學者一對碰頭。這種不期而遇也可以說是什麼人有意安排的。相互之間雖只隨隨便便那麼一點頭各自走開，然而

在無形中却增加了一種好印象。當達士先生從那個女人眼睛裏再看出一點點東西時，他逃避了那一雙稍稍有點危險的眼睛，散步時走得更遠了一點。

他心想：「這真有點好笑。若在一年前，一定的，目前的事會使我害一種很厲害的病。可是現在不礙事了。生活有了免疫力，那種令人見寒作熱的病皆不至於上身了。」他覺得他的逃避，却只是在那裏想方設法使別人不至於害那種病。因為那個女人原不宜於害病，那個教授，能够不害那一種病，自然更好。

可是每種人專原來皆儼然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安排。一切事皆在湊巧中發生，一切事皆在意外情形下變動。××學校的暑期學校演講行將結束時，某一天，達士先生忽然得到一個不具名的簡短信件，上面只寫着這樣幾句話：

學校快結束了，捨得離開海嗎！（一個人）

一個什麼人！真有點離奇可笑。

這個怪信送到達士先生手邊時，憑經驗，可以看出寫這個信的人是誰。這是一顆發抖的心同一隻發抖的手，一面很羞怯，又一面在狡猾的微笑，把信寫好親自付郵的。不管這個人是誰，不管這信寫得如何簡單，不管寫這個信的人如何措辭，達士先生皆明白那種來信表示的意義。達士先生照例不響不響，把那種來信擱在一個大封套裏。一切如常，不覺得幸福也不覺得驕傲。間或不免感到一點輕微惘

恨。且因爲自己那分冷靜，到了明知是誰以後，表面上還不注意，彷彿多少總辜負了面前那年青女孩子一分熱情，一分友誼。可是這仍然不能給他如何影響。假若沉靜是他分內的行爲，他始終還保持那分沉靜，達士先生的態度，應當由人類那個習慣負一點責。應當由那個拘束人類行爲，不許向高尚純潔發展，制止人類幻想，不許超越實際世界，一個有勢力的名辭負點責。達士先生是個訂過婚的人。在『道德』名分下，把愛情的門鎖閉，把另外女子的一切友誼拒絕了。

得到那個短信時，達士先生看了看，以爲這一定又是一個什麼自作多情的女孩子寫來的，手中拈着這個信，一面想起宿舍中六個可憐的同事，心中不由得入侵一點憂鬱。『要它的，它不來；不要的。它偏來。』這便是人生？他於是輕輕的自言自語說：『不走，又怎麼樣！一個真正古典派，難道還會成一個病人？便不走，也不至於害病！』很的確，就因事留下來，縱不走，他也不至於害病的。他有經驗，有把握，是個不怕什麼魔鬼誘惑的人。另外一時他就站過地獄邊沿，也不眩目，不發暈。當時那個女子，却是個使人值得向地獄深窺躍下的女子。他有時自然也把這種近於挑戰的來信，當成青年女孩子一種大膽妄爲的感情的遊戲，爲了訓練這些大膽妄爲的女孩子，他以爲不作理會是一種極好的處置。

璦璦：

我今天晚車回××。達

達士先生把一個簡短電報親自送到電報局拍發後，看看時間還只五點鐘。行期既已定妥，在晴島的留算是最後一天了。記起教授乙那個神氣，記起海邊那種蚌殼。當達士先生把教授乙在海邊拾蚌殼的一件事情告訴璦時，回信就說：不要忘記，回來時也爲我帶一點點蚌殼來。我想看看那個東西！

達士先生出了電報局，因此便向海邊走去。

到了海水浴場，潮水方退，除了幾個騎馬會的外國人騎着黑馬在岸邊奔跑外，就只有兩個看守浴場工人在那裏收拾游船，打掃砂地。達士先生沿着海灘走去，低着頭覓這種在白砂中閃放珍珠光的美麗蚌殼。想起教授乙拾蚌殼那副神氣，覺得好笑。快要走到東端時，忽然發現溼沙上有誰用手杖斜斜的劃着兩行字迹，走過去看看，只見砂上那麼寫着：

這個世界也有人瞭解海，不知愛海。也有人瞭解海，不敢愛海。

達士先生想想那個意思，笑了。他是個辨別筆迹的專家，認識那個字迹，懂得那個意義。看看潮水的印痕，便知道留下這種玩意兒的人，還剛剛離此不久。這倒有點古怪。難道這人就知道達士先生今天一早上會來海邊，恰好先來這裏留下這兩行字迹？還是這人每天皆來到海邊，寫那麼兩行字，期望有一天會給達士先生見到？不管如何，這方式顯然的是在大膽妄爲以外，還很機伶狡猾的。達士先生皺眉頭看了一會，就走開了，一面仍然低頭走去，一面保護自己似的想道：『鬼聰明，你還是要失敗的，你太年輕了，不知道一個人害過了某種病，就永遠不至於再傳染了！你真聰明，你這聰明將』

來會使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成就一件大事業，但在如今這件事情上，應當承認自己賒輸了！這事不是你的錯誤。是命運。你遲了一年。……」然而不知不覺，却面着大海一方，輕輕的抒了一口氣，

不瞭解海，不愛海，是的。瞭解海，不敢愛海，是不是？

他一面走一面口中便輕輕數着，「是——不是？不是——是！」

忽然間，砂地上一件新東西使他楞住了。那是一對眼睛，在濕砂上畫好的一對美麗眼睛。旁邊還那麼寫着：「瞧我，你認識我！」是的，那是誰，達士先生認識得很清楚的。

一個爬砂工人用一把平頭鏟沿着海岸走來，過走達士先生身邊時，達士先生趕着問：「慢點走，我問你，你知不知道這是誰畫的？」說完他把手指着那些騎馬的人。那工人卻糾正他的錯誤，手指着山邊一堵淺黃色建築物，「哪，女先生畫的！」

「你親眼看見是個女先生畫的？」

工人看看達士先生，不大高興似的說：「我怎不眼見？」

那工人說完，揚揚長長的走了。

達士先生在那砂地上一對眼睛前立約一分鐘，仍然把眉頭略微皺了那麼一下，沉默的沿海走去了。海面有微風皺着細浪。達士先生彎腰拾起了一把海砂向海中拋去。「狡猾東西，去了吧。」

十點二十分鐘達士先生回到了宿舍。

聽差老王從學校把車票取來，告給達士先生，晚上十一點二十五分開車，十點半上車不遲。

到了晚上十點鐘，那聽差來問達士先生，是不是要把行李先送上車站去。就便還給達士先生借的那本離婚小說。達士先生會心微笑的拿起那本書來翻閱，卻給聽差一個電報稿，要他到電報局去拍發。那電報說：

瑗瑗：我害了點小病，今天不能回來了。我想在海邊多住三天；病會好的。達士。

一件真實事情，這個自命爲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確已害了一點兒很蹊蹺的病。這病離開海，不易痊愈的，應當用海來治療。

如 蕤

（秋天，彷彿春天的秋天。）

協和醫院裏三樓甬道上，一個頭戴白帽身穿白色長袍的年輕看護婦，手托小小白磁盆子，忽忽忙忙從東邊迴廊走向西去。到樓梯邊時，一個招呼聲止住了她的脚步。

從二樓上來了一個女人，在寬闊之字形樓梯上盤旋，身穿綠色長袍，手中拿着一個最時新的朱紅皮夾，使人一看便『綠肥紅瘦』感覺。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上樓時便顯得十分輕盈。年紀大約有了二十七八，由於裝飾合法，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但鬢額之間，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

記號，却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加以遮飾。便是那寫在口角眉目間的微笑，風度中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的遲暮的調子。

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但眉眼却秀氣不俗，氣派又大方又尊貴。身體長得修短合度，所穿的衣服又非常稱身，且正因爲那點「綠肥紅瘦」的暮春風度，故使人在第一面後，就留下一個不易忘掉的良好印象。

這個月以來她因爲每天按時來院中看一病人，同那看護已十分熟習，如今在樓梯邊見到了看護，故招呼着，隨即快步跑上樓了。

她向那看護又親切又溫柔的說：

「夏小姐，好呀！」

那看護含笑望望喊她的人手中的朱紅皮夾。

「如蕪小姐，您好！」

「夏小姐，醫生說病人什麼時候出院？」

「曾先生說過一禮拜好些，可是梅先生自己，上半年却說今天想走。」

「今天就走嗎？」

「他那麼說的。」

穿綠衣的不作聲，把皮夾從右手遞過左手。

穿白衣的看護彷彿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便接着說：

「曾先生說『不行。』他不簽字，梅先生就不能出院。」

甬道上西端某處病房裏門開了，一個穿白衣剃光頭的男子，露出半個身子，向甬道中的看護喊：

「密司夏，快一點來！」

那看護輕輕的說：「我偏不快來！」用眉目作了一個不高興的表示，就怱怱的走去了。

如蕪小姐站在樓梯邊一陣子，還不即走，看到一個年青圓臉女孩，手中執了一把淺藍色的大花，攙扶了一個青年優美的男子，慢慢的走下樓去，男子顯得久病新癒的樣子，臉色蒼白，而作笑容，女孩則臉上光輝紅潤，極其愉快。

一雙美麗靈活的眼睛，隨着那兩個下樓入在之字形寬闊樓梯上轉着，到後那個影子不見了，爲樓口屏風掩着消滅了。這美麗的眼睛便停頓在樓梯邊棕草氈上，那是一朵細小的藍花。

「把我拾起來，我名字叫作『毋忘我草。』」

她彎下腰把他拾起來。

一張豬肝色的扁臉，從肩膊邊擦過去，一個毛子軍人把一雙碧眼似乎很情慾的望着這女人一會，她彷彿感到了侮辱，怱怱的就走了。

不到一會，三樓三百十七號病房外，就有隻帶着灰色絲織手套的纖手，輕輕的扣着門，裏面並無聲音，但她仍然輕輕的推開了那房門。門開後，她見到那個病人正披了白色睡衣，對窗外望，把背向着門邊，似乎正在想到某種事情，或為某種景物墮入玄思，故來了客人，他却全不注意。

她輕輕的把門掩上，輕輕的走近那病人身邊，且輕輕的說：

「我來了，」

病人把頭掉回，便笑了。

「我正想到爲什麼秋天來得那麼快。你看窗外那株楊柳。」

穿綠衣的聽到這句話，似乎忽然中了一擊，心中刺了一下。裝作病人所說的話與彼全無關係的神氣，溫柔的笑着。

「少想些，秋來了，你認識牠就得了，並不需要你想牠。」

「不想牠，能認識牠嗎？」

女人於是輕輕的略帶解嘲的神氣那麼說：

「譬如人，有些人你認識她就並不必去想她！」

「坐下來，不要這樣說罷。這是如蘿小姐說話的風格，昨天不是早已說好不許這樣嗎？」

病人把如蘿小姐拉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旁坐下，便站在她面前，抱着那兩隻手不放：

「你爲什麼知道我不正在念你？」

女人嘴唇略張，綻出兩排白色小貝，披着優美捲髮的頭略歪，做出的神氣，正像一個小姑娘常作的
的神氣。

病人說：

「你真像小孩子。」

「我像小孩子嗎？」

「你是小孩子！」

「那麼，你是個大人了。」

「可是我今年還只二十二歲。」

「但你有些方面，真是個二十二歲的大人。」

「你是不是說我世故？」

「我說我不如你那麼……」

「得了。」病人走過窗邊去，背過了女人，眉頭輕微蹙了一下。回過頭來時就說：「我想出院了，那醫生不讓我走。」

女人說：「忙什麼？」隨即又說：「我見到那看護，她也說會醫生以爲你還不能出去。」

「我心裏燥得很。我還有許多事……」

「你好些沒有？睡得好不好？」

病人聽到這種詢問，似乎從詢問上引起了些另一時另一事不愉快的印象，反問女人：

「你什麼時候動身？」

女人不即回答。抬起頭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病人，望了一會，柔弱無力的垂下去，輕輕的透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什麼時候動身？」

病人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就說：

「不走也好！北京的八月，無處景物不美。並且你不是說等我好了，出了院，就陪我過西山去住半個月嗎？那邊山上樹葉極美，我歡喜那些樹木。你若走了，我一個人可想不到那邊去。你爲什麼要
走？」

女的把頭低着，帶着傷感氣分說：「我爲什麼要走？我真不知道！」

病人說：

「我想起你一首詩來了。那首名爲季蕤之謎的詩，我記得你那麼……」若說下去，他不知道應當說得是「寂寞」還是「多情善感」，於是他換了口氣向女人說：「外邊一定很冷了，你怎麼還穿單衣？」

女人裝作不曾聽到這句話，無力地扭着自己那兩隻手套，到後又問：「你出了院，預備上山不預備上山？」

病人似乎想起了這一個月來病中的一切，心中柔和了，悄然說道：「你不走，你同我上山，不很好麼？你又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是的，我要走。」

「我要你陪我！」

「你並不要我陪你！」

「但你知道，……」

「但你……」

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兩人皆爲一件事暗啞了。

她愛他，他明白的，他不愛她，她也明白的，問題就在這裏。三年來各人的地位還依然如故，並不改變多少。

他們年齡相差約七歲。一片時間隔了這兩個人的友誼，使他們不能不停頓到某一層薄幕前面。兩人皆互相望着另外一個心上的脈絡，却常常黯然無聲的呆着，無從把那個人的臂膊張開，讓另一個無力地任性地臥到那一個臂膊裏去。

（夏天，熱人悶人倦人的夏天。）

三年前，南國××暑期海濱學術演講會上，聚集五十個年青女人七十個年青男子，用帳幕在海邊經營暑期生活，這些年青男女皆從各大學而來，上午齊集在林蔭裏與臨時搭蓋的席棚裏，聽北京來的名教授講學，下午則過海邊浴場作海水浴，到了晚上，則自由演劇，放映電影，以及小組談話會，跳舞會，同時分頭舉行。海邊沙上與小山頭，且常燃有火炬，焚燒柴堆，作為海上蕩舟人與入山迷失歸途的人指示營幕所在地。

女子中有個傑出的人物。××總長庶出的女兒，嶺南大學二年級學生。這女子既品學粹美，相貌尤其艷麗。游泳。騎馬，划船，擊球，無不精通超人一等。且為人既活潑異常，又無輕狂佻野習氣。待人接物，溫柔親切，故為全個團體所傾心。其中尤以一個青年教授，一個中年教授，兩人異常崇拜這個女子。但在當時，這女孩子對於一切慇懃，似乎皆不甚措意。儼然這人自覺應永遠為衆人所傾心，永遠屬於衆人，不能儘一人所獨佔，故個人仍獨來獨往，不會被任何愛情所軟化。

由她發覺了男子中即或年紀到了四十五歲，還想在自己身邊裝作天真爛漫的神氣，認為妨礙到她自己自由時，就拋開了男子們，常常帶領了幾個年幼的女孩，駕了白色小船，向海中駛去，在一羣女孩中間她處處像個母親，照料得衆人極其周到，但當幾人在沙灘上胡鬧時，則最頑皮最天真的也仍然推她。

她能獨唱獨舞。

她穿着任何顏色任何質料的衣服，皆十分相稱，壞的並不顯出俗氣，好的也不顯出奢華。

她說話時聲音引人注意，使人快樂。

她不獨使男子傾倒，所有女子也無一不十分愛她。

但這就是一個謎，這為上帝特別關切的女孩子，將來應當屬誰。

就因為這個謎，集會中便有許多男子皆發着癡，心中思索着，苦惱着。林蔭裏，沙灘上，帳幕旁，大清早有人默默的單獨的蹣跚着，黃昏裏也同樣如此。大家皆明白『一切路皆可以走進羅馬』那句格言，却不明白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顆心傍近這女人的心。『一切美麗皆使人癡呆，』故這美麗的女孩，本身所到處，自然便有這些事情發生，同時也將發生些旁的使男子們皆顯得可憐可笑的事。

她明白這些，她却表示意見。

她仍然超越於人類癡妄以上，又快樂又健康的打發每個日子。

她歡喜散步，海濱潮落後，露出一塊赭色沙灘，齊平如茵褥，比茵褥復更柔和。脚所踐履處，皆起微凹，分明地印出脚掌或脚跟美麗痕跡。這沙灘常常便印上了一行她的腳跡。許多年青學生，在無數腳迹中皆辨識得出這種特別腳跡。一顆心追數着留在那砂上那點東西，直至潮水來到，洗去了那東

西時，方能離開。

每天潮水的來去，又正似乎是特別爲洗去那砂上其他縱橫凌亂的豐屨記號，讓這女孩子腳迹最先印到這長砂上。

海邊的潮水漲落因月而異。有時恰在中午夜半，有時又恰在天明黃昏。

有一天，日頭尚未從海中升起，潮水已縮，淡白微青的天空，還嵌了稀疏的幾顆白星，海邊小山皆還包裹在銀紅色曉霧裏，大有睡猶未醒的樣子。沿海小小散步石道上，矗立在輕霧中的電燈白柱，尚有燈光如星子，蒼白着臉兒。

她照常穿了那身輕便的衣服，披了一件薄絨背心，持了一條白竹鞭子，鑽出了帳幕，走向海邊。去晨光熹微中，大海那麼溫柔，一切萬物皆那麼溫柔，她飽飽的吸了幾口海上的空氣，便起始沿了尚有濕氣與隨處還留着綠色海藻的長灘，向日頭出處的東方走去。

她輕輕的嘯着。因爲海也正在輕輕的嘯着。她又輕輕的唱着，因爲海邊山脚豆田裏，有初醒的雀鳥也正在輕輕的唱着。

有些銀色的霧，流動在沿海山上，與大海水面上。

這些美麗的東西會不會到人的心頭上？

望到這些霧她便笑着。她記起蒙在她心頭上一張薄薄的人事網子。她昨天黃昏時，曾同一個女伴

，坐到海邊一個岩石上，聽海濤嗚咽，波浪一個接着一個撞碎在岩石下，那女孩子年紀不過十七歲，愛了一個牧師的兒子，那牧師兒子却以為她是小孩子，一切打算皆由於小孩子的糊塗天真，全不近於事實所許可。那牧師兒子傷了她的心。她便一一訴說着，且說他若再只把她當小孩，她就預備自殺給他看。問那女孩子：『自殺了，他會明白麼？除了自殺難道就並無別的辦法讓他明白嗎？而且，是不是當真愛他？愛他即或是真的。這人究竟有什麼好處？』那女孩沈默了許久，昂起頭帶着羞澀的眼光，却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所有好處在別個男孩子品性中似乎皆可以發現，我愛他似乎只是他不理我那分驕傲處。我愛那點驕傲。』當時她以為這女孩子真正是小孩子。

但現在給她看了一個反省的機會。她不瞭解這女孩子的感情，如今却極力來求索這感情的起點與終點。

愛她的人可太多了，她却不愛他們。她覺得一切愛皆平凡得很。許多人皆在她面前見得又可憐又好笑。許多人皆因為愛了她把他自己靈魂，感情，言語，行爲，某種定型弄走了樣子。譬如大風，百凡草木皆爲這風而搖動，在暴風下無一草木能够堅凝靜止，毫不動搖，她的美麗也如入風。可是她希望的正是永遠皆不動搖的大樹，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於爲她那點美麗所征服。她找尋這種樹，却始終沒有發現。

她想：『海邊不會有這種樹，若需要這種樹，應當向深山中去找尋。』

的確確，都市中人是全爲一個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靈魂，皆從一個模子裏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皆從另一模子中印出，個性與特性是不易存在，領袖標準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樣中產生的。一切皆顯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轉成爲商品形式。便是人類的戀愛，沒有戀愛時那分觀念，有了戀愛時那分打算，也正在商人手中轉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海邊沒有一株稍稍倔強的樹，也無一個稍稍倔強的人。爲她傾倒的人雖多，却皆在同樣情形下露出蠢像，做出同樣的事情。世故一些的先借些別的原因同在一處，其次就失去了人的樣子，變成一隻狗了。年紀輕些的，則就只知寫出那種又粗鹵又笨拙的信，愛了就謙卑諂媚，裝模作樣，眼看到自己所作的糊塗樣子，還不能夠引動女人，既不知道如何改善方法，便作出更可笑的表示，或要自殺，或說請你好好防備，如何如何。一切愛不是極其愚蠢，就是極其下流，故她把這些愛得看一錢不值了。真沒有一個稍稍可愛的男子。

她厭倦了那些成爲公式的男子，與成爲公式的愛情。她忽然想起那個女孩口中的牧師兒子。她爲自己倏然而來飄然而逝的某種好奇意識所吸引，吃了點驚。她望望天空，一顆流星正劃空而逝，於是輕輕的輕輕的自言自語說道：「逝去的，也就完事了。」

但記憶中那顆流星，還閃着悅目的光輝。「強一些，方有光輝！」她微笑了，因爲她自覺是極強的，然而在意識之外，就潛伏了一種欲望。這欲望是隱秘的，方向曖昧的。

左拉在他的某篇小說上，曾提及一個貞靜的女人，拒絕了所有向她獻媚輸誠的一羣青年紳士，逃到一個小鄉村後，却坦然儘一個粗鹵的農夫，在曖昧中吻了她的嘴唇同手足。驕傲的婦人厭倦輕視了一切柔情，却能在強暴中得到快感。

她記起了左拉那篇小說。那作品中從前所不能理解的。現在完全理解了。倘若有那麼湊巧的遭遇，她也將如故事所說，「毫不拒絕的躺到那金黃色稻草積上去。」固執的熱情，瘋狂的愛。火焰燃燒了自己後還把另外一個也燒死，這愛情方是愛情！

但什麼地方有這種農夫？所有農夫皆大半餓死了。這里面前只是一片砂，一片海。

民族衰老了，爲本能推動而作成的野蠻事，也不會再發生了。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爲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謠中傷，與爲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殺誘捕。戀愛則只是一羣鬩鷄似的男子，各處扮演着主角喜劇。

她想起十個以上的丑角，溫習這些自作多情的男子各種不得體的愛情，不愉快的印象。

她走着，重復又想着那個不識面的牧師兒子。這男子，十七歲的女子還只想爲他自殺哩，驕傲的人！

流星，就是騎了這流星，也應當把這種男子找到看他的驕傲，如何消失到溫柔雅致體貼親切的友誼應對裏。她記着先前一時那顆流星。

日光出來了，燒紅了半天。海面一片銀色，爲薄霧所包裹。

早日正在融解這種薄霧，清風吹入衣袂如新秋樣子。

薄霧漸漸融解了，海面光波耀目，如平敷水銀一片。不可逼視。

眩目的海需要日光，眩目的生活也需要類乎日光的一種東西。這東西在青年紳士中既不易發現，就應當注意另外一處！

當天那集會裏應當有她主演的一個戲劇，時間將屆時，各處找尋這個人，皆不能見到，有人疑心她或在海邊出了事，海邊却毫無徵兆可得。於是有人又以可笑的測度，說她或者走了，離開這裏了，因此赴她獨自佔據的小帳幕中去尋覓，一點簡單行李雖依然在帳幕裏，却有個小小字條貼在撐柱上，只說：『我不高興再到這裏，我走了，大家還是快樂的打發這個假期罷。』大家方明白這人當真走了。

也像一顆流星，流星雖然長逝了，在人人心中，卻留下一個光輝奪目的記號。那件事在那個消夏會中成爲一羣人談論的中心，但無一個人明白這標緻出衆的女人，爲什麼忽然獨自走去。

日頭出自東方，她便向東方注意，坐了法國郵船向中國東部海岸走去，她想找尋使她生活放光同時他本身也放光的一種東西。她到了屬於北國的東方另一海濱。

那有各地方來的各樣人，有久住南洋帶了椰子氣味的美國水兵，有流離異國的北俄，有龐然大腹由國內各處跑來的商人政客，有……

她並不需要明白這些她住到一個濱海著名旅館中後，每日皆默默的躺到海灘白沙傘下眺望着大海太空的明藍。她正在用北海風光，洗去留在心上的南海厭人印象。她在休息。她在等待。

有時賃了一匹白馬，到山上各處跑去，或過無人海浴處，沿了潮汐退盡的砂灘上跑去。有時又一人獨自坐在一隻小艇內，慢慢的搖着小槳，把船划到離岸遠到三里五里的海中，儘那隻小艇在一汪鹽水中流蕩漾。

陌生地方陌生的人羣，卻並不使她感到孤寂。在清靜無擾孤獨生活中，她有了一個同伴，就是她自己的心。

當她躺在砂上時，她對於自然與對於本性，皆似乎多認識了一些。她看一切，聽一切，分析一切，皆似乎比先前明澈一些。

尤其使她愉快的，便是到了這地方來，若干遊客中，似乎並無一個人明白她是誰，雖彷彿有若干雙陌生的眼睛，每日皆可在砂灘中無意相碰，她且料想到，這些眼睛或者還常常在很遠處與隱避處注視到她，但卻並無什麼麻煩。一個女子即或如何厭煩男子，在意識中，也仍然常常有把這種由於自己美麗使男子現出種種蠢像的印象，作爲一種祕密悅樂的時節。我們固然不能歡喜一個嗜酒的人，但一個文學者筆下的酒徒，卻並不使我們看來皺眉。這世界上，也正有若干種爲美所傾倒的人類可憐憫的姿態，玩味起來令人微笑！

划船是她所擅長的運動，青島的海面早晚尤宜於輕舟浮泛。有一天她獨自又駕了那白色小艇，打着兩槳，沿海向東駛去。

東方爲日頭所出的地方，也應當有光明熱烈如日頭的東西，等待在那邊，可是所等待的是什麼？在東方除了兩個遠在十哩以外金字塔形的島嶼以外，就只一片爲日光鍍上銀色大海，這大海上午是銀色，下午則成爲藍色，放出藍寶石的光輝。一片空闊的海，使人幻想無邊的海。

東邊一點，還有兩個海灣，也有砂灘，可以作海水浴，遊人卻異常稀少。

她把船慢慢的划去，想到了第三個海灣時爲止。她歡喜從船上看海邊景物。她歡喜如此寂寞地玩着，就因她早爲熱鬧弄疲倦了。

當船搖到離開浴場約兩哩左右，將近第三海灣，接近名爲太平角的山岬時，海上雲物奇幻無方，爲了看雲，忘了其他事情。

盛夏的東海，海上有兩種稀奇的境界，一是自海面昇起的陣雲，白霧似的成團成餅從海上湧起，包裹了大山與一切建築；一是空中的雲彩，五色相煊，尤以早晨的粉紅細雲與黃昏前綠色片雲爲美麗。至於中午則白雲嵌鑲於明藍天空，特多變化，無可彷彿，又另外有一番驚人好處。

她看得是白雲。

到後夏季的驟雨到了，挾以雷聲電閃，向海面逼來，海面因之咆哮起來，各處是白色波幅，一切

皆如正爲一隻人目難於驟見的巨手所翻騰，所攪動。她匆忙中把船向近岸處儘力划去。她向一個臨海岩壁下划去。她以爲在那方面當容易尋覓一個安全地方。

那一帶岩石的海岸，却正連續着有屋大的波浪，向岩石撞去，成爲白沫，船若傍近，即不能不與一切同歸於盡。

船離岩壁尙遠，就傾覆了，她被波浪捲入水中後，便奮力泅着。

頭上是驟雨與嚇人的雷聲，身邊是黑色憤怒的海，她心想：『這不是一個壞經驗！』她毫不畏怯，以爲自己的能力足支持下去，不會有什麼不幸，她仍然快樂的向前泅去。

她忽然記起岩壁下海面的情形，若有船隻，尙可停泊，若屬空手，恐怕無上岸處，故重復向海中泅去，再看看方向，觀察從某一方泅去，可以省事一些，方便一些。

她發現了她應當向東泅去，則可在第二海灣背風的一面上岸。

她大約還應泅半哩左右。她估計她自己能力到岸有剩餘，故她毫不忙亂。

但到後離岸只有二百米左右時，她的氣力已不濟事了，身體爲大浪所搖撼，她感覺疲倦，以爲不能攏岸，行將沉入海底了。

她被波浪推動着。

她把方向弄迷糊了，本應當再向東泅去，忽又轉向南邊一點泅去，再向南泅去，她便將爲浪帶走

，摔碎到岩石上。

當她在海面掙扎中，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攔住頭髮，帶她向海岸邊澗去時，她知道她已得了救助，她手脚仍然能够拍水分水，口中却啞啞無言，到了岸時便昏迷了。那人把她抱上了岸，儘她俯伏着倒出了些鹹水，後來便讓她臥下，蹲在她身邊撫摩着手心。

她慢慢的清楚了。張開兩隻眼睛，便看到一個黑臉長身青年俯伏在她身邊。她記起了前一時在水中種種情形，便向那身邊陌生男子尊弱的笑着，作的是感謝的微笑。她明白這就是救她出險的男子，她想起來一下，男子卻把手搖着，制止了她，男子也微笑着，也感謝似的微笑着，因為他顯然在這件事情上得到了最大的快樂。

她閉上眼睛時，就看到一顆流星，兩顆流星，這是流星還是一個男孩子純潔清明的眼睛呢？

她迷糊着。

重新把眼睛睜開時，那陌生青年男子因避嫌已站遠了一些了。她伸出手去招呼他。且讓他握着那隻熱力的手。於是兩人皆微笑着。一句「感謝」的話語融解成爲這種微笑，兩人皆覺得感謝。

年青人似乎纔剛滿二十歲，健全寬闊的胸脯，發育完美的四肢，尖尖的臉，長長的眉毛，懸膽垂直的鼻頭，帶着羞怯似的美麗嘴唇，無一不見得青春的力與美麗。

行雨早過了，她望着那男子身後天空，正掛着一條長虹。女人說：

「先生，這一切真美麗！」

那男子笑了，也點頭說：

「是的，太美麗了。」

「謝謝您，沒有您來帶我一手，我這時一定沉到這美麗海底，再不能看到這種好景緻了。爲什麼我在海中你會見到？」

「我也划了一隻小船來的，我看看雲彩，知道快要落雨了，故把船泊近岸邊去。但我見到你的白船，我從草帽上知道您是個小姐，我想告訴你一下，又不知道如何呼喊您。到後雨來了，我眼看著你把船儘力向岸邊划來，大聲告你不能向那邊岩壁下划去，你卻不能聽到。我見你把船向岩邊靠攏，知道小船非翻不可，果然一會兒就翻了，我方從那邊跳下來找你。」

「你冒了險作這件事，是不是？」

男子笑着，承認了自己的行爲。

「你因爲看清楚我是個女人，故那麼勇敢從懸岩上躍下把我救起，是不是？」

那男子羞怯似的搖着頭，表示承認也同時表示否認。

「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朋友了，請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情罷，我希望多知道些，譬如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學校念書？家裏有些什麼人，家中人誰對你最好，誰最有趣？你歡喜讀的是那幾本？」

『我姓梅……』

『得了，好朋友是用不着明白這些的。這對我們友誼毫無用處。你且告我，你能够在這一汪鹹水裏盡你手足之力，洵得多遠？』

『我就從不疲倦過。』

『你歡喜划船嗎？』

『我有時也討厭這些船。』

『你常常是那麼一個人把船划到海中玩着嗎？』

『我只是一個人。』

『我到過南方，你見不見到南方的大棕櫚樹同鳳尾草？』

『我在黑龍江黑壤中長大的。』

『那麼你到過北京城了。』

『我在北京城受的中學教育。』

『你不討厭北京嗎？』

『我歡喜北京。』

『我也歡喜北京。』

「北京很好。」

「但我看得出你同別的人歡喜北京不同。別人以為北京一切是舊的，一切皆可愛。你必定以為北京罩在頭上那塊天，踏在腳下那片地，四面八方捲起黃塵的那陣風，一些無邊無際那種雪，莫不帶點兒野氣。你是個有野性的人，故歡喜牠，是不是？」

這精巧的阿諛使年青男子十分愉快。他說：

「是的，我當真那麼歡喜北京，我歡喜那種明朗粗豪風光。」

女子注意到面前男子的眉目口鼻，心中想說：「這是個小雜兒，不濟事，一點點溫柔就會把這男子靈魂高舉起來！你並不歡喜粗野，對於你最合適的，恐怕還是柔情！」

但這小雜兒雖天真卻不俗氣。她不討厭他。她向他說：

「你傍我這邊坐下來，我們再來談談一點別的問題，會不會妨礙你？你怕我嗎？」

青年人無話可說，只好微帶靦腆站近了一點，又把手遮着額部，眺望海中遠處，吃驚似的喊着：「我們的船並不在海中，一定還在岩壁附近。」

他們所在的地方，已接近砂灘。為一個小阜上。卻被樹林隔着了視線。左邊既不能見着岩壁。右邊也看不到砂灘，只是前面一片海在腳下展開。年青男子走過左邊去，不見什麼，又走過右邊去，女人那隻白色小艇正斜斜的翻臥在砂灘上，趕忙跑回來告給女人。

女的口上說：「船壞了並不礙事，」心中卻想着：「應當有比這小船兒更堅固結實的「小船」容載這個心，向寬泛無邊的人海中搖去！」她看看面前，卻正泊着一隻理想的小船：強健的駁膊，強健的靈魂，一切皆還不會爲人事所髒污，如若有所得的微笑着，她幾乎是不能地感到了他們的未來一切。她覺得自己是美麗的，且明白在面前的一個人眼光中，她幾乎是太美麗了。她明白他曾又怯又貪注意過她的身體每一部分。她有些羞慚，但她卻不怕他也不厭煩他。

他毫無可疑，只是一個大學一年生，一切興味同觀念，就是對女人的一分知識，也不會離開那一年級生的限制。他讀書並不多，對於人生的認識有限，他慢慢的在學習都市中人的生活，他也會成爲碌庸而無個性的城市中人。她初初看他，很像全不俗氣，多談了幾句話，就明白凡是高級中學所輸入於學生的那分壞處，這個人也完全得到他應得的一分。但不知怎麼樣的稀奇原因，這帶着鄉下人氣分的男子，單是那點野處單純處，使她總覺得比紳士有意思些。他並不十分聰明，但初生小犢似的，天下事什麼都不怕的男子，彷彿雖不使他聰明，卻將令他偉大。真是的，這孩子可以偉大起來！

她問他：

「你每天洗海水浴嗎？」

他點著頭，故她又問：

「你到什麼時候方離開這海濱？」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應當知道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難道不想麼？」

「我想也沒有用處。」

「你這是小孩子說法。還是老頭子說法？小孩子，相信爸爸，因為家中人管束着他，可以那麼說。老頭子相信上帝，因為一切事皆以為上帝早有安排，故常常也不去過分折磨自己情感，你……」

女的說到這裏時，她眼看着身邊那一個有一分害羞的神氣，她就不再說下去了。她估計得出他不是個「老頭子。」她笑了。

那男子爲了有人提說到小孩與老人，意思正像請他自行挑選，他便不得不說出下面的話語。

「我跟了爸爸來的。我爸爸在××部裏作參事，有人請我們上勞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兩天厭倦了，獨自跑回來了，爸爸還在山上做詩！」

「你爸爸會做詩嗎？」

「他是詩人，他同梁王公夏××會……」

「啊，你××先生的少爺嗎？」

「你認識我爸爸嗎？」

「在××講演時我見過一次，我認得他，他不認識我。」

「你願不願意告訴我……」

女的想起了自己來此本不願意另外還有人知道她的打算了，她實極不願意人家知道她是××總長的小姐，她尤其不願意想傍近她的男子，知道她是個百萬遺產的承繼人。現在被問到時，她一時不易回答，就把手搖著，且笑着，不許男的詢問。且說：

「祭出好地方，你不歡喜嗎？」

「我怕寂寞。」

「寂寞也有寂寞的好處，牠使人明白許多平常所不明白的事情。但不是年青人需要的，人年紀輕輕的時節，只要得是熱鬧生活。不會在寂寞中發現什麼的，」

「你樣子像南方人，言語像北方人。」

「我的感情呢，什麼都不像。」

「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過你。」

「這是句紳士說的話，紳士看到什麼女人，想同她要好一點時，就那麼說，其實他們在過去任何一時皆並不見到，他那句話意思也不過是說「我同你熟了」或「看你使人舒服」罷了。你是不是這意思？」

男的有點羞怯了，把手去抓取身邊小石子，奮力向海中擲去，要說什麼又不好說，不敢說。其實

他記憶再好一點，就能够說得出他在某種畫報上看到過她的相片，但他如今一時卻想不起。女的希望他活潑點，自由點，於是又說：

『我們應當成爲很好的朋友，你說，我是怎麼樣一種人？』

男的說：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身分的人，但你實在是個美人！』

聽到這種不文雅的讚美，女的卻並不感覺怎樣難堪。其實他不必說出來，她就知道她的美麗早把這孩子眼迷亂了。這時她正騎着，四肢勻稱柔和，她穿的原是件浴衣，浴衣外面再罩了一件白色薄綢短褂。這短褂落水時已弄濕，緊緊的貼着身體，各處纏繞着。她這時便坐了起來，開始脫去那件短褂，擰去了水，晾到身邊有太陽處去。短褂脫掉後，這女人發育合度的肩背與手臂，以及那個緊束在浴衣中典型的胸脯，皆收入了男子的眼底。

男子重新拾起了一粒石子，奮力向海中拋去，彷彿那麼一來，把一點引起妄想的東西同時也就拋入了海中。他說：『得把他擰得極遠極遠，我會作這件事！但石子多着，他能擰盡嗎？』

女的脫掉短褂後，站起來活動了一下四肢，他拾起了一粒石子向海中擰去，成績似乎並不出色，女的便解嘲一般說道：

『這種事我不成，這是小孩子作的事！』

兩人想起了那隻擱在淺灘上的小船，便一同跑下去看船，從水拉起擱到砂上，且坐在那船邊玩。玩得正好，男的忽向先前兩人所在的小阜上跑去，過一會，纔又見他跑回來，原來他爲得是去拏女人那件短褂！把短褂拏來時晾到船邊，直到這時兩人似乎才注意到這個男子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入水的衣服。這男孩子把船從浴場方面繞過砲台搖來時，本不預備到水中去，故穿得是一件白色翻領襯衫，一件黃色短袴。當時因爲匆忙援救女子，故從岩壁上直向海中跳下，後來雖離了險境，女子蘇醒了，只顧同她談話，把自己全身也忘了。

若干時以來，濕衣在身上還裹着，這時女子才說：

「你衣全濕了，不好受罷。」

「不礙事。」

「你不脫下衣擰擰嗎？」

「不礙事晒晒就乾了。」

男子一面用木枝畫着砂土，一面同女子談了很多的話。他告給她，關於他自己過去未來的事情，或者說得太多了些，把不必說到的也說到了，故後來女人就問他是不是還想下海中去游泳一陣。他說他可以把小船送她回到惠泉浴場去，她卻告他不必那麼費事，因爲她的船是旅館的，走到前面去告給巡警一聲，就不再需要照料了。她自己正想坐車回去。

其實她只是因為同這男子太接近了，無從認清這男子，她想讓他走後，再來細細玩味一下這件湊巧的奇遇。

她爬上小阜去，眼看到那男孩子上了船，把船搖着離開了海岸後，這方面搖着手，那方面也搖着手，到後船轉過峭壁不見了，她方重新躺下，甜甜的睡了一陣，

他們第二天又在浴場中見了面。

他們第三天又把船沿海搖去，停泊在浴人稀少的長砂旁小灣裏，在原來樹林裏玩了半天，分別時，那女孩子心想：『這倒是很好的，他似乎還不知道說愛誰，但處處見得他愛我！』她用得是快樂與遊戲心情，引導這個男孩子的感情到了一個最可信任的地位，她忘了這事情的危險。弄火的照例也就只因為火的美麗，忘了一切灼手的機會。

那男孩子呢？他歡喜她。在她面前時，又活潑，又年青，離開她時，便諸事毫無意緒。他心亂了。他還不會向她說『他愛了她，』他並不清楚什麼是愛。

她明白他是不會如何來說明那點心中煩亂的愛情的，她覺得這地方有美麗處，永遠在心上播成一條五色的虹。

但兩人在湊巧中成了朋友，卻仍然在另一湊巧中發生了點誤會，終於又離開了。

(一個極長的冬天)

那年秋天他轉入了北京的工業大學理科。她也到了北京入了燕京教會大學的文科二年級。

他們仍然見了面，她成了往日在南海之濱所見到的一個十七歲女孩子，非得到那個男孩子不成了。

她愛了他。他卻因為明白了她就是一個官僚的女子，且從一些不可為據的傳聞上，得到這個女人一些故事，他便儘避着她。

年齡同時形成兩人間一重隔閡，女人卻在意外情形中成爲一個失戀者。在各樣冷淡中她仍然保持到她那分真誠。至於他呢？還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孩子，氣概太強了點，太單純了點，只想在化學中將來能有一分成就，對於國家有所貢獻。這點單純處使他對於戀愛看得與平常男子不同了。事實上他還是個小孩子，有了信仰，就不要戀愛了。

如此在一堆無多精彩的連續而來的日子中，打發了將近一千個日子。兩人只在一分親切友誼裏自重的過着下去。

到後卻終於決裂了，女人既已畢了業，且在那個學校研究院過了一年，他也畢業了。她明白這件事應得有一個結束，她便結束了這件事，告訴他，她已預備過法國去。那男的只是用三年來已成習慣的態度，對於她所說的話表示同意，他到後卻告她，他只想到上海一家酸類工廠做助理技師，請了幾再出國讀書。

她告他只要他想讀書，她願意他把她當個好朋友，讓她借給他一筆錢。他就說他並不想這樣讀書，這種讀書毫無意思。

他們另外還說了別的，這驕傲美麗的男子，差不多全照上面語氣答覆女子。

她到後便什麼話也不說，只預備走了。

他恰好於這時節在實驗室中了毒。

後來入了醫院，成爲協和醫院病房中一位常住者，病房中病人床邊那張小椅子上。便常常坐了那個女子。

人在病中性情總溫柔了些。

他們每天溫習三年前那海上一切，這一片在各人印象中的海，顏色鮮明，但兩人相顧，却都不像從前那麼天真了。這病對於女人給了許多機會，使女人的柔情，在各種小事上，讓那個躺在白色被單裏的病人，明白牠，領會牠。

（春天，有雪微融的春天。不，黃葉作證，這不是春天！）

一輛汽車停頓在西山飯店前門土地上，出來了一個男子，一個碩長俊美的男子，一個女人，一個穿了綠色絲質長袍的女人，兩人看了三樓一間明亮的房間，一會兒。汽車上的行李。一個黃衣箱，一個黑色打字機小箱，從樓下搬來時，女人告給穿制服的僕役，囑告汽車夫，等一點鐘就要下山。

過了一點鐘後，那輛汽車在八里莊坦平官道上向城中跑去時，卻只是一輛空車。

.....

將近黃昏時，男子攤了薄呢大衣，伴同女人立在旅館屋頂石欄杆邊，望一抹輕霧流動於山下平田遠村間，天上有顆靄如女人臉輔，天空東北方角隅裏，現出一粒星星，一切皆如夢境。旅館前是上八大處的大道，山道上正有兩個身穿中學生制服的女孩子，同一個穿翻領襯衣黃色短褲的男子，向旅館看門人詢問上山過某處的道路。一望而知這些年青人皆是從城中結伴上山來旅行的。

女人看看身旁久病新癒的男子，輕輕的透了口氣。

去旅館大約半里遠近，有一個小小山阜，阜上種得全是洋槐，那樹林浴在夕陽中，黃色的葉子更覺得耀人眼目。男子似乎對於這小阜發生了興味，向女人說：

『我們到那邊去看看好不好？』

女人望了一望他的臉兒，便輕輕的說：

『你不是應當休息嗎？』

『我歡喜那個小山。』男的說，『這山似乎是我們的……』

『你不能太累！』女的雖那麼說，卻側過了身，讓男的先走。

「我精神好極了，我們去玩玩，回來好吃飯。」

兩人不久就到了那山阜樹林。這裏一切恰恰同數年前的海濱地方一樣，兩人走進樹林時，皆有所驚訝，不約而同急促的舉步穿過樹林，彷彿樹林盡處，即是那片變化無方的大海。但到了樹林盡頭處，方明白前面不是大海，卻只是一個私人的墳地。女的一見墳地，爲之一怔，站着發了癡。男的卻不注意這墳地，只愉快的笑着。因爲更遠處，夕陽把大地上一切皆鍍了金色，奇景當前。有不可形容的瑰麗。

男子似乎走得太急促了一些，已微微作喘，把手遞給女子後，便問女子這地方像不像一個兩人十分熟習的地方，她聽着這個詢問時，輕輕的透了一口氣，勉強笑着，用這個微笑掩飾了自己的感情。

「回憶使人年青了許多。」男的自言自語的說着。

但那女的卻自心中回答着：「一個人用回憶來生活。顯見得這人生活也只剩下些殘餘渣滓了。」晚風輕輕的刷着槐樹，黃色葉子一片一片落在兩人身上與腳邊，男子心中既極快樂，故意作成感慨似的說：

「夏天過了，春天在夏天的前面，纏着夏天而來的是秋天。多美麗的秋天！」

他說着，同時又把眼睛望着有了秋意的女人的眼、眉、口、鼻。她的確是美麗的，但一望而知道種美麗不是繁花壓枝的三月，卻是黃葉藉地的八月。但他現在覺得她特別可愛，覺得那點纏媚處，卻

使她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變成永遠天真可愛，永遠動人吸人的好處了。他想起了幾年來兩人間的關係如何交織了眼淚與微笑。他想起她因愛他而發生的種種事情，他想起自己，幾年來如何被愛，卻只是初初看來好像故意逃避，其實說來只是漫無理性的拒絕，便帶了三分羞慚，把一隻手向女人伸去，兩人握着了手，眼睛對着眼睛時，他便抱歉似的輕輕的說：

『我快樂得很。我感謝你。』

女人笑了。瞳子濕濕的，放出晶瑩的光。一面愉快的笑，一面似乎也正孤寂的有所思索，就在那兩句話上，玩味了許久，也就正是把自己嵌入過去一切日子裏去。

過了一會，女人說：

『我也快樂得很。』

『我覺得你年青了許多，比我在山東那個海邊見你時還年青。』

『當真嗎？』

『你看我的眼睛，你看看，你就明白你的美麗處，如何反映在一個男子驚訝上！』

『但你過去並不從不爲什麼美麗所驚訝，也不爲什麼溫柔所屈服。』

『我這樣說過嗎？』

『雖不這樣說過，卻有這樣事實。』

他傍近了她，把另一隻手輕輕的搭上她的肩部，且把頭靠近她髮邊去。

「我想起我自己糊塗處，十分羞慚。」

她把臉掉過去，遮飾了自己的悲哀，卻輕輕的說道：

「看，下面的村子多美！……」

男子同一個小孩子一樣，走過她面前去，搜查她的臉，她便把頭低下去，不再說話。

他想擁她，她卻向前跑了。前面便是那個不知姓氏的墳園短牆，她站在那里不動，他趕上前去把她兩隻手皆捏得緊緊的，臉對着臉，兩人皆無話可說。兩人皆似乎觸着一樣東西，暗啞了，不能用口再說什麼了。

女的把一隻白白的手摩着男的臉頰同胳膊，「冷不冷？夜了，我們回去。」男的不說什麼，只把那隻手拖過嘴邊吻着。

兩人默默的走回去。

到旅館後，男的似乎還興奮，躺在一張靠背椅上，女的則站在他的身邊，帶着親切的神氣，把手去撫男子的額部，且輕輕的問他：

「累不累？頭昏不昏？」

男的便仰起頭顱，看到女人的白臉，作將近第五十次帶着又固執又孩氣的模樣說：

「我愛你。」

女的笑說：

「不愛既不必用口說我就明白，愛也可以無需乎用口說。」

男的說：

「還生我的氣嗎？」

女的說：

「生你什麼氣？生氣有什麼用處？」

兩人後來在煤油燈下吃了晚飯。飯吃過後。女的便照醫生所囑咐的把兩種藥水混合到一個小瓶子裏，輕輕的搖了一會，再倒出到白磁杯子裏去。

服過了藥，男的躺在床上，女的便坐在床邊，同他來談談一切過去事情。

兩人談到過去在海邊分手那點誤會時，男的向女的說：

「……你不是說過讓我另外給你一個機會，證明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嗎？我問你，究竟是什麼樣的機會？」

女的不說什麼，站起了一下，又重複坐下去，把臉貼到男的臉邊去，男的只覺得香氣醉人，似乎平時從不聞過這種香味。

第二天早上約莫八點鐘，男的醒來時，房中不見女人，枕頭邊有個小小信封，一個外面並不署名，一拈到手中卻知道有信件在裏面的白色封套。撕去了那個信封的紙皮，裏面果然有一張寫了字的白紙，信上寫着：

我不知爲什麼，總覺得走了較好，爲了我的快樂，爲了不委屈我自己的感情，我就走了。莫想起一回過去有所痛苦，過去既成爲過去，也值不得把感情放在那上去受折磨。你本來就不明白我的，我所希望的，幾年來爲這點願心經驗一切痛苦，也只是要你明白我，現在你既然已明白我，而且愛了我，爲了把我們生命解釋得更美一些，我走了，當然比我同你住下去較好的，

你的藥已配好，到時照醫生說的方法好好吃完，吃後仍然安靜的睡覺。學做個男子，學做個你自己平時以爲是男子的模樣，不必大驚小怪，不必讓旅館中知道什麼。

希望你能照往常一樣，不必擔心我的事情。我並不是爲了增加你的想念而走的。我只覺得我們事情業已有了一个着落，我應當走，我就走了。

顧天保佑你

如蕪留

把信看完後，他趕忙掀床邊電鈴，聽差來了，他手中還捏着那個信，躺在床上，本想詢問那聽差的，同房女人什麼睡下的由，但一看到聽差，卻不作聲，只把頭示意，要他仍然出去，聽差拉上了門出去後，他伸手去攫取那個藥瓶，藥瓶中的白汁，被振蕩時便發着小小泡沫。

他望着這些泡沫在振蕩靜止以後就消滅了，便繼續搖着。他愛她，直覺得真愛了她。

葉紹鈞

略傳	一九八
秋	一九九
病夫	二〇七
小妹妹	二二四
遺腹子	二三二
微波	二四四

葉紹鈞略傳

字聖陶，筆名杜山孟言等，一八九三年生於浙江省吳縣，中學卒業，作過長久的小學教員，文學研究會的中堅，曾任婦女雜誌，中學生，主編，作品多描寫學校生活，作風清雋，別有趣味，著作長篇小說爲倪煥之，短篇有隔膜，火災，未厭集，線下，城中等。

秋

開了鎖，推開房門，一陣的微蒸氣。是陰沈的秋天的傍晚，那些疎闊得幾乎不相識的傢具都顯得非常朦朧，開了兩扇窗，纔看出什麼東西都糝上了一層灰塵。

她站到鏡臺前，那鏡中的人臉色灰暗，兩眼下方各有淡紫痕似的一搭，臂膀失了明顯的界限；似乎不就是每天看見的。她便想到今天是疲乏了，買票處的擁擠，三等車中三當鐘轉側不得的站立，下車之後提着並不很輕的提箱從車夫的範圍中擠出，真是少有的努力。這幾天本來覺得腰膝酸軟，現在更見厲害了；只想把身子放平，讓牀褥來支持她自己的重量。原來是秋分了，她突然想起，眼裏就來了傷感的心情：四十不到的年紀，身體上已掛着歷書了。

她的眼光給鏡臺上什麼東西攔住了。焦褐色的一些小團，焦褐色的幾條枝梗，荒地上兩尸骸似地散置在那裏。她記起了，那是去年春天上墳的時候在河邊採的野薔薇，回來丟在這裏，就匆匆地趕火車去了。一年半的時光又溜走了，現在又得去上墳。

她約略拂去牀上的灰塵，便躺下來。好似來到了淒涼的旅店，兩眼直望着帳頂，讓自己沈沒在悵悵然的感覺裏。

皺臉的老媽子端着煤油燈進房來。她把燈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便用探索的眼光回頭看，自言自語

道，「小姐在這裏歇息；」又拖着滯重的脚步出去了。

不一會，房門外起了輕悄的對話聲；雖說輕悄，但雙方顯然帶沒有操縱自己的聲帶的素養，說的什麼完全傳到了房裏躺着的人的耳朵裏。

「聽我們奶奶說，她在上海做收生婆的。」

「咄，咄，好齷齪的行業，血淋淋的……」

「血淋淋倒不用管；你想，收生婆，說出來多少下等！」

「她還是小姐呢，小姐怎能幹這種行業。叫我想，難爲情極了，那裏還有面孔見人。」

「我也這樣說。她要配人家只怕難了。討一個新奶奶，說是做收生婆的，誰要？」

「她年紀不輕了吧？」

「不清楚，沒有聽我們奶奶說過。看她那樣子，三十五總不止了。」

躺在牀上的人知道說話的一個是嫂嫂處用的剛從送燈來的那個皺臉老媽子，另一個該是宅內別人的老媽子。在有了縫道的板壁上，她們的眼睛大概正貼着在那裏，寬看着齷齪的下等的難爲情的她吧。她這樣揣想，並沒有嫌厭她們的意思；老媽子知道什麼，自從開業以來，一年間收過不到三十同的生，那些自以爲開通而請產科醫生的人家，又有幾個人不把異樣的眼光投到她身上。「你，幹這行業？」從他們的眼光裏總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老媽子不過把這個話說出來罷了。倒是她們揣測她的

年紀有點兒可恨，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對於別人考查她的年紀總覺得討厭；在學校裏的時候，有些同學直捷了當問她幾歲，她心裏固然不舒服，臉上却不好意思發作，便支吾其辭說忘記了；更有伶俐乖巧的同學乘他不提防，突然問她屬什麼生肖，她的回答也決不會疎忽，不說屬花條馬便說屬長頸鹿，那些菲州獨獵影片裏的東西。這樣對付過去以後，她便把發問的人看作一個不懷好意的偵探，越能少同她交往越好。

老媽子又說什麼只怕難了，啊，想它做什麼！她轉身向裏，而對着映在帳幅上的她自己的黑影。晚飯過後，嫂嫂到她房裏來談話。約略說了些不相干的引子之後，便吞吞吐吐轉到正文：說本來要寫信到上海去的，一因哥哥不得空閒，二則她就要回來上墳了，所以留到現在面談。說有人來談起，有一個姓張的要娶璦房年紀也不算大，纔五十三歲，是一家錢莊的經理，手頭有兩三萬；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最長，已經出嫁了，大兒子明年也要辦喜事——做他們的「晚娘」是並不困難的。要不要回答來人說不妨談談，須請她自己作主；在嫂嫂的意思却以為不妨談談的，因為這樣適合的人家很難得碰到。

她聽罷嫂嫂的話不就回答，這並非由於羞媿，當她二十歲以前，有人到他母親旁邊來說你家小姐什麼什麼某家幾少爺什麼什麼的時候，她是立刻會像洩氣的小貓那樣一溜就不見的；二十一歲那年上母親父親相繼去世，此後人家的這些話就向着哥哥嫂嫂說了，她漸漸學會了假作沒有聽見的本領，

臉上固然不免發紅，溜走却不消了，這期間便偶爾聽到「續弦」「填房」那些字眼；二十七八的時候，她決定了不嫁，因為父親的遺囑上有這樣的話，女兒中如有終於不出嫁的，應得田二十畝，但走來說親的人還是有，她却用旁觀的態度來聽，甚或發一些比嫂嫂更精細的盤問，好像所講的真是全不關她的事——誰也不能知道她心頭正沸騰着快適和妒恨糾結成一團的思潮。

現在她聽說那人五十三歲，就好像有硬硬的一簇鬚鬚在她嘴的四圍亂掃，那種肉麻的惡心的感覺直拓展到兩頰和頸間，一個老人和她自己的並肩雙影閃現在她眼前，呵，這像什麼樣子，有什麼意思；她閉了一下眼，纔回答嫂嫂說：『早就說過不談了，嫂嫂，爲什麼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我們這樣想，』嫂嫂的聲調顯得十分親切，『妹妹一個人在上海開業究竟是辛苦的事；如果有適合的人家。就安舒得多了。』

究竟是辛苦的事，嫂嫂這話正說中了真實。護守一個生命，同時迎接一個生命，這是須得集中了全身的精神方能着手的工作；陪同產婦的一陣陣的掙扎，非把力氣運用到兩臂一回回地振奮不可，直到新生命脫離了母體纔得透一口氣；其時衣衫是溼透了，軀幹四肢似乎不復屬於自己，然而在產婦和嬰兒雙方還有許多善後的料理。不得就此休息。這樣的辛苦居然受得住，她自己想起時也有點不相信了。但就身體的情況而論，這樣地受辛苦至多也只能支持十多年，她自己十分明白。五十多歲還能挺起脊梁收生靈；除此以外，還有業務上的艱難很可憂慮；開業一年多，只收過不到三十個醫生，是個

勉強敷衍過去的局而；產科醫生的牌子差不多每條路上都有，路角牆壁上時常一堆地貼着廉價收生的廣告——「不論日夜，藥費在內，五元，」『照定章取折，一律四元，』這顯示出其中有著不比商界為緩和的競爭；凸起肚皮的婦人幾乎滿街都是，為什麼請教她收生的這麼寥寥呢？假若第二個年頭的成績還不及第一年，以後一直衰落下去，這如何得了。關於這些，在看到家庭的日漸衰落，時勢的急劇轉變，決然投考產科學校，準備做職業婦女的時候，她是完全沒有想到的。就是在當學生的三年間，都以為畢了業走出校門，便有一個自由的快適的天地等候着她。直到開了業，在實際的體驗中，她纔知道碰見的是辛苦是身體和精神變方的辛苦。雖是辛苦。總得忍耐着掙扎下去；前途固然茫茫，但不掙扎又將奈何；這是她目前的邏輯。

『辛苦是的確的，不過我還受得住，』她看看煤油燈，以免眼光和嫂嫂的接觸。

『現在還受得住，將來呢？』嫂嫂頓了一頓，又說：『我又要說婦人家的那句話了，一個人總得有個靠傍；如果生下一男半女，不就什麼都放心了麼？』

『這個話我不很相信，』她搖著頭。『我只看見婦人家受子女的累。什麼受放心了是說說的。』平時看慣的婦人家生產時的情狀閃現在她眼前：血的潮，肉的迸裂，被宰割似的悸動和呼號，真是無比的犧牲。同時她又閃電似地想起講議上所說的難產的產母大概有什麼年齡的話。便劈臉看見了她自己落在難產的危難中的形相，呵，可怕！

嫂嫂見勸誘無效，就換一條路向來說：「話又說回來，子女原不一定要自己生的。像那張家，女兒已經出嫁，兩個兒子也都大了，你的爲人是不會待錯人的，他們當然尊敬地親熱地待你，還不是和自己生的一樣？」嫂嫂坐近一點，伸出手來似乎要拉她的衣袖的樣子，把聲音轉得很軟媚地說：「這個也叫你娘，那個也叫你娘，你聽了纔快活呢。」

娘，這個生疎的面帶有快感的字眼，它確然給與她好像喝了一點酒的舒適。正同聽到人家稱一聲「奶奶」或者「老闆娘。」的時候一樣。面前倘若有一個玉雪可念的孩子，把小手牽住她的衣襟，愛嬌地叫一聲「娘，」她自己會把什麼辛苦都忘記了吧。不然，就是已經出嫁了的小姐，呼她爲「娘，」同她說一些體己話，她自己也會覺得生活並不空虛吧，——可是，硬硬的一簇鬚鬚好像又掃到她的嘴唇上來了；這回髣髴更看見了斑白的頭髮，重疊的額紋，老花的眼睛和焦黃的牙齒。一陣懊惱使她迸出決絕的話：「嫂嫂，我們放開這個，談談別的吧。」

「那末，只好回絕那個來說起的人了，」嫂嫂搭訕着說，從前同類的好多回談話，差不多總是由嫂嫂這樣收場的。

隨後嫂嫂就談到哥哥繼慶廠的失利，同樣的小規模的廠家不下十餘家，要開闢推銷的路徑比向人家借錢還難，到年底預備收歇了。最近有人來拉股份，織圍幅的絲棉，看來像好呢，可以做西裝，銷路據說是不壞的；不過手頭沒有錢，想賣了田去入股，反正連年以來，今年水災，明年蟲荒，收成七

折八扣，又加上什麼捐稅，眼見得田不是什麼有好處的產業了。末了說：「今天他們就在那裏開籌備會，所以到這時候他還沒有回來。」

突然地，父親的遺囑，——終於不出嫁的得田二十畝——在她腦裏刺了一針，她覺得完全明白。白嫂這一番勸誘的意義了。她不免激怒，想她偏不肯嫁，哥哥又能把她怎樣。她更想問個明白，賣了田去入股，是不是留下應該歸她的二十畝。但是一轉念後他們既沒有提明，她又何妨暫作不知，到事情真個做出來時再與他們爭論吧；於是耐着性兒，聽嫂嫂接說瑣瑣屑屑的柴米油鹽的家常話。

她坐在艙的右邊，靠着明瓦窗。艙中圍坐着六七個男人，女人只有她和嫂嫂，小孩有她的兩個好兒。白雲籠罩着原野，輕風送來清新的草氣，也送來陣陣的薄寒；河水活活地在船底流過；人語聲顯得很寂寞似地。

比較十餘年前，上墳的情況是冷落得多了。那時候全家各房同住在宅內，上墳那天的朝晨大家在大廳上齊集，就是一個十分歡快的場面。各房的奶奶小姐走出來齊穿起自出心裁的新裝，這個的繡着蝴蝶，那個的繡着牡丹，各樣的花邊，各樣的款式。脂粉氣從每個臉龐上每條手臂上浮散開來，熏得人人都好像喝了一點酒，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小孩子是跳出跳進地催着上船，這個拉着伯伯，那個牽着爸爸。所有的人齊集了，纔出門上船。船一共有三艘，搖到河道寬闊處便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飲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簡直是全家的快樂的郊遊會。現在各房分散

了：有一房在交易所投機得利，便在上海造小洋房住；其他幾房或在上海做點生意，或在南京當個小差使，都帶了空眷去；空下的房子就租給幾家別姓住了。大廳久已成爲三不管的區域；令人生厭的幾把破椅子上積着厚厚的灰塵；梁間常常擱着竹竿，一排地垂着不知誰家的孩子的尿布。競新開鑿的盛況再也不會在這裏湧現了，因爲別房的女人根本就不來，只男人來了算數。就是男人，活動的天地各自不同，他們除開上墳而外，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了吧。

這麼想着，她感到非常淒清。從前那些即使是一個夢，那個夢可否重做一回呢？——父親母親還健在；各房不必爲生活而掙扎，依舊住在一處？快快活活一同去上墳，仍是三艘船，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養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那樣的夢，多少甜美呀！

「……那晚他上了當！」濃鬚的一個堂兄的高聲闖入她的耳朵她便聽下去。

「說是交保證金三千兩，六釐利息，每月薪水一百塊。待交了保證金他們却左也不開辦，右也不開辦，只說籌備尚未停當。這纔疑惑起來，說把保證金還了吧；嚇。回答說沒有了！你們想，小夥子家幹事這麼不著實，我是完全相信他的話，誰知他把雪白的銀子丟在水裏！」

她知道那堂兄所說的「他」是他的兒子，一個商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在南京當科員的一個堂兄拾一拾他的眼鏡，說：「這非同他們打官司不可！」

「當然要打官司，」揆着上唇的濃鬚；「但是我好容易湊了三千兩銀子，現在是兩手空拳了！空手

是打不來官司的。所以今天要同你們商量：我提議賣掉我們的老宅。」

大家似乎喫了一驚，暫時間彼此面面相覷。

「我們本已搬出去了，搬回來的必要好像也沒有，」另一個堂兄鬍鬚給提議人作說明。

哥哥也開口了，他說：「倘若大家同意，我自然也不反對；我可以另外租房子住的。」

她似乎覺得脖子裏突然一空；同時頭腦昏暈起來，船內的人物在那裏旋轉，望得見的天和田野也在那裏旋轉。從十六歲那年佔有的一間房間，現在也將沒有了！

到了墳前，她拜下去，眼淚簌簌地落下。

夜間，在回到上海去的火車中，她茫然靠着長條的椅背，闖進她的意識的是零零亂亂的材料，二十畝田……乾枯了的野薔薇……五十三歲……血的潮，內的迸裂……一個大肚皮的婦人在那裏敲她的寓所的門……

病 夫

薛振之走上扶梯，踏着鋪得極平貼的柔軟的櫻毯，腳裏覺得有點沈重，舉一步似乎要費十分的力氣。他無意識地把草帽除下，一手從袴袋裏摸出一塊手巾來拂拭額上的汗。

突然的一念在他腦際閃着：「又來到這可厭的地方！這是疾病的地方，牢獄似的地方，死氣沈沈

的地方！」他這樣想，腳更覺得沈重了，扶着闌干暫且不走，只迷惘地悵惘着。

自入今春以來，他的身體就不很健旺。不健旺的由來是沒有顯明的痕跡的，偶然有幾回鼻子塞了鼻水流了，他也並不在意。直到寓所裏的老媽子驚異起來，說「先生本來吃三盃飯的，爲什麼現在一盃也吃不到了！」他才想起自己的食量不如從前了，因而對於身體的情況加以注意。不好的病狀便跟着來了。晚上睡在被窩裏，他自覺周身焦熱，皮膚異常乾燥。半夜醒來，卻又遍體是冷汗，手指按着覺得黏黏的。一會兒，汗又乾了，依然是焦熱且乾燥，從此再也不能入睡了。轉側遲延，捱到天明，便得救似地趕忙起身。但一天的不爽快也與躺着待天明一般，實在不是容易擔當的事。

他不向誰說起這些，照舊到編輯部去做他的工作。

昨天下午，他從編輯部散出來，同一個姓陸的朋友一起走。經過一個醫生的家屋時，他可憐地說道：「請你先走罷，我要找這位醫生去。」

「什麼？你有什麼不舒服麼？」

「沒有什麼，只覺得這幾天困乏得很。恐怕將要引起什麼病症，所以去請他檢驗一下。」他的臉上露着似乎暇豫的微笑。

這分明不願意承認身上有什麼病，所以把已醫察的病狀也抹過了。但是從他這勉強的微笑裏，已可窺見他心裏怎樣地發慮了。

「我也沒事，陪你進去。」

兩人便去叩醫生的門。

振之的衣襟解開了，前胸部完全裸露。蒼白的皮膚緊包着裏面的骨骼，令人想起學校裏的蠟模型。頸的兩個深深地陷落，彷彿兩個可怕的坑；胸部扁平，彷彿沒有肺臟藏在裏邊；都使人起悶悒不安的感覺。

醫生把聽診器的皮管插進耳朵，沈靜地聽察振之的肺的各部。他教他咳嗽，教他深呼吸，振之一依着做了，他的眼睛只是注視着醫生的臉，希冀得一點意欲知道的消息，正像待赦的罪犯，只等「你被赦了」四個字從對方的嘴裏漏出來。可是醫生的臉永久是理智的；他表示對於主顧的敬意常帶着笑容；不論在詢問或診察或判斷的時候總是這副笑容；至於要從他的臉上得點消息，那是無望的。他聽罷了肺部，又聽他的心臟，又被擊他的肋骨，聽發出的是什麼聲音；又叫他躺在一個榻上，徐徐舉起他的大腿，問他可有什麼地方覺得痛楚；又用小槌子擊他的膝蓋骨，看小腿的無意識的反射運動。

「請寬坐罷。」醫生診察完畢，很恭敬地向振之說，一手指着靠牆的椅子。

振之扣上他的衣服，卻再也耐不住了，急急地問：「先生看我的內臟有沒有毛病？」

「沒有什麼毛病，只是……」

「只是！什麼？」他差不多整個身心都凝定了，專等那醫生隨後的答覆。

「只是右面的肺略微弱一點。」

「是肺病麼？」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了。

「不是肺病，但是這樣的肺有肺病的可能就是了。我聽了先生剛才所說的那些病狀，又檢查了先生的身體，知道先生的病就是衰弱。最好多多休養，有個適宜的地方住下，病自會好起來的；藥物只能幫助一些罷了。」醫生忽然有所領悟的樣子，接着說：「我們爲着職業，就不能事事如意了；先生所辦的事又是十分辛苦的！這裏地方也太壞，都市的濁氣專替人家釀病！」

醫生的話激動了振之舊蓄的憤慨，他扣好了衣服，坐上靠牆的椅子，歎息說着說：「不見一棵草不見一隻蝴蝶，這成個什麼生活！吃的是煤屑和灰沙，聞的是機器油的惡臭，當然是住在釀病的廠場裏了！更有種種的色彩和音響刺激着我們的官覺，我們的身心怎得不由麻木而終衰弱！但是，先生說這裏地方太壞，這裏真完全是壞的地方麼？我們如果往西走去，不要十里路，就看見濃綠的密林，中間藏着美術的別墅。在那邊常年有花的笑靨和鳥的歌聲；又有噴泉的激濺，正像深山的瀑布。一切的喧聲吹不到那邊，就是少女的低吟也可以清楚地聽見。那真是可愛的地方，只是我們沒有在那裏住下的分兒罷了。同一的所在，我們在這裏豫備着生病，別墅裏的主人却在那邊享清閒之福，這怎不使人憤憤！我們只差一點，只差在不會打一道圍牆把方方的地皮圍了起來；除此之外，更有別的理由說我們應當沒有分兒麼！」

醫生順着振之的意思，點頭道：「當然沒有別的理由。」他又改換論點道：「現在先配一點藥水給先生吃，希望把每晚的發熱治好了。裏邊還有一種強心劑，好使先生的困乏減輕一點。」

「是，是，」振之剛才似乎很興奮，此刻却又是頹然無力的樣子，發音也低微了。他摸出皮夾子來，檢出一張鈔票，躊躇地找那適宜的雅致的安放牠的地方。隨後不自然地站起來，走到醫生的診桌旁邊，把地揣在一個雜件盤裏，吞吞吐吐地說，「一點醫費，請收納了。」

醫生同他約定了待一會兒派人來取藥水，他就同陸君辭出。第一聲就疑猜地問道：「他或者當着我的面不肯實說罷？其實我不怕，一點也不怕，就是真個患了肺病，我還是現在這樣子，」他說時，向陸君勉強地慘笑。

陸君久久不會開口，正在凝想這一點，同情的傷感充溢於心，彷彿失去了什麼的樣子。他想：「像薛君這樣的體格，顯然是個肺病者的模型。醫生未必說的實話，看他可憐，就用輕描淡寫的話安慰他了。況且我們這職業照例是容易染這個病的。」他又想到驅迫着人們趨向於危病的勢力，想到窄隘且陰暗的里弄和彷彿羅圈的屋舍；學頭望空際，慘淡淡的，全是灰色的。及到聽了振之的問話，他又一閃地想：「我就是這麼揣想着，十分之七八他說的不是實話。」但是他故意回答道：「沒有的事，你不要疑心。」隨後就沒得說了。不願於心的話原是很難設想的。

兩人默默地走着，車馬的喧擾於他們好像無所有似的。約有三四分鐘光景，振之突然牽住陸君的

衣袖說：「費你的心……」

陸君的無所集注的浮慮被打破了，側首問：「什麼？」

「費你的心，明天順便去訪問那醫生，我們大家本來熟識的，他不至於疑心你的訪問有什麼特別的作用。你就乘機問他，我的病到了什麼程度？究竟要緊不要緊？最要緊的一句，究竟是肺病不是？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託你問的，只說隨便問罷了。其實他就是當面對我說這是肺病，我也不至於駭到萬分的。」他又慘然地笑了。

陸君當然答應了他；同時辨知這幾句話裏含着無限的酸苦的味道，就覺得呼吸有點急促，脈搏也不自禁地增強起來了。他心想這恐怕不待問詢的了；眼見一個人坐在快要融解的冰塊上，他却還在那裏問「我所坐的不是冰塊罷？」這是何等悽心的事啊！

振之回到寓所，走上樓梯，取出鎖鑰來開那扇白木的門。門呀——地開了，他所有的世界便完全顯現。靠右牆是一個牀鋪，白色的被帳成爲灰色的了。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對面是一個紅釉的書架子，堆着一些書籍雜誌。沿窗一張方桌子，筆，硯，盂，錕，書本，紙張，乃至煤油爐，洗面盆，都要在七折佔一個位置，再沒有空隙可以留出來了。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然而絕不覺得寬空，若是要在裏邊迴旋，不消兩步就得轉身了。牆上掛着四條石印的劉石庵的屏條，枯焦的紙色倒與溼痕斑駁的牆

壁很相調和，旁邊用畫圖釘釘着兩張褪了色的紅楓葉，還是去秋振之游蘇州天平山時檢回來的。

一種悶鬱霉蒸的氣味直刺他的嗅官，使他急於去開那兩扇停着的窗。熱風隨即吹送進來，帶着許多的煤屑，打在臉上頗覺得不好過。他看卓面時，一切器物都均勻地鋪上一層煤屑了。原來前面偏左是一家洗衣作，轟起的烟囪裏不息地噴出煤烟來；這兩扇窗間的縫很闊，木板上又有好幾條裂縫，煤屑就隨時可以飛進來了。

這時候他起一種照例的厭惡之心，無聲息地歎了口氣；這是他的習慣如此，就是數出聲息來，又有誰聽他的呢！他把手巾在卓面和椅子上約略搽了幾下，就頹然坐了下來，好似乏力的耕牛倒在地上。「這算什麼生活！不要論什麼高的深的，總要覺得牠是安定的可以自慰的，過下去才有點意味。

現在這樣，如在夢幻裏，如在雲霧裏，這個我被牽掣着，被播弄着，只差個清醒自主安穩站定的時候。人能永遠在擾攘紛亂的旅程中過的麼？而我正就是這樣的旅程中的客人，此刻又來落這不可堪的客店了！」

他無聊地拿卓子上一面小的橢圓鏡，照見自己的臉，覺得實在難看：「顴骨高得更厲害了，眼睛這樣地沒有神，皮膚的底層竟全換了灰白的色素了！」他又看到久未修剪的頭髮，前四天的早上，他從裏邊檢出好些白髮來，「早衰如此，豈可數恨！只有三十二歲呢！三十二歲的生活，有幾天是在軌道上好好兒走的！照現在這病看來，知道後此再有多少歲數！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說一定也許是

百分之一！上軌道麼？恐怕只能想想罷了！死原沒有什麼可怕，只是……」他不能清楚地想了，好似有許多鋒利多刺的東西向他的腦子擠來，一陣暈眩就仰靠在椅子背上。

房東家的老媽子送上晚飯來，他勉強喫了半碗，就算數了。風吹着已點上的煤油燈，使火燄上下不定，又播送那煤油的難堪的氣味。小蟲飛於空際，發出悉利普響，有時突然撲到燈罩上去，有時碰着他的臉。他不能做什麼，只是躺在那裏思慮他將來的命運，同時體驗那焦辣辣的熱重又來侵襲他的全身的情況。

那時候四面隣舍都有聲音了。對面偏右住一家日本人，節奏單簡的「大正琴」彈起來了，接着就是女子的歌聲。她的聲音似乎求愛，又似乎催眠，軟軟地搖曳不絕。西面一家正在打個女孩子，那個盛氣的母親儘問着：「你再敢麼？你再敢麼？」而那女孩子只是死哭，甚至於屯屯地頓足。東面一家住着幾個廣東的商人，他們因為業務上的關係，在那裏練習普通話，所念的大概是什麼國語教科書，只聽「今天，明天，後天，大後天，……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這是一本書，那是一枝筆，……」此外還有洗衣作裏的擗衣聲，寧波女人嗚嗚的歌聲，遠遠的新生嬰兒的啼哭聲，雜然並作，各不相應。

他悽然自思：「他們自有他們的工作，自有他們的興趣；便是那個打女兒的母親，也自有她的勁兒，絕不覺得她所做的是無意味的。只有我，一切覺得無味，又沒一個伴侶，枯寂到極點了。他們這

麼唱着打着，固然沒有故意向我表示驕傲的意思，我可不能不憎惡他們。他們是渾然的豬！是蠢然的狗！得到一點殘餘的粗食，就得意地發出醜惡的鳴聲來了。」

他想到這裏，頗有點憤怒，周身更覺不舒服了，彷彿體內的焦熱化爲多枝小箭在那裏放射出來，而前額的部分尤其放射得多。他想，「抵制那些豬狗的方法只有入睡；況且，不睡又期待什麼呢？」便拿起桌子上的藥水瓶，上下搖盪，預備量着服下。他又想，「這麼一點淡黃色的藥水就能醫我的病麼？倘若我真是那個病，還用得到什麼藥水麼！喫牠實是大愚，何必自己騙自己呢？」於是重又把那個瓶子擺在桌子上。

他近乎昏沈的樣子，四圍的東西都微茫了。只看見他自己的肺爛到不成樣子，正像小水果舖子裏攤着賤賣的爛桃子。電影似的一閃，眼前的景象變換了，見一副灰白的枯骨，散亂地埋在土泥之中；他明知道這副枯骨是他的。景象又變換了，他看見他的心魂被颶風吹散，片片屑屑隨風飛舞；風愈急了，那些片和屑更被肢解，微細，微細，至於不復有質量，而風仍舊鼓盪不息。

半夜時他在牀上醒來了，覺得胸部背部全被着黏濕的冷汗，頭裏岑岑地作痛。原來他經過了一陣幻想之後，便夢游病似地起來關了窗，息了燈，解了衣服睡下。內外轉側，只是睡不着，剛才的幾種幻景更番在眼前亂晃。周身的發燒更厲害了，似乎被圍在許多燒紅的火爐中間；可是皮膚依舊有寒覺，須得把棉被緊緊地裹着。直到四隣全沒有聲息，街上最暗的電燈轉爲雪亮的時候，他方朦朧入睡；

距離現在醒來，至多也不過兩三點鐘罷了。

一個重要的記憶壓在他的心頭，使他一醒就想：「醫生說的不是實話罷。已託陸君去探聽了，他總可以得到確實的消息。恨不得立即找陸君去！」循環往復的，只是這些念頭。冷汗又乾了；身體還是發燒，不過較睡前降低了一點。

淡藍色的晨光從窗外透進來。他張着倦眼看時，覺得說不出地可愛。他想：「這顏色真故鄉的湖而差不多，恬靜而優美，在我現在這境界裏，幾乎是不可即的靈境了。」於是他懷念起故鄉來了。他想到那一碧無際的秧田，在那邊新的蛙兒不慮地叫着，蜻蜓蚱蜢等隨意地飛着跳着。又想到湖邊的那片草場，數株古老的銀杏樹正好是遮陽的幕帳，在下面常有漁夫坐着，下罾取魚。又想到那沿河的街道和橋頭的市集，不論在晨晚或午晝，總是籠罩着一種寧靜的氣象。擠擠的開闢的事物是永不會遇見的。又想到那些居民，造櫓的執着斧頭曼聲而歌，紡紗的搖着紡車講些東村西港的閒事，花船到了大家聚集埠頭，買一兩盆草花回去；晴明的日子，有些人帶着所蓄的繡眼畫眉等，到湖邊銀杏樹下去游憩，逗引鳥兒們高興地叫；他們雖是似乎簡單一點，但也謝絕了煩悶的苦味。他覺得故鄉色色可愛，彷彿是個早經密戀而離處已久的情人，只想趕即重行投入她的懷中去。「阿，故鄉，我渴念你呢！」

隨後便浮游恍惚地想，怎樣回到故鄉去養病，怎樣維持生計，怎樣布置一所閒雅舒適的居屋，怎樣過儉約而有味的的生活，怎樣進行自己樂為的事業。這正像個集合許多的經驗而成的夢，在夢中看來

，只覺得全是現實，足以欣慰。於是他看着窗上的晨光而微笑。

這時候熱勢是全退了，頭痛也不大覺得，似乎與健康的人沒甚相差。他想：「我爲什麼要這樣過慮，醫生未必是騙我呢。若是肺病，那還了得，決沒有現在這樣輕鬆的。我又從什麼地方去染到肺病呢？總之，衰弱是有的，以後應當注意於這一點。隨時隨地須要心地舒快，不要憂悶，那是最要緊的。藥物的幫助當然也不可少……」

他想到這裏，便起來把昨晚預備着的冷開水在煤油爐上弄溫了，重又搖盪那個藥水瓶子，倒出一份的藥水來服下。

進早餐的時候，他覺得喫的東西沒有一點好的味道，便又悶悶自想，「究竟與健康的人在道隔的兩岸了！」走到編輯部去時，兩腿僵僵的，膝際又幾乎馬上要折斷的樣子；他勉力舉步，不到十分鐘光景，全身都作酸痛了。現在他要上這級數極多的轉折扶梯，更是艱難的功課，所以只得在半中站着歇歇力。

振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時，兩手撐在桌上，急促地喘着氣。四顧室內，三四十個同事都已到了，大家正在工作。有幾個翻檢很高的一堆書籍，微蹙的眉頭，深沈的目光，似乎要從細碎的沙礫裏揀出金屑來。有幾個支着頰頰，望着承塵，在那裏構思，頗有點著作家特有的一種風度。有幾個微側着頭，右手執着筆不住地寫，彷彿那結構完成的最好的思想快要汎溢出來了，不得不趕速把牠盛在紙面

上。他們不覺得自身以外還有別人在那裏，理智的面孔，輕輕的動作，造成一種充塞全室的淒寂的氣象。振之的到來，當然於他們如無事，只像一滴水加入那沈默的海裏去罷了。

他閉着抽屜，取出待續的稿子來，不自禁地又是一陣煩悶：「寫不完的東西！沒趣味的這東西！沒意思的這東西！」隨即癩癩地磨起墨來。

他所寫的是一種關於學生修養的書，凡有這一類的常識都得包納在裏邊。這並非是他願意做這樣一本書，以爲這是非做不可的，不過編輯部教他做這樣一本書罷了。在編輯部方面，也並非因爲學生們正缺少這樣一種必需的糧食，所以趕緊製造出來供應他們的需求，只不過聽着教師們的教息，「學生愈不成樣子了！現在正缺乏一種修養的書籍給他們看，讓他們做一點省克的工夫，」引起了熾盛的企業心，以爲這一本書非出不可罷了。

他寫這本書有六七個月了。坐上座位就是寫，鐘點到了，便停筆站起來，也不管一節沒有寫完或者一句沒有寫完。這差不多每天在編輯部的一段時間，他的腦和手都讓給那種企業心去支配着全不屬於他自己。他常常怪異這一種情形：雖然經見得長久了，總不能認以爲當然，因而減輕那怪異的程度。他這樣想：「著作的事業也同木工製器具泥工造房屋一樣的麼？他們只要動手，便一天有一天的成績。著作也是只要動筆就會有成績的麼？然而坐在這室內的，人人動筆，天天動筆，竟像是許多不竭的泉源，這豈不是病變的情狀麼？而我自己也就是許多泉源中的一個，今天流，明天流，無意識地流

出來，也不知流到何年何月才歇。」

有時他看看自己所寫的實在不成樣子，一點好的意思也沒有，只是把那些現成的陳舊的常識堆疊在裏邊，便想把牠完全塗抹了。「這不是我寫完了便沒事的，人家方將把牠作爲材料而消耗研索的心力在上邊呢？這是值得研索的麼？對於人家有一毫的幫助麼？沒有，簡直沒有！這就差不多欺騙人家了！不能幫助人家倒也罷了，怎麼還敢欺騙人家！」他這樣想時，就沒有續寫下去的忍耐了。遲疑了好久，那種魏懺的情緒慢慢地淡薄了；心想如要另起爐竈，那是很費事的，況且編輯部所希望的便是這樣一本書：於是重又編寫下去，不復想把牠毀掉。這樣的反復也不止一次，到現在十分之七八是成功了，再隔兩個月工夫，就可以全部完畢。

在最近的十幾天內，他工作很有點改易常度。心思不能集中，一個意思想了半天，還是想不清楚，不能就把牠寫下來。下筆又往往寫成累句成譌字，隨後檢出，自己也覺得奇怪。頭腦的昏寢和筋骨的酸痛環攻着他，幾如身被重械的罪犯，——可是還要被迫着勉強去做那苦工！

他開始續寫了五六行，覺得實在沒有勁兒再寫下去，連回上去復看也是不高興，只呆呆地對着窗外塵灰飛舞的晴光。街上的車聲和遠處工廠裏的機器聲激動他的耳膜，由頭部而周身，都是麻麻的，似乎要頹然塌下的樣子。

他忽然想起了那件事，便走到陸君的背影，輕輕問道，「已代我去探聽過了麼？」

陸君方凝着神寫什麼文字，至此頓了一頓，才把回答的意思想起來；說道：「我原對你說不要疑心，肺病是沒有的事。剛才走過醫生的門首，乘便進去坐坐，無意中就向他探聽你的消息。果然，他說你只不過衰弱罷了，肺病是沒有的。」便握着振之的手安慰他說：「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好好地休養，回復康健是很快的。」

「真的麼？」

「自然真的，」陸君微笑着，隨即拿起筆桿來。

振之不好再問，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坐位。疑揣的枝蔓又引起了，他想，「也許他也是假話罷？不然，爲什麼要頓了一頓回答？問他真的麼，又爲什麼要笑着說自然真的？這固是人之常情，遇到可怕的消息就替人家隱瞞起來。可是我並不感謝他，我要知道確實的消息呢！」這似乎陸君的說謊是確然無疑的了，因而他的病是肺病也就確然無疑。他駭怕地想：「今天比昨天更厲害了，昨天還沒有這樣困頓。若不是可怕的病症，決不至於這樣急進的。半年或三四個月也說不定！三十天二十天也說不定！總之，結束的時期近了！」於是腐爛的肺灰白的骨骼那些對象又在面前閃現着，使他低下頭來，伏在臂上，似乎想避開鬼魅的樣子。

一縷悲酸蟠曲於心頭，似乎快要哭出來了，可是眼眶裏並沒有眼淚。本來他也沒有可以對着滴淚的人。他不歡喜交游，寓所裏從沒來過一個客，他去訪問人家的事也是絕無，在編輯部的同事，大半

只知姓名，不會通過一語。誰是長的，誰是短的，誰是胖的，誰是瘦的，總算彼此認知；但是誰也不知誰的心。這怎麼配對着滴淚呢？只有陸君兩年前會同租一個寓所住下，晨夕共話，彼此可以了解一點。去年陸君接了家眷出來，另外租着房子，就此分開住了。接談的機會不比以前那樣多，就覺得有點兒生分了。

忽然覺得有人點他的肩膀，而且喚他的名字，擡頭看時，原來是那位主任先生。他常常覺着那主任先生的狀貌有點可厭，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之故；彷彿以爲他那額角不應該突得這麼出，眼睛不應該陷得這麼深，眼鏡又得太奇怪了，鬚鬚愈得太不自然。有時同他對面相值，他故作低頭沈思的樣子，兩人的眼光不相接觸，就省了一回虛示敬意的招呼。

此刻他惘然地站起來，不知怎樣才是，正像從夢中突然被喚醒的樣子。

主任先生以他處理業務的經心的態度問道：「先生編的那本書快要完工罷？」

振之隨手翻着桌子上的一疊稿子，沒勁地說：「再有十分之二三，至多兩個月，可以完工了。」

主任先生的眉頭皺起來了，便更覺得眼睛的深陷。他遲疑了一會，憾惜的聲氣說道：「這不大好。我們這本書，預備暑假過後給學校裏採用的，須在本月內完工，方來得及排校刷印。可否請先生趕一趕？」

善感的振之聽了這話，便覺得萬般的不如意潮水一般涌起來，竟不能回答一個字。

主任先生見他不響，重又似懇請似諷刺地說：「無論如何，總要請先生趕一趕。似乎先生編這本書有好幾個月了；我們爲成本計算，也望先生趕快把牠編完了。」

振之充血的腦裏全含着憤怒了，胸口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緊來，呼吸很費力氣。他想：「你這市儈！你這金錢的奴隸！你就算我佔了你們的便宜麼？你們把不成樣的東西賣給人家，叫人家上個大當，這樣的佔便宜才該死呢！」

他又轉一念道，「這些道理對你說也終於不相信，誰高興對你說！」他就傲然且沒事的樣子說道：「待我趕一趕就是了。」

主任先生既得如願，便莊嚴地點一點頭自去。

「我如何呢？」他又回過來想。他頭痛極了，以下的思念不能連屬，只碎碎屑屑地亂晃。

回寓吃午飯的時候，他又一疊稿子帶了出來。就拿起一柄裁紙刀在上面重重地畫個×形。更把那些碎紙逐一撕得小小，找一張舊報紙把牠包了起來。待老媽子送來飯菜時，叫他拿去丟在垃圾桶裏。

「這是字紙呢，」她似乎不敢承命的樣子。

「不要管，把牠丟了就是了。」

她不再申辯，兩手捧着那紙包下樓去，鄭重地投在她主人的惜字簍裏。

他盛着淺一盤的飯，吃了小半，便停在不想吃了。匆忙從地簍箱中檢出一些雜用衣物，又從書架

上取下種幾書，也不管牠們整齊不整齊，把一幅方花布一併包起來。

他挾起包裹就下樓梯，絕不留戀地往外走，

「振兄，你出來得這樣早！怎麼？你帶了東西到那裏去？」

振之厭煩地回頭去看，原來就是陸君，他喫罷了飯回到編輯部去。他想不必向他說實話，免得多所囑囑；便說：「現在到車站去。醫生囑我休養，所以回鄉去休養幾時。」

「那倒是正辦，我也贊成。現在爲時尚早，我可以去送你。」陸君說着，便欲代振之拿那包裹。振之一定不要，說「這一點小東西不費力；」可是他的臉上灰色更重，而且舉步似乎很艱困了。

兩人走進車箱，旅客還來得不多，就在近門處靠窗坐下。一種離別の意味自然潛入陸君的心頭，頗覺得悵惘；想要引起一些話來談談，急切又很不容易找。他便伏在窗沿上看那停在另一軌道上的機關車。

振之正靠着在那裏喘氣，眼睛闔了攏來。

旅客漸漸地多了，似乎沒盡頭的列椅完全坐滿，膝頭碰着膝頭，可以說再沒閒隙。預備的鐘已打了兩次了。陸君再不好默着不開口，便說：「窗外有風，把這窗關上罷？」

「現在不消，停會兒覺得冷時，再把牠關上。」

「你到鄉間去，清靜安閒得多了。」

「比在這裏好一點。」

茶房高聲催喚送客的人下車，陸君便與振之握了手，下車站在窗外，再作片時的晤對。

站長嘴裏的叫笛籟——一響，繁雜的喧聲便戛然而息，全車站被可怕的沈默籠罩着。隨後是一聲曼長淒厲的汽笛，車輪就緩緩地轉動了。

陸君很覺有種莫可名的感動，他跟着車走，真誠地說：「希望你早日康復！希望你不多時就來！」

「請止步罷，感謝你相送的厚意！」他的無力的眼睛却望着叢亂的屋尖和渾黃的塵空。心裏呢，地想：「疾病的地方，牢獄似的都市，金錢獨霸的商場，今天與你離別了！你給與我難堪的病，或竟是致死的病，我永久恨着你！今後將要求我的新生去，雖是得到與否未可知，總要竭盡我可能的力：……今天與你離別了！」

他於是回轉頭去。

小 妹 妹

「問你一句話，你要告訴我，如你的心意告訴我。」

「我什麼都告訴你，如我的心意告訴你。你問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我們兩心併一心地愛着，軀體也合而為一，你願意不願意我們結一些果？——」

就是，我們有小孩子，你當小母親，願意不願意？」

「這個我不知道。」

「你願意的。不然，爲什麼闔蓋眼皮，像嘗了甜美的酒漿呢？哈哈，給我看出來了，你願意的。」

「移開你的眼睛，不要鶻溜溜老射在別人的臉上。——我也問你，你願意不？」

「問我？我當然願意，毫不猶豫地願意。這是我們相愛的憑證，永遠的紀念碑，新工作的發始點。」

「你歡喜有男的還是女的？」

「男女有什麼分別呢？男與女同樣稟賦我們的心靈，我同樣地歡喜。」

「是這樣麼？告訴你一個小故事，就見得你的意思並不普遍。女孩子帶着女身出生，就是深重的罪孽，就得受嚴酷的處罰：抱這樣意思的正不少呢。」

「你只知道我們姊妹三個。其實，當我六歲的一年，母親還生過一胎。很發笑的，那一年我像個占卦的先生了，外祖母問我，母親問我，女用人問我，甚至尊嚴的父親也問我：『生出來的是不是小弟弟？』」

「這那里能知道呢？但是我不說不知道，只說不是小弟弟；他們巴望小弟弟，一定會特別歡喜小弟弟，我不願意他們特別歡喜誰。」

「他們便駁正我，『你說錯了，生出來的是小弟弟。』女用人往往附加一句，『小弟弟有小……』」

「在我，對於是不是小弟弟並不發生興趣；不過他們問到我，我總愛任心回答。引起我好奇心的却是突起得圓圓的母親那個肚皮，說裏頭藏着個小小的人兒，眼，耳，口，鼻，手，腳，什麼都齊全，而且有生命，會動，會哭，會吃奶，我總有點不相信。這不是奇妙的事情麼？直到現在，我還有點不相信。」

「我想像這小人兒怎樣從肚皮裏出來。父親那樣一手執着門的拉手皺出來，我知道不會的，因為母親身上沒有門，也沒有拉手。曾見母雞孵過卵，卵殼滾在一旁，嫩黃色的小雞便嘖嘖亂曬了，我想或者正是這樣的情形。不禁替母親的肚皮擔心事，要像碎卵殼，不是很痛的麼？——你不要笑，我當時還髮髹覺得自己的肚皮隱隱作痛呢。」

「我於是向大姊二姊說，母親生孩子，我們得看她到底怎麼生的。二姊很表同意，說一定要看看，就是在夜裏，誰先聽得誰就叫醒別人，大姊却不以爲然，抿緊了嘴只對我們泛白眼，白眼泛暢了，然後說『不要瞎說！』」

「我完全不明白。不知道二姊明白了沒有。我想或者生孩子沒有在夜裏的，二姊說錯了。」

「初伏的一個朝晨，我醒來，覺情形與平日不同。母親躺在牀上，眉頭略皺，可是帶着笑容，同坐在牀沿的外祖母說話。——現在想來，母親這副笑容真不知含有多少意味；苦與甜，恐懼與希望，怯懦與勇敢，混和在一起，這不是僅僅流點眼淚的心情，惟有皺着眉頭笑了笑了。——女用人很匆忙，

整理室內的東西，桌子上的零星物件都拿到外間去，母親牀前留出一方空地。大姊二姊已經起身樓下去了。隨聽見叩門聲，大姊去開，是父親回來，他喊說『冰送來了。』我想，一定是母親生小孩子了，鴨蛋一爬便離了牀。」

「我走到母親牀前，執着她的手不知爲什麼，感覺她已在苦難中了，我的小心裏有點不好過，戀慕的叫着『媽，媽。』她依然皺起眉頭笑着，『說三三乖的，到樓下去玩。』又撫摩我的頭髮。」

「我說，『我要看你生小孩子呢。』她噁地一笑說，『這個你不能看的；待小弟弟生了出來，我叫你上來，再給你抱。』外祖母也持同樣的論調，父親又在樓下喊我下去，我沒法抵抗，只得快快下樓。」

「我在樓下檢一塊小冰握在手裏，冷徹骨髓，覺得非常有趣，便忘了剛才纔的快快。一會兒，父親又從外頭回來了，同來的是一位白衣裙的女醫生，當時女用人同大姊談話，稱她爲『外國老娘』。我奇異她帶來的大皮包，不知道裏面是些什麼。便與二姊跟在她背後，一步一步登上樓梯。但是，『做什麼？下來，不要上去。』父親仰起圓圓的臉在樓梯脚下這樣喊，我們只得退了下來。」

「女用人在廚房裏忙着煮大鍋的水，同時一種藥草的氣味一陣陣刺着鼻觀。樓上母親有低而悽慘的嗚咽的聲音。我聽着，胸膈間似乎想哭，可是眼裏並沒有淚。」

「母親的聲音漸漸響起來了。突地一聲，尖銳到使人想起插在圍牆上的碎玻璃。我想母親的肚皮

大概已經是碎卵殼了，小人兒也許小雞一般在地上亂竄了吧。聽聽又不像。外祖母她們輕輕的說話，樓板上有小步的腳聲，又聽見金屬東西在面盆裏淋瀝的聲音。我想這一定是那個大皮包裹的東西，破開肚皮用的。」

「當時以爲奇怪，父親是大人，不比我們小孩子，爲什麼也不能上樓去看，他的永遠兇嚴的面孔顯得柔和了，切西瓜給我們吃，低聲教我們靜靜地不要喧鬧，他不再像平日一樣，坐定在他那獨有的大籐椅上，腳了支捲煙只往上看；他來回地踱着。剛坐下便站起來，跑到廚房裏，跑到樓梯底下，又來回地踱着，忽又逗着我玩，烏亮的眼珠準對着我的眼，越來越大；沒頭沒腦說：『媽生小弟弟呢，』

「母親的喊聲更加頻數了，我從來不曾聽她這樣喊過，細聽又不很像她的聲音，細碎的腳聲很繁又聽牀和桌椅在那里震搖移動，我不知道她們做什麼，難道捉住了母親破她的肚皮，她要想掙脫麼，藥草的氣味濃烈極了，我髣髴要嘔吐。

「痛呀，痛！」這簡直是號哭了。我覺得眼睛癢癢的，用手指去揩，却沾了一片溼。望着二姊，也正在揩眼睛。父親皺起眉頭，鼻梁顯得一橫一橫的，像蛾兒的肚皮。我想這小人兒未免作刁，還不快點生出來，他一生出來，我們就得上樓去看母親了。父親皺着眉頭，一定因爲也想起了這樣個意思獨有大姊若無其事，好像並沒聽見什麼，悠然地，鉤着手指梳理她的前劉海。我很不佩服她，難道母親單是我同二姊的母親麼！

母親的號哭轉爲呻吟。忽然轟轟的一聲狂呼，駭得我的小心兒突突亂跳。隨後是異樣的寂靜，似乎在我們頂上的是一座空樓。父親拉住我的手臂膀一陣地捏，又把栽着短髮的下額在我額上亂擦。我有些害怕，他向來不這樣的。

『哇~~~~』小人兒的啼聲，在我，是多麼奇妙多麼新的聲音呵！衝破了這異樣的寂靜。一陣忙亂立刻拾在後頭，走動，搬移，注水，取碗……樓上有好多人在那里服務似的。『哇~~~~哇~~~~』小人兒繼續啼着。

我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不顧一切，逕往樓梯走。『你做什麼？現在還不能上去呢。』父親立即喝止。我對父親真有點恨；但是他同樣不能上去，還可以平平我的氣。

父親躡步更其急促了；躡到樓梯下向上一望，便轉身躡回來。樓上種種聲響漸次停息，最後聽見外祖母一聲噓氣，經了很久的勞困纔得休息似的。

女用人走下樓梯來了，捧着一大盆的水，她向父親說：『是個小姐，』鬚鬚撮着嘴。

『唔，』父親答應得極低。便倒下似地靠在他那獨有的大籐椅上，從短衫袋裏取出支捲煙，點上脚着，仰起了臉直望天花板；這才恢復了他平時的模樣。

樓上又有輕緩的動作的聲音，不知道她們又在做什麼。母親是沒有聲音了，我想到她碎卵殼樣的肚皮。又想或者不會碎，碎了不會這麼安靜。又想小人兒不知竄到那里去了，在牀底下呢，還是在衣

櫥底下。

「白衣裙的女醫生提着她的大皮包下樓梯來了。父親方纔立起來，送她出門，看她上了車去。他回轉身，毫不停留就上樓。我於是跟在他背後，二姊又跟在我背後；大姊有沒有跟在二姊的背後，那記不真切了。」

我走進房，看見意想不到的景象。一切布置似乎全變更了地位，比往時冷靜得多。外祖然母依坐在母親的牀沿，但是，同誰生氣似的，兩顫略微鼓起，眼睛下注看着自己的顴頰。母親正流淚呢！她的頭髮全溼，如剛洗過頭。短衫也溼透了，密貼着紅肉。白絨毯齊胸蓋着。

外祖母同誰生氣呢？同母親麼，同女用人麼，同白衣裙的女醫生麼，看來都不像。母親又爲什麼流淚呢？我想大概爲着肚皮痛。便走前去拉她的臂膀。她端相着我的臉，眼淚更同擠破了水球般湧出來，於是回頭朝裏。我心裏一陣酸楚，倒頭貼在牀上，小手握她的臂膀更緊一點。

父親一聲不響在牀前站了一會，開口了：『依我的話，把她送去了去！』

她，不是指新生的小人兒麼？我纔記我們有個新生的小人兒，便豎起頭來尋覓。阿，她就在我的牀上！淡藍的衫子裏，探出個絢紅的小頭顱，小得出乎意料，我帶着驚奇的心走近去看。她的眼皮闔着，兩個烏溜溜的小鼻孔，小嘴唇微微張動。我伸手想去摸他，可是又不敢。

『也好，——隨你的便。』母親沒氣力地回答。我回頭望她，她全身朝着裏肩背索索地顫動。

『那末立即送去，不要延什麼時刻！』父親的聲氣似乎同母親相罵。又呵斥一般喊女用人上樓來。外祖母的眼睛下注得更低了，她悄然嘆口氣。

爲什麼他們全變了態度呢？母親的笑容，父親難得柔和的面孔，外祖母忙碌而帶高興的樣子，怎麼一會兒就消散得不存一絲？難道一陣忙亂中間，什麼大禍患降臨到我家了麼？我完全不明白。

女用人上來後，一句話也不說，端個木桶似地抱起那小人兒就走，像先吩咐好了的。

『抱到那里去？』二姊着急說。

『不要你多管！』父親馬上罵二姊。看他的神氣，可怕極了，什麼人都會捱他的罵。我那里再敢開口呢？只得爬上靠窗的椅子。往下直望，女用人已經走到庭中，小人兒在她手裏，小頭顱承着火燙的陽光，紅得近乎紫。門『砰』地關上時，就連一絲影子都看不見了。

這當兒我的小心裏感覺異樣空虛。生小孩子，生小孩子，大家的嘴裏心裏何等熱鬧，誰知生了出來，却是這樣個淒慘的冷落的下場！我想，這樣還不如不要生的好。

從此再不會看見那紅得近乎紫的小頭顱，但也永遠忘不了那紅得近乎紫的小頭顱。

後來母親好起來了，身體瘦了許多，常常對着鏡子說『只賸骨頭了！』父親依舊很尊嚴，會嚴到教人不愛同他觀近。好在他並不在乎，坐上他那獨有的大藤椅，啣起一支捲煙，便如擁有全個國土了。母親生小孩子的事情猶如自始就不會有，房裏的陳設完全復了舊，更尋不出一點點痕跡。

偏偏我同二姊不及大姊那麼懂事，常常說起母親生小孩子以及把小孩子送了出去的話。這些話大家不愛聽，總報酬我們一句『不要亂說！』

後來知道小人兒是送到一個天主教堂裏去的，教堂裏也有育嬰堂似的機關。

到現在十八年了，每遇見全身黑裝的童貞女，有的兩頰顯着嫩紅，有的憔悴如同敗葉，鬼影似地在路上移過，我總想：完全看見我小妹妹的命運了，——也許就是我的小妹妹呢。同時，曬在烈日光中那紅得近乎紫的小頭顱便清清楚楚湧現於腦際。

『你試想，爲什麼我的妹妹一出生便遭排棄？不只因爲她帶有女身出生麼？』

遺腹子

「也得換一換口味，譬如鹹的東西喫膩了，就該來一點甜的。」文卿先生這樣回答他的夫人，因爲夫人說他不該把女兒看輕，認她們的到臨彷彿故意來搗亂的：她說女同男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是子息，一樣地可愛。「你想，頭一個哇的一聲叫出來，說道是女，自然喜歡，她融和我們兩個的血肉，她是我們兩個親手鑄成的寶貝。」

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這話語使她回憶從前甜蜜的時光。

「第二個哇的一聲，又是女，還沒有什麼，姊妹兩個只差得兩歲，將來把她們打扮得齊齊整整，

一對照眼的鮮花，合教人羨慕煞。而且老年時也正要有一兩個女兒在旁邊才不至於寂寞；遊花園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小姐伴着我；大冬天來了，大小姐撥着爐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是舒服極了。」

她又彷彿看見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壽的太太。

「但是，第三個還是女！」文卿先生的語音轉得不大和潤了。「這就有點厭煩了。我們又不是花兒匠，何用弄得這麼花枝招展；就說老年時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這麼許多。誰知道第四個還是個女！阿，還是個女！我禁不住對你的身體疑惑了，只會生女，生不出別的東西來！這樣一個一個生下去有什麼意思，總得換一換口味才好。你要知道專喫米飯也會喫出腳氣病來的。」

「我想這一回要換一換口味了。」她嚙了口唾沫熱情地說，剛纔自爲辯解彷彿生一輩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種強制的態度便消散了。「這一回同從前全然兩樣。從前肚皮突起得尖尖地，現在，你看，平平地，像個饅頭。從前四回臉色總是很好的，現在卻黃得這樣子。外面兩樣，裏面也應該兩樣。」說着，垂下帶笑的眼看衣服遮裏着的鼓起的肚皮。

「這倒不錯，哈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着她的腹部。「我就去買兩隻陳紹南隻火腿來，待你生下男的，同你暢快地喫這麼一頓，也讓你樂一樂。」

「真的麼？」她的歡喜卻在陳紹火腿之外。

「自然真的。你想，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文柳先生寵愛地睨他的夫人一笑。

兩蟻陳紹兩隻火腿買來了，就擺在臥房裏，彷彿看作一種厭勝的寶物，又像是定生男兒的預約券。

親戚鄰人都相信那暗象不同之說，一致主張這一回來的一定是男寶寶；這比較頭二胎生男的更爲名貴，分送紅蛋須得雙雙陪。

「不見得會吧，」孕婦謙遜地望着那些祝賀的眼光說。但是心裏卻在盤算應該要預備多少紅蛋。

文柳先生走進臥房，看見那彩畫着戲文的紹酒蟻，心頭就笑起來了。有時還嫵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說：「你會爭氣，你一定會爭氣，你看，這是你的獎勵品，明年三春，還要同你去遊西湖呢。」

但是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個女。

產婦整整地哭了兩晝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後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滲出來，在十天裏頭，要是喂代乳粉果腹的。

文柳先生氣極了，沒處發洩，就把臥房裏的二蟻陳紹二隻火腿搬出去，拉來幾個朋友，分作幾頓悶悶地喫掉了。

「只會生女，再也生不出別的東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煩了，非討個小不可。」在平時，文柳先生也曾提起這一層，但只是帶着玩笑說的，從沒有這樣嚴正。

夫人知道他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決心的，自己的不爭氣又實在沒有提出反對的理由，只得懇求似地說：「討個小，討個小，我不反對你。但是，請你等我再生一個，說不定第六胎會是個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討個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淚。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帶着厭恨的聲氣說：「既然這樣說，等你再生一個就是了。」

嬰兒吸的乳汁漸漸地乾涸了；又得去仰賴那代乳粉。口味的變更更使她感得不快，只圓張着小口時號哭：不幾天，小肥臉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層黃面皺的皮。

這現象表示母親又懷孕了。從前幾回，從沒有碰到同樣的情形，斷了乳的嬰兒都不這麼瘦，那末這一回真個改變了吧。母親又想，五是個成數，從六開頭換花樣，是很講得通的。後來看看肚皮突起比從前更平了，全沒個頂峰，臉色也比從前更憔悴了，翻轉眼皮來不見一毫的紅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變的兆頭，這一回可真要改變了。於是高興地告訴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但願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要去買紹酒火腿來。不過你總得爭氣，不辜負那獎勵品。」

又是二囍陳紹二隻火腿搬進臥房裏來了。

但是，從輿論方面考察，前途卻並不怎麼樂觀。親戚鄰人當着面固然肯定地說：「這一回一定是男寶寶了，」或者還提出幾個堅強的理由來，然而背面是總是「還是一個女，還是一個女，」這樣互

相地談論着，而且都別有其他堅強的理由。這些談論零星星星飄進孕婦的耳朵裏，有時還伴着輕蔑地這麼努一努嘴，彷彿表示「她也配生男的麼！」孕婦於是恐慌起來了，似乎毫無把握，一分也沒有。想到越來越近的生產期，真比罪人對於行刑時刻還怕要。

臨產這一天，文柳先生在臥房外探候消息，時時揭起門帘的一角向裏面望。他對於產婦的呻吟，圍護的婦人們的絮語，都已聽得慣熟，一點也不感什麼。他全神傾注的只在哇的一聲之後那非常緊要的一個報告。

產婦突然劇烈地號呼。臥房內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隨後是個神祕的靜默。文柳先生幾乎教呼吸都停止了，耳朵貼着門帘，靜待命運的宣告。

「哇……」是嬰兒的第一聲，臥房裏又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文柳先生心頭只是突突地跳。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婦用勉強歡喜的聲調說，「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哦。」圍護的婦人們沒精打采地答應。

「阿……」產婦駭叫地哭出來了。

文柳先生彷彿感得什麼東西在口鼻間突地一壓，悶得迷了心竅，只任兩條腿自作主張把他的軀體載到外面去。

臥房裏的紹酒同火腿自然又作解悶之用，文柳先生同幾個朋友慢慢喫酒了。

「現在非討個小不可了。」他絕沒有商量的意思，簡直像下毒嚴的命令。

可憐的母親把不很充實的乳房塞進嬰兒的小嘴，同時眼淚滴瀝地掉下來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個吧！」哀懇的眼光在淚膜底下直望着他。

「噯！再生一個，你一輩子生不出別的東西了；只說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紀是不等你回麼？」三十五六的年紀，鬢邊已有幾莖的白髮，牙齒也有四五個搖動了的，說到這一句，心頭便悽然了。

女的聽着，哭得更爲厲害了，彷彿正來到海邊的絕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茫。阿，一片茫茫，一點沒有歸宿，這生活怎樣過得下去呢！但是對自己終不會絕望，還相信自己生得出別的東西來，於是重又哀求說：「總請你再等一回，就是這麼一回！這回再不見變改，決不阻擋你了。我非惟不願就誤了你，也不願就誤自己呢。」

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上有些時候兩個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更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皺紋，頭髮落騰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末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吧。」

明年，女的又當第七回的孕婦了。她揣度胎象與前不同，相信這一回一定真要改變了，一一重演前二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文卿先生又去買了紹酒火腿來，助勉着，期望着，也一一重演前二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

他也這樣熱切，她也這樣熱切，猶之升登高山，只有達到目的是合適的；萬一失了足呢，那結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是，命運注定的，他們倆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第七個來的還是一個女！

女的除了含着眼淚重又負母親的苦辛的擔子，再沒別的話說，妾討進來了，氣憤不過，特地躲在房裏，不讓她見着太太。但是當妾走進對面的新房裏去時，卻撞到門口側轉了眼睛窺看。是一個鄉間的女子，湖色綢的夾衫顯得她皮膚的黝暗；臉兒圓圓的，二頰很寬，眉眼粗大，跨進了房門，那背影上最引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倒是個多子多孫的！」太太這麼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思，但其間不無寬慰的成分。

事情似乎很順利，妾進門六個月就懷孕了。這是個可貴的開端，與太太母豬似地一來一個迥乎不同，所以頗引起一般輿論，這些輿論都是很可愛的。

「莫看她鄉下姑娘，倒是個有福分的呢，這頭胎十分九是一個男，你想，她的前程還了得！」

「太太專生女，她偏偏開頭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這樣巧的。」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兒子。」

這原屬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來。現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當然會換花樣，當然……

文卿先生聽着這些話，對於姨太太加倍地寵愛，買了名貴的安胎丸給服她，不讓她做一點兒勞苦

的事；一群大大小小的女孩兒在跟前亂嚷亂撞，常常把她們喝住，因為她們會使姨娘心煩起來。

當然，太太是滿腔的不平，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說懷阿六阿七的時候，就是懷阿八的時候也不會見過，但在不平之中，她又懷着第八胎了。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道的口吻這樣傳說。

文卿先生料定懷着的當然是女，也不再買紹酒火腿作獎勵品了，他只預備姨太太生了兒子之後，開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在衆賓之前佔有那無上的榮耀。

大學的催生，種種周妥的設備，是太太第一次臨產以前做過的，現在都爲姨太太籌措着，其間伴着親戚鄰右一致屬望的熱情，尤其熱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種半醉以的欣快之感。

你道姨太太的什麼？阿，也是個女！同太太一個樣子。

文卿先生異乎尋常地傷心了，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懷疑，說不定男性的種子是絕跡的，那不是更沒希望了麼？已屆中年，後顧尙虛，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灰白色便從鬢邊蔓延到頭頂，而且顴頰上也畫着幾條皺紋了。

一天傍晚，他從朋友家裏打罷了麻將回來，意所不料地，兩三個女孩子喊着迎出來說，「爸爸已經生產了。」

「唔。」他冷然答應，心想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真是熱極而流了。

「是個弟弟，哈哈是個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們的好奇心。

「噯！」他連忙趕進臥房，望見新生的嬰兒在一個傭婦手裏，同時「恭喜呀，一個男寶寶，恭喜呀，」一陣地囂，教他一時不曉怎麼回答。

他靠近嬰兒看，一層細極的軟毛被著頭面，鼻子同閉着的眼睛的部分紅凍凍亮光光的，無異初生的小狗，一會兒「哇……」可愛的小口張開來了。他摸着嬰兒的頭頂，回轉身來望牀上的產婦，見她正含著兩眶晶瑩的眼淚在望自己；這眼光異樣鋒利，直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於是奔到牀邊溫和地說，「你辛苦了！」

產婦不說什麼；眼睛一閉，眼淚被擠出來，滴在乾黃的頰上；一隻手顫顫地伸出來，握著文卿先生的手，緊緊地，為以前所未有。

太太的尊嚴從此恢復過來，不論什麼人都「她有後福，她有後福，」這樣頌揚著。她自己很明白，現在是儘有資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兒子，兒子已有了，還用得到什麼小？把她賣了吧！」

「似乎還不消呢。」文卿先生頗有點戀戀。

「什麼叫不消？當初不是說爲着沒有兒子麼？你還不識羞的！原來並不爲着兒子。」接着就對新生的男嬰「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來了。

「哭什麼，把她賣了就是。但是，那個孩子呢？」

「我自己這麼多的孩子，總不見得來管一個別人的了，自然讓她帶了去。」

「或者不方便呢？」

「那末有育嬰堂在。」

文卿先生別無話說，只有照辦，姨太太賣給一個久餓的小商人，算是續弦。孩子給前巷一家人家抱去，那家夫婦兩個守了十幾年不見一個孩子，這樣也算嘗嘗父母的滋味。

這男嬰乳名叫阿堅，取的是命根堅固，定能長養的意思。母親的乳汁似乎不十分增進他的強健，而且母親也不宜太辛苦了，於是破例地僱用乳娘，換了一個又是一個，直到第四個，是二十三的精壯的鄉下人，把自己生不到一個月的孩子寄養別人家，特地跑進城裏來的，才寫了文契僱定了，從前阿姊傳妹妹的那些小衣服當然不適用於唯一的弟弟，所以從襁褓到小衫全是新的。

湯餅宴的那一天，賓客實在不少，凡是略曾識面的人都邀請了來。人事真不可預料。這樣的盛會，文卿先生原預備讓姨太太佔那榮耀，女的呢，也不夢想有這回事了。但是，現在都來了個意外。

賓客入席飲酒時，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兒子出來，吻一吻他的小額，把他舉起來環旋一週說「見見諸位公公，諸位老伯伯。」臉上泛溢着躊躇滿志的笑。

賓客們看那孩子，一身紅繡的衣袴，臉嫩薄粉，眉心點着小圓的胭脂，胖胖的頰兒可愛，齊聲讚「說，好一個孩子！」

有些人便推論這是文柳的祖先及他自身積德之報，中年得子，並不是容易的事。

文柳先生當然謙遜：「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代得過了，哈哈！」有着皺紋的額頰上顯出紅潤的光彩。

「來一杯！大家賀你一杯！」一一的酒杯都高高舉起。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柳先生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從一個空座上端起一杯斟滿了的酒，就向喉嚨裏灌。「乾！」

阿堅的發育很順利，不到一週歲，已能懂得別人的意思，逗着他就嘻嘻地笑；時時唧呀發聲，雖不成話，卻有豐富的表情；把她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要想跨出去了。父母調弄着他，覺得這生命裏一點也沒有缺憾，女孩們「弟弟，弟弟」地嚷着，環繞着他，彷彿他是宮中的王子。

但是，當初夏的時令，阿堅病了，起初也不見十分兇險，只是腹瀉而已。隨後就不大想喫奶，身體突地消瘦，而且發熱，這當然引起父母無量的驚恐，一個醫生不夠，再請第二個；同時也到星士那裏去花錢，託他禳解。醫生的話殊不得要領，說是消化不良，消化力恢復了就會好的，一天天過去，孩子越來越憔悴，靈活的眼珠變爲定定的了，在父母的心中，各有個可怕而不敢互相告語的念頭時時閃現，「會這樣吧？」竭力想把牠忘記，但是不一會又明顯地這麼一閃，「會這樣吧？」

果然，在惡神支配的一天，病兒突變了，不啼哭，不轉側，只是喘氣，喘了七八點鐘的工夫，終

於絕氣了，眼睛還是張開，僵滯的眼珠瞪視着傷心的父母。

父母怎樣地哀痛和號哭是很容易想像的。

六七天之後。一個黑暗的晚上，忽然喧傳西城小河裏有個屍身，長袍馬褂，四十多的年紀，文卿先生家裏的男用人聽着，不禁心頭一動，趕忙跑去查看時，屍身已被撈起，橫在沿河的一條石頭上了，

「哎喲！我的老爺——」

這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幾個朋友在酒店裏喝了酒的，據這幾個朋友說，喝酒時他並沒什麼異樣，只說了些「人生如夢，有沒有兒子沒什麼關係」的達觀話，酒也喝得不多，不過一斤光景；回去時怎樣會落在河裏，實在不大明白。

他的夫人自經這更爲慘痛的變故，反似減少了不少的哀傷，時時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我覺察我又懷孕了，胎象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我將一百分地疼愛他，因爲他是個遺腹子！」遺腹子老是不來，但她並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週祭的時候，她依然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簡直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他是我的心肝寶貝，他是個遺腹子」便按摩自己的並不突起的肚皮。

這時候，頗有些人來爲大小姐二小姐說親了。

微波

一天早上，隔夜的手雨雖然止了，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穿着棉衣的人在這塗滿了泥漿的路上往還，兩腳須得特別凝着勁兒，又要留心旁邊的車輪，不要被急轉的車輪濺了半身泥，因此很覺得熱烘烘地，從背心而大腿，往下直傳到十個腳指頭，但是一陣看不見的風攔過來時，誰也不能挺着不縮一縮項頸，總覺至少得加一件坎肩。

兩輛人力車迎面地行動，到距離兩三尺的當兒「阿，藻如——停下來！停下來！」是女人的聲音，因感情激動，聲音有點撕裂開來似的。那車夫嘴唇一啣緊，便收住脚步，把車柄放下來，車篷裏鑽出那女人，揀泥漿較少的一個地位站着腳，一個布袋掛臂彎裏，兩手舉起撫摩頭頂的微亂的髮。

藻如的車篷原沒有張起來，但他正沈入不思念的境界中，假若不是喊着她，決不會知道對面來的是誰。這真是一霎的心境：起初覺得這聲音極熟，像昨天還繚繞於耳邊的，可是又覺得很生疎，有如快要消散的夢；終於恍然而悟，是憶雲！沉埋於意識之中的相思突地伸出頭來，驅遣着兩腿，便跳下了車，泥漿濺起，染上袴管及長袍的下緣。

他很驚異，這不是兩年以前的憶雲了！豐潤渾圓的臉兒，現在變為乾黃的皮膚，細細的額紋，尖尖的下頷；晶明流利的眼兒，現在變為滯暗的眸子，紅筋的眼珠，悵然的瞪視，那一對眉兒，以前伴

着笑聲伴着快意總是舞得起似的，現在微微倒挂了，那一頭柔髮，以前這樣梳那樣裝不知換過多少花樣，印過多少羨愛的目光，現在像秋原的衰草了。細小而微偏的身軀包裹在灰色嗶嘰的衣裙之內，顯得衣裙很廓落，如其不是當年親見，誰相信她會是健全的女性的體格呢？——他睜着雙眼只是望她，

「憶雲你……」

「你還能認識我！我以為像我這樣變得很快，你一定要認我作竊生人了。」說着，移步靠近油鹽店一面，以避行人同車輛。

藻如不自主地也移步過去，與她貼近，「那裏有不認識的？就是分別十年廿年，也還能認識，何況沒有十年廿年。你想，我們的分別只不過兩年呢。」

「已經兩年了！」她感慨地說。「這兩年裏頭，你一向在上海吧？」

「不，我從前年夏天到北京去了，是上禮拜才來上海的。」

「北京去好吧？」

「有什麼好不好，隨便過活罷了。你好麼？」

「沒有什麼。」她低下了頭。

「自成也好麼？」

她點頭，頭俯得更低了，使對面的藻如看得見她腦後的髮髻。

藻如想，這又改變到性習上頭去了，十二分通脫的一個女郎，兩年以後，會變成這樣羞人得得的。因換個端緒說，「現在到那裏去？」

「買菜去。」

「這樣不好的天氣，這樣齷齪的小菜場，……」

「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什麼。」

「每天去買菜麼？」

「差不多每天。」她厭倦地說了。忽然心頭一動，「你還住在從前那地方麼？」

「是的。」

「我要去看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

「我歡迎你。我難得出來。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那末再見。」這聲調裏帶着兩年前輕快親切的韻味。她轉身鑽入車篷，那車夫提起車柄，就一跳跳地跑走了。

藻如坐上車座身體顛動地前進時，不免想起從前的種種。青年的華采，在當時何等地明耀，但一轉眼就暗淡了！最可驚異的是憶雲變得這樣地迅速而且澈底，現在如要尋索她的可愛之點，除了閉起眼睛從記憶裏去搜求，還有什麼法子呢！他這樣想，頗覺得傷感，彷彿這溼霧漲滿的天氣也就是個充

分的頹唐，壯盛的歡樂早已辭別了大地，忽而濛濛的細雨又糝下來了，黑呢馬褂袖上沾有細極不過針尖的閃光的水滴，他便伸手把車篷張了起來。在昏暗中，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來找自己，不知將談些什麼，這又引起一種游漾無着的興趣。

前此兩三年的時候，藻如家裏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樂部，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來了，一會兒又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去了；主人在家時固然很熱鬧的，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沒有什麼，彷彿誰都是這里的主人。他們無所不談，談主義，談問題，談時事，談戀愛，談文學，談藝術，他們也無所不爲，伏在桌上寫文字，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說誦讀，喫花生米，煎咖啡茶喝打磕睡，呵着蹇鬧着玩，有時還要打架，至於打破了眼鏡，撕碎了衣裳。他們如在柔美而朦朧的夢中，也不頌禱朝陽的早升，也不悲歎夕照的遽滅。

一天是三春的節候，溫暖的陽光薰得室內的幾個人都有些倦意。默默地得窗外送進來了香的香氣，留心着聞又沒有了。書櫥的玻璃反耀着光亮，花瓶裏一大束薔薇花臉貼臉地凝笑着。

有三弦的聲音傳過來，這樣低沈，這樣曖緩，彷彿告訴人說，報告人間運命的祕密來了。此外完全寂然，什麼東西都在春困呢。

「是算命的，我們教他進來算命玩玩。」躺在大藤椅上的一個青年說，跟着打個呵欠。

另一個青年揉着眼睛站起來說：「好的，看他怎樣地編排我們。本來大家不響，清靜得快要入睡了。」

坐在搖椅上一搖一仰的憶雲立刻跳了起來，整一整衣襟，便奔出去開那綠漆鏤花的短門。

藻如本在寫信，似乎那枝筆不願從，寫一行要費幾回的躊躇；現在聽他們去招呼算命先生，就索性把信箋推在一邊。

好事的習性主宰着他們，圓鏡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都高興地盼望那立刻要顯露在面前的趣事。

算命的由憶雲引進來了，她牽他的一根竹杖。她想起「堂樓」的戲文，「階石，又是一級階石，還有一級階石，沒有了，門限，低的門限，」這樣的喊着，混和着連續的吱吱的笑。她的上體略微低俯，頭轉向後面，左臂伸張着，全體構成很美麗的舞蹈般的姿勢。

算命的坐了下來，幾個人移動椅子圍坐在他的前面，憶雲搶了那隻大藤椅，因為坐着週身妥帖不費一毫的氣力。

青年們都爭着要先算命，但是憶雲爭得更厲害，至於伸手過去欲按住他們的嘴，不讓他們把應行報白的性別歲數等說出來，一壁興奮地嚷着，「你先算我，是女命，二十三歲。」這樣，青年們正感得趣味佳妙，快活得只是笑，只是並不堅持地爭嚷着。

那算命的是長圓如蠶形的面孔，皮膚深赤色，有如紫銅的香爐，突出的前額下面，兩顆滯白的眼球動也不動，彷彿不大新鮮了的荔枝肉，上下唇厚而緊鍊，包不沒兩排枯黃的牙齒，他依平時的習慣，用舌頭舔着上下唇說：「先算後算一樣的，富貴命遲早是富貴命。這位小姐先來罷，二十三歲是幾月份，什麼日子，什麼時辰？」同時撥動弦線，便隆東隆東地響起來。

「四月十八卯時。」憶雲不待思索地說。「你同我算罷。——別的且慢算，你要顯出你的本領高明，且先算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兩個呢還是三個？」

青年們覺得這話語有難以言說的舒快，反而停止了喁喁的笑語，都回頭去看她。却見她很嚴正的樣子兩頤同眼梢絕不含遊戲的笑意。

那瞎子覺得有點窘了，故意乾欵一聲來掩飾，又隆東隆東彈了幾聲說：「小姐說笑話了。四月十八……」

「且慢，旁的都不要算，只要算現在有幾個丈夫；並不同你說笑話，是真個要你算。」

「哈哈！」一個青年笑出來了。

「請不要取笑罷，算命向來沒有這樣算法的。」他又彈動三弦，胸中在排次這女命的干支，額上略微有汗水滲出來了。

「向來沒有這樣算法，我可有這樣的命。這點也算不出，你的本領就可想而知了。到底能算麼？」

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她忍不住幾乎笑出來，連忙用勻細潔白的牙齒把唇皮咬住，同時得意地示意於青年們，還在瞎子是沒有分的。

「哈哈哈哈哈，」幾個青年都笑了。

那瞎子已頗了然，碰到的並不是真實的主顧；心頭自然很惱怒，但不讓發洩出來，只握着三弦同竹杖一手摸着椅子站起來，喃喃地說：「原來不要算命，喊住人家做什麼！」他的臉皮顫皮轉爲豬肝似的紅，汗痕在前額上發亮。

「哈，有趣。」憶雲看一個青年把瞎子牽出了門，才含嬌帶傲地笑出來。

夏天，青年男女六七人結伴到西湖去。寄住在湖濱的旅館，取其晨晚可以看湖，要下湖也方便。這天傍晚，一些人都到公園去了，只留藻如同憶雲在樓廊裏，各靠着一個搖椅，面對西湖。簾兒早經捲起，太陽的熱氣已消散了，時時有輕風吹來，帶着不知處的荷香。

群山已沒人乳白色的霧氣，湖面蓋着混茫的青煙。雖然樓下有些車鈴人聲，却衝不破全湖的寂靜。月亮還沒有上來。在兩人頭頂上的一盞電燈因爲憶雲說討厭，藻如就把牠滅了。

「在這暮色裏，靜靜地坐着，有異樣的可愛，是別的時候沒有的。他們一定要出去亂跑，太胡鬧了。」憶雲舉起半露的臂舒一舒筋骨，粉與肉混和着的香氣拂過藻如的鼻尖。

「原是的，暮色的好處就在一種柔軟而朦朧的情調。白晝裏，一切東西顯得太分明了，太強烈了，黑夜裏，又過於暗昧，甚至什麼都沒有。暮色介在兩者之間，全沒有牠們的太過，這所以給人無窮的吟味。」藻如輕輕說着，聲調頗見柔美。

「你忘記了月夜了。你倒說說看，暮色同月夜比較起來怎樣？」她把仰起的頭轉過來望藻如。

藻如了回看着她，雖然距離很近，她的面目已模糊了。可是這戴着美髮的頭顱的輪廓，這藏在衣褶裏面而仍然顯明的身體的曲線，這一隻點地一隻翹起的雙腳的剪影，都使他迷戀地捨不得把眼光移開。他近乎獻媚地說：「月夜自然也好，但是與暮色比較，我寧取暮色。因為月夜那樣清朗高曠，惟宜於雅人的獨吟，壯士的起舞，而暮色這樣柔軟朦朧，却宜於多情的人互傾他們的情愫。你不是說暮色異樣可愛麼？那末一定覺得我的意見不錯的。」

「你真是個可愛的人。」憶雲笑了，輕輕搖動着身軀。「你會得迎合人家的意思；而且把人家的意思裝飾得是為燦爛，教人家覺得歡喜。」

這在藻如是何等的寵幸，同時又是何等的誘惑！他便談論怎樣的人纔可愛，憶雲也發表好些巧妙的意見。後來他們談到各自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

熱情之火在藻如的心頭燃燒着，往時固然也有過，可是從沒有這時候燃燒得厲害。那閃閃的火焰——要告訴她聽而且要她藏在心裏的一句話——幾次欲冒出口來，但每次再一審慮的結果把牠壓了

去。他看她這樣地天真，這樣地美好，談論又這樣地合得來，幾乎是同一的感情同一的意見，不過由兩張嘴說出來罷了，因想吐出這一句話來的時候，她一定歡喜承受。然而他又想起她的慾態來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忽然笑說要報告一件新聞，——某某親口說愛我，向我求婚，你們想多麼有趣！結婚，麻煩得很，誰高興來！——於是大家拍手大笑呼，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見大家的面；這樣的事也有兩三回了，現在假若把這一句話吐出來，那裏決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

他勉強鎮靜着，應接憶雲的話，或者補充些意思，或者更換個端緒；而心頭的苦悶竟非常地難堪，有似乎要迸裂開來的感覺。

一夜完全到來了，湖上已不見霧裏的群山，混茫的青煙，只籠罩着無邊的昏黑。鄰近的遊戲場裏的鑼鼓突然響起來了。樓下的房間裏有啾啾唧唧不嫻習的胡琴聲。

一陣腳聲從樓房那邊漸漸近來，到公園去的一些人回來了。

懷着蓮如一樣的心情的青年有好幾個，他們對於憶雲，都彷彿她是懸空掛着的一個皮球，幾乎把她拿住了，但立刻又盪了開去。他們都自信十分地了解她，了解她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但是又非常懷疑，好像實際並沒有了解她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一方面蝴蝶蝶戀花似地圍繞着她，同時又偵探斃案似地窺伺着她，共通的報酬是說不出來的煩悶。

自成也是中間的一個。一晚，他同她出去喫飯，因為只有兩個人，談笑都是專對的，趣味殊別，不覺頻頻斟那醞醞的酒。到喫罷飯的時候，憶雲的臉泛著鮮紅，眼睛水汪汪的，張開兩臂作態說，「醉了，喝醉了。」便憨然地笑。

自成僱了一輛馬車，把她扶了上去，自己就坐在旁邊。馬蹄得得地作響了。

從憶雲頸際發出的汗氣，以及頭髮的氣味，酒和唇脂混合的氣味，一齊刺入自成的鼻觀；可愛的手臂橫在他的兩膝上；軟而富彈性的臀部貼着他的大腿；車身的顫動使她的身軀對於作誘惑性極強的偎倚；他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嚏。

「到我家裏坐一會，再送你回去罷。」他腦際有點昏昏，口裏非常渴燥，但是一種堅強的意力與銳敏的感覺主宰着他，倒拒卻了不少的醉意。

「好的。」她由興奮而入於困倦了，頭顱倒過來，幾乎枕着自成的肩。

這樣，她就先到自成家裏。直到被送回家時，始終在如夢似雲的境界中，而且帶回的是婦人的身體了。

過了一個月光景，她懷着複雜的非常難堪的情懷去找自成。她本來自覺是翱翔天空的自由的鳥兒，現在可掉下來了，直掉入深深的泥潭，羽毛是溼透了，飛翔是無望了，生命也細弱得像一根絲了。她本來什麼人都不在眼裏，現在可不行了，只覺自己都不在什麼人的眼裏，看見無論那一對閃閃的眼

光就害怕。她憤恨，但是憤恨就得了麼！她自慰，但是自慰就有用麼！她想用什麼法子把自己毀滅了，但是那裏有不可怕的自殺方法呢！再自轉問生命就此完了麼？卻又覺得還有點兒可戀，雖然說不出可戀的是什麼。她這樣那樣想，總是不對，躊躇了好幾十回，僅能發見一條比較光明的路，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頗有點可愛的自成。

「多謝你！」她坐定下來說了一句，氣憤不過，哭了。

自成自從那晚之後，也見過她好幾回。對於她異樣地珍惜，時時從旁邊摹擬她藏在衣服裏面的肉體。現在看她神色有異，又是這樣的聲氣，愕然說，「什麼？」

這時候她又懊悔到這里來了，簡直不願意同他說什麼。但是，「現實」這鞭子立刻在她心靈上抽了一下，使她不得不嚙着眼淚，違着心願，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訴他。

他聽說，心頭似乎一怔，但隨即眉花眼笑地說，「怕不至於吧。」

傷心於這態度這話語的她很想重重擰他一下，可是躍躍欲出的一句話吐出來了，「我們總得結婚。」

「結婚？」他想這才來了，猶如賽跑首選那樣的勝利的驕傲湧上心頭，他不禁要把這勝利的獎品調弄着玩了。「結婚是多麻煩的事，誰高興呢！」

「就這樣下去麼！」她的胸部彷彿壓着厚重的鐵板。

「這樣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可是……

「可是什麼？」

酸甜苦辣種種滋味攪和在一起，索性放情地傾吐，「我懇求你，你須得同我結婚！我恨你，但是又非常愛你，你知道麼？」說到這裏，完全是哭聲了。「你如其不同我結婚，教我怎樣呢！」

自成覺得這滋味已够痛快，本能地摟住憶雲在懷裏說：「心愛的，我原也寶貝着你，我們結婚了！」

憶雲這才達到了母親似地，在他懷中依貼個暢快。

幾天之後，他們的朋友接到他們結婚的請帖，他由族叔作主，她則由她的母親。

藻如途遇憶雲的明天的下午，雨是下不了，還吹着潮溼的風，憶雲來了。她對於一几一椅一帷一幔都呆呆地相着，覺得件件是她相知的舊友，件件可以容納她的哀訴。她坐下來，眼光頗悽然。

「我以爲你昨天要來的。」藻如說。

「昨天下午給孩子牽纏着，就不能出來了。」

「孩子很好玩了吧？」

「……」她不想說到這方面去，僅在意想中哼了一聲，沒有響出來。

「我還沒有看見你們的孩子。像你呢？還是像自成？」

「我也沒有留心他到底像誰。」她厭煩了。「總之，是前生的冤孽，是今生的腳镣手鐐！」

「撫養孩子本來很辛苦的。但是，你也不該太拋棄了自己，想來還有時出來玩玩，看看朋友吧。」

「遠得很了！」兩滴眼淚偷跑出她的眼眶。「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情呢？你要知道，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了！你看，我現在這樣子，就是磨身爲粉，那裏能够尋得出我從前的蹤影！」她張着亮光光的淚眼，向他慘笑。

「你的確不像從前了，爲什麼變化得這樣地厲害？」

「爲什麼這樣地厲害，自然有緣故！」她說着，急速地解開上衣的鈕扣，接着又解那裏衣的。

「阿！」藻如心知將有可駭的事呈現，不禁出驚地喊。

她的衣鈕全解開了，身體極快地旋轉去，就把衣服褪到肩下，慘然喊，「你看！你看！」

「什麼！」在他面前的是半個裸露的背心，腫起或已平的紅紫的青黃的傷痕幾乎滿了，兩塊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臂膊差不多沒有肌肉的，寬弛的皮膚起着粒粒的瘡粟。

「他打得我這樣子！」

「是自成麼？——憤恨與憐惜漸漸塞滿他的心頭。」

「不是他還有誰！」

「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不稱他的意就打。」

「這樣厲害！」

「他用傢伙！」

「畜生！」他強固地罵了。已經淡忘的對於憶雲的愛又猛烈地熾盛起來，不過性質有點不同，現在是哥哥纏繞着可憐的妹妹的愛了。他想到現在才認識白成的真面目，就恨不能立刻去找他，打他十個巴掌。

憶雲立刻把受傷的背心掩蓋起來，扣着鈕扣，回身說：「我受他的咒罵，受他的痛打，只好嚥入肚裏。我沒有人可以告訴啊！我現在沒有朋友了！只有個孩子，他懂得什麼！又有個母親，但是，怎麼能告訴她呢！」她從沒有對人說過這幾句話，這是第一遭說，真覺推心地哀酸；她掩着面哭了。

「然而我又時時覺得，總得告訴別人，就是只告訴一個人也好。」她嗚咽着繼續說。「世界上有一個人知道我天天嘗着這種滋味，我就算有了芝麻那麼人的一點安慰了。可巧昨天遇到你，你雖然分別了兩年，大概不把我當個生分的人吧？所以我決定來告訴你。嘴說也嚙，而且那裏說得盡，所以給你看我的背心。代替我把要告訴的完全告訴你了！」

女性的悽咽的淚語深刺他的心，蓬鬆而無光澤的一頭頭髮在他面前抖動，臉孔向着下，而且用手

巾掩着，是看不見了，但他也不想再看，就是不看，已覺受着強烈的壓迫，幾乎透不轉氣來。悵惘到萬分，只有緊皺眉頭咬着嘴唇。

「太豈有此理！」他憤怒的烈焰噴出來了。「這樣地蠻橫，怎麼能同他在一起！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

分離這字眼兒猶如一根小木棍，她經她一擊，頭腦裏轟轟地作響了。在平時，她從不曾清楚地想到這一層。但會渺茫地希望，——總該有一天，他嘴裏不再罵，他的手停了打吧；那時候，什麼困苦都甘心了。——現在這結實的字眼兒，不是立刻可以實現那希望麼？然而太生疏了，太遙遠了，使她不能回答，只啜啜地泣着。

「你不恨他麼？」他不是要問她，這不過再說一句憤恨的話。

「怎麼不恨？」她回答，低細得幾乎辦不清聲音。

「那末該有點兒勇氣。夫妻本不是一結合就不能分的，氣味不相投，就得離開。何況他時常地辱罵你，狠毒地打你！」

「我會有這勇氣麼？」這與其說是問他，不如說是問她自己。

「有，有，怎麼沒有！你從前那樣通脫不拘，大家都稱讚。你曾經怕過了什麼；怯過了什麼；現在不依舊是個你麼？你如其想到你該奔赴光明的前程，你該有個豐富的生命，你的勇氣自然烈火般衝

起來了。

「是這樣麼？」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靈中透露一絲的光明，照見當年生活的殘影；笑在眉頭，歌在喉頭，盛會好景，差不多是家常便飯。她不禁對自己懷疑了，——怎麼一埋在這黑坑似的家庭裏，就不想伸出頭來？當時自己也驕傲的通脫不拘，難道真銷散淨盡了麼？應該不，我得找回當年的快樂！我得享受生命的厚意！我應該對得起自己！——她擡頭望着藻如，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

「還有我能够幫着你！」他慷慨地說，堅定的眼光正對着她的。「良心教我這樣做，必須做了才安適。我替你去找律師，我有個朋友當律師的，聽他怎麼說。」我不相信還不該分離，像這樣的遍體傷痕！」

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前途有着希望，感動得抖抖地，幾欲如從前一樣緊握藻如的手，但是習慣上的生分教她縮住了。

「以後怎樣呢？」憶雲在歸途中這樣自問。這一層藻如並沒有告訴她，她自己却解答不來，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來了。

她重又覺得自己是負着罪愆的人，這樣地卑細，這樣地不足道，本該站在快樂的國土之外；那狠毒的打罵，只是罪愆的責罰，你要躲避會有別的方法來抵補的。那末，到底要躲避還是不呢？

路上遇見些截髮的女郎，紅潤的兩頰，歡悅的眼光，差不多一舉足一轉側都透露生命的消息，她便含羞帶妒地收回眼光來，——算是你們的時代！

到了家，連忙從傭婦手中把孩子接過來，側轉了臉親着他，一回又一回，「心肝，媽回來了！心肝！媽回來了……哭了沒有？」

「哭了好一會呢。」傭婦說。「哭得喫力了，才止住的，」
「一縷微酸直透到眉心，眼眶裏又溼潤了。」心肝苦了！

那孩子張着潔淨到十二分眼睛端相着她，嘴裏唧呀發聲，笑意在他的唇邊。

她於是環顧室內，桌子，椅子，皮箱，衣櫥，挂着的書畫，疊着的雜物，一一用慣別的眼光注視着；覺得與那些東西太熟習了，自己混和在牠們中間很適宜的，離開了就有點兒空虛，空虛是多麼地可怕！

她又看到立在案頭的母親的相片，溫慈的笑容，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兒。這個幸福的家庭。她尤其爽然了；母親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怎忍打破了母親的安慰，同時加倍傷自己的心呢！如其這道樣做了，——阿！不堪設想，還是讓母親的意念中有個如意的女婿罷。

這就聯想到自成；頭低了下來，額髮垂在孩子的肩上。她自信雖然恨着他，但不盡是恨，恨以外更有別的什麼。兩年前那晚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況涌現在腦際了。阿！幸福與痛苦的分水嶺！高貴

與凡庸的劃界線！是難忘而又以毀滅了爲快的記憶。可是裏面未嘗不含着甘味，一盞人生的美醴，究竟由他親手斟的。最傷心的是他漸漸改了性習，來了這沒有話講的壞脾氣，不然……

她沈入冥想了。在心頭看見自己的容顏，這樣乾枯，這樣暗淡，就不配再踏上人生的大路。她尤其鄙薄自己的靈魂，是凡庸的了，是殘餘的了，丟在路上，一定誰也不來睬。

「唉！」無力地擡頭，悽然看着孩子，忽想，這小面孔真同他一個模型。同時想。他應該回來了……

沒有太陽，暮色一來就蒼然。她親了親孩子，仍交給傭婦，便旋亮電燈，匆促地寫成下面的短信：

藻如惠鑒。歸後再四攷慮，尙覺有種種窒礙之處，請暫緩進行。詳情非紙筆所勝，得便面陳。盛意甚感，永不敢忘。幸恕草草。

雲上。

三月十三日作畢。

鄭 振 鐸

略傳	二六四
元蔭嫂的墓前	二六五
王榆	二七七
春蘭與秋菊	二八九
病室	三〇四
三年	三一三

鄭振鐸略傳

筆名西繻，福建省永樂人。上海聖約翰大學卒業，文學研究會中堅，主編小說月報。垂十年。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教授專門研究西洋文學，造詣極深。亦嘗創作小說，專描寫家庭常見的人物事情。用透澈的筆法能引起濃厚的興趣。著作小說有家庭故事等。

元蔭嫂的墓前

二嬸全家由北京搬到上海不到二年，三哥元蔭的妻便得病死了。我常到二嬸家裏去，元蔭又是我們兄弟輩中和我最說得來的一個，但三嫂，元蔭的妻，我在兩年來卻只見到三四面，她不大出來見人，終日的躲在房裏。她在我的印像裏，只是一個臉色慘白，寡言少笑的少婦，身材和臉型都很清秀玲瓏而已，元蔭是一個忠厚不過的人，慣於受人欺負的。沒有一個朋友或兄弟，會當他是一個同等的人的，他們一見了他不是明諷，便是暗嘲，幾乎當他是一個玩物，一種供人取笑的東西一樣，他從不生氣，也不回報，只是默默無言的置之不理。我是不會如此的取笑人的，有時反替他出了幾次氣，所以他對我的感情特別的好。有什麼事總來和我商量。他也譯寫些小說童話之類，譯完了總要拿來，很謙虛的要我校改指正。我拿了他的譯稿在仔細的看，他立在我旁邊，似乎很彷徨不安的把眼光隨了我的眼光而往下看。他的中文實在不能達意，把原文的意思也常常弄錯了。我不時把眼光釘注在幾行譯文上，他便知道這裏一定是說不大通了，便連忙低聲而忙亂的說道：「這個地方我也覺得不大對，請你改一改，改一改，」他的身材很矮，立在我身邊，真如一個孩子一樣，而他的語音也真如一個孩子，聲帶尖脆而發音迅快。他是永遠是很忙亂的，眼又近視，走在車馬多的路上真是很不相宜。他和他的妻似乎感情很好，從不會吵嘴拍桌子的鬧過。自他的妻死後，他終日的哭喪着臉，走路也格外的遲鈍

了，翻譯也有好久不會拿來給我看了。他雖不會對別人提起他對於妻的憶念，我們卻都知道他心裏是如何的悽楚難堪。

他的妻死後，便葬在郊外的公共墓場裏。他每個禮拜天上午，必定很遠的由家跑到墓場裏，去看望他的妻的墓。這幾乎成了他刻板的功課，他的風雨不移的程序。有一個禮拜天午後，我到二嬸那裏坐坐。雨絲如水簾似的掛在窗外，階前幾株小美人蕉的花和葉，幾乎爲重重的雨點厭而墮下。元蔭全身是水的從大門外走進來，鞋子似已濕透了，乾的地板給他的是一踏上，便明顯的現出一個個的足印。

我道：「三哥那末下雨天氣到那裏去？又不帶傘？」

他母親不高興的說道：「你猜還會到那裏去！還不是上墳去！去了一個上午了，到此刻纔回來，飯也沒吃，下雨也不知道，沒看見過那末大的人了，還是如此的癡心！」

她轉頭望着他，厲聲的說：「道家裏的飯早已吃過了，一家人怎能等你一個！你自己到廚房裏告訴李媽，弄一碗炒飯，再弄一碗紫菜湯去吃，別的菜都已經沒有了。」

他默默無言的向廚房走去。他母親又教訓小孩子似的說道：「還不去把鞋換了？濕漉漉的泥足，把地板都弄髒了。」

我很爲這個「癡心」的三哥感動。

有一個禮拜天，天氣很好太陽光在地上，牆上，樹葉上跳躍着，小麻雀唧唧啾啾的在天井裏啼叫

食物，牆角一叢玫瑰花，新綻開了幾朵花瓣如火似的怒紅，又似向了朝陽微張着笑口。五姊久已約我在這幾個禮拜天裏，陪伴她到三伯墓上探望探望。前兩個禮拜天是陰天，上個禮拜天又下雨，只有這個禮拜天卻是晴明的天氣。我便陪了五姊坐了馬車同去墓場。在墓場門外花舖裏買了一大束三伯生前喜的蜜黃色的玫瑰花，插在墓前的石瓶裏，好幾個禮拜沒有來，泥地上葱翠的小草，已長到足面以上了。五姊立在墓前，沈默的如有所思，我陪她站着，心裏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楚；四望都是白石的墓碑和美麗的小石像；在這樣的一小方的墓石下面，便埋葬着一個活潑潑的青年，或一個龍鐘的老叟，或一個秀麗的姑娘，或一個肥胖聰明的孩子。照在太陽光下而爛爛發光的白楊樹的綠葉，迎風顫動着。什麼聲音都沒有。偶然有一二個穿着黑衣的少婦或老婦走過我們前面，那是步踏在砂泥路上，靡靡的作響，益顯出這裏的悽靜。我偶然擡路頭來，看見矮小的元蔭又站在離此數十步外的他的妻的墓前了。不知他什麼時候竟無聲無響的走進來。他默默的站在那裏，不知在想什麼，似乎除了前面的墓碑外，再也看不見四周的別的人物。黃澄澄的太陽光射在他臉上，顯出他的不能形容的隱藏的殷憂。

「元蔭又來了，」我輕輕的對五姊說。

她道：「還不是每個禮拜天必定要來的。我們走吧，不必去招呼他了，省得打擾了他的思念。」我們悄悄的打他身邊經過，他竟沒有看見，我在小路角上回頭望了望他，他還是默默的站在那裏，眼光凝注在他的妻的墓石上，似乎這樣的專誠的等候，竟可以使他的妻復活起來和他敘話一樣。

我出墓場大門時，對五姊說道：「像這樣的一個癡心男子也真少見。至誠人一定是一個大傻子，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五姊雙手握住了馬車的小鐵桿，踏上了車，我也跟着上車了，對車夫道：「回去。」馬蹄的，在綠蔭的靜路上飛跑着，五姊嘆了一口氣的說道：「可惜他的妻不值得他如此的思念；也許她竟不接受他的如此的思念呢。」

我心裏很疑惑，但知道這裏一定有一段的故事在着，便要求五姊把他們的始末敘說出來。五姊道：「論理，人已死了，我們不應該再去說她。但這事，親戚中人都是知道的——你，常在學校裏，親戚中的家事當然是不會曉得的——說說也不妨。這是人世間千萬個悲劇中的小小的一個，也許值得我們爲之輕嘆一口氣的。我們也實在不能苛責她。」

馬蹄有規律的一起一落，車子離開市還呢很遠。五姊便滔滔不絕的說着。我們說的是鄉談，車夫不會懂得的。

下面都是五姊的話：

你見過元蔭的妻三嫂麼？你一定是在她到了上海後纔見到的。她在上海時候，已經是一個憔悴不堪的少婦了。他們家住北京的時候，我也在北京，那時她剛做新娘不久，她的丰韻與你所見所的她，真是全不相同呢。長圓一張鴨蛋臉，眉目口鼻，都長得清秀玲瓏，說不出的可愛；雙頰上微微的

從膚裏透透出紅色來，襯着那嫩白的皮膚，真是『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一雙水汪汪的黑眼，活現出一個聰明俐落的人來。一雙手潔白而美潤，如白玲瓏的花瓣。我頭一次見到她，便覺得親戚中再沒有一個比她美好的少婦了。但嫁了像元蔭那末的一個忠厚而委瑣的人物，我也不禁代她叫屈。她怎麼會嫁給元蔭，元蔭怎麼會娶到這末美好的一個妻，那是一個神秘，我們永遠不會猜透的，也許便是月下老人在那裏作怪吧。她還會看書，寫淺近的字條信札。她的字當然不大好，但方整而有秀氣，她會對我說，她很想進學堂去念書，但她父母總不答應，說：女孫兒不必進什麼學堂，不必念什麼書，只要認識幾個字，會寫寫信，記記帳便够了。她很後悔，當時不會爭執着要進學堂，如果進了學堂也許可以自立了。

她待人是如此的和氣，從不會說過一句重言粗語。元蔭得了這樣的一個妻，當然是癡心癡意的愛重她了。我們也看不出她對元蔭有什麼不滿意，但也並不十分親熱，只是冷冷的，淡淡的。她很喜歡又麻雀牌，親戚間有什麼喜慶宴會，在許多桌的牌桌之前，她總占了一個座位。她很靜定的很有工夫的打着牌。在家裏她不大開口說笑，只有在這樣的熱鬧場面上，她纔稱心稱意的有說有笑。她不大輸錢，有時，反贏錢，總是贏的多輸的少。所以二嬸也不大干涉她的賭博。所以她竟能有牌必打，有招必到。她的『牌德』是很高尚的，大家都很愛和她一桌打牌。她不像別的賭手一樣，一輸了幾塊錢便要發火，埋怨東，埋怨西，一有了幾牌不和，便要申申的罵牌，窮形盡相的着急不堪，她只是和和平平

不動聲色的摸牌，打牌，和牌。

便在這樣的牌桌上，她第一次遇見了容芬。容芬，你一定認識他的，他是二孀的姪兒，一個人品很漂亮，且很有本領的人，只是略略的覺得荒唐一點。他在家時常常好幾夜在外遊蕩着不回來。

（容芬，我和他是很熟悉的，想不到這故事竟與他有關。）

她那一天是到二孀家裏去拜祝二孀的大嫂壽誕的。容芬離家很久，到他母親壽誕的前幾天纔趕回來祝壽。白天和黃昏，他在外招待男客很忙碌，竟沒有進上房來。到了午夜的時候，男客逐漸的散去了，上房的女客們也散去了一大半，只有幾個愛打牌的女客，還在那裏興高彩烈的打着牌。牌桌旁邊圍住了一大堆的旁觀者，這都是等車了的客人或家裏的人。容芬在這時由外面走了進來。他母親向他道：『外面的客人都散了麼？』他一面答道：『都散了，』一面擠進旁觀者的圈中，也在看着。他初見元蔭嫂覺得是一個生客，但顯然是爲她的清秀玲瓏的美貌所吸引住了。坐在她對面打着牌的是他的妻。他便走過去對他的妻道：『你打了一個整天了，也讓我打幾牌吧。』他的妻立起身來讓他，並對他說道：『這裏有一位客人，你不認識的。她是元蔭嫂，去年冬天過門的。』他對她點點頭，她也略立起來一下，微羞的低了頭，然後再坐下去。他們這樣的打着牌，漸漸的熟悉了，漸漸的說話了。他似乎打得非常的高興。他提議要打到天亮，整夜不睡。她說，不能打了，晚上已經太遲了，一定要回去。坐在她上手的黃太太笑道：『還是新娘子的樣子，分離一夜也不肯。』她羞得不敢再多說話，

臉上薄薄的加罩上一層紅暈，照在燈光下面，是說不出的秀媚。黃太太又道：「容哥是難得在家打牌的，憑着他打一夜也不要緊。」又對立在那裏旁觀的二嬸和元蔭道：「二嬸先回去吧，蔭哥也不用等了。新娘子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元蔭訥訥的不能發一言，只有二嬸道：「不怕辛苦，打通夜也不要緊。」於是他們便這樣的一圈又一圈，一牌又一牌的打下去，直列了客人都散盡了，旁觀者都沒有了，連侍候的小丫頭和老媽子也各自去睡了，他們還在劈劈拍拍的打着牌，搖搖掉掉的洗着牌，直到了天色微亮，隱隱的有雄雞高啼的聲音時纔散局。而老媽子已再起身燒茶打洗臉水侍候着他們了。

這是他們第一次相見，誰也沒有起過什麼疑慮。他們究竟在這個第一次的長久的見面裏，有沒有種上很深的印象，除了他們自己我們也不能曉得。但自此以後，容芬幾乎天天的上二嬸家裏去，總坐了很久很久纔去，還不時向二嬸着要湊「脚」打牌。當然，元蔭嫂在這樣的牌局裏是一個預定的「脚」了。他又不時的要求他的妻請了幾個人到自己家裏來「打小牌」——當然元蔭嫂也必是被請者之一了——到了牌桌一舖好，他便搶先的坐下來。名義上說是他的妻打牌，其實是他自己在打牌。他的妻往往因此不高興，但因為平常服從他慣了的，也不敢說什麼。他和元蔭嫂因此常常的見面，常常的說說笑笑，一點忌諱也沒有；元蔭嫂也不再像初次見面時那樣的帶着羞澀。她也還不時的明諷暗嘲着他，如一個很親近的密友。仍然是沒有一個人會起過什麼疑慮。打牌，那是最正常的聚會，牌桌上的笑諷諷嘲，那也是最平常的事。但未免使容芬的妻微微的起詫異的，便是，容芬從見了元蔭嫂後，不再在

外面留連一夜二夜的，而只要在裏面搶小牌打打，而且打牌的真緻很高。這是從來未有的事。她不禁暗暗的高興着他性情的這樣的變遷。二孀也未免微微的起詫異，這便是，元蔭嫂近來打牌的時候更多，而且總要深夜纔回家，而且不打牌的日子，悶悶的坐在家裏，表現着從來沒有的閒愁深思。

容芬要走了，他不能在家久住，因為他局裏公事太忙，不能離職過久。他到二孀家裏辭行時，二孀又留着他在家裏打小牌，吃便飯。在牌桌上大家覺到元蔭嫂的懶懶的不高興的情緒。黃太太問道：「元蔭嫂今天身體不大好？」她強點頭道：「略有一點頭痛。」於是這牌局很早的便散了。第二天清早，元蔭嫂梳洗了便出門，說是去找一位女友林太太，直到了傍晚纔回，似乎情緒很激動，眼眶有一點紅紅的，然而也沒有什麼人注意到。沒有一個人會疑慮着會有什麼事要發生。

她在家裏更是冷漠漠的，對於打牌也沒有那末高興了，元蔭總是死心塌地的奉承着她。她對他卻總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臉孔，也不厭惡，也不親切。

容芬離家了三四個月，彷彿是他自己運動着選職至總局裏來。總局是在北京，於是他可以常常住在裏面。

自他到了北京後；牌局便又熱鬧起來。元蔭嫂似乎對於打牌的興緻也恢復了。容芬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晚上的朋友開花酒局和牌局總是能推卻的便推卻掉。老早的便回家，或到二孀家裏，和幾個太太們打小牌，——元蔭嫂當然是坐在內——他母親和他的妻很高興他現在是能安分了，二孀也以他

的變情易性爲幸事。

有一天，二嬸到東安市場去買東西，她彷彿看見元蔭嫂在遠遠走着，有一個男人，像是容芬的樣子，和她並肩而走，說說笑笑，轉入攤角不見了，她纔開始有些疑心。以後，她每站在牌桌邊，看見他們倆打牌時，神色總有些不對，時時互視而笑。因爲有了疑心，於是一切都有可疑的痕跡了。她因此對於容芬的殷勤走動，也不大高興理會他，總是冷板板的一副臉。當他嬉皮笑臉，要求她湊成牌局，在她家裏打牌時，她總是百端阻擋。元蔭嫂要出去打牌，也沒有那末方便了。每次出外，她雖不說什麼，總有些不高興的樣子，且再三叮嚀她早回。這個神情，他們倆都是聰明人當然看得出的。於是容芬在表面上是不大踏到她家裏去了，元蔭嫂除了有應酬外，也不大出外打牌了。然而他們卻彷彿因了這樣的隔離，反愈顯得接近。有一天，元蔭的弟弟從中央公園回來，他告訴他母親說，他看見在公園的柏樹下面，嫂嫂和容芬竟手牽手的站在那裏，低低的說着話。他覺得很詫異。二嬸再三的吩咐他不要多嘴對別人亂說。這一天下午，她便到娘家去，把這事私自告訴了她的嫂嫂，叫她約束容芬的行動。容芬的妻也知道了這事，竟悲切切哭了一夜。而她家裏的牌局也不再有了。不知他們倆用了什麼神祕的方法來互通消息；彷彿他們倆表面上雖見面極稀，而實際上仍是時時有的相會的。

有一天，二嬸出去應酬了，說是到晚上纔回來，元蔭也有朋友約去吃晚飯了。只有元蔭嫂一個人在家。二嬸忽然覺得頭暈：不能久坐，便很早的等不及上席便回來了。她敲了大門進去，看見容芬正

從門裏出來，見了她，臉上似有些不好意思。她把他叫住了，厲聲問他爲什麼來這裏，他唯唯訥訥的連忙走開去了。元蔭嫂是臉紅紅的坐在自己房裏。她來不及脫去新衣服，便絮絮切切的明譏暗諷的對元蔭教訓了一頓，並說，以後再也不許容芬踏進大門口了。元蔭嫂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飯也沒有起牀來吃。元蔭不知什麼緣故，竟嚇得呆了，再三再四的勸慰着她。她只是哭。並不理會他。他問他母親，少奶爲什麼哭？二嬸冷笑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你去問你自己的媳婦好了！』這使元蔭更迷惑難解。他對這事是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的。過了幾天，他彷彿也有些明白了，然而他是天生的懦弱的人，又是一味溺愛他的妻的，竟連一句譴責的話也說不出。見了她的終天悶悶不樂，反想了種種方法要使她高興。

容芬從此絕跡於二嬸之門，元蔭嫂從此不大打牌，且不大出外應酬了。就是出外應酬或打牌，二嬸也總跟了去。但她心緒似乎很不好，也實在不願意打牌或應酬，寧願躲在房裏，在牀上悶悶的躺着，即在應酬場中也沒有從前那末伶俐可喜，和光照人。

親戚們始而疑，繼而一個個都知道這事了。漸漸的大家對於元蔭嫂似乎都有些看不起的样子。她每次在應酬場中，似乎總有許多雙冰冷如鐵箭的譏彈的眼光，向她射來，同時，還彷彿聽到許多竊竊的私語，也似乎都是向她而發的。她幾乎成了一個女巫，成了一個不名譽的罪犯，到處都要引動人家的疑慮和譏評的了。她往往託辭頭痛，逃席而歸。彷彿她自己的小房間便是她最安全的寄生之所一樣。

。一出了這個房間，社會的壓迫和人世間的譏笑聲便要飛迫到她身上來了。因此，不必她婆婆的留心防守，她自己也不高興出大門了。

然而要把一對情人隔絕了，似乎比把海水隔開了一條路還難。鬼知道他們倆用什麼方法通信或見面！總之，他們似乎仍是不時的見面。她婆婆不時的明譏暗罵。監視她的行動，比獄卒監視他們的囚犯還嚴密，她受了這樣的待遇後，總要在房裏幽泣了一天兩天，絕食了一天兩天。這使元蔭非常的難過。他也幾乎要陪了她而絕食。二嬸因此益覺得生氣，每每厲聲罵元蔭沒有志氣。然而元蔭還是死心塌地的一味愛她，奉承她，侍候她。

有一天，她說是到姊姊家裏去。去了一天，直到了深夜纔歸來。第二天，有一個親戚說，他看見元蔭又和容芬在一處並肩走着了。她婆婆特地叫人到她姊姊家裏一問，果然她昨天並沒有到她家去。這使她婆婆益益的不能信任她，益益的監視得她嚴厲周密。

然而他們的關係似乎還是繼續下去。她的行動竟非常的詭秘，使二嬸防不勝防。二嬸終日指桑罵柳的諷諭着她，她除了在房裏幽泣之外，再不答說什麼。然而過了幾天，她又窺一個空出外了；似乎又是去和容芬相會。鬼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來通消息，鬼知道他們是設了什麼計劃來求會面的。「情人是一個大勇的人。」這句話真是不錯。我想不到像元蔭這樣的一個婉媚的少婦，在這個地方，仍竟能冒舉世之不諱，而百計設法，詭變層出，這真是誰也想不到的！

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去，我是親戚中最少數可憐她的境遇，而且能原諒她的衷情的一個。我在房裏坐了一會：她沒情沒緒的坐在那裏，臉色也慘白得多了，說話也不大如前的機警了。她桌上牀頭上放了許多小書。她說，她常常的把他們翻看，但往往看不了幾頁，便看不下去，仍把他們拋開了。房裏是可以靜出鬼來。據她說，有好久了，一個朋友也沒有來過。她又低低的對我說道：『我想，我不會活得長久的。像這樣苦生，真不如死樂！』我勸慰了好久，但她搖搖頭，嘆道：『你們好福氣的人，永遠不會知道我的苦楚的！』我當時真是難過，幾乎要伏在桌上哭出聲來。我任怎樣也不忍譴責她；我心裏充滿了憐惜，悲憫。可憐這樣的一個美好的少婦竟要生在的斷途在這樣苦境之下了！我們兩個人默默的相對；我偶然擰頭，見窗外有兩株桃花正天天爛爛的盛開着。蜜蜂在花間營營的忙碌着，春意似乎欲泛溢出天井外邊來，然而她的房裏卻永遠不會受到這個感應，她房裏的空氣是嚴肅枯寂如死的。在她房裏坐了許久纔出來，二驚還對我罵了她許多不堪的話。我實在不忍聽她的，幾乎要掩耳而逃。

後來，他們搬到上海來了。臨行的那一天，有人看見容芬在第二個月臺上徘徊着，也不敢過來送別。不知他們倆究竟會見最後的一面沒有。

真的，是最後的一面！元蔭嫂搬到上海後，竟不到兩年便死去了。我想，這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她的死也許要比她的生快樂些。

聽人家傳說，自元蔭嫂離開了北京後，容芬又回復了他前幾年的原樣子。喝酒，打牌，到妓院去

，時時四五天不回家，而且，據說還喝得比以前更兇更多。

馬蹄的的，有規則的一起一落，當五姊說完了以上的故事，我們的車子已經過了大馬路，過了蘇州河向北走了。

聽了這樣的一個小小的人間悲劇，竟使我不怡了好幾天。我每見着元蔭，我心裏便覺得有一縷莫名的凄楚兜上心來。我永遠記住這一個人間的小小的悲劇。

王 榆

那年端午節將近，天氣漸漸熱了，李媽已買了箬葉糯米回來，分別浸在涼水裏，預備裹糉子。母親忙着做香袋，預備分給孩子們掛，零零碎碎的紅緞黃綾和一束一束綠色，紫色，白色，紅色，橙色的絲線，夾滿了一本臃腫的花樣簿子。有一種將近歡宴的氣象懸繫在家庭裏，懸繫在每個人的心上。父親忙着籌款，預備還米鋪，南貨鋪，酒館，裁縫鋪的賬。正在這時，郵差遞進了一封信，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信封上寫着不大工整的字，下款寫着『匯水王寄。』母親一看，便道：『這又是王榆來拜節的信。』抽出了一張紅紅的紙，上面寫着：

恭賀

太太

大少爺 大少奶

諸位孫少爺 孫小姐

節禧

晚

王榆頓首

每到一個季節，這樣的一封信必定由郵差手中遞到，不過在年底來的賀箋上，把「節禧」兩個字換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們家裏外，這樣的一封信，簡簡單單的幾個吉利的賀語，往往引起父親母親懷舊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榆還記念着我們。不知他近況好不好。」母親道：「他的信由麗水發的，想還在那邊的釐卡上吧。」

自從祖父故後，我們家裏的舊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顧着自己的前途。不聽見三叔，二叔或父親育了好差事，或親戚們放了好缺份，他們是不來走動的。間或有來拜拜新年，請請安的，只打了一個千，說了幾句套話，便走了，只有王榆始終忠心如一；他沒有事便住在我們這裏，替我們管管門，買買菜；他也會一手很好的烹飪，便當了臨時的廚房，分去母親不少的勞苦。他有事了，有舊東家寫信來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辭，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節的賀片由郵差送到，不像別

的用人，一去便如鴻鵠，一點消息也沒有。

我不該說王榆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親密的朋友之間；除了對於祖父外，他對誰都不承認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賀片上不像別的用人偶然投來的賀片一樣，寫『沐恩王榆九叩首拜賀，』只是素樸的寫着『晚王榆頓首。』然而在事實上他却是一個用人，他稱呼着太太，少爺少奶，孫少爺，孫小姐，而我們也只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時，做的也都是用人或厨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別的用人們一塊兒吃飯，他到上房來時，總垂手而立，不敢坐下，雖然從不會像別的用人樣打千，叩頭。

他最愛的是酒，終日酒氣醺醺的，清秀瘦削的臉上紅紅的蒸騰着熱氣，呼吸是急促的，一開口便有一種酒糟味兒撲鼻而來。每次去買菜蔬，他總要給自己帶回一瓶花雕。飯不吃，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頓飯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的生活。他雖和別的用人一塊兒吃飯，却有幾色私房的酒菜，慢慢的用箸挾着下酒，因為這樣，別人的飯早已吃完了，而他還在淺斟低酌，盡量享受他酒國的樂趣，直到粗作的老媽子等洗碗等得不耐煩了，在他身邊慢慢的說：『要洗碗了，喝完了沒有？洗完碗還有一大堆衣裳等着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帳子又換了下來。下半年還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不高興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麼！』他的紅紅的臉，帶着紅紅的一對眼睛，紅

紅的兩個耳朵，顯着強烈的憤怒，又借端在廚房裏悻悻的獨罵着，也沒有人敢和他頂嘴，而他罵的也不是專指一人。母親聽見了，便道：「王爺又在發酒風了，」但並不去禁止他，也從來不因此說他。大家都知道他的癖氣，酒風一發完，便好好的。

他雖飲酒使氣，在廚房裏罵着，可是一到了上房，他酒氣醞釀，總還是垂手而立，喑喑連聲，從不會開口頂撞過上頭的人，就連小孩子他也從不會背後罵過，——這在別的用人是常常如此的。

偶然有新來的用人，看不慣他的傲慢使氣的樣子，不免要抵觸他幾句，他便大發牢騷道：

『你要曉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我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我在這裏是幫忙的，不像你們！你們這些貪吃懶做的東西！』

真的，他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他並不會說謊。他的父親當過小官僚，他也讀過幾年書，認識一點字。他父親死後，便到我祖父這裏來，做一個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帶來住在我們的門口。他看母親，有妾，有兩個女兒，在我們家裏，我們看他送了他的第二個女兒和妻的死。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愛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會自己燒菜，而且燒得更好，反正沒有事，便自動的跑到我們廚房裏來幫忙，漸漸就成爲一個『上流的廚子，』也可謂『愛美的廚子。』祖父也就非吃他燒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時，他便又舍廚子而司事，而卡長了。祖父故後，他也帶了女兒回鄉。我們再見他時，便是一個光身的人，愛喝酒，愛使氣，他常住在

我們家裏，由愛美的厨子而爲職業的厨子，還兼着看門。

他常常帶我出門用他婆婆的收入，買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類，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來。但他見我在泥地裏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搵錢』或在石階沿跳上跳下，或動手打小丫頭，便正顏厲色的干涉道：『孫少爺不要這樣，衣服弄髒了，』『孫少爺不要跟他們做這下流事，』『孫少爺不要這樣跳，要跌破了頭的，』或『孫少爺不要打她，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橫被干涉，憤激打斷興趣，往往厲聲的回報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聲的說道：『好，好，同去問你祖母看，我該不該說你？』他的手便來牽我的手。我連忙飛奔的自動的逃進了屋。所以我幼時最怕他的干涉。往往正在『搵錢』搵得高興時，一眼見他遠遠的走來，便拋下錢，很快的跑進大門去，免得被他見了說話。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當他是用人，連父親和叔叔們也都和顏的對他說話，從不會有過一次的變色的訓斥，或用什麼重話責罵他，——也許連輕話也不會說過——他是一個很有身分的用人（？）但這個稱謂是不對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個疑問號，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語句來稱他，他的地位是這樣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來，預備轉赴北京入大學，這時，王榆正在上海電報局裏當一個小司事，一月也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經過上海，便跑來見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樓裏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這樣

的酒樓。樓下櫃臺上滿放着一盆一盆的燻炙的鷄、鴨、肝、腸，壘邊滿排着一甕一甕的紹興酒。樓梯邊空處是幾張方桌子，幾個人正在喝着酒，桌上只有幾小碟的冷菜。王榆領我一直上樓，倚着靠窗的一張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樓去，說道：「就來的，就來的，請坐一坐。」窗外是一條一條的電線，時時動蕩着，嗤嗤的聲音，由遠而近，連支線的鐵柱上也似有嗡嗡的聲響，接着便是一輛電車駛過了。車過後，電線動蕩得更厲害，這條線的動蕩還未停止，而那邊的電線上又有嗤嗤的聲音了。車過後，遠遠的電線上還不時發出燦爛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隨電線而動蕩着。而王榆已雙手捧了幾包報紙包着的東西上樓來。解開了報紙，裏面是白鷄，燒鴨，燻腦子之類，正是樓下櫃臺陳列着的東西。他道：「自己下去買，比叫他們去買便宜得多了。」我們喝着酒，談着，他的話還是帶有教訓的氣味，如當我孩提時對我說的一樣。我有點不大高興，勉強敷衍着。他喝了酒，話更多，紅紅的一張清秀瘦削的臉，紅紅的細筋顯在眼白上，而耳朵也連根都紅了，嘴裏是酒氣噴人。我直待他酒喝够了，才立起來說：「謝謝了，要回去了。」他連忙攔阻着道：「還有麵呢。」一面又叫道：「夥計，夥計，麵快來！」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時，他已先一年離開了。聽人家說，電報局長換了人，他也連帶的走了，住在那個舊局長家裏——他也是他的舊東家——充當廚子，但常常喝着酒，發癡氣，太太很不高興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像這樣的信封，我是

許多年不會見到了。從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體上，我知道這是王榆的拜年信。這一次他只寫着：『恭賀大少奶，孫少爺，孫小姐年禧，』因為只有我母親和妹妹和我同住上海。賀箋之外，還有一張八行箋，還有兩張當票。他信上說，他現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時，會當了幾件衣服，不贖很可惜，所以，把當票寄來，請我代贖。我正在忙的時候，把這信往抽屜裏一塞。過了十幾天不會想起，還是母親道：『王榆的當票，你怎麼還不替他去取贖呢？』我到抽屜裏找時，再也找不到這封信和這兩張當票。我想大約已經滿期了吧。他信上說，快要滿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難過不會替他辦好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節，他又寫信來拜節了，却沒有提起贖當的事，我見了這『恭賀少奶孫少爺節禧』的賀箋，便覺得會做了一件負心的事，一件不及補救的負心的事。

在我結婚之前，合家已遷居到上海來，祖母也來了，且帶來了幾個老家人，王榆這時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着他幫忙，在家裏，在禮堂裏，他忙了好幾天。到結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禮堂去，沒有肯在家裏留守的，只有他却自告奮勇的說道：『我在家裏好了，你們都去。』這使我們很安心，他是比別人更可靠，更忠心於所事的。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門，酒也喝得少些。我們應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後，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門大開着，大廳上點了明亮亮的一對大紅燭，幫忙的人也有一個已先時回來，都在等候着。一見汽車進了弄口，他便指揮衆人點着鞭炮，在霹靂拍拍的響聲中，迎接我們歸來，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見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幾下，似乎不大

高興，可是也不敢說什麼。

他在這裏，暫時屈就了厨子的職務。在他未來之前，我家裏先已有兩個用人。這兩個用人見他那麼傲慢而古板的樣子，都不大高興。他還是照常的喝着酒，從從容容的一筷一筷挾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着。喝了酒，臉色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而一口的酒糟氣，就在三尺外的人都聞得到。且還依舊借端發癲氣，悻悻的罵這個，罵那個，還指揮着這個，那個，做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悻悻的罵着，比上人更嚴厲。爲了他這樣，那兩個原來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過幾回嘴，上來向母親控訴過幾次。母親只是說道：『他是老太爺的舊人，你們讓他些，一會兒就會好好的。』他們見母親這樣的縱容他，更覺不服，便上來向我的妻控訴着。有好幾次，他們私自對我的妻說：『王榆做厨子真好舒服！他把好菜留給自己下酒，却把壞的東西給主子吃。昨天，中飯買了一條黃魚，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來自己清燉了吃，魚頭和魚尾却做了主子的飯菜。那有這樣的厨子！』第二天，他們又來報告道：『昨天中飯，他又把鹹蟹的紅膏留給自己吃了，蟹殼和蟹肉却做了飯菜。』如此的，不止報告了十幾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飯菜，便真的發現黃魚是沒有中段的，鹹蟹的紅膏只寥寥可數的幾小塊放在盤子裏。她把這事對我說了，也很不以爲然。我說道：『隨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舊人。』

『是舊人，難道便可以如此作服不成！』妻很生氣的說着。我默默的不說什麼。

過了一二月，幫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只有王倫，祖母還留他在廚房裏幫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來向妻說，他是這般那般的對少奶奶不恭敬，聽說什麼菜是少奶奶要買的，他便道：『我不會買這菜，』連少奶奶天天吃的鷄子，他也不肯去買，這樣的話，使妻更高興。

有一次，他領了五塊錢去買菜，菜也沒買，便回來在廚房裏咕嚕咕嚕的罵人，說是中途把錢失落了。幾個底下人說：『一定是假裝的，是他自己用去了，還了酒賬了，』但妻見他窘急得可憐，又補了五塊錢給他。他連謝也不說一聲，還是長着臉提了菜籃出門。這又使妻很生氣。

妻見我回家，便憤憤的又把這事告訴了我。我慰她道：『他是舊人，很忠心的，一定不會說假話。』妻道：『是舊人，是舊人，總是這樣說。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務都交給她管好了！』

我知道這樣的情勢，一定不能更長久的維持下去，而王倫他自己也常想告辭，說工錢實在不够用，并且他受不了那末多的閒氣。然而他到那裏去好呢？這樣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癖氣，這樣的使酒設罵的習慣，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誰能容得下他呢？我爲了這事躊躇了好幾天。後來，和幾個朋友商定，叫他到一個與我們有關係的俱樂部裏去當聽茶，事情很閒空，而且工錢也比較的多。他去了，還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臉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一開口便酒氣噴人。他自己燒飯燒菜吃，很舒適，很舒適的獨酌着，無論喝到什麼時候都沒人去管他。然而，他只是孤寂的一個人，連辭氣也無從發，又沒有一個人給他罵，給他指揮，而且差少的工資，又實在不够他買酒買菜吃。他

常常到我家裏來，向我訴說工錢太少，不够用。又說，閒人太多，進進出出，一天到晚開門關門，實在忙不了。我嘴裏不便說什麼，心裏却有些不以他爲然。

然而他雖窮困，却還時時燒了一鉢或一磁缸祖母愛吃的菜蔬，送了來孝敬給『太太』吃。祖母也常拿錢叫他買東西，叫他燒好了送來，『外江』廚子燒的菜，她老人家實在吃不慣。

有一次，俱樂部裏住着一個我們很要好的朋友。他從天津來，沒地方住，我們便請他住到俱樂部一間空房裏去。於是王榆每天多了倒臉水，泡茶，買香煙等等的雜事，門也要多開好幾次，多關好幾次，他又跑來對我訴說，他是專管看門的，看門有疏忽，是他的責任，別的事實在不能管，我說道：『他不過住幾天便走的，暫時請你幫忙幫忙吧。』而心裏實在不以他爲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沒回來。今天一回來，便和衣倒在牀上睡了，不知他幹的什麼事。我看他的樣子大不對，要小心他。』又說道：『等了一夜的門，等到天亮，這事我實在不能幹下去。』我只勸慰他道：『不過幾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約晚上有應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會他的事。』而心裏更不以他的多管閑事，受批評人的態度爲然。

過了幾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朋友大約不是一個好人。他一定賭得很利害，昨夜又沒有回來。今天一回來，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門，大約是上當舖

去的。這樣的朋友，你要少和他來往。」我默默的不說什麼，而心裏更不以他爲然。我相信這位朋友相信他決不會如此，我很不高興王倫這樣的胡亂猜想，胡亂下批評，且這樣的看不起他。

過了幾天，在清早，他更着急的又跑來找我，懷着重大秘密要告訴我似的。我們立在階沿，太陽和煦的把樹影子投照在我們的身上。他悄悄地說道：『我打聽得千萬萬確了，他實在是去賭的。前天出去了，竟兩天兩夜不會回來。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再和他來往，也千萬不要再借錢給他，他是拿錢去賭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這位朋友決不會如此，我不願意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這個地步。我氣憤憤的一脚把階沿陳設着的兩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一聲，兩個綠色的花盆都碎成片片了，同時厲聲的說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麼！』他一聲不響的轉身走出大門，非常之快快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後悔不迭；他不會從祖父那裏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會從父親那裏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會從叔父們那裏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如今却從我這里受到！我當時真是後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還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腳步留住了我悵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外。我想他心裏一定是十分的難過的。他殷殷的三番兩次跑來告訴我，完全是爲了同我關切之故。而我却給他以這樣大的侮辱。這侮辱他從不會受之於祖父，父親，二叔，三叔或別的舊東家的。唉，這不可追補的遺憾！我願他能寬恕了我，我願向他告一個十個百個的罪。也願他早已忘記了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記。

又過了幾天，好幾個朋友才紛紛的來告訴我，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沈溺於賭博，甚至一夜輸了好幾千元，被人迫得要投江。凡能借到錢的地方，他都設法去借過了，有的幾百，有的幾十。他們要我去勸勸他。王倫的話證實了，他的猜疑一點也不會錯。他可以說是許多友人中最先發現這位朋友的狂賭的。王倫的話證實了，而我的心裏更是不安，我幾乎不敢再見到他。我斥責自己這樣的不聰明這樣的不相信如此忠懇而親切的老人家的話！

然而，他還在俱樂部看着門，並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約他並不把這個厲聲的斥責看得太嚴重了吧。這使我略覺寬心。但隔了兩個月，他終於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樂部來來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買菜，由裏邊出外的人，開了門不會關好，因此，一個小偷掩了進來，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他說道：「這樣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於是，在悻悻的獨自罵了幾天之後，在用墨筆畫了一個四不像的人體，頸上鎖着鐵鍊，上面寫道：「偷我衣服的賊骨頭」把他用釘釘在牆上幾天之後，他便向我和幾位朋友說，要回家了，請另外找一個看門的人。我道：「回家還不是沒事做，何妨多留幾個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這裏不能再住了，工錢又少，又辛苦，且偷了那末多的東西去，實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還要失東西。回去先住在女兒家裏，且順便看看母親，有好幾年不見她了。住在那裏等機會也是一樣的。」

我們很不安，湊了一點錢，償補他失去衣物的損失。他收了錢，只淡淡的說了聲謝謝。

此後每逢一個年節，他還是寄那紅紅的賀箋來，不過賀箋上，在「恭賀太太，大少奶，孫少爺」之下，又加添了一個「孫少奶」的稱謂。從去年起，他的賀箋的信封上，寫的是水亭分卡王寄，顯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長了。

祝福這個忠懇的古直的人！

春蘭與秋菊

四孀家裏前後後不知用了多少個丫頭；大的出嫁了，小的又由媒婆手裏買了進來。丫頭是最好使用的僕人，或者更可以說是最使用而有生命的機器。她們不像老媽子，要每月出許多工錢給她們，只要整潔的花了一筆錢買進來後，便可以隨便給她們一口飯吃，幾件破衣服穿，一張破木凳或一塊地板睡，用個十年，八年，乃至十四五年，而不破費一個錢。有時，逢年遇節，也賞給她們一點賞錢，然而可以叫她們儲積起來，買新布做衣服，這錢還不是等於主人自己儲積的麼？等到出嫁了，還可得到一筆財禮，足以補償買進來的資本而有餘。偶然的這個丫頭長得標致些，還是以補償十年八年「滋養衣食」之費而有餘，但四孀家裏卻還不至於如此的以丫頭為「奇貨可居」。她有時把財禮都拿來做賠嫁的衣服了，有時，甚至於還貼錢進去，如果這個丫頭是她所寵愛的。所以，四孀在許多親戚中，是以寬待丫頭著名的，雖然也不時的打罵；而丫頭出嫁時，總要依依不捨的哭着，出嫁後，如果

夫家在近處，也還時常來走動，問候，宛如一家親戚。譬如張家的三姨太，便是四姨從前用的蓮香，她如今是時常來的，居然滿身的珠翠綢緞，和六嫂們在一桌打牌，喝酒，家裏的人也不復當她是一個曾在這裏使用過的丫頭了。

使用了頭還有一件便利處。老媽子罵了她幾句，也許便要頂嘴，便要負氣告退，不管平時看待她如何的好。她究竟是一個獨立的人，有她的性格，有她的辯氣，有她的傲慢，有時，主子還要受她的挾制。老媽子真是很不容易使用的。而且，假若她不是一個老的用人，還不容易信託得住，也許便要乘主子不在家時，偷捲了些衣飾而逃走。使用了頭便沒有這種的不便和顧慮。她是屬於你的，她和桌子，椅子，鏡櫃，銅牀一樣，是你的所有物，你可以隨意的使用她，一天使用到晚，一夜使用到天亮，她也不敢說一句辛苦；一切不便叫老媽子去做的事，都可以叫她去做，你還可以隨意的打她，罵她，虐待她，要她方便，要她回便回；她已是你的所有物了，誰敢來干涉一聲！也許她也不免要在你背後叨叨切切的罵你，詛咒你，但背後的話，那裏管得了許多。你如果偶然聽見了，還可以給她一頓臭打，叫她下次不敢再在背後罵人。而且，即使你待她如何的壞，也不怕她飛上天去，她已是一隻剪斷了雙翼的籠鳥了，要飛也飛不去。因此，她是比老媽子更可信託。有的時候，她父母也許要來探望，你可以表面上款待他們很好，叫道：「荷花，（或桃花，）你的爸爸媽媽來了，快出來見見他們。」同時，還對他們誇說，你待她是如何的好，如同待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像別人家那末隨便打罵，

叫他們放心，不必常來探望。你這樣的陪着她父母，一直到他們告辭。他們父母女兒是一句私話也不能說。這樣的一趟兩趟，大概父母們也不再來了。如果他們還要來個三趟四趟，你便可以對媒婆發話了，叫她去禁阻他們來探望。如此，他們便也不好意思再來了。如此，這丫頭便完全是你的人，是你的所有物，和你的桌子，椅子，鏡櫃，銅牀一樣，要她方便方，要她圓便圓，再也不會有人來管你來干涉你。

因此，我們家鄉，買了丫頭來使用的，幾乎十家有八家。故鄉不容易買到，便到外省去買，托親戚去買。這有兩便：一則價格便宜，二則她父母決不會來探望。因此，便有專做販賣丫頭的生意的人，每乘了荒年，到外省鄉村裏去收羅農家的女兒，用了賤價買進，用了高價賣出，一進一出，得利不少。雖然官廳會懸示禁止，會時時訪捉，但也捉不了那末許多的販子。

四嬸常道：『她們到了我們家裏比在鄉下是舒服得多了，吃白米飯，穿乾淨的衣服，一天到晚沒有不滿足的。我們不買了，也許已經在鄉下餓死了，也許要到那虎口般的主人家裏去受苦。』因此她的買丫頭，似乎一半帶着慈善的性質。在她的家裏，不知有多少個丫頭，進進出出。

在這許多進進出出的丫頭當中，我要介紹給你們的是四嬸中年時代使用的春蘭，和六嫂使用的秋菊。

這兩個小丫頭，真是可驚的不相同。春蘭比秋菊先到四嬸家裏來。她是一個清秀的女孩子，長長

的鴨蛋臉，五官都很整齊，只是臉色慘白些。她由媒婆領來時，還只有六七歲。四廳一見她便十分的喜歡。她的價格雖比平常的丫頭開得高，四廳卻終於用高價買了她。她進門後，只是不言不笑的，長着臉似有股憂，但媒婆辭去後，她也不哭，也不吵着要跟地同回，如別的丫頭那樣。約過了半個月，她的臉上方才有些血色，也活潑了些，會說會笑。雖只六七歲，卻已會做不少的事，如端椅子，搥腿搥背，拖了大帚掃地之類。四廳很喜歡她。真如看待自己的女孩一樣，不大她叫做勞苦事，也不大打她罵她。有時，氣起來打她幾下，那手掌卻是輕輕的落下，一點也不用力，好像只是做着打的樣子給別人看，並不是真的打她。她的來歷，沒有一個人知道，也從來不見有什麼人來探望她，問她自己，她也記不大清楚。後來，媒婆說，托她賣這孩子的是她的叔叔，她的父親好像還是做過什麼司爺的。但在她三歲時，她的父母便都死了，從此寄養在她的叔叔家裏。

秋菊比春蘭後來一年，年齡卻比春蘭大幾歲。她是一個矮矮的身材，圓圓的臉，眉目都長得醜相眼珠還有些斜視，臉色雖不怎紅潤身子卻很結實，一看便知是鄉間農家的女兒。媒婆領了她來時，她父親也跟了來，是一個忠厚無用的農人，揀了一根大辮子，一句話也不會說，見人也不知招呼，媒婆道：「他本不打算賣掉女兒的，實在窮得沒法，爲了這事，他們夫妻，哭了好幾天呢！他又怕女兒落在壞人家，再三和我商量，要找一家好主子，價錢便少些也不要緊。我知道六少奶要買一個丫頭，所以領了她來要能在你們府上，真賽如神仙。」這時春蘭正立在廳上看熱鬧，媒婆便指着她對秋菊的父親道：「你看

這個是太太的小丫頭，也是由我手裏買進的。你看她那裏像個丫頭的樣子，衣裳干干淨淨的，一天到晚沒事做，吃得好，住得好，又不打罵，賽過人家的小姐。要不是這樣的好人家，我也不敢領了你的媛媛來。我不能作孽，把好好的女孩子送到虎口般的人家去！」她父親默默的看着春蘭，也不回答一句，但心裏似乎安慰了些。六嫂看着秋菊的蠢而醜的樣子，本不打算買下，經不得媒婆再三再四的游說，譬如做了一件好事，買了她罷，這是一件陰德。而她的價錢也實在便宜。便只好收留了她，付了錢。秋菊始終依依的緊靠在她父親的身邊，惶惑而迷亂，不知她父親爲何帶了她到這裏來。在離家時，她父母原是再三再四的哄騙她說，帶她上城買衣服，買果子。而今卻果子也不見一個，衣服也沒有買。當她父親和媒婆告辭歸去時，她也要跟了她父親同走。她父親俯下身，哽噎的對她說道：「你在這裏玩玩吧，爸爸就要來看你的，就要來帶你回去的。」她呱的一聲哭了出來，那哭聲是宏大而響亮，如銅角之吹動，她的雙手緊握着她父親的衣袂不肯放鬆一點，她父親騙了又騙，哄了又哄，不知說了多少好話，都不能脫身。媒婆等得不耐煩起來，說道：「扳開她的手，你走你的吧，隨她去哭去好了。」又笑着對四孀道：「太太，一個孩子出世不會離開過父母的，難怪她要這樣哭，這樣不舍得！」她父親似乎下了一個狠心，把她的一雙小手捧開了，急步的走出門外。她還要飛跑的追過去，但給李媽拖住了。她大聲的「爸爸呀，爸爸呀」的哭叫着，哭叫聲震動了全屋，雙腳亂跳亂踏着，李媽用盡了力氣，方才拖得她住。她父親不敢回頭一望的走了，顯然的，他心裏是不知如何的難過。

李媽道：「春蘭，你過來領着她玩。」

她的哭聲漸漸的低了，四嬸拿出些糖果哄着她吃，春蘭搗了她的手到後天井裏玩去。別看春蘭比她還低半個頭，卻很會哄着她玩。於是秋菊便漸漸的安靜了下來。第二天，第三天，還不時的哭着，當然是爲了想家。然而有了春蘭和她同玩，有了李媽不時恫喝，她不久便也馴服了，跟着春蘭提開水壺，打茶，掃地，甚至於搥腿。

秋菊的父親果真來探看了幾趟，他見女兒對他淡淡的，且衣服也穿得不壞，身體也還好，臉蛋也還圓圓的，便不說什麼，便來得愈稀愈稀，以至於絕跡不來了。他每天來時，都帶了些鄉下的土儀，如自己種的山薯，南瓜，送給太太，少奶，還有她母親做的一兩件布衣，自己晒的山薯條，給秋菊穿吃。秋菊蠢然的受了，木然如無感覺，大約她早已忘了她的家，她的父母了。當然，四嬸是，不像別人家一樣，常要拒絕丫頭的父母的探詢的；他所以不再來，大約是因爲已經安了心。

秋菊來了不到半年，她在同輩中的地位，便已明顯的分別出來。春蘭是四嬸所寵愛的，秋菊則爲六嫂所厭惡，也爲四嬸所不喜。這是當然的結果，一個清秀伶俐，一個蠢呆醜相，誰都會看得出其可驚的不同。春蘭雖少，已經能裝水煙給太太吸了，且裝得比李媽還好。秋菊則連最粗的事，如掃地，也還不中用，凡是她掃過的地，總要經過李媽再掃一次；她掃得只是房子中間一塊地方，牆角和桌下，一概都置之不理。李媽罵了她，她還要頂嘴對罵。她還有一個毛病，便是每夜，或至多隔一夜，

必安要遺尿一次，她的被褥席子都是尿騷臭。六嫂本來是叫她睡在她房裏的籐榻上的。籐榻上每早必有一大塊水濕印，直到下午還未乾。不得已，只好把她打發在地板上睡。然而每早她把席子被褥捲起來後，地板上也仍是一大塊水濕印。爲了這，六嫂不知罵過她多少次，打過她多少次，罰她餓肚子過多少次。她還是每夜必遺，夜間嚴禁她喝茶水，或吃多湯汁的東西，然而都沒有用，她還是每夜必遺，至少兩夜遺一次。且當六嫂罵她，她便當面頂嘴，當六嫂打她，她都殺豬似亂喊亂哭，幾乎連大門外都聽得見，當六嫂罰她餓一頓肚子，她便千方百計的設法偷吃，而且吃得更多，有一次，竟把李媽留下的一鉢午飯，預備晚飯時泡了開水吃的，都偷吃了去。六嫂實在無可奈何她。她常指着秋菊對人說道：「像這樣的一個醜丫頭，又夜夜會遺尿，不知將來如何嫁得出去！」

春蘭則把她自己收拾得很清潔，從不會遺過尿，十歲時便會自己打辮子，不再要李媽替她梳頭了她嘴又甜，哄得四嬸相信她的話，比相信自己的媳婦還甚些。她每夜必替四嬸捶背捶腿，一邊撲撲的捶着，一邊唧唧咕咕的向四嬸報告爲四嬸所不能見到的家中的瑣事以及什麼人背後說一句什麼話，什麼人對誰說過太太的什麼什麼。四嬸最愛聽這種話。她幾乎每夜必有一大篇的話，在捶腿捶背時報告着而四嬸便一句句的記在心上，如儲藏了火藥一樣，一遇到機會，便爆發了。婆媳間的多口舌，大半由於此。有時，她沒有什麼話可說，而四嬸也必要再三的問東問西——連隔老媽子的背後的話，也都作爲一種報告的資料，連五叔公家裏早上買了什麼蔬菜，今天來了什麼客人，二舅家裏孩子哭了幾

次，老嫗子打破了一只碗，也都作爲一種報告的資料。

六嫂和老媽子們曉得四爺的耳朵沒有這末靈通，一定是春蘭在裏邊搗鬼，挑撥，所以她才件事都知道，於是她們便都恨春蘭入骨。四爺愈喜歡她，她們愈恨她。有一次，六嫂和四爺頂撞時，甚至於如此說：「聽了丫頭的話，反倒罵起媳婦來！丫頭是你自己人，媳婦不是！」四爺聽了氣得索索抖，立刻把春蘭叫來，一手拿起雞毛帚，好像要狠狠的打下去似的，顫聲問道：「我是不是聽了你的話？你爲什麼叫別人疑心你多嘴？打死了你，便不會有人再疑心你挑嘴了！」而春蘭躲在方桌下，四爺的倒執在手的雞毛帚的籐柄，拍拍的在響着，卻總是打在桌腳上，不會打到春蘭的身上。六嫂後來背後對二舅母說道：「這末疼丫頭，索性當她做女兒好了！說是打她，那會打到她身上一下，不打在桌腳上，便打在椅腳上，誰不曉得是假裝的！這個樣子做上人，真好笑煞人！」

十七哥初娶十七嫂時，二人要好得形影不離，他幾乎整日的都躲在閨房裏。一天不知爲了什麼事，春蘭卻又在搥腿時唧唧咕咕向四爺報告了一大篇話，而第二天，四爺在客廳裏便當衆罵十七哥道：「娶了媳婦可以不要母親了！」十七哥恨得牙癢癢，知道又是春蘭的作怪。第三天下午，四爺坐轎到親戚家裏宴會去了，十七哥捉住了春蘭說，要拿剪刀剪碎了她的嘴，省得再挑撥是非。春蘭哭叫道：「十七少爺，我不了，我不了！」新娘子在房裏怕得發抖。六嫂也怕真的闖出禍來，便出房來再三的勸阻了十七哥，這事，春蘭始終不敢去告訴四爺。

但春蘭雖說是很蒙四嬸的寵愛，丫頭卻總是丫頭，不像小姐一樣，終日沒事的坐着，說說笑笑。她每天總有千椿百椿的事要做。小小的年紀，人家小姐當這時代，是終日的在天井中逛着，放風箏，做小鞋子，玩洋囀囀，擺設小宴會，請幾個小朋友來吃；而她呢，清早起來，便要掃地，倒臉水，換水煙袋裏的水，鋪牀，被疊，吃飯時，要添飯，上茶，倒臉水；客來了，要拿點心，倒茶，裝水煙袋。天氣熱時，還要替太太打扇子；一扇一扇的涼風，都吹在別人身上，她的小手臂扇得酸痛了，卻沒有一絲的涼意飄到她的臉上。晚飯後，是最閒空的時候了，鋪好了牀後，便坐階沿上乘乘風涼，看看月，和秋菊說就笑笑，猜謎，還要李媽說故事。正在她們興高彩烈的時候，而太太房裏叫了：「春蘭，來搥腳！天天做的事也想躲過？」而六少奶房裏也叫了：「秋菊，怎麼牀也沒鋪好，便到外面玩去，好舒服的丫頭！」春蘭立起身，悄悄的咒道：「好討厭的老太婆，兩腿又不會瘋癱，天天要人搥，難道別人的手不會疲酸的！」秋菊卻默默無言的進了六嫂的房間。春蘭這一搥腿，一直要搥到十一點。真的，春蘭的一隻小手臂，幾乎要酸疲得再舉不動了。兩手交換着搥，這隻手臂還未休息够，那隻小手臂又酸疲了，夜深了，秋菊的雙眼幾乎倦得要闔了下來，搥腿的拳頭漸漸的落下得慢了，落得輕了。四嬸道：「怎麼？這末早便要打瞌睡！」於是春蘭又由夢中睜眼，不得不用盡了周身的能力勉強打發起疲倦萬分的精神，重而且速的搥了幾十百下。啊，秋菊雖說是常爲六嫂打罵，她卻沒受過這樣的苦，六嫂還年輕力壯，用不着搥腿。

這樣的生活，度過了秋菊春蘭的燦爛的少女時代，秋菊更胖而結實了，但還依然的那末醜，依然的每夜或隔一夜必要遺尿一次。六嫂常愁没人要娶她，而她正是可以出嫁的時候了。春蘭比她年輕，還可以再等幾年，但她卻出落得更比前可愛；眉清目秀的一張鴨蛋臉，一個紅紅的小櫻桃似的嘴，蘋果紅的兩頰，身材又輕巧宜人，很有幾個咸串中的老爺們想打她的主意。七叔便會這樣的打過主意，且曾托六嫂向四嬸提過一次。但四嬸卻嫌他太老，又沒什麼錢。五舅也會這樣的打過主意，且親自向四嬸提出這個要求。但四嬸卻嫌五舅母凶狼，怕春蘭要吃苦。張姑爺也會這樣的打過主意，且疏通好了姑奶奶，還叫她自己來說，說要帶上任去。四嬸卻又嫌他到遠處做官，不能常見春蘭的面，總之，對於這些要求，她一概拒絕了。嘴裏是說：春蘭年紀還少，還要多用她幾年呢，現在談不到出嫁的事，心裏是：一半要想替她擇一門好親，又可以常常見面的，一半也是因為正在得用時，實在捨不得遺嫁了她，春蘭她自己也很自負，譬如，她聽見七叔求婚的消息，便對李媽道：『這末老的人，太太便肯了，我也是寧死不嫁給他的！』

春蘭是這樣的一年一年蹉跎着，而秋菊卻出於意料之外的擇到了一門好親，有一天，一個同鄉的老船戶烏七，從前會常常來和四伯閒談，或托托衙門裏的訟事的，這時卻帶領了一個年青的後生來見四嬸，從他前也見過四嬸的，吃了茶後，說道：『李媽說，六少奶有一個丫頭要對親，這個後生，名豬尿，姓王，是我船上的一個夥計，人很忠厚老成，家境也好，自己很積些錢，明年他便也可以有一隻

船，當老板了。我帶他來見見太太，想說成了這門親事。他父母很想他能早些成家。他今年才二十二歲。」四嬸見這後生個促不安的坐在椅上，臉色羞紅的，而身體很結實，看樣子也似很忠厚，便有些首肯，說道：「你們請坐一坐，這是六少奶的事，我要進去和她商量商量，」六嫂聽見有這樣的好親，心裏很高興，把不得成就，便道：「只要子弟好，也不計財禮多少。」於是這門親事便很容易的在秋菊和王豬尿見了一面後，成功了。家裏忙着替秋菊做了好幾身新衣服，她的嫁裝也裝滿四隻木箱，總算是很體面。再過了幾天，男家便用花轎來抬了她去，也有幾對吹鼓手，在轎前很熱鬧的吹打着，後來聽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回到家鄉後，公婆也十分的疼愛她，不到一年有了孕，第二年，她的丈夫王豬尿送了許多禮物來，很親熱的求見太太和六少奶，他說，秋菊已生了一個男孩，很胖很胖的。她很望着太太和六少奶，和春蘭姐姐，李奶奶們，所以特地叫他來請請安。他又說，他的船已經造好了，這一次便是第一次由故鄉出來做自己的生意。又說，太太，六少奶，如要帶什麼東西回鄉，或要買家鄉什麼東西，儘管吩咐他辦理好了。他真比六嫂自己的新女婿還殷勤，四嬸道：「想不到秋菊的運氣這樣好，會對到了這樣的一門好親。婚姻真是有緣分的，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後王豬尿每次到這裏來做生意，總要來四嬸家裏請請安，且總要送了不少的土儀來，直到了四嬸遷居到上海時為止。

四嬸遷居到上海後，春蘭還不會出嫁，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而春蘭紅潤如蘋果的雙頰，似乎

漸漸的有些褪色了。她時時的憂鬱的坐在廚房裏，也不大活潑，也不大說笑。這樣的過了半年，四孀疑心她有病，想找一個醫生來看看她究竟有了什麼病，

這時，春光正在門外徘徊着。綠草由黑土中伸出頭來，金黃的柳絲，低了頭，搖來搖去，如向春風獻媚，桃花一簇簇的聚在枝頭，照眼的鮮紅，蟲蟻都從冬眠中蘇生了；類也似乎都感到一種神秘的呼喚，一種特別的騷動的心緒，惆悵的渴慕的情懷。而春蘭這時還如平時一樣鬱鬱的坐在甕前，茫茫的眼珠凝望着在甕洞中突突跳動的火光。臉上似乎更罩着一層說不出的殷憂，而李媽也常於深夜半醒半睡之際，聽到她的淒淒的嘆聲，這樣的有三四天，一天早晨，四孀起牀時，叫春蘭倒臉水，卻叫不到她，李媽道：『我起來煮稀飯時，還見她在客廳裏掃地的。』粗作的張媽道，我朝起來時，彷彿聽見後門呀的一聲開了，大約是她出去買什麼東西。』等了一點兩點鐘，還不見春蘭的影子；直等到吃午飯時，直等到吃點心時，而她卻終於沒有回來。合家都覺得這事有些可怪了，四孀尤焦急得利害，坐立不安。她叫王升到二舅那裏，到李家，到張家去問，都說沒有來過。傍晚時，七叔來了，他道：『上海地方人很難很壞，一定是被人拐去了。快去報捕房，叫他們尋找。』四孀道：『就請七叔辛苦去一趟吧。』

李媽說道：『我看她這幾天的樣子真不對，常常臉帶愁容的坐在甕前，不說也不笑，飯也吃得少，昨天中飯，只吃一碗，問她爲什麼不添，她只托說肚子飽，吃不下。晚上躺在牀上，常常嘆氣。她

一定是想走想了許多天了！」

張媽也說道：「我前天見她立在弄堂裏，彷彿和一個男人說話，見我走近便也回家了。」

六嫂道：「她近來出去買東西，往往耽擱了許久還不回來。一定有原因。」

李媽又道：「我昨天由二舅太太那裏回來時，春蘭還立在弄堂口。她隨我進了弄堂，但還回頭對一個頭戴烏打帽的男人笑笑，不知是不是就是這個男人。」

大家把平時所不注意的觀察會集在一處之後，便斷定：春蘭是跟了那個頭戴烏打帽的男人逃去無疑。

四嬸卻默默無言的坐着，雙眉緊蹙着，心裏很難過。

不久，七叔由捕房裏回來了，他說：「已報捕房了，把春蘭的照片也給了他們了，他們說，有消息時，一定立刻告訴我們知道。」

四嬸一線的盼望，繫在捕房裏的人身上。到了晚上，捕房裏的人沒有來，四嬸便很着急的問道：「怎麼捕房裏的人還不來！」六嫂道：「大約不會有這末快的。」

第二天，天色一亮。她便起來了，問道：「捕房裏的人來過沒有？」吃中飯時，又切切的念道：「捕房裏的人怎麼還不來！」吃點心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吃晚飯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臨睡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

第二天完全過去了，還是一點消息沒有。

三天四天過去，也還毫無消息。幾個親戚，又主張說，把春蘭的照片登在報上，出賞格尋找。這事也照辦了，而五天六天七天的過去，春蘭的消息更如石沉大海一樣。四孀整天的悵然焦慮。幾個太太們聚在一塊，安慰她道：『失了一個丫頭，不值得這樣焦心。你待她這樣的好，她還不辭而別，真是沒良心！沒良心的人，還去想她做什麼！從前五舅那裏不是也逃走了一個大了頭麼？後來，有人看見她，已經做了野雞，聽說被拐她的人賣了的。這樣輕賤的人那裏會有好結果的！』

四孀聽了這話，益發的難過，不禁流下淚來道：『春蘭不是這樣的人！她做事又體貼，又周到，自從六歲來我身邊，到如今已經有十六七年了，真賽如自己的女兒！我想替她慢慢的選擇一門好親，不做人家姨太太，也使她上半生做了苦了頭，下半生可以享些福，不料她卻這樣的沒福！要知道這樣，悔不該去年張老爺來求親時拒絕了他。張老爺老是老些，卻是續絃。唉，我不該把她攔得太遲暮了！但願她遇到好好的人，快活活的過一輩子便好！』

這一夜，四孀夢見春蘭獨自在曠野中走着，叫她也不答應，而對面是一座大樹林，樹林的空際間，時時現出兇光晶晶的虎眼，狼眼，在黑漆漆的夜裏，看得格外清楚，她追着叫春蘭不要向前走，而她彷彿聾了似的，一點也聽不見，還是一步步的向大樹林走去，四孀急著的大喊了一聲，卻驚醒了自己。胸口是撲撲的狂跳着。滿身急得是冷汗。她不禁又流下淚來。

一隻小獨木舟隨流到了印度洋的中央，一朵嬌嫩的紅花插在乾燥無比的沙漠裏，誰知道他們的運命，誰知道他們的結果呢？

過了幾個月，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合家也都淡忘了這事，只有四嬸一個人還不時的記憶着她。她常道：「春蘭如果還在，來看我一次，也可以使我安心。」而最使她難過的，便是：每當她腿酸時，再沒有一雙沈重而勻稱，伶俐而熟練的拳頭，在她腿上撲撲的槌着；每當她寂寞的坐在牀上時，再沒有一張又尖又甜的嘴，唧唧咕咕的向她報告什麼人在背後說她什麼話，那一家今天來了什麼樣的一個客人。

新的小丫頭又來了一個，補上春蘭的缺。然這個小丫頭卻又蠢又不聽話；晚上搥腿，搥不上一二百下，便垂頭的睡去了；叫醒了她，只搥了幾下，又呼呼的睡着了，問她什麼話，什麼事，她總是回答「不知道。」而早晨換水煙袋的水時，也很不干淨，端茶拿碗，總要摔破幾只。因此，四嬸更想念着春蘭。而她之打罵小丫頭，也就不像打罵春蘭時之「有名無實。」

去年四嬸回歸故鄉時，秋菊會帶了她的胖孩子來請安。這孩子已經有四歲了，會說會笑，很有趣。而秋菊身體比前似乎更好，見人總是和氣的微笑，完全改了做丫頭時的頑強而蠢笨的態度。她似乎很滿足。她說，公婆待她很好。丈夫也很好，生意也發達。她耳孔中帶了一副金耳環，頭上插着一條金挖耳，手上是一對很沈重的金鐲，手指上是一個鑲珠的金戒指，身上的衣服雖是藍布的。卻極清

潔。

四姨嘆道：「春蘭要有你這樣的福氣便好了！」

病室

外面是無邊的黑暗，天上半顆星兒都沒有，北風虎虎的吹着，伸出簷外的火爐的烟通，被吹得囁囁作響。屋內秋迂，仲宣，亦公和子通，圍爐而坐，爐火微紅，菊酒半酣，花生的硬殼拋了一地，而他們的談興正濃。

秋迂似有所感的輕歎了一口氣，說：「人生是不可測的……今天晚上，是四個人圍爐而坐，是喝着薄酒，吃着花生米，是高高興興的酣談着。但誰曉得明天的事。也許我病了，也許你又遇到什麼了。像亦公後天就要往南邊去，今夜此樂，豈可再乎？人生是不可測的……前途黑漆漆……誰看得見。……」

子通舉了盛酒的茶杯說：「今朝有酒今朝醉。儘說這些掃興的話做什麼！乾一杯，秋迂！」

亦公也說：「秋迂要罰乾一杯！此地只宜談風月，說什麼渺茫而遼遠的人生，人生！」他也舉起了他的茶杯。

秋迂神情不屬的，並不答理他們，似乎沈入深思。

爐邊的伴侶，一時都沈靜而敗興。

空言的仲宣問道：「秋迂，你在想什麼？」

「我正想到一個人的事，覺得人生真是渺茫，真是不可測之極了！」

子通盛氣的說道：「人生有什麼不可測的。我們向前走，我們自己的前途，明顯的展開在那裏。種什麼子便開什麼花，一點也不會錯，有什麼不可測的，高的，遠的，深的，我們都不必問，我們只切切實實的生活着，努力着好了，如走上山嶺一樣，走了一段，似乎山頂就在面前，卻還要再走一段，再走一段，這樣一段段向前走的精神，把人生弄得光明了，燦爛了，走路，只要走路，便是人生，便是幸福。空想者是最苦惱的人，愛天墮的肥人是絕頂的傻子聰明人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便是不斷的向前走著。……」

秋迂擋住他再說下去，笑道：「你的話不差，但這樣冠冕堂皇的理論，須得到公共講臺上講去，我所感觸的卻是事實的詔示。譬如疾病……」

子通又搶着說了：「就譬如疾病吧，雖說「生老病死」是人生四大苦，但就有人在疾病中得幸福的。你如果有了愛人，而你病了，沈寂的病室裏，一縷金黃的日光射在地上，時鐘的嗒的嗒響着，這共聞你的愛人帶了含苞的鮮花，以及醫生所允許而你愛吃的食物來了。她雙眉微蹙着，如薄霧裏的春山，更顯得美麗可愛；她坐在你的床沿——如果你不病，她決不會坐在你的床沿的——她低聲的安慰着你，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報告些無關緊要的消息，讀些輕妙的詩篇。她竟會這樣坐在你的床沿大半

天。——如果你不病，她決不會留得這未久的。——她心裏是泛溢着愛的輕愁，你心裏是泛溢着愛的愉悅。愛神站在你枕頭上微笑着，她送來的花朵站在床邊小桌上的膽瓶裏也微笑着。她走了，你心裏還泛溢着愉悅，你臉上還泛溢着微笑。這不是「偶然小病亦神仙」麼？如果你沒有愛人，那末，年少美貌的看護婦……」

亦公笑道：『好了，子通他自己在審招供呢，你們聽聽看。』

秋迂道：『別再打岔了，我的話還一句沒說呢。我說的也正是愛神，也正是疾病，卻不是一個微笑的故事，如子通所說的。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可憐沒有子通那末好的幸福，他爲了他的病，……唉！我不忍說他！』

亦公道：『你說吧，不准子通再來插嘴。他再來多話，等我來封閉他的小嘴！』

子通對他白白眼。

秋迂嘆道：『說起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呢，想你們幾位都也認識的。他便是蘋澗。』

子通道：『自從五年前分別後，我沒有再見過他。聽說他近來住在上海，生着肺病。現在怎樣了？』

亦公道：『我去年經過上海時，還會見過他一面。他事情很忙，身子很瘦弱，還時時乾咳着。』

秋迂道：『現在他的病更深了。上個月我在上海時，會到他家裏去過幾次。臨行時，還到他家去

告別，他躺床上，握着我的手說道：「秋迂，再見。你下次南來時，決不會再見到我。我自己想想，大約不會再見兩三度月圓了。」他隨又嘆氣道：「苦生不如善死！這無用的軀殼多見幾次日出月落又何必！見到北京諸友，煩告訴他們說，蘋澗是不能再見他們了！」他桌上還放着我們幾個人在西便路書下拍的照片。他回頭見到這張照片，不禁悽楚的長吟道：「當時年少春衫薄……」我的眼眶裏幾乎盛滿了熱淚，我那忍立刻離開了他。我真想不到我們豪氣蓋世的蘋澗，竟落得這樣悽慘的下場！」

秋迂的聲音有些顫抖了，眼眶邊有幾點淚珠，在燈光下燦耀着。爐中新添了煤，火光熊熊的。戶外北風似乎更急了，鉛皮的烟通，不住的囁囁的響着。

「現在離了他又有一個多月了，那曉得他還在人間吐吸着那一絲半縷的氣呢，還是已經安眠在綠草黃泥之下了，我那時真不忍離開他；多就擱一刻就是一刻不會再有的時光，我們要說千萬句話，而都格在心頭，格在喉頭，一句也說不出。我們默默的相對。我不忍正視蘋澗的臉。你們想，他在北京時是多末瀟灑清秀的一個少年。臉色是薄薄的現着紅潤，濃黑的柔髮，一小半披拂在額前。暮春時節，他穿了湖色的綢衫，在北河沿高柳下散步，微颺把他的衣衫拂拂的吹起，水影裏是一個半度絕世的蘋澗他的朗朗如銀鈴的聲音，那一次不會吸住了朋友們的聽聞，不會難倒了反對方面的意見。他的理解力，辦事的幹才，又那一件不超越過我們。子通，你的事，要不虧他替你設計，替你劃策，替你奔

走你那裏會享到現在的艷福。——而今呢？相隔不到五六年，他完全換了一個人了；青春的氣概不再有了，美秀的容顏消失了，翩翩的風度滅絕了。如今與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一具活骸。走一兩步路都要人扶挾，雙腿比周歲的孩子還軟弱，說話是不上三五句便要狂咳，臉呢，我不忍形容，比乾枯的骷髏只多了一層皮，只多了一雙失神的大眼，兩排的牙齒是齜齜的露着。他那雙手，也瘦得如在X光底下照出的，攥住他，如攥住了幾根細木。唉，當年的瀟灑如今的瀟灑，人生是可測的麼？我不忍正視他的臉，我避開他，在他屋裏四望着。屋裏是比前一次我來這裏時更混亂離散了。床前的痰盂，盛着他一絲絲的帶血的痰塊的，有好幾天不會拿出去換水了。桌上的瓶花，乾枯同床上的主人，已有幾瓣變了色的花瓣落在桌上，也沒有人來收拾了去。畫片上，桌上的窗戶的玻璃上，滿是灰塵。地上廢紙瓶塞亂拋着。床上的被窩，顯見有好幾天不曾整理過。幾張桌子上都散亂無序的放着藥水瓶，報紙，雜誌，詩集，小說，還有咬廢半塊的蘋果，吃了半支的香煙頭。靠近房門邊，又放着一張小的單人床，那是他夫人睡的，被褥也散亂的放着，沒有摺疊起。

「你的夫人呢？」我不覺順口問他。

「還不是又出門去了！」他說着，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她那一天會在家裏留着過。總是早出晚歸，拋我一個人在床上。飯是老媽子燒好了端來放在桌上，也不管我吃不吃，也不問我要吃什麼，」說到這裏，一陣急咳把他的話打斷了，至少咳了兩三分鐘，臉上漲得通紅；慢慢的喝了我遞給他的一

杯水，方才復原，「倒藥水也要自己做，要水要茶，喊了半天還沒有人來。房裏沈寂如墟墓。你看我還有一口氣，其實是已死的屍體，被放在這空闊的『棺室』裏。倚着枕，看見日光由東牆移到地板上，再移到西牆，看見窗外那株樹的陰影，長長的照在天井裏，漸漸的短了，又漸漸的長了。看見黑貓懶懶的睡在窗口負暄；走了，又來，黃昏時，又走了，那牆上的掛鐘，已經停了三天了，也沒有人去開。」又是一陣狂咳迫着他，停止了他的話。

「我後悔不該問了他那句話致引動他的憤慨。我只得又倒了半杯水給他喝，勸他道：『不要多說話了，多說話是於你有害的，息息吧。』」

「他說：『不，謝謝你，我已看得很清楚我的運命了：死神的雙翼，已拍拍的在半空中飛着，他的陰影半已罩在我的臉上。不在這還能說話時對好友多說幾句，再也沒有時候可說了，而況你明天就要走了，現在是最後一次聽見我的語聲了。……』」

「外面有人敲大門。接着便聽見女人的口音問道：『黃媽，有客人在房裏麼？』她隨即進了房門。這便是他的夫人紫蕪。把她和蘋澗一比較，是可驚異的差歧；一個是充滿了生氣，雖然雙眉緊蹙着，臉上現出幾分憔悴的樣子，而掩不住她的活潑，靈動，和血氣的充足；一個是，剛才已經說過了，與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一具「活屍」，一只曠了奄奄一息。她坐在床沿，和我敷衍了幾句後，便低了頭，沈默着。」

「房裏寂如墟墓，暮色隱約的籠罩上來，我便立起來說道：『太晚了，不坐了。蘋澗，好好的保重自己！再見，再見！』」握了握他伸出的小手，輕輕的。他悽聲的說道：『再見，恕不能起來送你。』」

「我心裏沈沈的，重重的，似沈入無底的深淵，又似被千萬石的鉛塊壓住，說不出的難過。這悽楚的情緒，直把我送到北京，還未完全消失。」

亦公道：「他們倆不是前年冬末在上海開始同居的麼？我還記得他們倆剛剛同居時是如何的快樂。每個星期日的午後，蘋澗總和她同遊環龍花園；如一對雙飛的蝴蝶似的，在園中並肩緊靠着走，並肩緊靠着坐在水邊，甜蜜蜜的低語着。春天似乎泛溢在他們倆的臉上，春光幾乎爲他們倆占盡。垂柳倒映在池面，他們倆也倒映在池面。並坐着，低語着，手互握着。不知羨煞了幾何走過這一對鴛鴦面前的男女。不料結局卻是如此，真是想不到的。」

仲宣道：「愛情比蝴蝶還輕，飛到東，又飛到西，這是常事。」

秋廷嘆道：「也不能怪紫涵，我們要設身處地替她想。一個將死的病人，一間沈寂如墟墓的病室，能把一個活潑，靈動，血氣充足的青年女子終天關閉，拘留在那裏麼？我初到上海，第一次看蘋澗時，他已經病得不輕了，但還沒有睡倒在床。他終日坐在廊前曬太陽，看看輕鬆的小說和詩歌。紫涵也終日陪伴着他坐着。時時忙着替他拿藥水，拿報紙，拿書，拿茶，拿痰盂，他的癖氣卻一天天的隨了身體而變壞。動不動便生氣，一點小事不對，便不留情的叱罵她，茶太冷了，書拿得不對了，牛奶沸得

太慢了，件件事都罵她，彷彿一切都是她有意和他爲難；而罵了幾句後，便狂咳不已。

「我病得這樣子，你還使我生氣。恨不得叫我早一天死，你才好早一天再嫁別人！」像這樣的話也常常罵着。有一天，紫涵偷空跑到我家裏，向內子告訴了大半天，幾乎是連哭帶說的，不知她心裏是如何冤苦，憂悶，悲傷，她道：「爲了他，我什麼苦都肯吃。我見他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恨不得把我的肌肉剝補給他。我一天到晚侍候着他，而他總沒有好臉對我，不是罵，便是叱，而且什麼重話都罵得出口。我從孩子時候起，活了二十多歲，那曾受過這樣的罵，那曾吃過這樣的苦！我爲了他是病着，一句話也不敢回答。有苦只好向自己腹裏吞，有冤屈只好背地裏自己流淚悲傷。爲了他的病，我會幾安舒過一天，安睡過一夜。我向來不信佛，不信神。而今是許願，求籤，什麼事都來。我願冥冥中的大神，早一天賜給我死，而把我的餘年給了他。我的苦吃够了，人生的辣味也嘗够了，真不如死了好！而他這幾天天來，更無時無刻不和我生氣，醫生戒他不要多說話，他卻終日罵人，罵了便要咳嗽，這病那裏會好！還不如我避了他，使他少生些氣好。」她更憂長的嘆了一口氣，如夢的說道：「過去的美境，過去的戀感，如今遼遠了，遼遠了，未結婚時，他是如何的殷勤，我要什麼，半句話還沒有說完，他連忙去代我拿來了；結婚後，他是如何的溫存，只有我嗔他埋冤他的份子，他那裏有對我回說半句重話。而今這幸福已飛去了，遼遠的遼遠的飛去了，不再飛來了，只當是做了一場美夢，可惜這美夢太短了，太短了！」她愈說愈難過。回憶勾起她萬縷的愁恨，不禁伏在桌上嗚咽的泣着。良久

，良久，才抬起了頭，說道：「這樣的生，不如死好。」淚珠一串串的掛滿了他的臉。內子只有陪着她嘆息，一句勸慰的話說不出。

「後來，聽見內子說，蕪澗是，一天一天的，生氣時候更多了。紫涵爲了免他見面便動氣之故，只好白天避開了他。我第三次去看蕪澗時，紫涵果不在家裏。他獨自睡在床上。房間裏是如此的陰慘，沈寂，似乎只有盤伏在窗口負暄的黑貓是唯一的生物。這裏的時間。一刻一秒似乎有一年一月的長久。我不知沈浸在病海中的蕪澗將如何度過這些悠永沈悶的時間。他也叨叨矍矍的告訴我許多關於紫涵的話，而最使他切齒的便是她天天出外，太陽沒有晒進屋便走了，太陽已將落山還未歸來，拋他一個人在家，獨自在病海中掙扎着。他微吟道：「貧病故人疏！不，如今是，貧病妻孥疏了！」他臉上浮着苦笑。

「對牆掛着一幅放大的他們倆的照片，背景絲絲的垂柳，一塘的春水，他靠在她肩上，微笑着。在他們倆的臉上都看出甜蜜的愛情和青春的快樂是泛溢着

「這是一個永不再來的美夢。」

秋迂悽然的不再說下去。屋裏的四個人悵然的相對無語。

爐火微紅，北風狂吼，伸出簷外的烟通被吹得嗶嗶的響着，外面是無邊的黑暗。

一片片的白雪，正瑟瑟的飄下，屋瓦上，樹枝上都罩了一層薄薄的白衣。

三一年

月白風清之夜，漁火隱現，孤舟遠客。「忽聞江上琵琶聲，」這嘈嘈切切之音，所引起的，是無限的淒涼；繁燈酣宴，酒香狼藉，絮語瑣切，高談駭座，以箸擊桌而歌，若醉，若醒，這歌聲所引起的，是煥暖繁華之感；至若流泉淙淙，使人有崇潔之意，松風颯颯，令人生高曠之思，洞簫幽細，益增午夜靜悄，胡琴低昂嗚咽。奏出難消的愁緒，這些聲調都是可知的，現世的，是現世的悲歡，是現世的愉悶，是現世的情懷，獨有在沈寂寂的下午，紅紅的午日曬在東牆，樹影花影交錯的印在地上，兩街頭蒼尾，隨風飄來了一聲半聲的盲目的算命先生的三絃聲，而你是獨坐在沈寂寂的書室裏，這簡單而熟悉的鐺鐺噹噹之聲，將勾引起你何等樣子的心緒呢？這心緒是不知的，是神祕的，是渺茫的，是非現世的。這鐺鐺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彷彿是一個白衣天使的幽微的呼喚，呼喚你由現世而轉眼到第二世界，呼喚你由狹窄的小室而游心於曠蕪無邊的原野，這鐺鐺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彷彿是命運她自己站在你面前和你叨叨絮絮的談着，你不能避開了她的灰白如死人的大而淒慘的臉，你不能不聽她那些淡泊無味而單調的語聲。呵，這鐺鐺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雖只是一聲半聲，由街頭蒼尾而飄來你的書室裏，卻使你受傷了，一枝無形的毒箭，正中在你的心。

誰都會這樣的受傷過，就是十七嫂的麻木笨重的心裏，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她茫然的，

擡起板澀失神的眼來，無目的地注在牆角的蛛網上，這蛛網已破損了一角，黑色的蜘蛛，正忙着在修補，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朵的花，正伸張了大口，向着燦爛的春光微笑，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還依舊的蒼綠，花臺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十七歲離開這裏的故家，不覺的已經三年了，如今重來時，家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天井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只有她都變了，變了！這短短的三年，使她由少女而變爲婦人，而無憂無慮的心，乃變而爲麻木笨重，活溜溜的眼珠，乃變而板澀失神，微笑的桃紅色的臉乃變而枯黃，憔悴，慘悶。這短短三年，使她經歷了一生，她便是這樣的停滯了，不再前展了，如一池死水似的，灰色而穢濁的停儲着。她這樣茫然的站在天井裏，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算命先生的三絃聲，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裏，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運命她自己似乎正和她面對面的站着。

『姑姑，快來看，新娘子回來了！』她的一個五歲的姪女，圓而紅潤的臉上微笑着，由大廳裏跑跳了來向她道。她的小手，強塞入她姑姑的手裏，『姑姑，去看，快去。新娘子還帶了紅紅金金的許多匣子東西回來呢。』

她渺茫的，空虛的，毫無心緒的，勉強牽了這個孩子的小手，同到前面大廳裏來。

新娘子是她的第三弟媳，前三天方才娶進門的，她自出嫁後，三年中很少歸寧到兩天以上。這一次是破例，因爲有了喜事，所以四鄰，她婆婆，特別允許她多住幾天。

十七嫂在九歲時，她母親會有一天特別的叫了一個算命先生進門，爲她算算將來的運命。錚錚噹噹的三絃聲，爲小丫頭的叫聲。「算命的，算命的，」而中止。小丫頭執着盲目的算命先生的探路竹棒的一端，引了他進門來，他坐在大廳的椅上，說道：「太太，要替誰算命？男命？女命？」

她母親道：「是女命，九歲，屬虎，七月十六日生。」

算命先生自言自語的念了許多人家不懂的術語後，便向她母親道：「太太，我是喜歡說直話的，有凶說凶，有吉說吉，不能瞎說騙錢，太太，是麼？這命可是不大好，命中注定要尅……太太，這命，雙親都在麼？」

「父親已故，母在。」

「是的，命中注定要尅父。不要出嫁得太早，二十四五歲正當時。出嫁早了，要尅子。太太，這命實在硬，太太，我是喜歡說直話的，有凶說凶……」

小丫頭仍舊領了這瞎子出門。錚錚噹噹的三絃聲又作了，由近而漸遠，漸漸的消失於街頭的喧聲中。這時，天井裏幾樹桃花正盛開着，花臺裏的芍藥，正怒發紫芽，而蜘蛛也正忙着在牆角佈網。十七嫂帶着紅紅的一個蘋果臉，正在階前太陽光中追逐着一隻小黑貓。她毫不罷念着她未來的運命。煩惱她的，只有：她的一雙耳片，還隱隱的作痛。前天她母親才請隔壁的顧太太替她穿了耳環孔，紅色的細線，還掛在茶中。顧太太的手不會發抖，短短的針，很俐落的便在粉嫩的耳片中穿過了，當時並不

覺得怎麼痛，所以戚串和鄰居都喜歡請她穿女孩子們的耳環孔。十七嫂的兩個姊姊，也都前後由顧太太的手，替她們穿了耳環孔。她是她家裏最小的女孩，顧太太穿了她的耳片後，要等她家第二代的她孩子們長成後，才再有這個好買賣呢。

春天，秋天，如在北海上面溜冰的人似的，很快的，很快的一個個滑過去了，十七嫂不覺的已經二十歲，這正是出嫁之年，也許已經是太遲了些。十七哥這時正由北京學校裏畢業回家。四叔和四姊忙着替他找一房好媳婦。而十七嫂遂由媒婆的撮合，做了十七哥的新娘子。

新房裏放着一張大銅牀，是特別由上海買來的，嶄新的綠羅帳子，方整的張在牀架上，兩隻白銅的帳鉤，光亮的勾起了帳門。帳眉是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色緞子，還有兩個繡花的花籃式的飾物，懸了帳門兩邊桌子，椅子，衣架，皮箱，鏡櫥，鎖櫃，都是嶄新的，幾乎可以聞得出那「新」味來。窗前的桌上，放一對高大的錫燭臺上面插着寫着金字的大紅燭，還放着幾隻嶄新的茶碗茶杯，牀底下是重重疊疊的堆着大大小小的金漆的衣盆，腳盆之類，這房間一走進去便覺得沈沈迷迷的，似有無限的喜氣，「新」氣。

四姊看待新娘子又是十分的細心體貼。新少奶長，新少奶短，一天到她房裏總有七八趟，吃飯時，總要把好菜揀在她碗裏；「新少奶不要客氣，多吃些菜。」早上，十七嫂到上房間好時，她總要說：「新少奶起得這末早！沒事不妨多睡睡。」

六嫂看見婆婆特別的寵愛新來的媳婦，心裏嫉妒得說不出，竊竊的對張媽說道：「怪稀罕的，三天的新鮮！」

然而十七嫂過門一個月後，四叔便署理了天台縣，四叔在浙江省做了二十年的小官僚，候補的賦閒的時間總在十二三年以上，便出差來也是苦差，短差從沒有握過正印，這一次的署理天台縣正堂，直把全家都喜歡得跳起來，四嫂竟整三天的笑得合不攏嘴。她在飯桌上說道：「都是靠新少奶的福氣！」

她過門的第三個月，又證明有了孕在身。這使四嫂格外得高興。她說道：「大房媳婦；娶了幾年了，還不生育一男半女。新少奶過門不久，便有了身。菩薩保佑她生男孩子，周家香火無憂了！」

她自此待十七嫂更好，更體貼得入微：「新少奶要保養自己，不要勞動。要吃什麼儘管說，叫大廚房去買。」

晚上廚子周三到上房間太太明天要添什麼菜時，她在想好了老爺少爺要吃的菜後，總要叫李媽去問問新少奶要吃什麼不。新少奶總回說不要，然而四嫂卻自作主張的吩咐道：「周三，明天爲新少奶買一隻嫩雞，清燉。燉好了叫李媽送到她房裏。好菜放在飯桌上，你一箸，他一箸，一會兒便完了，要吃的人反倒沒份！」

她每天到新少奶房裏去的時間更多了，坐在窗前的桌上，絮絮叨叨的談着家常細故，訴說六嫂的

不敬婆婆，好吃懶做，又問問她家中的小事。看她桌上放着正在繡花的鞋面，便道：「樣子真好！誰畫的花？新少奶真有本事。」臨出房門時，便再三的吩咐道：「不要多做事，不要多坐，有事叫李媽，張媽做好了，不要自己勞動。」

十七嫂是過着她的黃金時代。六嫂是嫉妒得說不出。面子上和她敷衍敷衍。背地是竊竊絮絮的罵着「也不知是男是女？還只三四個月呢，便這末嬌貴！吃這個，吃那個，好快活！婆婆也不像婆婆的樣子，只是整天的在媳婦房裏跑！也不知是男是女？便這麼愛惜她！」

十二月，雪花飄飄揚揚的落了滿屋瓦，滿天井，四叔正忙着做他的五十雙壽。這是他生平最熱鬧的一次壽辰。前半個月，合家便已忙碌起來。前三天，家前已經搭起紅色的牌坊，大天井上面是搭蓋了明瓦的天篷。請了衙門裏的兩位要好的司爺，經理賬房裏的事。送禮的人，紛至踏來。十幾個戴着紅纓帽，穿着齊整的新衣的底下人出出進進，如蛺蝶之在花叢中穿飛着。幾個親戚們也早幾天便來做客了，幾個孩子，全身嶄新的紅衣綠衣，在大廳裏，天井裏，跑着笑着，或簇集在一塊看着挑送進來的禮擔。火腿是平放在擔中，雞屈伏在鞭炮紅燭之間，鴨子伸出頭來，呷呷的四顧着；間或有白色的鵝，頭頂着紅冠，而長項上還圍了一圈紅紙；間或有立在地上比桌子還高大的麵盆，大饅頭盆，盆上裝飾着八仙過海，麻姑獻壽等等故事中的米麵做的人物。暖壽那一夜，已有十幾桌酒席。大廳上，花廳裏，書房裏，坐滿了男客；而新少奶的房裏，四嬸的房裏，六嫂的房裏，也都擁擠着太太們，小

姐們。紅燭十幾對的高燒着，大廳裏，花廳裏，書房裏，紅紅的掛滿了壽幛，壽聯，壽屏。本府張大人也送了一軸紅緞幛子來，而北京做着侍郎的二伯，也有一對壽聯寄來。上席時，鞭炮燃放了不少數萬，震得客人们幾聲，連說話也聽不見。門外是雪花飄飄的揚揚的落下，而這裏是喜氣融融的，暖融融，一點也不覺得是冬天，一點也不覺在下雪。第二天是正壽，客人更多了，更熱鬧了，連府尊也很早的便來拜壽，晚上是三十桌以上的酒席。連大天井裏也都擺滿了桌子。包辦酒宴的是本城最大的一個酒館，他們已有三四天不做別的生意，而專力來籌備這周公館的壽宴，殘羹剩酒，一碟一碗的送給打雜的吃，老爺們，老媽子們還不屑吃這些呢！

四叔滿臉的春風，四爺滿臉的春風，十七哥滿臉的春風，十七嫂也終日的微笑着，忙着招呼客人，連六嫂也在長而愁悶的臉上顯着笑容，老家人周升更是神氣旺足的，大呼小吃，東奔西走，似乎主人的幸福便是他的幸福，主人的光榮，便是他的光榮。

直到了深夜，很晏很晏的深夜，客人方才散盡，而合家的人都輕鬆的舒暢了一口氣，如心上落下一塊石頭。這繁華無比的壽辰是過去了。

第三天，彩紮店裏來折了天篷彩坊去，而天井角裏還紅紅的堆積了無數的鞭炮的殘骸和不少的瓜子殼，梨皮。

四爺又在飯桌上說道：『新少奶的福氣真好，今年一進門，老爺便握了正印。便見這樣熱鬧的做

壽。今年，福官（十七哥的小名）也要有好差使才好。明年，小娃娃是會笑會叫公公了，做壽一定更要熱鬧！」

十七嫂低了頭，不說什麼，而六嫂心裏是嫉妒得說不出。

果然，不到半個月，而十七哥有事了，是上海的一家公司找他去幫忙的，雖然不是什麼頂好的事，而在初出學校門的人得有這樣的事做，已經很不壞了。忙了三四天的收拾行李，而十七哥動身赴上海了。

四嫂含笑的說道：『新少奶，我的話沒說錯麼。說福官有事，便真的有事了。新少奶，你的福氣真好！』

這時，十七嫂的臉上是紅潤的，肥滿的，待人是客客氣氣的，對下人也從不吃罵。她還是一個新娘子的樣子。四嫂常道：『她的臉是很有福相的。怪不得一娶進門，周家便一天天的興旺。』

然而黃金時代卻延長了不久，如一塊紅紅的剛從爐中取出的熱鐵在冷水中一樣。黃金時代的光與熱，一時都滅熄了，永不再來了。

四叔做五十大壽後，不到二月，忽然覺得胃痛病人發。把舊藥方搬來煎吃，也沒有效驗。請了邑中幾個有名的中醫來，仁一貼，我一劑，也都無用。病是一天一天的沉重。他終日躺在牀上呻吟着，有時痛得翻來滾去。合家都沈着臉，皺着眉頭，一位司爺薦舉了天主教裏的外國人，說也會看病，很

靈驗。四嬸本來不相信西醫西藥，然到了中醫治不好時，只好沒法的請他來試試。她來了，用聽筒聽了聽胸部，問了問病狀，搖搖頭，只開了一個藥方，說道：『這病難好！是胃裏生東西。姑且配了這藥試試看。』西藥吃下去了，病痛得似乎還是有增無已，彷彿以桶水救車薪，一點效力也沒有。

病後的八九天，大爺都明顯的知道四叔的病是無救的了。連中醫也搖搖頭，不大肯開方了。電報已拍去叫十七哥趕回來。

正當這時，不知是誰，把十七嫂幼時算命先生算她命硬要尅什麼什麼的話傳到周家來。六嫂便首先咕噥着說道：『命硬的人，走一處，尅一處，公公要有什麼變故，一定是她尅的！』四嬸也聽見這話了。她還希望不至於如此。然而到了病後十天的夜裏，四叔的症候卻大變了，只有吐出的氣，沒有吸進的氣，臉色也灰白的，兩眼大大的似釘着什麼看，嘴唇一張一張的，似竭力要說什麼，然而已一句話都不能說了。四嬸大哭着。周升和司爺們忙着預備後事。再過半點鐘四叔便死去了。合家號啕的大哭着，四嬸哭得尤凶，『老爺呀，老爺呀！』雙足頓跳着的哭叫。兩個老媽子在左右扶着她，小丫頭不住絞熱手巾給她揩臉。沒有一個人敢去勸她。

在一七真，十七哥方才趕回來，然而他說：『那邊的事太忙了，不能久留在家。外國人不好說話，留久了，一定要換人的！』所以到了三七一過，他便回到上海去。

家裏只是幾個女人。要賬的紛至踏來。四叔雖說是做了一任知縣，然而時間不長，且本來虧空着

，娶十七嫂時又借了錢，做壽時又用多了錢，要填補，一時也要填補不及。所以他死後，遺留的是不少的債。連做壽時的酒席賬，也只付了一半。四嬸一聽見喪賬的來便哭，只推說少爺不在家，將來一定會還的。底下人是散去了一大半。

在「七」裏，每天要在靈座前供祭三次的飯，每一次共飯，四嬸便哀哀的哭，合家便也跟她哭。而她在絕望的，痛心的悲哭間『疑慮』如一條蛇似的，仰游來鑽進她的心裏。她愈思念着四叔，而這蛇愈生長得大。於是她不知不覺的也跟隨了六嫂的意見，以為四叔一定是十七嫂尅死的。她過門不一年，公公便死了，不是她尅死的還有誰！『命硬的人，走一處尅一處！』這話幾乎成了定論。而家中又紛紛藉藉的說，新娘子頸骨太大，眼邊又有一點黑痣，都是尅人的相。且公公肖羊，她肖虎，羊遇了虎。還不會尅死麼？於是四嬸便把思念四叔的心，一變而為恨怨十七嫂的心，彷彿四叔便是十七嫂親自執刀殺死一樣。於是終日指桑罵槐的發開氣，不再進十七嫂房間裏開坐間談，見面時，冷板板的，不再『新少奶，新少奶』的叫着，不再問她要吃什麼不，也不再揀好菜往她的飯碗裏送。她肚子很大時時要躺在牀上，四嬸便在房外罵道：『整天的躲在房裏，好不舒服！吃了飯一點事也不做，好舒服的少奶奶！』有時她要買些雞子或蹄子燉着吃便拿了私房的錢去買。四嬸知道了，便叨叨囔囔的罵道：『家用一天天的少了，將來的日子不知怎樣過。她倒闊綽，有錢買雞買鴨吃，在房裏自由自在的受用！』

十七嫂一句句話都聽得清楚。她第一次感到了她無告的苦惱。她整天的躲在這牀上，放下了帳門，幽鬱的低哭着，滿腔的說不出的冤曲。而婆婆又明譏暗罵了：『哭什麼！公公都被你哭死了，還要哭！』

新房裏桌子，椅子，櫥子，箱子以及金漆的衣盆，脚盆，都還新嶄嶄的，而桌上卻不見了高大的錫燭臺與寫着金字的紅紅的大燭，牀上卻不見了綠羅帳子，而用白洋布帳子來代替，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緞帳眉以及花籃式的飾物，也都收拾起來。走進房來，空洞洞的，冷清清，不復如前之充滿着喜氣。而進終日坐在這間房裏，如坐臥在秋城中。

在這愁城中，她生了一個孩子，一個男孩子！當她肚痛得利害，穩婆已經叫來時，四嬸忙忙碌碌的在臨水陳夫人香座前，在觀音菩薩香座前，在祖宗的神廚前，都點了香燭，虔誠的禱告着許願着，但願祖先，菩薩保佑，生一個男孩，母子平安！她心裏擔着千斤重的焦急，比產婦她自己還苦悶。直等到呱呱的一聲，孩子墮地，而且是一個男孩子，她方才把這千斤擔子從心上放下，而久不見笑容的臉上，也微微的綻着微笑。穩婆收生完畢後，抱着新生的孩子笑祝道：『官官，快長快大，多福多壽！』而四嬸喜歡得幾乎下淚，不再吝惜賞錢。十七嫂聽見是男孩，在慘白如死人的臉上，也微微的現着喜色。自此，四嬸似乎又看待她好些：一天照舊進房來好幾次，也許比前來得更勤，且照舊的天天問：『少奶要吃什麼不呢？要多吃些東西，奶才會多，會好！』『明天吃什麼呢？蹄子呢？雞呢？』

潛憤呢？紅爐呢？」然而這一切，這般動，都是爲了寶寶，而不是爲了十七嫂。譬如，她一進房門，必定先要叫道：『寶寶，乖乖！讓你婆婆抱抱痛痛！』而她的買雞買蹄子。也只爲了要奶多，奶好！寶寶只要呱呱的一哭，她便飛跑進十七嫂的房門，說道：『寶寶爲什麼哭呢？寶寶別哭，你婆婆坐這裏，抱你，痛你，寶寶別哭！』而寶寶的哭，卻似乎是先天帶來的習慣。不僅白天哭，而且晚上也哭。靜沈沈的深夜，她在上房聽見孩子哭個不止，便披了衣，走到十七嫂房門口。說道：『少奶，少奶，寶寶在哭呢！』

『曉得了，婆婆，寶寶在吃奶呢。』

直等到房裏十七嫂，一邊拍着孩子，一邊念着：『寶寶，乖乖，別哭，別哭！貓來了，耗子來了，睡吧，睡吧，』念了千遍百遍，使孩子漸漸的無聲的睡去時，她方才復回到上房寬衣睡下。

『少奶，少奶，寶寶爲什麼又哭個不停呢？』她在睡中又聽見孩子哭，又披衣坐起了。

十七嫂一邊撫拍得孩子更急，一邊高聲答道：『沒有什麼，寶寶正在吃奶呢，一會兒便好的。』每夜是這樣的過去。四爺是一天一天的更關心寶寶的事，十七嫂是一天天的更憔悴了。當午夜，孩子哭個不了，十七嫂左拍，右撫，這樣騙，那樣哄，把奶頭塞在他嘴裏，把銅鈴給他玩，而他還是哭個不了時，她便在心底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冤家，要磨折死了我！』而同時又怕婆婆聽見，起來探問，只好更耐心耐意的撫着，拍着，哄着，哄着。

母是臉色焦黃，孩子也是焦黃而瘦小。已是百日以上的孩子了，還只是哭，從不見笑過，從不見他高興的對着燈光望着，呀呀的喜叫着，如別的孩子一樣。

有一夜，寶寶直哭了一個整夜，十七嫂一夜未睡，四嬸也一夜未睡，他手脚亂動着，啼哭不止，摸摸頭上，是滾燙的發燒。四嬸道：「寶寶怕有病呢，明早請兒來看看。」

小兒第二天來了，問了一個方子，說道：「病不要緊的，只不要見風，吃了藥，明天就會好些。」

藥吞進於全屋。煎好了。把黑黑的水汁，倒在一個茶碗裏，等到溫和了，用了一把小茶匙，取了孩子的鼻孔，強灌進口。孩子哭着，掙扎着。四嬸又把他的手足把握住。黑汁流得孩子滿鼻孔，滿嘴邊，等到一確藥吃完，孩子已是奄奄一息，疲倦無比，只是啼哭着。

來不及再去請小兒回來，而孩子的症候大變了。哭聲漸漸的低了，微細了，聲帶是啞了，小子小是無力的顫動着。一雙小眼，光光的望着人，漸漸的翻成了白色，遂在他婆婆的臂上過了呼吸。

十七嫂寐在牀上，帳門放下，在嗚嗚的哭着，四嬸也哭得很傷心。小衣服一件件穿得很整齊後，這團小小的屍體，便被裝入一個小小的紅色棺中，這小棺由一個襤褸的人，挾在臂下拿去，不知拋在什麼地方，整整的兩天，十七嫂不肯下牀吃飯，只在那裏幽鬱的哭着。她空虛着，十分的空虛着，彷彿失去了自己心腔中的肝腸，彷彿失去了一切前途，一切的希望，她看見房裏遺留着的小鞋，小衣服

，便又重新哭了起來，看見一頂新帽，做好了，他還未戴過一次的，便又觸動她的傷心。從前，他的哭聲，使她十分的厭惡，如今這哭聲彷彿還在耳中響着，而他的黃瘦的小臉已不再見了。他如今渴要聽聽他的哭聲，渴要抱着他如從前一樣的撫着，拍着，哄着騙着，說道：「寶寶，乖乖，別哭，別哭！貓來了，耗子來了。睡吧，睡吧，」而她的懷抱中卻已空虛了，空虛了，小小的身體不再給她抱，給她撫拍了。有一夜，她半夜醒來，彷彿寶寶還在懷抱中，便叫道：「寶寶，乖乖，吃奶奶吧，別哭，別哭！」她照常的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撫拍着，而仔細的一看，手中抱的卻是一隻枕頭而非她的寶寶！她又低聲的哭了半夜。這樣的奪去她的心，奪去她的希望，奪去她的靈魂，還不如奪去她自己的身體好些！她覺得她自己的性命很是輕渺，不值得什麼。

四爺也在上房裏哭着，而宏大的哭聲中還夾着不絕的罵聲：「寶寶呀，你的命好苦！活活的給你命硬的媽媽所剋死！寶寶呀，寶寶呀！」

而十七歲的命硬，自剋了公公，又剋了子後，已成了一個鐵案，人人這樣的說，人人冷面冷眼的望着她，彷彿她便是一個劊子手，一個謀殺者，既殺了父親，又殺了公公，又殺了自己的孩子，連鄰居，連老媽子們也都這樣的斷定。她的臉色更焦黃了，眼邊的黑痣愈加黑得動人注意，而活溜溜的雙眼，一變而乾澀失神，終日茫然的望着牆角，望着天井，如有所思。而她在這個家庭裏的地位，乃等六嫂而下之。連小丫頭也敢頂沖她，和她鬪嘴。

她房裏是不再有四嬸的足跡。她不出來吃飯，也沒有人去請她，也沒有人想到她，人家都只管自己的吃。還虧得李媽時常的記起，說道：「十七少奶奶呢？怎麼又不出來吃飯了？」

四嬸咕嚕的說道：「這樣命硬的人，還裝什麼腔！不吃便不吃罷了，誰理會到她！不食一頓又不會餓死！」嚇得李媽不敢再多說。

她閒着無事，天天闖鄰居，而說的便是十七嫂的罪惡：「我們家裏不知幾世的倒楣，娶了這樣命硬的一個媳婦，尅了公公，又尅了兒子！」正如她一年前之逢人便告訴六嫂之好吃懶做，不敬婆婆一樣。

她還把當初做媒的媒婆，罵了一個半死，又深怪自己的疏忽魯莽，沒有好好的打聽清楚，就聘定了她！

十七哥是久不回家，信也十分的稀少。但偶然也寄了一點錢，給母親做家用，而對於十七嫂卻是一文也沒有，且信裏一句話也不提起她，彷彿家裏沒有這樣的一個媳婦在着。

有一天，三伯的五哥由上海回來，特地跑來問候四嬸。四嬸向他問長問短，都是關於十七哥的事：近來身體怎樣？還有些小咳嗽麼？住的房子怎樣？吃得好不好？誰燒的飯菜？有在外面胡逛沒有？她很喜歡，還特地叫六嫂去下了一碗肉絲麵給五哥吃，十分的殷勤的看待他。

五哥吃着麵，無意的說道：「十七弟近來不大閒逛了，因為有了家眷，管得很嚴……」

四姨嚇得跳了起來；緊緊的問道：「有家眷了？幾時娶得小？」

五哥曉得自己說錯了話，臨行時；十七哥會再三的叮囑他不要把這事告訴給家裏。然而這時他改口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直說道：「是的，有了家眷，不是娶小，說明是兩頭人，他們倆很好的過活着。」

四姨說不出的難過，連忙跑進不久踏進門的十七嫂房裏，說道：「少奶，少奶，福官在上海又娶了親了」只說了這一句話，便坐在窗前人桌邊，哭了起來。十七嫂怔了半天。然後伏在牀上哀哀的哭着。她空虛乾澀着的心，又引起了酸辛苦水。

四嫂道：「少奶，你的命真苦呀！」剛說了這一句，又哭了，

十七嫂又有兩整天的躲在牀上。帳門放下，幽鬱的低哭着，飯也不肯下來吃。

她自公公死後，不曾開口笑過，自寶寶死後，終日的愁眉苦臉，連說話也不大高興。從這時起，她卻覺得自己的地位是更低下了，覺得自己真是一個不足齒數的被遺棄了的苦命人，性命於她是很輕渺的，不值得什麼。於是她便連人也不大見，終日的躲在房裏，躲在牀上，帳門放下，房間裏是空虛的冷淡淡，似乎是一片無比黑暗的曠野。桌子，椅子，櫃子，牀下的衣盆，腳盆都罩着漆光亮亮的，一點也不會陳舊，而她們的主人十七嫂卻完全變了一個人。短短兩三年，她已經歷了一生，甜酸苦辣，無所不備的一生！

她是這樣的憔悴失容，當她乘了她三弟給婚的機會回娘家時，她母親見了她，竟抱了她哭起來！

牆角的蛛網還掛着，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花朵正伸張了大口，向着燦爛的春光笑着。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還依舊的蒼綠。花臺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短短的三年中，家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天井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只有她卻變了，變了！她板澀失神的眼，茫然的注視着黑醜的蜘蛛，在忙碌的一往一來的修補着破網，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的簡單而熟悉的錚錚噹噹的三絃聲。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上，也不由得不深深的

中了一節。

